民國叢書

第五編

·81·

歷史·地理類

中國學術家列傳　楊蔭深編著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二十今人志　人間世社編輯

上海書店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近代二十家評傳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日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壹圓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定縣王森然

總發行所　杏巖書屋
北平西城前車胡同北下窪子二號

總代售所　北平西單商場　東華書店
北平東安市場　佩文齋

分售所　北平各大學校號房
北平各省各大書坊

本書據北平杏巖書屋1934年版影印

自序

今日之社會，乃一黑暗卑汚暴亂衰頹之社會。上自國政，下及民生，無分公家事業，及私人行爲；映於目聞於耳者，無不令人震驚迷惘失望傷懷。此種現象，既無愈於數十年前，然則此數十年間之一切活動不論激隨大小，南北京省，其無益於國也可知。救之之道，端在改正國民之根本信念。根本信念：一爲學術系統，一爲實用道德。如不詐不欺，必忠必信，見義勇爲，作事負責，高尚其心志，篤厚其感情，堅恒其精神，永固其毅力，重團體而輕個人，崇公理而抑私欲，積極方面，固應使全國青年，各求能力之鍛鍊，事業之奮進；消極方面，亦必使全國青年，求人格之感化，以正確其一生之信仰，鞏固其自立之基礎，即所謂實用道德也。人格既立，求之學術，學術養成一貫，風氣自然丕變。小之可以獨善其身，大之可以兼善社會，然後國家任何事業，任何政策，行之皆可收效；任何當局，任何主政，建設改革，皆易成功。反乎此，則江河日下，莫之能禦，頭緒雖多，名義雖繁，益爲禍亂痛苦之階也。

試觀今日之出版界，盈千累萬之創製品，其能維持學術系統，增進實用道德者幾何？不特無有，且多於相反對之方向用力，言學術競立門戶，私相愛憎，言道德教爭教殺，誨盜誨淫。欲求其人之言論主張，氣節操度，足爲一代青年範者，不可多得；欲求社會之不黑暗卑汚暴亂衰頹，又烏可得耶？蓋吾國之國民性太偏重於功利也久矣！惟事計算應付，精神修養，行事毅力，兩俱缺乏；今又加以國內政治民德之墮落，重以新

來經濟生活之壓迫，難言乎修身立極成仁救世之偉大心思功業也。國人沈沈睡去，至今不醒。易曰剝廬，語云喪邦，四萬萬人之廬之邦，而不相與剝之喪之者幾希矣！數十年間，海內才智有志之士，雖多沈溺政潮，頹廢以終，然魁異奇桀志行皎然，數十年如一日，學問氣節，足爲一代靑年範者，不無其人。應時而生者，固多志就事成，聲名揚溢，尊榮安福，人所易知。獨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或舉國欲殺，或千夫唾罵；甚乃羈囚橫死，轉乎溝壑，而其學問之淵博，道德之高尚，理想之宏遠，熱誠之深厚，膽氣之雄偉，意志之堅强，均橫絕一世，並時無匹。雖常時爲舉國所嫉視，又何傷於順勢導逆勢戰之原動力，歷千古而不廢哉？開二十世紀新中國之史葉，啓數百年後德性思潮之源流，其學術思想，精神事業，皆其最後之戰勝品。比其時人所棄，招時人所拜者爲大多矣。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晚近數十年間，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最劇烈之時代。內受專制之餘毒，外遭列强之侵凌。我國民感受兩重壓迫之痛苦，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之制度典章；學術上思想上一切之系統信仰；均呈動搖不安之現象。舊有之文化，既已漸次破壞，失其信力；而新興之思潮，又未能適切需要，貫澈統御；以致舉國惶惶，靡所依歸。盲人瞎馬，奔走縱橫，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呈繽紛之花樣，五光十色；盡矛盾之能事，暮楚朝秦。議論無重心，風化漸沈淪。狂瀾已倒，難爭砥柱之功；木灰既死，恐無再燃之理。余選國內碩學宿儒，二十名家，片言隻詞，皆足以怗然慰人之望，犂然當人之心；一舉一動，又皆秉鑰乎羣倫，綱紀乎民德；雖其立塲不

同，主張各異，而其勢至重，其響至捷，其任皆艱且鉅矣。讀此一編，此數十年來保守運動，解放運動，革新運動，與革命勢力，壓迫勢力，血肉相搏之結果，歷歷現於目前。雖不倫不類，言論主張，極相觸忤；而其學問人格，皆有其長可取，苟能由此循出一規，以正學術，而展文化，是尤余之至望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未來之學術思想，千變萬化，不知究竟，國內已成紛歧之象，無成規之可循；外來之學說，又非生吞活剝，效顰學步，所能適應於吾國之社會，此各家評傳之所以爲當前必要之圖也。惜余名不足以動人，文不足以申意；且憤世濁惡，易流於激，一言初響，辭意未周，讀者諒我疾痛之忱，勿啓口給之禦，則幸甚矣。雖然妻子露立，流於餓莩；公私塗炭，幾於共管；酣歌漏舟之中，厝火積薪之下；忽從而周覽得失，衡論人物，非以無可奈何之態，存十分忠厚之念，姑於彼善之中，寓懲毖之意，直是無從著筆也。茫茫神州，疇無保守之責；沈沈絕學，同殷懷舊之思；援學術系統實用道德之義，得宏毅狷潔剛直介特之士，輯二十家，非敢云備徵獻，聊資檢索已耳。所恨生晚，故者不及聞其緒論，生者未獲徧交賢豪，雖有一二相識，限於時事之各異，雖圖久聚領教，率爾操觚，遺漏錯誤之處正多，倘荷匡益，實所企禱！

王森然識於北平杏巖書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近代二十家年表

姓名	字	別號	生年	卒年	籍貫	年齡
王闓運	壬秋	湘綺	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湖南湘潭	八十五
吳昌碩	缶廬	苦鐵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安吉	八十四
沈曾植	子培	寐叟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浙江嘉興	七十三
柯劭忞	鳳孫	蓼園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山東膠縣	八十四
廖平	季平	六譯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四川井研	八十一
林紓	琴南	畏廬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福建閩侯	七十三
嚴復	又陵	幾道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福建侯官	六十九
康有爲	廣廈	長素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廣東南海	七十
羅振玉	叔言	雪堂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		浙江上虞	六十九
章炳麟	枚叔	太炎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浙江餘杭	六十六
梁啟超	卓如	任公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廣東新會	五十六
王國維	靜安	觀堂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海寧	五十一
陳獨秀	仲甫	仲子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安徽懷寧	五十五
周樹人	豫才	魯迅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浙江紹興	五十四
章士釗	行嚴	孤桐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湖南長沙	五十三
劉師培	申叔	左盦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江蘇儀徵	三十六
李大釗	守常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河北樂亭	三十九
胡適	適之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安徽績溪	四十四
郭沫若	鼎堂	杜衎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四川	四十二
李泰棻	革、癡	癡菴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察哈爾陽原	三十九

近代二十家評傳目次

排列以生年前後爲序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闓運先生評傳

王森然 著

王闓運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生於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卒於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享年八十五歲。幼頴慧，以神童稱。三歲識字，十九補諸生，頗有文名。年二十即設城南書院於長沙，設帳教授子弟。太平天國時，參加鄉黨先輩曾國藩之帷幕，馳驅於戰陣之間，彼時尚有一段佳話，蓋先生曾向曾國藩勸告曰：與其支持此腐朽之清朝，不如代清朝而統一天下。使曾國藩慄然不安。亂平之際，天下幾成湖南人之天下，同志皆得伸青雲之志，而先生獨還故山，耽於學問。光緒六年，應四川總督丁寶楨之聘，監督成都之尊經書院。後因兵部尚書彭玉麟之請，經營衡州之船山書院。又任兩湖書院院長，被任爲翰林院檢討。又任禮學館顧問。民國元年十二月，爲袁世凱所强邀，入北京任國史館總裁，但不久仍歸隱於長沙。五年十月二十日，病卒。其爲人，英氣煥發，舉凡四千年之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其蘊蓄造詣之深，可於湘軍志，莊子註釋，湘綺樓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見之，出其門下者頗多，皆一時之俊秀也。宋時以文學之中心而有名之白鹿洞(廬州)嶽麓(長沙)石鼓(衡州)應天(河南)四大書院中，湖南攬有其二，故古來講學之風極盛，乃文獻之邦，碩學鴻儒之輩出，而爲學問之淵藪者固然之事也。故由清末以至民國之

湖南碩學，即有先生與王先謙葉德輝三人，均以一代之名儒而知名者，先生又與王夫之王文韶併稱之文豪也。近世能與之比儔之學者，在他省中實爲罕見。王先謙以前清之進士，入翰林院，長於經史，名儒顯貴，多出其門，以舊學黨之首領，與康梁對峙，辛亥後爲新派所敵視，避難田舍，努力著作，著有前漢書後漢書補註，及其他。葉德輝爲三儒中之少者，亦進士出身，夙著文名，民國成立後，曾作湖南教育會長，收藏古書珍籍，都三十五萬卷，其爲人以一代之碩學，而談時事，屢遭奇禍。（民國四年中日交涉，曾爲排日之首領，以其住宅作大本營）故時人稱葉德輝有古俠義之風，王先謙有醇儒之雅，王闓運先生有仙骨云。湘綺少時，弔於某氏，有女子窺之，以爲丰裁獨秀，其父在側，微見其意，使其祖母間之曰：湘潭王生，尙有文才，惜太窮耳。女子嘿然，弟曰：窮亦不害事。其祖母曰：然則汝肯嫁若耶？女子益嘿然，遂嫁湘綺。即蔡夫人，禹詢郎中姊也。今蔡氏頗諱其事，義昭郎中外孫，私語如此。（見甲寅第一卷第三十四號說林）蔡夫人擇人於微，無犯於禮，足爲嘉話，本不宜諱，湘綺集文中亦不言及，殊爲缺畧。組菴云：湘綺弔某氏，有女子見之，愛其才儁，父母窺其意，爲遣媒氏，議已定矣，會有他故，事不得諧，女子遂悒悒死，即湘綺樓文集所謂采芬女子是也。據湘綺云，女子姓左氏，實未一見其色，然中有句云，初七下九，焉忘共戲之時；玉檻瑤軒，盡是同凭之地。則不能謂之未見其色，昔周仲青告曹孟其，古別離紫玉歌，實爲左氏女子作，湘綺告組菴，則七夕詩所謂尙有蜘蛛屋角絲，猶象事矣。反正後，湘綺壽辰，居友善堂，湖南都督譚延闓，具大禮服往賀，先生則紅頂花領衣袍襲褂拖辮髮而出，譚不得已屈膝焉。既坐，先生謂之曰：子毋詫，吾衣猶若衣，吾

髮猶若髮，皆外國制也，有何文野？相與一笑。昔鄭闕古嘗詣湘綺問曰：先生曾贈曾忠襄詩，有若論上將功多少，試問長江水淺深，是何義歸？先生曰：子意若何？曰歸功水師。先生笑曰：否，此乃見景生情也。是時曾餽余五十金，余報之以詩，身在江船，對水賦此耳。（見甲寅第一卷三十五號說林）湘綺先生嘗於坐語人云：四書夫字，朱字多失其句讀，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等夫字之作語詞者，皆當屬上句，夫我不詞，夫乃不貫，世間那得有夫我乃之言，湘綺嘗語鄭闕古，易繫詞，夫易彰往而察來（元句）而微顯闡幽（元句）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程朱之句讀亦失，當作夫易彰（句）往而察（句）來而微（句）顯闡幽，開而當（句）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爲安。鄭答言似當作夫易，（句）彰往而察來（句）而微（句）顯闡幽開而當（句）云云。湘綺爲之首肯，今所行周易王氏箋，其出在前，猶是夫易彰作一句者，用陳懋侯說也。先生與李篁仙等結「蘭林詞社，」號「湘五子」，治經通訓故章句，二十餘即有志著述，作儀禮演十三篇。咸豐丁巳，舉本省鄉試，以貧就食四方，嘗主山東巡撫崇恩所。已未，禮闈報罷，大學士肅順素欽其才，延館於家，奉之若師保，機要咸與咨訪，左文襄之獄因以得解。値天下方亂，將帥多開幕府招致才俊，曾文正尤稱好士。肅順既敗，乃走依文正祁門軍，時幕下布衣或起家爲藩臬，裸身來歸資鉅萬，先生獨以客自居，不受事，說公屏儀節，虛衷延納，重法以繩吏胥，嚴刑以殛奸宄，多見採用。迨公益貴，賓僚率著籍稱弟子，先生仍爲客，往來軍中，每旬月數日即歸，會走謁文正於金陵節署，公未報，但遣使召飮，先生笑曰：相國以我爲餔餟來乎，遂携裝乘小舟去，追謝弗及。蓋文正喪歸再出，遽變節爲巽順，雖復功成，勳業冠

代，而先生究其遯事，文正且不自信也。又嘗說胡文忠公據湘鄂獨立，徐平髮捻，遂清建夏，文忠謝不敏，復說文正曰：南洋諸埠，士皆我辟，而英荷佔之，且假道窺我，今士猶知兵，敵方初强，曷略南洋代蔽閩粵，文正亦謝不敏。至是，知事成之由命，毀書之無貫，乃退息無復用世之志。惟出所學以牖後進，丁文誠公寶楨禮重之，聘任成都尊經書院院長。至之日，進諸生而告曰，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謂說文解字之字爲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當清季，蜀學晦塞，久鮮通儒，聞先生言，始知研誦注疏諸史文選等。院生日有記，月有課，暇則習禮，（若鄉飲投壺之類）三年而士風丕變。其後廖平，戴光，胡從簡諸人，蔚爲經師．成守家法，較之詁經學海所造就者殆有過無不及焉。蜀學成，還主長沙校經書院，繼移衡州船山書院，而所得士少遜於蜀矣。宣統間湘撫岑春蓂以所著諸書奏聞，得旨賜翰林院檢討，晉侍讀。入民國，徵爲國史館館長，甫發凡起例，遽卒。先生於學，初由禮始，攷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然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見夫乾嘉來學者習注疏文章，皆法鄭孔，有解釋，無紀述，重攷證，略論辨，讀者竟十行輒隱几臥，慨然曰，文者聖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爲語言，詞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俗且反乎混沌，況乎孳乳所積，皆仰觀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鳥獸蹏迒之跡，必其粲然者也。今若此，文之道幾乎息矣。故先生爲文，悉本詩禮春秋，而遁乎莊生之旨，汪洋縱肆，曲直而達之於理，使

闡者有所解悟，發其蒙而悅其心，末世爭利，則言利害人心，其禍有甚於殺，羣言淆亂，則推撥亂之道，其要必本諸修身，括中外之學說，探賾索隱，舉折衷於聖人，昧者不察，或以爲滑稽玩世，或以爲高遠不中世情，莫知微妙玄通，薪傳之所自來，徒賞其文辭，目爲文士，而通經致用，悲天憫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施期無一日而或息者；雖及門問學之士，朝夕相處，或莫之能喻也。所著周易說十一卷，尚書箋三十卷，尚書大傳補注七卷，詩經補箋二十卷，禮經箋十七卷，周官箋六卷，禮記箋四十六卷，春秋例表三十八篇，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論語訓二卷，爾雅集解十九卷，凡皆簡要，而彙采今古。湘軍志十六卷，是非之公，推唐後良史第一。莊子注二卷，墨子注七卷，鶡冠子注一卷，楚詞釋十一卷，亦多新義。其箋啟八卷，六書討原，秋醒詞，穀梁申義，衡陽縣志，湘潭縣志，桂陽州志等書，亦頗著名，文集八卷，散體溯源並賈，駢偶不沿六朝纖靡。詩集十四卷，有步兵太冲之風。更輯八代詩選若干卷，唐詩選十三卷。羣弟子復述緒論，仿鄭志作王志二卷，合刊爲湘綺樓全書。餘稿尚多，未授梓。繼其學者有井研廖平，南江岳森，新津胡從簡，岳森字林宗，拔貢生，改取景山官學教習，未及敘官而歿，與德陽舉人劉子雄孟雄均湘綺弟子，汲古攷文，足繼師說。雖深造弗逮廖平。而通博過之。著攷工記攷證，說文舉例，蜀漢地志，幷刊行，其羣經宮室攷補尙存，餘若古文尚書攷，禮經表，穀梁凡例，遺稿未傳。胡從簡字敬亭，亦湘綺弟子，少貧困，編曆得錢爲活，年十九始讀書，刻苦自勵，三十爲邑庠生，肄業錦江書院，編讀藏書，遂通經訓。張文襄督學蜀中，試周禮社制考，拔第一，選爲尊經書院上舍生，其爲學，融貫禮經，周禮大小戴記並注疏皆成誦。湘綺初至，試玄端冠端

所用，羣士多雜纂阮氏經解，獨從儒取證經記，曲折旁通，拔爲齋長，後成進士，用知縣，乞病歸，家居治學，竟不復出。所著書有禮經攷，禮經釋例，周禮句讀，大戴禮記箋，讀書管窺，累六百餘萬言，蔚若繼曲臺之後，恒以夜分執燈下纂錄，五十而瞽。從子念祖傳其學，支偉成君撰淸代樸學大師列傳，並鄒漢勳王闓運（附岳森胡從簡）皮錫瑞爲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第八）初本列湘綺於常州派今文經學家中（列傳第七）與武進莊氏存與，述祖，綬甲，有可，劉逢祿，宋翔鳳，陳立，柳興恩，淩鶴壽，邵懿辰，戴望，姚諶，諸家爲一系，太炎謂湘綺非常州學派，其說經雖簡，而亦兼采古今，且箋周官，（莊氏亦講周官，劉氏兼說書序，是知當時祇攻左氏，猶未盡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攻書攻「古文」耳。先生生於邵後，獨兼古今，且箋周官，則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於惠戴二派外獨樹一幟，而亦不肯服從常州也。（先生少年，嘗至廣州，爲陳澧所訶，不肯服惠戴，又與邵懿辰意見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後塵。）於是擬湘綺爲獨立一派，曰湖南派古今兼采經學家，而以王先謙皮錫瑞附之。惟王先謙經學書未見，僅皮氏經學通論中極力推許，故擬列入。太炎又謂湖南經學，唯有單立湘派而已，攷其始，爲鄒叔績輩，不過粗聞經義，王從詞章入經學，一意篤古，文體規摹毛鄭，發明雖少，然亦雜采古今，無仲舒翼奉妖妄之見，皮氏先亦從吳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嘗道，非言「今文」則謀生將絀，故以此投時好，然亦不盡采「今文」也。汪國垣作光宣詩壇點將錄（見甲寅週刊）列湘綺爲詩壇舊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首，其詩集十四卷，別集三卷，實一代詩人之冠冕也。先生發祁門雜誌二十二首，獨行謠三十章，以及圓明詞，均爲有關時代之鴻篇鉅製，尤以圓明詞爲最有名，係傳稱

一時之作。他如「人彭蠡望廬山作」云：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窅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載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皐，浩蕩開荊揚，潨淙聽來潮，聖遊豈能從，陽鳥尙嶕嶢，川靈翳柱旗，山客悶金膏，委懷空明際，慠然歌且謠。先生自謂俗人論詩，以爲不可人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人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說，又腐冗叫囂而不成章。先生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澈，乃能屈刀爲鏡，點鐵成金，如此篇皐潮二韻，是考据也。二十字中考證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迹，鎔經鑄史，此之謂歟。其「望巫山作」有云：神山夙所經，未至已超夷，況茲澄波棹，翼彼群風吹，眞靈無定形，九面異圓虧，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奇，江潮汨無聲，浩蕩復逶迤，呼風陵紫煙，漱玉吸瓊脂，賞心不期遊，誰識道曆彖，若有人世情，暫來祓塵羈。先生謂右與望廬山詩皆學「赤石帆海，」（按謝靈運有游赤石進帆海一詩）光陰往來，神光離合，五言上乘也。陳衍謂湘綺五言古沈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不必其爲湘綺之詩矣。蓋其墨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錢萼孫謂王湘綺如三代法物，或疑贗鼎，胡適謂爲假古董，均意氣之言，不足爲評。先生曰：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吾嘗以漢後至今，詩即樂也，亦足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爲本，專爲人作，今以託興爲本，乃爲己作，史遷論詩，以爲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爲，即漢後詩矣。詩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馳騁放肆，雕飾更無論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無詩，有所感而不

能微妙則不成詩。生今之世，習今之俗，自非學道有得，超然塵𡏖，焉能發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以求之，觀古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優游涵泳，積久有會，則詩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樂。究而論之，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故余之論，未嘗勸學詩，誠見其難也。然余生平志趣學問皆由詩入，則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於大道，有如是效驗也。孔子稱夔不習於禮，則神於樂者尙有不達，斯古人之異與。學詩嘗徧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不可觀，今人詩莫工於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雜湊摹倣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若性好文采，樂於吟咏，則由詩悟入，亦自捷徑，而非可强求也。（王志論文答陳深之）鄭振鐸氏文學大綱謂王闓運李慈銘同爲駢文大作家，亦有名之詩人，（按慈銘字炁伯，號蒓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一八二九生，一八九四卒，有越縵堂集，白華絳跗閣詩，）此二者皆專意擬古者，闓運尤力追漢魏六朝之作風，較之遵憲之有高視古人，獨闢門戶之氣概者，自當爲之低頭，是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民國肇造，倫紀蕩然，先生恥之甚，嘗爲之聯曰：「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額爲「旁觀者淸。」又曰：「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可見其疾世之深也。余則披大中華雜誌，有先生詩文甚夥，因未收集中，附誌其目於此：

王闓運先生著述之見於大中華雜志者：

卷期數、	發表年月日、	題目
一卷九期	四、九、二十、	天影盦詩存序
一卷十期	四、十、二十、	至曰前夜雪作寄袁誠齋四公子
		題倭藏漢磚
		題袁抱存公子流水音修禊圖
		懷焦山
一卷十一期	四、十一、二十、	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
		題陳小石水流雲在圖
		七夕立秋作
		黃田夜泊
一卷十二期	四、十二、二十、	碧浪新亭記
		夜飲榮仲華園亭設茶瓜感作
		八月一日感舊

二卷一期　五、一、二十、

和陳小石、
論作詩之法、
題擻雲聞笛圖
拜星月慢和樊山七夕圖、

二卷二號　五、二、二十、

題陳伯皆仙岩十八景

二卷三號　五、三、二十

丙辰正月初二日題配小石尚書即用蘇台集正月二日詩韻

二卷四號　五、四、二十、

七夕立秋作
黃田夜泊

二卷七號　五、七、二十、

鄭蕉園詩集序
陽夏餞席夜還有作
同館諸前輩設餞隆福寺衆迎左給事洗塵夜歸感謝
答訪王采臣侍郎因寄訊天津舊館一首、
題怕厚永慕圖、

二卷八號　五、八、二十、

上元夜歸和樊山步月一首
法源寺送龍皞臣詩

二卷九號　五、九、二十、　張雨珊詞序

題郭子靜讀書圖

中秋夜集泳舟觀察即席贈詩次韻奉酬敬璧侍讌、

壬申秋還石門山居題壁三首

二卷十二號　五、十二、二十、　蕭氏修譜序

輓蔡松坡黄克興聯

二日喜雪再疊韻

題家書詠衡湘兩園花果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六十六期大詔先生爲王湘綺先生誕生百年紀念小言一文，紀述詳實，亦附錄於此。

壬申年陰歷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爲湘譚王湘綺先生（闓運）誕生百年紀念。距先生之卒，亦十五年矣，歸然一老，爲有清一代學士文人最後之靈光，追想遺徽，渺不復見，興懷宿昔，感何如之○余於宣統庚戌之歲，謁先生於長沙○自顧弱齡柔翰，雖讀先生之詩，心亟好之，而未敢遽請見也。曾重伯先生一日出示八代詩選寫本一帙，紙墨古黯，筆迹雅秀，蹤跡其所自來，始知湘綺先生寫

京選詩時，約朋好分鈔，而永州張叔平郎中世準復私寫一帙，藏之於篋，此帙後爲湘綺之女所索得，即以轉贈曾先生之元配。曾先生既悼亡，遂無論其來歷者，惟湘綺知之，因爲手跋其後。余方從曾先生學六朝詩，因令余效徐孝穆體試撰一序，曾先生持示湘綺，湘綺問余年，大爲稱賞，手加評點，自此逢人譽不容口。其年，余成婚，手書一聯曰：「詠鳳早誇才子筆，作羹宜問相門甥」，下句指余爲曾文正外孫婿也。旋又手書一詩，謂余年未弱冠，文筆浩博雅正，方爲作家，頃來問學，爲舉求友通經二義，以贊過庭之訓。詩曰：「雛鳳方宜世掌綸，傳家詞筆倍清新，香奩百福雙花勝，壽酒三元嫩麴塵，求友願交眞國士，通經須作濟時人，莫言一日能千里，解惜分陰最愛春。」余奉教於先生，以論文談藝時爲多，而研經媿未及也。改玉而還，一謁先生於長沙，値八十壽辰預鞠脆之列。再謁於北京，方爲國史館長，則意興已少衰矣。自是無緣更見。追惟先生門生徧於方州，余爲最後著籍之一人，今亦四十，鬢髮漸蒼，憂患頻經，舊人零落，學問事業，兩無成就，先生宏奬風流有過中郎，而余薄游依人同於王粲，豈惟爲學術悲，身世之感深矣。先生生於道光壬辰，曾親歷承平之境，金田亂起，流轉兵間，以漫游之身，徧交當時公卿將帥，秉直筆，記所聞，至今猶留信史，蓋並時無兩，湘軍志成，爲曾忠襄所惡，先生亦畏禍，寄書門生，令毀其板，然卒不能禁其流傳，余尤喜讀哀江南賦及詩集中發祁門寄曾總督諸篇，宛然如見當時情事，哀江南賦爲韻所拘，且模擬過似，若祁門詩眞神明於杜律之外，又獨行謠一卷，直叙瑣事，別爲一格，皆能合文學歷史爲一者，近古未之有也。胡適之嘗舉其題銅官感舊圖一詩，惜其本事不明

，其實遽余所聞，哀江南賦圓明園詞皆有自注，刻本刪去可惜耳，余侍先生日淺，未及求得諸注，其時年稚，亦不知舉以爲問，惟篋中尙有所鈔先生批點八代唐詩兩選，外間頗不易見，先生壽逾八十，著述宏多，每一書皆有重刻之本，即以唐詩選而論，余曾閱一本，較今本所收爲多，如羅隱平泉上相東征日一詩，筆力意境皆超絕，先生之詩境頗有從此出者，似不應挂漏也。湘綺樓詩集有彙錄七言律者，雖非先生所自喜，然如小冷峽口諸詩亦絕唱也，先生七言律存稿於日記中者尙多，如輯成一卷，殊爲佳事。先生著述皆隨時隨地刊刻，其衡州刻本，彙爲湘綺樓全集，冠以年譜二冊，先生之長君伯亮所撰也。即取材於詩文日記，敘次極佳，允爲年譜中之上選。惟先生遺稿尙多，竟未能續刻，日久散佚滋懼，不知其子姓門人尙能協力謀之否？南望湘衡，悵想曷已！觀先生年譜，知其一生學問最得力時爲石門歸隱之十二年，先生於咸豐中遨遊上京，爲肅順客，意在立功名，肅敗而先生浩然歸去，絕意仕進，不復出游，箋經贊史，皆在是時，而詩境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遇挫折，或尙風塵奔走，未必有此成就。然先生以處士終，殊乖始願，其自挽之聯云：「縱橫志未就，空餘高詠滿江山，」晚年傲岸之氣尙爾也。先生以善嬉笑怒罵名，意所不可，譏彈嘲弄，無所不至，然中懷實和易瀟灑，談言微中，聞者解頤，有曼倩滑稽之風，而無灌夫罵坐之惡，接待後進，尤意氣勤勤，正襟莊論，終日不倦，蓋視其人而殊其施焉。先生豐下而丹顏，目如電，聲如鐘，步履如飛，秉賦之厚，蓋無與比。平生早眠早起，無烟酒之嗜，亦攝生之道有以異於人，故其精力彌滿，造詣獨多。所著書皆手自寫錄，每種輒不止一本，其書法凝厚

，無一筆苟，又不輕有誤字，晚年應酬文字都不具草，零星題記序贊之屬，蓋不可以數計，既無人錄副，亦不存集，深可惜也。先生中歲以前，刻意爲文，集中如釆芬女子墓志銘，專仿玉臺新詠序，廣州與婦書，專仿大雷寄妹書，皆嫌彫鑿過甚，晚年隨意行文，有水流雲在之意，源出兩漢，雅正樸茂，機杼自然，絕不經意，而他人刻意爲之者不能及。湘綺樓集雖先生所手定而糟粕未除，精英未露，惜無起而釐訂之者。湘綺主蜀之尊經書院有年，蜀士化之，王學之盛，轉在湘衡之上，易世而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然蜀道艱難，楚芬歇絕，先生聲光，較之同時大師，遂有遜色，失今不圖，恐全集版本漸將散失，禮堂寫定之書亦不復在人間，斯亦門弟子之恥也。寒宵感舊，擲筆惘然！

吳昌碩先生評傳

吳昌碩先生名俊卿，又字倉碩，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享年八十四歲。浙江，安吉縣人。歲壬子，先生壽七十後，以字行於世。嘗自署曰缶廬，曰苦鐵，故海內識先生者，亦以缶廬與苦鐵稱先生。又有蒼石，破荷，大聾人，老缶等別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於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喪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積資勞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即謝去，則先生無意於仕宦可知矣。孫俊工君編文藝辭典，謂「以舉人仕宦江蘇，在官十餘年」者誤也。初先生以篆刻名於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於文藝有篤嗜焉。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眞，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先生書石鼓，用筆取鄧法，凝練遒勁，可以繼美。趙之謙作篆時，不主故常，隨時有新意；先生作篆，亦不主故常，故亦隨時有新意。但趙之新意，專以側媚取勢，所以無當大雅；先生則極力避免捧心齲齒之狀態，以三代鐘鼎陶器文字之體勢，揉雜其間，故較趙爲高也。先生以字名世之後，海內外承德之士，均以鄧字爲不足學，皆學先生。惟其所學者，只先生之一種耳，不知先生所書，件件各異，又豈能學哉！是不能不驚服先生魄力之偉大也。先生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間或作山水，摹佛象，寫人物，大都自闢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述，則歸墟於八大山人，大滌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高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猶驂靳耳。先

生於篆刻研習爲尤深，所用刀圓幹而鈍刃，異於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搆體，一本於秦漢印鉥。諸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即王元章始創花乳石印以還，鐫削之妙，能齊於先生者不數覯也。是以得者，爭藏弆之。先生復耽志於詩歌，奇氣坌溢時，以眞樸排奡勝。諸宗元嘗以擬杜于皇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覈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纚纚數千言，雖工於文者，見輒歎服。蓋先生始居於鄉，旣客海上，官吳下，所與爲師友者，如楊藐翁峴，任伯年頤，吳瘦綠山，施旭臣谷升，均甫補華：譚仲修獻，吳退樓雲，愙齋大徵，潘鄭齋祖蔭，胡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隲，故所得爲獨多也。其平昔所最服膺者，惟藐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

先生軀短，頤頰豐皙，細目而疏髯，年逾七十時，鬚髮尙無白者，望之若四十歲許人，自晦以聾，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客，傾談忘倦。初聘妻章氏，咸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於難，先生每值忌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殤。涵，邁，皆儒雅尙學。涵，刻印；邁，書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壻烏程邱培涵學農於美利堅。有孫三人。先生所著缶廬詩集四卷已刊，其未刊者有若干卷。缶廬近墨一卷。題畫詩洎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缶廬印存若干卷，吳昌碩先生花卉畫冊若干卷。（涵芬樓藏版）先生官安東時，江北多盜，苦緝捕，且性疎放，不耐煩劇，莅官一月，即休去。鬻書海上，忍苦耐貧。先生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日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作字遒勁，不事古法；畫，開一代之新元；所爲詩，多自在流出，音節振拔；篆刻蒼古不羣；是以國內

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也。然海外慕先生書畫𧶘金以求者，踵相接，可知先生之聲譽矣。先生弟子徧海內外，陳衡恪，王賢，錢匡，最有名，其後畫家，能繼先生而著者，爲齊白石山翁璜，王一亭震，在今皆爲國畫大師，嶄爲一世之藝宗。按白石山翁名璜，字蘋生：號白石，童時曾習公輸之術，故又號木居士，湖南湘譚人。幼聰穎，喜繪畫，人物山水花卉蟲鳥之屬，無不精，是皆以師先生也。書初學冬心，詩宗放翁，而治印由先生之門進師秦漢。王湘綺先生見其畫，甚欣賞之；及讀其詩，益驚其才，收爲弟子。白石既得名師，交遊日廣，而學日進，嘗謂作畫當以能得自然之精神者爲上。畫山水，古人當推石濤，畫花卉，古人當推青藤，雪個，今人則推缶老也。其崇重先生，於此可見。白石見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愈深刻而益新穎。法國大畫家克羅多，謂先生與白石作品之精神，與近世藝術思潮殊爲吻合，稱之爲藝術界之創造者。日人之定購先生及白石畫者，歲必數千幅，其爲外人之推崇也如此。師曾少好爲詩，又工畫，雖游日本，習諸科學，然所好獨在文藝。燕爲智怪所萃，廿餘年來，仆興衰盛，機牙牌闔，奸譎窮奇，可愕笑咋舌之事，層見疊出：雖罄山經齊諧誌之不能盡也。師曾處其間，若無所聞見，敝衣草食，破硯故楮，二三良友，歌嘯盤礴，以自得其樂，而藝乃益進。師曾識先生，亦以畫緣，以性和易能給人之求，故流傳者多，畫竟輒好題句，故師曾之詩與畫，恒相繫屬。少承散原先生之訓，又濡染於婦翁范肯堂先生之詩，學者至深，第所作乃一易其雄傑倔強之概，而出以沖和蕭澹也。其題畫寄懷吳缶老有云：「萬物皆芻狗，千山有臥龍；不才天地閉，充隱古今同；間道青猪滑，談經白鶴狆；是非二耳聽，莫擬大聾翁。」以文人之畫，而發爲畫家之詩，探之胸

聽而師乎造化，雖無意與若吟者者，較其長短，要大異乎纂繪鋟刻之徒存形貌，則可信也。師曾名衡恪，別字槐堂，號朽道人，江西義寧人，住於北京。生於清同治十三年，卒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七日，年四十九歲。著有中國繪畫史、不朽錄，畫冊若干卷，陳師曾遺詩上下二卷，詩補一卷，譯文人畫之復興一集，撰文人畫之價値一集，曾充教育部編纂，北京大學教授，編輯繪學雜誌。王一亭名震，號白龍山人，年六十八歲，浙江吳興人。任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上海大達輪埠公司經理，日清汽船會社華經理，上海麵粉交易所理事長，上海昌明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已未秋，與先生合作「流民圖，」以籌賑，古無繪圖以籌賑者，有之自宋鄭俠流民圖始。民國八年，豫，鄂，皖，蘇，浙，五省，山洪暴發，其災區不下六七十縣，其災黎不下百數萬人，因作流民圖，俾按圖以索者，咸動其己溺己饑之仁心，以行其推食解衣之仁術焉。一亭爲之序曰：「此特急則治標之方耳，若推原南北各省連年患潦之原因，雖天災流行，亦人事之未盡也。蓋各省之不研究水利也久矣，欲塞其流，先治其源，可以弭百世之憂者，其惟水利乎！」缶老爲之題云：「聚財如石季倫，娶妻如陰麗華，似曾相識陽翟家，出入張蓋驂與騧，色空財盡走無路，海上何期畫中晤，米終難乞錢難募，人心鐵鑄面泥塑：自言有錢時，積德悔不早，人乞我不與，乞人烏足道，橫流洪水天覆盂，鄉曲或沼屋泛虛，浙皖吳鄂民其魚，畫中有詩哀流民，勸人移粟輸金銀，切勿視錢如命如此君，豐衣足食天所厚，祖宗培德兒孫受，風雨飄飖請回首。」（見流民圖第一頁）又云：「大風拔木禾難起，雷電從之六合中，短句吟成淚霑臆，同思大厦杜陵翁。」（見流圖第二頁）又云：「溝壑蓬頭動四肢，可憐行路見流離，飢

腸鳴咽窮無告，脫粟移來當肉糜。」(見流民圖第三頁）又云：「顆粟無收草不青，風排巖壑水齊城，種田今日田爲石，勸種心田看晚成。」(見流民圖第四頁）又云：「茅卷三重四壁虛，人非上古奈巢居，天能富我能窮我，寄語金銀漫厚儲。」(見流民圖第五頁)又云：「慈航道人本非女，化閨閣見婦女身，相傳變相七十二，善以善報勸世人，靈山近在方寸地，淨瓶露灑楊枝春，洗心革面大法力，蓮花世界無迷津。」(見流民圖第六頁，）又於最後爲之跋曰：「世間何事爲眞實，惟有念佛法第一，人人是佛勿懷疑，直下承當莫驚怵，還須戒殺與放生，更要慈祥積陰隲，貪嗔癡賊力斬除，回頭即岸苦海出，勿言等待且遲遲，過了一日少一日，失却人身再得難，此生急修休縱逸，能知自利復利他，勤行般若波羅蜜，頓超三界脫輪迴，大事因緣方了畢。」此圖本非賣品，故今已不易多觀。一亭繪成，先生題句，極珠聯璧合之觀。辛酉，八月，先生年七十又八，自戲題其像云：「非昌黎詩，詠木居士，非褒岑碑，呼石人子，鑄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問彼都之賢士大夫，用心何以？」越人諸宗元撰缶廬造象記曰：「重光作噩之歲，日本朝倉文夫，爲安吉吳丈缶廬范銅爲象，告成，既藏於彼都，又輦致其一，以貽吳丈，吳丈重違其意，不欲自私於其家，故人丁仁，吳潛，王震，請爲築龕庋藏於杭之西泠印社，誠枌鄉之盛典，藝苑之環聞也。伐石刻記，用昭來茲。記曰：夫海山兜率，此白居易之喻言也；蠻徼弓衣，此梅聖俞之佳話也；然已流傳篇詠，震爍古今。至許洞之慕浪仙，而鑄之以金；虞集之重康節，而貌之於璧；吳中好事說畫扇者放翁，平原雅尙賦繡絲者昌谷，方茲前軌，足邁等倫。況吳丈登洛社之年，播鷄林之譽，工於篆勢自陽冰直列小生，通於畫禪同雪個可無餘子，是以寸縑是寶，

異域爭求。日本朝野，羣仰其風徽；海上津航，時通其書幣；今以遼東皁帽，不能迎致管甯；故如越國黃金，先此冶成范蠡；稽康非醉，形似得於摶沙；李白能仙，悟徹徵於對影；何物生此甯馨，傳神在其阿堵，丈有自銘，禪其本旨，四大能無我相，千秋任以人傳，此則穀城山下，若逢圯上之老人；瑪瑙泉邊，可伴巢居之處士矣。龕成於是歲，某月某日，瘞象於某月某日，時非元祐，爲題東坡笠屐之新圖；鄉近康成，可擬北海衣冠之盛事。敢告來者，永式令聞！」名重一時，藝林勝典也。

先生身兼衆長，要以印爲第一，其自道亦云如是。今所流傳缶廬印存四集，三四集乃由他人編次，未加遴別，容有不能盡如人意處；至如初二集所錄，淸剛高渾，純乎漢法，可以泣鬼神矣。淸代印學，遠邁前朝，捉刀玩石，實繁有徒，其以此名家者，亦不一而足，若求魄力大，氣味厚，丁敬而後，惟先生一人而已。身享盛名，播休域外，非偶然也。顧世之稱先生者，動曰類古鐘鼎甎甓，不僅僅師法漢印，不知先生不可及處，端在擬漢，如「安吉吳俊章」，「破荷亭」等印，丁敬不能爲，諸家應退舍，豈過論哉。先生成名後三四十年間，瀛海內外，靡然向風，三尺童子，皆知安吉吳氏，稍解操鐵，即相效放，覽其形而不能通其意，覩其異而不能要乎同，汶汶泯泯，幾人能得其眞傳乎！先生有趙之謙之志之劭，而才力過之，故能取其靜潤隱俊之筆，以匡矯時流之昌披，刻畫之精，可謂前無古人，韻致蕭灑，自闢蹊徑，實開近世未有之奇也。

先生爲藝壇之俊傑，其所繪花卉，獨窮古代之英光，可謂開東亞之奇花，發神州之寶蘊，其影響於中國美術，殊不同於往昔，後世有蓬勃興發之創作，實以先生爲規範也。先生之言，極多精闢，發人所未見，蓋以文

人之意趣，含育美之胚胎，借外物之形以發洩之，祗求得其共通之神采，不必斤斤於一葉一脈也。故其畫之形式單純，色彩沈厚，其筆氣墨韻間，有生命力，富創作慾，深合於時代之精神，故後世名之爲新進文人畫派，通稱之爲昌碩派。此派之開山始祖爲石濤上人，名道濟，號清湘老人，又號大滌子苦瓜和尙。明社既屋，抱黍離之憂，隱身空門，與王烟客同時，其畫無所師承，無一定之章法筆法，江南推爲第一。其次爲朱耷，號八大山人，又號驢屋驢，亦明之宗室，而隱於浮屠者也。夙持八大人覺經，因以爲號。所作章法疏淡，形式特殊，名重一時。此外更有石溪上人，亦不拘於法度，而自立宗派，有蟬蛻塵埃之致。之三子者，其意趣雖殊，其放逸狂野，不受一切羈絆則一也。先生宗其放逸狂野之意，而自由創作，以創作爲藝術，以因習慕倣爲可恥，運國畫之筆法，寫正確之邊相。於先生遺作中，最使吾人感興味者，即其寫意之作，如松梅，牡丹，佛像等，不師前人之章法，作畫皆喜於中央取勢，精神聚於畫幅之中央，用筆取中鋒，處處藏其鋒而無一點之火俗氣，所謂爐火純靑之候，先生獨得之矣。陳師曾作荷花之幹，中鋒直下，一氣貫徹，力含於內，而外無强蠻之氣，點葉用墨尤純厚，其深淡之間，可分之而得五采，純乎以先生爲師法者也。

論者謂先生一生所書之字，與晚年所作之墨色花卉，其筆緻淋漓，精神飽滿，自稱絕品；但寫意之作，過於放逸，不知究竟所寫何物？未嘗非其流弊。今日宗吳氏者，學不兼旬，而即能得其形似；但於其筆力，於其精神，則萬不得一，蓋爲文人筆墨，寫其胸中之意趣，發洩其飽滿之精神，可以觀感，而不可以摹習也。

自書畫分流，而畫爲工人之事，典籍所徵，雖兩京六代不乏名者，大都習其軌，則因仍不變，始變者相傳起

唐王右丞援詩入畫。然後趣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可謂墨池於是益封，蓺府斯焉拓境。至使工師避席，文人祖述，歷宋元明若李王道君蘇文二趙倪黃唐沈之屬，益肆其風，演而斯暢。迄於有清，殆三百年，文章之家，馳鶩於是者指不勝屈，幾於姓譜千家，人稱三絕。即名賢高士，爲之或不工；苟一弄筆，都成妙蹟，覩之者彌艱，得之者彌貴，則又畫以人傳，非尋常鑒別比矣。惟以是專門名家，有所造作，即甚優長，亦祇待以能品；若甚於此，則等諸自鄶，軒輊泰過，不平滋多。惟是語其精詳，形質爲優；論其超妙，神情尚已。畫家多求之形質，文人務肖其神情，生死之分，兩途所由升降也。夫物有常象，事有恆狀，此形質也，工之所程，人皆得而至之。神情者惟其事物，兼其變化，雖心靈手敏，猶恐即逝，何暇刻劃豪芒，衡量銖錙？故人或一至焉，時或一至焉，譬如恍惚得象，乃中玄機，天然之美，多衷隱秀，所以觀感之資在此而不在彼。又況翰墨所流，皆詩書之華；情性所託，多蘊藉之妙；曠世之思，軼凡之想，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豈丹青之所爲役，蹄筌之所爲工也乎？嘗覽夫畫家之絕詣，莫不逼眞，雖然其去眞也，亦終有閒矣。夫不能即眞而輒以爲工，何爲離形而庶幾得似眞，至於善可矣；獨不能至於美，美之與眞，各極其反也。欲美則離眞，求眞則失美，以文人之美，常參造化之權；畫家之眞，屢貽鶩犬之誚，所擇不同，天淵斯判。若夫由近窮遠，即虛取實，冥心獨往，博證多資，智挾非馬之材，心嫺雕龍之伎，通譜書於虞禮，會品詩於表聖，則文人優爲文，是以觀於所作，如見其人，文人之畫，有人存焉，畫家所爲，唯物而已。如此奚以饜觀者之心，而入文翰之域哉。先生者文人也，非畫家也。先生之作，文人

之畫也，非畫家之畫也。學者能得其形似，乃摹習其畫也。而其胸中之意趣，苟無先生之學識修養人格，又安能得其萬一哉。故畫雖小道，宏之惟其人以茲畔岸於文津梁，自世變多故，交錯實繁，吐納既往，胚胎將來，有如風雲之不可測，若先生者不獨畫之至於文，而且宏之已變於道也。惜乎後之學者，本性之嗜，未能與工，惟數數習之，僅能知其甘苦，而世之所談，或相水火，往往激湍怒起，秉鈞失衡，又豈先生所意料哉。陳師曾論文人畫之價值有云：「何謂文人畫？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工夫，必須於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謂文人畫。或謂以文人作畫，必於藝術上功力欠缺，節外生枝，而以畫外之物，爲彌補掩飾之計，殊不知畫之爲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否則直如照像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貴乎人邪！何重乎藝術邪！所貴乎藝術者，即在陶寫性靈，發表個性，與其感想，而文人又其個性優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日之所修養品格，迥出於庸衆之上；故其於藝術也，所發表抒寫者，自能引人入勝，悠然起濟遠幽微之思，而脫離一切塵垢之念。然則觀文人之畫，識文人之趣味，感文人之感者，雖關於藝術之觀念淺深不同，而多少必含有文人之思想；否則如走馬看花，渾淪吐棗，蓋此謂此心同此理同之故耳。世俗之所謂文人畫，以爲藝術，不甚考究，形體不正確，失畫家之規矩，任意塗抹，以醜怪爲能，以荒率爲美，專家視爲野狐禪。流俗從而非笑，文人畫遂不能見賞於人，而進退趨蹌，動中繩墨，彩色鮮麗，搔首弄姿者，目爲上乘；雖然陽春白雪，曲高寡和，文人畫之不見賞流俗，正可見其格調之高耳。夫文人畫，又豈僅以醜怪荒率爲事邪？曠觀古今，文人之畫，其格

局何等謹嚴，意匠何等精密，下筆何等矜愼，立論何等幽微，學養何等深醇，豈粗心浮氣輕妄之輩，所能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畫，首重精神，不貴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優美者，仍不失爲文人畫。文人畫中，固亦有醜怪荒率者，所謂寧樸毋華，甯拙毋巧，甯醜怪毋妖好，甯荒率毋工整；純任天眞，不假修飾，正足以發揮個性，振起獨立之精神，力矯軟美取姿，塗脂抹粉之態，以保其可遠觀，不可近玩之品格。故謝赫六法，首重氣韻，次言骨法用筆，即其開宗明義，立定基礎，爲當門之棒喝。至於因物賦形，隨類傅彩，傳摹移寫等，不過入學之法門，藝術造形之方便，入聖超凡之借徑，未可拘泥於此者也。蓋嘗論之，東坡詩云：「論畫貴形似，見與兒童鄰，」乃玄妙之談耳。若夫初學，貌形似而騖高遠，空言上達，而不下學，則何山川鳥獸草木之別哉。僅拘拘於形似，而形式之外，別無可取，則照相之類也。人之技能，又豈可與照相器具藥水並論邪？即以照相而論，雖專任物質，而其擇物配景，亦猶有意匠，寓乎其中，使有合乎繪畫之理想與趣味，何況純潔高尚之藝術，而以吾人之性靈感想所發揮者邪？文人畫有何奇哉？不過發揮其性靈與感想而已。試問文人之事何事邪？無非文辭詩賦而已。文辭詩賦之材料，無非山川草木禽獸蟲魚及尋常目所接觸之物而已。其所感想，無非人情世故，古往今來之變遷而已。試問畫家所畫之材料，是否與文人同？若與之同，則文人以其材料寄託其人情事故古往今來之感想，則畫也，謂之文亦可，謂之畫亦可，而山川草木禽獸蟲魚尋常目所接觸之物，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譬如耳目鼻舌，筆墨也，聲色臭味者，山川鳥獸蟲魚尋常目所接觸之物也，而所以能視聽言動觸發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運用也，文人既有此精神，不過假外界之物質

，以運用之，豈不徹幽入微，無往而不可邪？雖然耳目鼻舌之具，有所妨礙，則視聽言動，不能自由，故藝術不能不習練。文人之感想性格，各有不同，而藝術習練之程度有等差，此其所以異耳。今有畫如此，執途之人，而使觀之，則但見其有樹有山有水有橋梁屋宇而已；進而言之，樹之遠近，山水之起伏來去，橋梁屋宇之位置，儼然有所會也。若夫畫之流派，畫之格局，畫之意境，畫之趣味，則茫然矣。何也？以其無畫之觀念，無畫之研究，無畫之感想，故文人不必皆能畫，畫家不必皆能文，以文人之畫，而使人觀之，尙有所閡，何況乎非文人邪？以畫家之畫，使畫家觀之，則庶幾無所閡，而宗派系統之差，或尙有未能慨然者；以文人之畫，而使畫家觀之，雖或引繩排根旋議其後，而其獨到之處，固不能不俛首者。若以畫家之畫，與文人之畫，執塗之人使觀之，或無所擇別，或反之爲文人畫不若畫家之畫也。嗚呼！喜工整而惡荒率，喜華麗而惡質樸，喜輭美而惡瘦硬，喜細緻而惡簡渾，喜濃縟而惡雅澹，此常人之情也。藝術之勝境，豈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纖弱爲娟秀，以粗獷爲蒼渾，以板滯爲沈厚，以淺薄爲淡遠，又比比皆是也。捨氣韻骨法之不求，而斤斤於此者，蓋不達乎文人畫之旨耳。文人畫由來久矣，自漢時蔡邕張衡輩，皆以畫名，雖未睹其畫之如何，固已載諸史籍，六朝莊老學說盛行，當時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脫離物質之束縛，發揮自由之情致，寄託於高曠清靜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頭角，表示其思想與人格，故兩家皆有畫論，東坡有題宗炳畫之詩，足見其文人思想之契合矣。王廙王羲之王獻之一家，則皆旗幟鮮明，漸漸發展至唐之王維，張洽，王宰，鄭虔輩，更蔚然成一代之風，而唐王維又推爲南宗之祖。當時詩歌論說

，皆與畫有密切之關係，流風所被，歷宋元明清，綿綿不絕，其苦心孤旨，蓋從可想矣。南北兩宋，文運最隆，文家詩家詞家，彬彬輩出，思想最為發達，故繪畫一道，亦隨之應運而興，各極其能，歐陽永叔，梅聖俞，蘇東坡，黃山谷，對於繪畫，皆有題詠，皆能領略，司馬君實，王介甫，朱考亭，在畫史上皆有名，足見當時文人思想與繪畫，極相契合，華光和尚之墨梅，文與可之墨竹，皆於是時表現，梅與竹不過花卉之一種，墨梅之法，自昔無所聞，墨竹相傳在唐時已有之，張璪，張立，孫位，有墨蹟，南唐後主之鐵鉤鎖金錯刀固已變從來之法，至文湖州竹派，開元明之法門，當時東坡識其妙趣，文人畫不僅形於山水，無物不可寓文人之興味也明矣。且畫法與書法相通，能書者大抵能畫，故古今書畫兼長者多，畫中筆法，與書無以異也。宋龔開論畫云：「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眞書，而能作草者？」陸探微因王獻之有一筆書，遂創一筆畫。趙子昂論畫詩：「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須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又趙子昂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答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柯九思論畫竹：寫竹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南唐後主，用金錯書法畫竹。可見文人畫，不但意趣高尙，而且寓書法於畫法，使畫中更覺不簡單，非僅僅畫之範圍內用功，便可了事；尙須從他種方面研究，始能出色。故宋元明清文人畫頗占勢力，蓋其有各種素養，各種學問湊合得來。即遠而言之，蔡邕王廙羲獻皆以書家而兼畫家者也。倪雲林自論畫云：「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又論畫竹云：「余畫

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吳仲圭論畫云：「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由是觀之，可以想見文人畫之旨趣，與東坡若合符節。元之四大家，皆品格高尚，學問淵博，故其畫上繼荊關董巨，下開明清諸家法門，四王吳惲，都從四大，出其畫，皆非不形似，格法精備，何嘗牽强？不周到不完足？即雲林不求形似，其畫樹，何嘗不似樹？畫石何嘗不似石？所謂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專注於形似，如畫工之鉤心鬪角，惟形之是求耳。其用筆時，另有一種意思，另有一種寄託，不斤斤然刻舟求劍，自然天機流暢耳。且文人畫，不求形似，正是畫之進步。何以言之？吾以淺近取譬，今有人初學畫時，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則漸似矣，久之則愈似矣，後以所見物體，記熟於胸中，則任意畫之，無不形似，不必處處描寫，自能得心應手，與之契合，蓋其神情超於物體之外，而寓其神情於物象之中，無他，蓋得其主要之點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離神得似，妙合自然，其主要之點爲何？所謂象徵Symbol是也。徵諸歷史之經過，漢以前之畫甚難見，三代鐘鼎之圖案與文字，不過物象之符記；然而近似矣，文字亦若畫，而不得謂之畫，漢之石畫，古拙樸魯，較三代則又近似矣，六朝造象，則面目衣紋，儼然畫家法度，此但見於刻石者也。若紙本縑素，則必彩色工麗，六朝進於漢魏，隋唐進於六朝，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趨勢，而求工之一轉，則必有草草數筆，而攝全神者，宗炳陸探微之有一筆畫，蓋此意歟。宋人工麗，可謂極矣，如黃筌徐熙滕昌祐易元吉輩，皆寫生能手，而東坡文與可極不以形似立論，人心之思想，無不求進，進於實質而無可回旋，無寧求於空虛，以提揭乎實質之爲愈也。以一人之作畫而言，經過形似之階級，必現不形似之

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遊於天倪之謂也。西洋畫可謂形似極矣，自十九世紀以來，以科學之理，研究光與色，其於物象體驗入微，而近來之後期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體，專任主觀；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聯翩演出，其思想之轉變，亦足見形似之不足盡藝術之長，而不能不別有所求矣。或又謂文人畫，過於深微奧妙，使世人不易領會，何不稍卑其格，期於普及耶？此正如欲盡改中國之文辭，以俯就白話，強已能言語之童，而學呱呱嬰兒之泣，其可乎？欲求文人畫之普及，先須於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觀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則文人之畫，自能領會，自能享樂；不求其本，而齊其末，則文人畫終流於工匠之一途，而文人畫之特質掃地矣。若以適俗應用而言，則別有工匠之畫在，又何必以文人而降格越俎耶？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蓋藝術之爲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應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後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謂感情移人，近世美學家所推論，視爲重要者，蓋此之謂也歟。（見陳衡恪中國文人畫之研究）

先生以時勢之推移，生活之反映，具人品，學問，才情，思想，之四大要素，開創東亞文人畫之新紀元，後之作畫者，無意再爲刻意摹寫繁細誇大之作，欣賞者又以生活緊張之餘，無力從事於細巧作品之鑑別，於是先生之風，有淩駕東方浸漸於歐洲之勢，蓬勃煥發，不可抑遏也。先生爲現代文人畫之鼻祖，其畫筆勢矯健，才溢縱橫，如舞如潑，觀者爲之氣壯；其着墨，純出自然，無法而有法，於亂中見理，狂放中實無一點一筆不工穩。先生本無所師承，而實無不有師，無不有承也。顧其所師者，非師於古人之紙上糟粕，其所承者，

非承於規矩法度，蓋師於浩博之自然，俊偉之人格，與誠摯之情感，而承於偉大之精神也。其歷經名山巨川，得天地之奇氣，披讀萬卷書籍，攝古人之精華，擺脫一切紛靡，養內心之元神，運其奇氣精華元神輸送之筆端，留其迹象於紙上，故其章法，筆氣，墨韻，無不奇特，無不飽滿，無論大幅小品，皆一氣呵成，無一點一筆之懈，其一點一筆，無不爲全幅全生命之精神，得其一點一筆，即得其全章；得其全章，即可推知其一點一筆。節節貫通，精誠無間，是謂之道！是今之所謂生命！是今之所謂生命之美！偉大哉！先生也！潘天授氏，著中國繪畫史，謂現時之吳昌碩陳師曾別開近代之新局面。昌碩五十後，以金石篆籀之趣作畫，不守繩墨，古味盎然，長詩工書，皆能別强蹊徑，是得於學問者深，故能兀然不羣也。陳師曾著中國繪畫史，謂先生初問道於任伯年，後乃自發已意，金石篆籀之趣，皆寓之以畫，故能兀傲不羣。蓋先生深金石考據之學，兼篆籀書法之長，故獨能運筆在宏肆奇崛之內，而蘊涵秀麗，自能創格而不失古法也。後世學者，空無一物，徒事馳騁，始往往徒現醜怪耳。近代青年畫家，祇有苦禪李英，王雪濤二氏，能得其一二也。

師曾謂缶廬先生書畫刻印，海內外知；而刻印，尤爲當代第一。鮮有知其詩者，其詩奇氣盈溢時，以眞樸排奡勝。論者以擬杜于皇吳野人。（見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二冊圖畫吳昌碩行書詩軸中），若先生者，乃以字作畫：其畫中有篆，有籀，有隸，有楷，有行，有草；乃以詩作畫：其畫中有神，有鬼，有韻，有情，有膽，有識；乃以人作畫：其畫中有仁，有義，有禮，有德，有道，有佛；此境昔人殆未有能兼擅者。可謂前無古人，誠非過譽，實可以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也。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爲先生逝世忌辰。沈淇泉太史及王一亭氏，以先生道德文章，一代宗匠，自歸道山，已屆七週，特發起公祭。日本文人，船津辰一郎，田邊輝雄，米里紋吉，白石六三郎，土井伊人，友永傳次郎等皆加入。祭堂假上海愛文義路哈同路口覺園內佛教淨業社。是日除追薦會同人設齋追祭外，海內名流，南北耆宿，及歐美日本藝術家，到園公祭者，人數達二千餘。該園林石幽勝，復値天氣晴和，氣候尤佳。先生遺作陳列，共樓上樓下二廣間，精心傑作，凡百餘件，有出自歐美日本人所藏者，有出自親族所庋者，四壁琳瑯，如入寶山。堂中懸先生像，爲任伯年先生所繪者，筆墨精妙，威儀赫然。主祭者爲沈淇泉先生，先生親撰祭文。文曰：「維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沈衞等謹以酒乳香果，致祭於缶廬吳先生之靈曰：於惟先生，海涵地負。曠世之抱，屈於五斗。天脫縶羈，與古爲耦。相羊海壖，心詩口酒。旁及藝事，龍蛇飛走。金石畫開，鬼神夜守。光燭四裔，譽滿萬口。造物所眷，宜黎宜耇。如何不弔，歲厄陽九。於今七祺，白楊左肘。蓬萊淸淺，鑄金爲壽。形神其徂，精氣不朽。子孫繩繩，請証諸後。尙饗。」餘若日本人亦用立花抹茶，並吸簫奏樂，儀式隆重。祭時有山田謙吉所撰祭文，祭畢。關炯之居士，幷偕居士百人，虔誠誦經。日本佛教團及覺園僧衆，全數參加，洵藝術界希有之盛舉云。

丹林有「缶老安葬超山有感」詩二首，謹錄於此，借誌追念已耳。宋梅古樹屈蟠間，缶老風流一再攀。却與逋仙同返鶴，塘棲風景比孤山。孤山石像試重描，（孤山西泠印社有缶老像也）諸先題詩與尙饒；倘有詩魂來月夜，萬梅花裏百杯澆。讀之，令人不禁感慨系之也。

沈曾植先生評傳

沈曾植先生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初別號小長蘆社人，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姚埭老民，乙龕，餘齋，軥軒，持卿，乙叕，李鄉農，城西睡菴老人，乙僧，乙窆，睡翁，東軒支離叟等。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卒於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享年七十有三歲。浙江嘉興人。淸光緒六年進士。前淸中，任刑部貴州司主事，進爲員外郞。後轉江蘇司郞中，在刑部約十八年，研究古今之律令。又曾主宰兩湖書院之史席。其後出任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其學博雅，淹貫載籍，朝士皆服。以京察上考，外簡江西知府，長官以其有重譽，咸刮目待之。未久，旣奏移南昌。光緒三十二年五月，進擢爲安徽提學使，頗有令名。當時東渡視察日本之制度文物。三十四年二月，署理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因性疎放，多名士習，察吏理財，舉非其長，遂乞休去，隱栖上海。嗣膺聘修浙江通志，後與鄭孝胥，姚文藻等相往還，憤慨時事，語多嫉俗，談新學者，因目爲上海宗社黨之重要人物，不知其性行狷潔，坦直無町畦也。民國四年乙卯春，識王國維於滬上，朝夕親炙，窮研苦造，王觀堂能集古今之大成，其爲禰祧大師，則先生與有力也。六年七月，參與張勳之復辟運動，被任爲學部尙書。復辟失敗後，閑居上海，益慨時事日非，於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病逝上海。

圓田一龜著新中國人物誌，謂先生與勞乃宣夙以碩學孤忠著聞，爲浙江之二名流，以前淸遺老之資格，爲上

海復辟之領袖，蓋浙江官僚之大先輩，守舊派之巨頭也。自來忠誠之士，多產於江南，如福建之陳寶琛，廣東之梁鼎芬，江西之劉瑞廷，李瑞清等。先生與梁鼎芬同學，其學識氣骨，爲世所知，以其碩學奇才，而又能獲全其晚節，篤於故主，始終不渝，其純忠至誠，無論何人，皆表相同之敬意，不能以其不通時勢，即嗤笑其迂愚，蓋先生亦有先生之識見主張，惟其不渝孤忠之態度，則殊可嘉也。先生終爲浙江守舊派最後之大人物，并爲舊時代舊人物之魯殿靈光，博學堅貞，足以誇矣。

王觀堂爲先生七十壽序有云：「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爲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嘉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爲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攷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爲前人所不爲，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曰休寧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蓋嘗論之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爲體，以經史爲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爲體，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爲開國時之學，一爲全盛時之學，其途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學者尙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託於

先秦，西漢之學，以剛變革一切，然顧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爲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眞，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璱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爲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侲侲無所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爲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爲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愼，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竊嘗聞之，國家與學術爲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丘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既

驗於古，必有驗於今，其在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若先生者，非所謂學術所寄者歟？非所謂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歟？已未二月，先生年七十，因書先生之學所以繼往開來者，以壽先生，併使世人知先生自玆以往，康彊壽考，永永無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國學術卜之矣。」由此，可知先生與中國學術之影響也。

近時論藝之文，以涇縣包世臣所著之藝舟雙楫爲最翔實。其論清代書家，列爲五品九等。平和簡靜，遒麗天成，曰神品。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而成九等。其就文字之意境而形容之，則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二十人。曰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舟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囀之聲；李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俠嬴强顏，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廉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其所言皆典實妙好。先生幼學世臣，能採諸家之長，又能奪碑購帖，備魏取隋，故其體裁俊偉，筆氣深厚，風神疎朗，變化無窮也。書之爲藝古矣。我國學者，向抱善易者不言易之旨，工者每不肯言，言者又未必能工；愼伯此書出世，揚榷古今，褒貶南北，承學之士，翕然向

風，長素廣藝舟雙楫繼之，恃其博記，加以好辨，書林得此，其道益宏，遂至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魏碑，寫魏體，但二家書法，均莫及先生，以其各有所偏，故其持論均不足恃也。包康二氏最主張者，即尊魏卑唐是已。蓋愼伯爲鄧完白高弟，完白論書與翁覃溪，錢伯坰，大相齟齬，（見愼伯所撰完白山人傳）翁錢皆好晉唐書，完白欲與立異，遂大稱許魏碑，愼伯本其師說著書，故有尊魏卑唐之說。長素一生，好言變法，故書亦求變，有清之書，康雍尚董，乾嘉尚趙，同光尚歐顏，皆唐以後之書也；長素好奇，欲變不得，遂託於石門銘，石門銘魏碑也，尊魏卑唐，乃其私意。是以愼伯之尊魏，非尊魏也，尊完白也。其卑唐非卑唐也，卑翁錢也。長素之尊魏，非尊魏也，尊石門銘也。其卑唐，非卑唐也，卑當時之尚歐顏也。先生獨明乎此，於是扇歐趙之餘風，集琳瑯之萬品，內地網羅，蕃外選購，採其衆長，樹立一家。沙孟海謂「先生書法，幼年學包世臣吳熙載，晚年取法於黃道周倪元璐，兼兩家之長，一生功夫，盡工鍾繇索靖，所以變態極多，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歿後墨蹟流傳，售價奇昂。」（見近三百年之書學）有寐叟題跋二卷（四冊），並著曼陀羅寱詞一卷，曾考釋和林苾碑，校元親征錄一卷，（與李文田同校）又曾注元汪大淵島夷志略，更知先生固專治西北地理者也。故王國維先生晚年服膺先生最深，（有觀堂集林苾詩可證）即世之稍有知識者，咸徨徨焉以不知先生爲恥，可謂盛矣。其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之學，叢稿均待編刊，惟寐叟乙卯稿一卷，海日樓詩集二卷，已梓行，所藏書籍多善本，有海日樓藏書目。

宣統辛酉仲冬，先生撰缶老像讚云：「缶翁之畫，發揮其詩，詩度他方，未繡弓衣，畫合天倪，雲垂濤瀉，

安吉一燈，分光日下，懷鉛和墨，人人家家，不會翁詩，踐迹乃差。暐暐金容，我來自東，苦鐵爲銅，鉛淚在胸，攻金朝倉，染亭王震，注眎翹勤，禮翁若聖，聖阿彌陀，躋洞炳然，代身陽邁，長侍佛前。」尤知先生之服膺缶老也。先生題歐母朱太宜人往生瑞應述有云：「阿賴耶二不二門，天然母子識同根，蓮邦消息分明遞，目擊應知道險存，要知歷劫知歸日，不異倚門暮望時，小白花開補多岸，見親見佛兩無疑，蜂房戶牖各開張，塵尾談鋒不可當，究竟涅槃何處是，愛君公據說西方，鏡主交收常網加，一彈指頃會三車，遐君書攝諸天影，定有身光發妙華。」先生不獨篆刻書法文章與缶老同，其信仰皈依，亦無不同也。不過缶老以書印名，先生以書及藏書名耳。葉鞠裳昌熾語石云：「嘉興沈子培比部藏高植誌，筆意淵穆，如古尊卣，不在刁遵之下，廠肆所售摹本至陋，無毫髮相肖處。」又可見先生收藏之宏富矣。先生習碑，但問其字之佳不佳，不問其漢魏隋唐碑也。觀寐叟題跋中，千碑百記，發千識之覆疑，竅後生之宦奧，並無本某傳某實某，備何取何卑何也。可知字而佳，則虎賁之賤，猶具典型，不能以其非宗者而棄之也；字而不佳，則燕石之珍，終同瓦礫，不能以其乃某拓而寶之也。包康尊魏卑唐之說，在先生若無聞之，故其所成，較包康爲大。行嚴延長素爲吳北山書墓誌，長素謂寐叟健在，某豈敢爲！終至長素撰文，先生書誌，先生之書，名重一世，可見一斑矣。

王國維先生，曩讀段懋堂先生經韻樓集，見江氏音學序及與江晉三論韻書，始知嘉道間言古韻者，有歙縣江氏一家，嗣讀當塗夏心伯炘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以江氏殿顧江段王四家後舉其說略備。客遊南北，求其

書未得也。丁巳春，始於嘉興沈乙庵先生海日樓中見之，乃咸豐壬子重刊本，其已刊者爲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正，諧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凡八種。而隸書糾繆一種，則重刊時所附者也。亟假歸之，並取其叙錄，及諧聲表，入聲表，唐韻四聲正，刊入學學術叢編，校理未竟，乃兩見原刊本於滬肆，亟購致之，自留其一，以其一寄羅叔言參事於海外，原刊二本總目不同，而種數無異，其各種封面，皆署刊書之年，始知其書刊行始於嘉慶甲戌，畢於道光辛卯，越十五年丙午，而板燬于火，逮咸豐壬子重刊，則不數歲而徽州被兵，其版再燬，宜其傳世之希若是也。……烏虖！國朝學術莫盛於乾嘉之際，當戴東原先生與江愼齋先生撰古韻標準時，在乾隆一二十年間。至丁亥，而段君之六書音韻表成，戴君因之於癸巳，分古韻爲七類，於丙申更分爲九類，孔君詩聲類即踵之而出，王君著書與戴段同時，而其書未布，江君生諸家後，其於諸家之書有見有不見，而其說或與之闇合，或加精焉，前後數十年，古韻之學，遂以大成，而江君自奮於窮鄉孤學，其事尤難，今諸君之書盛行，而江書版經再燬，傳世無多，其未刊之稿，又皆燬於丙午之火，固其幸有不幸歟。此王國維先生於丁巳九月爲江氏音學十書跋而呈閱於先生者。（見觀堂遺墨卷上）甲寅歲莫。國維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年百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乙卯春，歸國展墓，謁先生於上海，以治古音之學質之。先生莞然曰：「君爲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爲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與大笑。國維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雙聲，段王諸君自定古韻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

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叠韻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與其謂古韻明，而後訓詁明，勿寧謂古雙聲明，而後詁訓明與？」先生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詁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譌字也。」國維因舉天顯也三字以質之。先生曰：「顯與濕（濟濕之濕）俱從㬎聲，濕讀他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云：『以舌腹言之』。」維大驚。且自喜億之偶中也。是年夏，仍赴日本：稍就陸氏釋文，以反切之弟一字部分諸字及五六卷而中輟。丙辰春，復來上海，所居距沈先生寓所頗近，暇輒詣先生談。一日先生語維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卷，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為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倂益為部居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為本義，孰為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言釋詁之權輿為始也。釋草之其萌蘿蘥，蟲之蠸與父守瓜三實一名，又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為蘿蘥之引申可也，謂蘿蘥蠸與用權輿之義，以名之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國維感是言，乃思為爾雅聲類，以觀其義之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蓋但以喉舌牙齒脣五音分之則合於爾雅之義例，而同義之字聲，音之關係，苦不甚顯，若以字母分之，則聲音之關係顯矣。然古之字母，與某字之屬何母，非由魏晉六朝之反切，以上溯漢人讀為讀若

之字，及諸經傳異文與篆文古文之形聲，無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爲若干母，或即用休寧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說，以部居爾雅，則又破爾雅之義例，蓋古字之假借轉注，恒出入於同音諸母中，又疑泥來日明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爾雅既類而釋之，今欲類之，而反分之，傎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沈先生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既名釋例，遂併其例之無關聲音者，亦並釋之。國維自云：雖未得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書，雖以國維犬馬之齒，弱於方伯者且三十寒暑，然竊者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遠，閒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償，而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國維一得之見偶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後此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也。（見觀堂遺書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文）先生對於音韻學之深切有如此者。

聖武親征錄一書，乾隆間修四庫書時，以其序述無法，詞頗蹇澀，譯語互異，未著於錄，僅存其目，於史部雜史類中，錢竹汀先生始表章其書，爲之跋尾。道光以後，學者頗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書亦漸重於世。張石洲何願船二先生，始爲之校勘，而何氏治之尤勤，其歿後稿本流傳京師，光緒朝士，若順德李仲約侍郎，萍鄉文道希學士，嘉興沈子培先生，遞有增益。歲在甲午，桐廬袁重黎太常，刊之於蕪湖，是爲此書有刊本之始。顧張何二家所據本雖云出竹汀先生家，然輾轉傳鈔，謬誤百出，石洲僅得翁覃谿學士，家藏本一校之無大懸絕也。王國維前在海上於嘉興沈先生座上，見其所校說郛本親征錄，爲明弘治舊鈔，與何本異同甚多。先生晚歲不甚談元史事，然於說郛本猶鄭重手校。未幾先生歸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見。（見觀堂

道書聖武親征錄校注序文）可知先生又精治西北地理者也。

先生丙辰伏日雜詩，簡靜安有云：「伏伏今年雨，湫湫後夜凉。芸生三有業，缺月一分光。象意猶重識，蟲生患未央。微風蘋末起，平旦更商量。」又云：「天河低案戶，星氣爛如雲。巧拙時難定，嬋媛夕有親。福緣祈上將，綺語屬詞人。中夜危樓影，披雲望北辰。」又云：「寂寞王居士，江鄉樂考槃。論宜資聖證，道不變貞觀。鷗鳥忘機喻，鷦枝適性安。善來尋蔣徑，何處有田盤。」又云：「遠書兼舊事，理盡獨情悲。著蔡言終驗，筠心貫不移。藥鑪修病行，講樹立枯枝。萬里羅含宅，驅襟太息時。」王國維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章有云：「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難量。雨蟻乃爭垤，風螢條過墻。視天殊澶漫，觀化苦微茫。演雅誰能續，吾將起豫章。風露危樓角，馮闌思浩然。南流河屬地，西柄斗垂天。匡衞中宮斥，棓槍複道纏。爲尋甘石問，失紀自何年。平生子沈子，遲莫得情親。宴坐皇初意，樓居定後身。精微存口說，頑獻付時論。匠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淸淺蓬萊水，從君跂一望。無由參玉籙，倘記詠霓裳。度世原無術，登眞或有方。近傳羨門信，雙鬢已秋霜。」先生因靜安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淸遠，非魏晉後人語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本落歸根水順流，老翁無感長年秋。桀桐集有先彫警，腐草光成即炤遊。吟比魚山聞梵入，身依鴿寺怖情收。王筠沈約今焉向，判作琅書脈望休。」王國維再酬巽齋老人云：「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顚倒作寒溫。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門。迴野蟪蛄多切響，高樓腐草有游魂。眼前凡楚存亡意，待與蒙莊子細論」。王國維戊午爲海日樓歌壽東軒先生七十，有云：「海日高樓俯晴穼，若華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紛玲瓏

，下技扶疏上技童。陽烏愛集此其宮。扈從八神驂六龍，步自太平徑太蒙，我有不見彼或逢。悲泉蒙谷次則躬，桑楡西即榑木東。斯樓突兀星座通，銀濤涌見金芙蓉。誰與主者東軒翁，樓居十年朝海童。西行偶踞夸父蹤，拄杖不化鄧林松。歸來禮日東軒中，咸池佳氣瞻鬱葱。在昔寵眉漢陽公，手扶赤日升玄穹。問年九九時登庸，翁今尚弱一星終。猿鶴那必非夔龍，矧翁餘事靡不綜。儒林丈人詩派宗，小鳴大鳴隨扣鐘。九天珠玉戛鏘鏓，狐裘笠帶都士容。永嘉末見正始風，典刑文献森在躬。德機自杜符自充，工歌南山笙邱崇。翁年會與海日同。詩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平生幸把天衣袖，自辦申輓九十翁。」戊午日短至云：「常雨常陰幽下都，佳辰猶自感睽孤。天行未必愆終始，雲物因誰紀有無？萬里玄黃龍戰野，一車冠媾鬼張弧。爐灰撥盡寒無奈，愁看街頭戲潑胡。」靜安錄示短至詩，先生和韻奉教：「月當頭夕影模糊，萬里雲羅雁孽孤。欲敂天關藏九維，自斟玄酒禮三無。神叢蕭鼓迎諸布，雨妾纏綿脫後弧。獨有澤農憂歲苦，麥膛誰與鼓嚨胡。」「夜久朔元到紫都，鈞天散後客星孤。壬辰降歲猶遲待，大乙神光乍有無。北曉瞑燃龍伯燭，南星秋合老人弧。低徊五百年間事，散盡媧沙問老胡。」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國維再疊一章：「縕撮黃裘望彼都，報章稠疊慰羈孤。蹉跎白日看時運，駱驛升雲半有無。摶土定知非妙戲，射妖何意失陰弧。國中總和元規樂，誰信文康是老胡。」小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釣鐘花王國維賦謝曰：「偪仄復偪仄，海壖受一廛。庭除确無土，井谷深無天。觚頂眠寒兒，積薪庋陳編。欹枕何所見？皚皚白盈鮮。登樓何所見？矗矗萬瓦烟。校雅辨芳茶，識篆得鰒鮊。興來閱畫障，卻看江南山。雲氣盪東海，嘉樹森西園。衣帶繞北江，芳草被

南阡。市樓一迴合，蒼翠空無端。峨峨故紙堆，兀兀文字禪。荒荒時運盡，邁邁我生觀。幽谷掣嚴電，迴照翠動前。短智踹天後，深憂居人先。雨水告歲遒，蒼雷鳴潺潺。窮陰增積慘，逝水德徂年。時晏孰華余，長者忽有頒。便娟花數叢，爛漫珠一簞。兒傾儲粟餅，婦徹薦新盤。僮媼紛濯摡，新井汲寒泉。未能揷晴昊，亦足媚幽閒。徙倚溫雒神，雜佩來姍姍。王母下樂池，玉勝黃琅玕。何期周饒國，一諧會羣仙。蘇魂聚窟香，忘憂北堂諼。寄陵惡可辟，合歡忿且蠲。相期游汗漫，得此得蕰寬。公詩天下雄，揖讓蘇與韓。我慙籍湜輩，來廁兕張閒。冀以寸莛細，一叩洪鐘宣。詰朝唱侲子，政可毆神姦。賦詩答嘉貺，定致風伯篇。」（見觀堂集林卷二十四綴林）王國維丙辰，題沈乙庵方伯所藏趙千里雲麓早行圖，有云：「華原石法河陽樹，都人王孫盤礴中。千載只傳金碧畫，誰知衣鉢是南宗。」又云：「同時劉李幷精能，馬夏終嫌革有稜。一種高華嚴冷意，百年嫡嗣在吳興。」又云：「殘練風雪凌競處，幾度高齋拂拭看。至竟裝潢無聖手，却將明麗變荒寒。」蓋重裝洗滌，古意稍失，先生甚爲惋惜也。（見觀堂外集卷三）壬戌，王國維跋沈乙庵先生絕筆楹聯有云：「東軒先生彌天四海之量，撥亂反正之志，四通六闢之識，深意研幾之學，邁往不屑之韻，沈博絕麗之文，雖千載後猶奕奕有生氣，矧在形神未離之頃耶？此書作於易簀前數小時，而氣象筆力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是傳舍耳。[illegible]降以往，無乎不在，箕尾星耶？兜率天耶？對此遺跡，誰謂先生不在人間也。世有唱神滅論者，請以此難之。」（見觀堂別集補遺）先生一生之道德，學問，人格，盡於是言矣。觀堂與先生之懇摯之情，亦盡於是言矣。王國維先生詩，有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詩云：「彌天海日

翁，馭氣跡混茫。天上信差樂，且莫睨舊鄉。峨峨帝釋宮，瀹瀹修羅場。人事日潰潰，嵩目無乃創。平生憂世淚，定溢瑤池觴。幽明絕行理，有命那得將？昨宵忽見夢，發函粲琳琅。細書知意密，一牘踰十行。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且喜得翁書，追問人在亡。倘有訏謨告，不假詔巫陽。倉皇未卒讀，鄰鷄鳴東墻。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見觀堂別集詩）嗚呼！先生亡，觀堂若是之痛也。觀堂又亡矣！繼觀堂而痛者何人哉！先生之學，觀堂繼之，觀堂之學，繼之者爲何人哉！言念及此，不寒而慄矣。二先生之亡，其影響於中國者，有甚於土地之失也。土地尚可恢復，若二先生者，又誰能繼起以興之哉！爲書至此，不禁黯然心惻矣。余閒披沈寐叟先生手批南海先生遺稿，（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奏爲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恭摺，仰祈聖鑒事。）其精審遠過康氏，尤知先生爲當代宗師矣。民國三年，先生和樊山方伯歲暮即事有云：「如此江山日乍長，椒盤守歲阿戎忙。衣冠閭闔三生夢，鉼鉢禪關一炷香。天上星辰元歷歷，（先生注云：予八九歲時，除夕仰視三星，忽然淚下；至今此景不忘，此悲亦未減也。）畫中人物自堂堂。（東坡生日，懸像以拜。）月明雲散須臾事，杖履相期建德鄉。」潘博有次均乙亥和樊山方伯歲暮即事之作。詩曰：「臨水登山如我倦，翻雲覆雨讓人忙。無邊客夢殘風葉，欲了年光駐佛香。爵位上憇長樂老，湖山新闢半閒堂。遭迴江海非吾土，落日登臺一望鄉。」按樊山字雲門，號天琹老人，恩施人。幼以穎敏，試輒冠曹，張之洞督鄂學，拔入心經書院，舉於鄉。嘗納贄會稽李慈銘，習其辭章之學，落筆則清麗綿芊，頗肖其師，以年少倜爽，尤擅博辨，自此有聲京師，若盛昱寶廷諸人，皆朝士負文名者，咸與論交。由丁丑

科進士，選庶吉士，選陝西宜川知事，聽訟明決，所爲判詞，敏妙中竅，爲時傳誦。後擢至臬司，入覲，遷陝西藩司，簡授江寧布政使。辛亥冬，江寧陷，逃之滬上，乃易道裝攝影，自題詩其上，有「朝家若問陶弘景，六月松風枕簟涼」之句。日與瞿鴻禨沈曾植等游讌，其詩淸妙宛達，無不盡之懷。並整密工麗，能取遠韵，詩篇極富，合長慶婁東爲一手。晚年尤恣肆多奇豔。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謂爲天立星雙鎗將董平焉。鄭孝胥有答沈乙盦短歌三章：「仰見秋日光，秋氣猛入腸。相守蟲嘯夜，相哀葉搖黃。枕書衕間人，二豎謀膏肓。日車何時翻？一快偕汝亡。寂寞非寂寞，煎愁成沸湯。同居秋氣中，一觸如金創。人生類秋蟲，正宜以秋死。蟲魂復爲秋，豈意人有鬼？盍作已死觀？稍憐鬼趣美。爲鬼當爲雄，守雌非鬼理。哀哉無國殤，誰可雪此恥？紛紛厲不如，薄彼天下士。秋氣雖宜詩，鬼語乃詩病。君詩轉西江，駕浪極奔勁。云何弄細碎，意屬秋墳夐。四靈若靈鬼，底足託高詠。人間匪佳味，孤唱淚睛迸。故交去堂堂，關張等無命。共君伴殘歲，後死聊自聖。」按鄭孝胥字太夷，號蘇龕，一作蘇勘，或作蘇堪，年七十七歲，閩人。光緒壬午舉人。歷任廣西邊防大臣，安徽按察使，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著有海藏樓詩。長身隆準，儀容簡靜，富於思力，工詩善書。中歲以後，自謂去肉存骨，變爲瘦硬，率纖攲斜，幾弗成字，而世寶之。歲鬻書資至五千元。其詩，主崇孟郊，而所作潔淨精妙，弗爲泛衍，實近陸游，學宋而能無枒杈之習。與先生友善。詩尚有答沈子培云：「相知垂十年，未覺往可悔。中間有逝者，警痛愈相愛。吾儕各老大，豈作兒女態？形骸雖暫隔，至味固不敗。精誠遠相照，山海了無礙。神京萬斛塵，風烈成晝晦。驅車犯埃壒，憂子亦以憊。國門行揖別

，歸聽長江礌。歲暮酷懷人，孤吟誰復耐。」（見吳北江選晚淸四十家詩鈔卷三第十五頁）海樓之詩，脫然出手，生氣勃勃。汪國垣點將，推爲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焉。

先生弟曾桐，字子封。以翰林外任廣東提學使，移雲南提法使，未及之官，即逢國變。人尤偏執慵散，其飄瀇至爲李經羲所拒，學亞其兄，而偶爲詩，殊似魏晋間人。視先生之徒砌故實者，有時反爲較優矣。漸西兂名人，有戲作俳詩呈叔基子封，又設爲子封戲答，又次韻，再設爲子封和落卷詩數十首，均以懷念先生之弟者。眉韻樓詩話卷六，有宋芸子寄沈提學慨歌七古。序云：宋芸子前輩育仁，詩才淸絕，五古一體，尤爲俊雅。戊戌以前，各詩曾付梓人，庚子兵禍，版燬於京師，比歲在郵傳部供職，某尙書以書生擯之落拓，不自聊，客遊津沽，與余至諗，前輩係丙戌入詞館，凡同歲至契，多登八座者，可云數奇不偶，而襟懷洒落，視功名如遊戲，惟借吟咏以攄感慨而已。嘗作七古一首，命題曰慨歌，以寫牢愁，係寄其同年廣東提學使沈子封曾桐，及提學之令兄子培方伯曾植，與馮夢華煦，于晦若式枚兩侍郎者，二十餘年時局之遷流，身世之悲慨，悉寓於篇，亦足當少陵詩史也。詩云：「昔年越中沈仲君，聞聲道我降謫人。（子封自言得李鄰侯相聲之術，引鄰侯聞懶瓚梵聲識其爲降謫人也。余讀書聲亦然，謂先哀後悅。）並好憂時少顏色，翶列沈淪三十春。一翶兄弟馳高駕，幻作雲泥相形下。于宋跟蹌同策蹇，（易實甫詩，于宋跟蹌同策蹇，謂其俱不遇也。）誰知東野望雲龍，儀同開府讓諸公。惟有郊寒守博士，暫聞禮館善爲容。請從禮憲談名義，寄語時賢宜識字。幾人樽擠義山來，至今袞袞成朝貴。（樊山贈詩「知否西崑名貴盛？無非樽擠義山人」。

指新政學校財政之屬。）多謝王樊深見許，馮宋並稱湘綺詩。（王晉卿稱經術公理學爲千古絕作以電相聞，）戲言見召俄白首，俯仰升沈曾幾時？（初釋褐同馮探花詣見師門，屢不獲見，京語言不着着，語音爲不招，因咏左太冲詩倒其辭，相爲一笑，二十年間事也。）董賈同嗟士不遇，（蒿菴中丞稱公理學及學鈔貽書云，公學在江都昌黎之間。）豈有良時歎遲暮。本自經生道不行，天下先憂生自誤。（往日陳次亮貽書論國書稱曰，管子天下才，賈生眞王佐，公稱之矣，殊愧過譽。）不獨文章誤要津，蒼生眞足誤斯人。趣舍有時各異路，獨怪與我相情親。下中封侯古來有，獨怪羣公罔不羣。匡時有策各努力，何異功名在我身。樂生一去全燕動，季良尙在隨侯重。牛口人知天下才，罪言不發明王夢。路隅懷寶若分明，人山同車能勿慟。爲此牙弦輟鼓琴，幸時惠子仍知音。憂端如月不可掇，聞公能鎭還山吟。還山沈吟我至今，爲君之故傷人心。百川到海朝宗處，天下名流聚如鶩。京塵一散有波瀾，徘徊江漢還相遇。武昌官柳故依依，遙遙相望津門樹。倉皇國難議詩妖，眞同策蹇房山去。看高足策天衢，何必苦力勞薄軀。萬年有道山河寂，長揖歸田絕世無。夷惠同塵亦何有，隨化爲鷄柳生肘。五十東山遲起來，疑年尙少礌溪叟。久要不忘交更新，少年相知不忠厚。西江別月照離羣，風吹浮雲重見君。尊酒彈冠動顏色，江海波潮又傷別。魚山聞梵問何人，與君共問嬋娟月。」按宋育仁，字芸子，富順人。幼慧，八歲能詩。冠而肄業尊經書院，治周官禮，文選，湘綺誇爲翹楚。戊戌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充廣西鄉試副考官。薛福成奏調任駐英二等參贊官。入民國，湘綺援之入史館。育仁短軀幹，而音響宏亮，隔數屋可辨其語。治經訓詁制度，並能淹貫，駢文學范蔚宗，詩宗劉禹錫，咸有雅音

。著采風記，詳紀歐洲諸邦制法黨派等，頗可觀也。

陳衍沈乙盦詩叙云：「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考。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龕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龕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譚，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極羣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詞者。余語乙盦：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己事。作詩却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今，已積稿盈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隨廢矣。君詩雅尚險奧，聱牙鉤棘中，時復淸言見骨，訴直宰，遺精靈，昔昌黎稱東野劌目鉥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相當矣。余生平喜檢拾友朋文字，君作落余處者，殆百餘首，念離合之踪無定也，特叙而存之。(見庸言第二十五六號合刊)

按陳衍先生字石遺，爲近三十年中最重要之詩評家，年七十五歲，福建閩侯人。淸舉人。歷任學部主事，京師大學經文科教員，廈門大學國文教授。著有石遺室詩附續集四冊。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元詩紀事四十卷

，近代詩鈔二十四卷，詩學概論一卷，石遺室叢書多種。與沈先生號稱詩友者。其詩足俯仰乎半山小谷之間，以徐樹錚薦修福建省志，適學軍至，軍務倥傯，志局中輟，乃至海上，治經學古文也。陳衍云：「丙戌在都門，蘇龕告余，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爲「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龕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更知先生創造詩體之精神矣。繼承有清中興以來，詩國之正統，而握此時期詩界之權威者，其先生乎！

陳衍與沈曾植先生論詩云：「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余言今人强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合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之樞斡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陳與先生，於詩旣主不分唐宋之說，所以對於貌爲漢魏六朝盛唐之復古派，頗加譏彈。於並世享盛名之王湘綺；亦有微詞。謂作詩文，要有眞實懷抱，眞實道理，眞實本領，靠着一二靈活虛字可比可彼者斡旋其間，便自詫爲能事也。今人作詩，知甚囂塵上之不可娛獨坐，百年萬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厭矣。於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戰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態，凡生覺，微聞，稍從，暫覺，稍喜，聊從，政從，漸覺，微抱，潛從，終憐，猶及，行看，誰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無可著筆者，非謂此數字之不可用，有實在理想，實在景物，自然無故不常犯筆端耳。又曾告沈曾植先生曰：「君博極羣書，治史學，西北輿地，旁究佛理，余亦喜治考據之學，除佛理，余不下斷語外，其實皆爲人作計，

無與已事。作詩尙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說。」是麼言之，而不憚煩，足見其有心得也。汪國垣著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天究星沒遮攔穆弘。」推陳衍爲「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謂「寐叟詩學宛陵山谷，間出入韓蘇，遣詞屬事，多取內典。用意深微處，最耐細讀。今詩人之最精悍最橫騖者，無出其右者。」亦屬知言。

先生年三四十歲時與芳郭鈍叜，過往甚密○（先生名昶，號漸西先名人，居宜西坊寓舍安般簃中，名其居曰小漚巢，有安般簃集行世。）丁亥（光緒十三年，先生年三十七）有春雪徵霽偕萬隱小山子培仲弢陪李學士蓴集天寧寺詩云：「浮世雲海幻，刹宇兀然存。層邱雖數仞，孤聳削昆侖。縱橫赤華舍，野晝蒼石根。逸興集羣彥，令德出高言。劇談雲泉涌，衆壑湊一源。漠漠霧猶漬，西山嵐氣昏。銀粟鋪平田，孤煙表遠村。塔光瀰日脚，雕勢投松門。竹偃殘雪潤，亭虛暝雲吞。夕策酒人散，追摹淸景捫。歸來天宇豁，華月滿前軒。」（見安般簃集，詩續丁十頁。）己丑，（光緒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九歲）有簡子培詩云：「古今滯義積拘攣，出匣龍淵一奏鋏。萊子斑衣春更暝，白雲散吏傲如仙。盧師巖畔應穿築，退谷亭前好接聯；試覓耦耕深處隱，西山佳氣壓幽燕。」注云：君久居北便習之。嘗語予云：前一歸不中無田廬可依，輒復思北故云爾。（見安般簃集詩續巳六頁）又與萬隱子沈再同綠督夢華佛青宴集葦灣泛舟觀荷詩云：「嚴居士又老龍吉，幾度南池載酒迴。（昔與鹿溪松岑屢同游此）瓜蔓水剛三伏半，竹根筵爲七人開。繁花圍似紅嫌雪，濃酒傾如綠玉醅。絕勝昆明度雲錦，野塘寂寂祇鷗來。」又詩：「蘋花風起盪輕舟，殘暑將闌已帶秋。莊惠從來適濠上，鯈魚與我樂天游。鴻頭一斛珠論價，竹實當雕玉更抽。俱是江南未歸客，荒灣一曲定堪求。」庚寅子培先生爲詩云：「

竹堂不到幾旬餘，想見焚香淨漑除。禪誦有詩還謝客，眼昏渾不廢鈔書。酒闌軟語春還寂，物外眞遊鑑共虛。問訊假松新月狀，朝來步屧吏相於。」其答和子培有云：「入春禪病兼詩病，客慧頑空總未刪。忽枉新篇動冢廓，久睎家行得原顏。眼花已廢鈔書課，足繭渾無作吏閒。只欲低頭拜東野，逃虛伐醫藉追板。」(見前書詩續庚，第六頁)向子培借陳茂碑榻本一觀詩云：「世緣局束面生塵，欲借驚鴻一枚神。妙迹千年暫擕示，(歐陽公集古錄著目，後久忘之)莫疑堁面酒留人。」又再和雲門詩云：「詩才𢄙麗屬夷陵，洄雪流風和不能。君或過秦吾媿谷，傳衣未許妄擔承。緩堂老作閒堂宿，謦欬風雷出病頤。誰是南能誰北秀，秤量喚取沈傳師。」謂子培先生也。癸巳，將泛潞河留別子培子封詩云：「風風雨雨幾因依，深坐頻仍閉甕扉。漁斷同尋過葦沜，寺樓共倚玩淸暉。方回未許吾微尙，支遁無窮出辯機。欲別帝鄉行不得，君家黃耳亦牽衣。」又云：「潞河未斂春來面，遷客星星久上頭。不惜年光如水逝，猶含別意爲君留。菜畦野岸翩躚蝶，茅店澄江瀁宕漚。此去楊風隨所適，東尋石壁且行游。」秀水沈子培先生和之云：「持戟金門有歲星，春風潞上偶揚舲。向來筐匧疲眞俗，喜領山川助性靈。醒醉別筵看總好，莊諧鄙論索誰聽。道情拯溺平生意，豈問迂儒抱一經。」先生又詩和之云：「翂猳金門幾載留，居然洛咏鎮西遒。心光蜧蜧穿千古，履迹冥冥混衆流。意氣蕭朱名過忝，形骸王華邈非儔。紱琴挂壁從相乞，異日移情海上漚。」又答子培杜示之作詩云：「吏曹眞俗久相妨，每詣機雲志一揚。君徹藩杝常絕倒，予傾筐筥乞貧糧。低頭小別辭東野，草具曾留近北堂。今日離居黃篋舫，爲雲終擬逐栖翔。」又詩云：「拯溺自關良相事，弱材豈足應時求。心期祇辨逃三徑，耳學羞堪附

九流。相與形骸眞可外，資生道蓺待深諏。歸來同訪西山隱，爭席還堪狎海漚。」又致仕前侍郎黃漱蘭丈李悉伯侍御繆小珊同年盛伯羲祭酒，沈子培秋曹，緣督王廉生黃仲弢吳子修朱叔基文芸谷六太史親家王蕙隱楓部先後在城西祖帳爲平原十日之飲率賦爲謝云：「傾城乖餞轂如雲，傻顧君厨玉雪薰。此日芳樽開杜曲，他時遠樹隔江雲。攀躋久許追中散，告誓惟應老右軍。記取殷勤題壁字，魚龍世事幾屯氛。」（見前書詩續癸第十一頁及第十五頁）其春闈雜詠一卷中，有春晚雜興，懷尊客子培詩云：「牆外平蕪綠映城，危臺望不見崢嶸。澗河應漫春流細，飛絮偏縈落照明。（貢院枕泡子河，元之會通河也，又有元郭太史守敬觀象台）白戰恰宜裁禁體，烏稽未必眯諸生。（策題有東三省形勢沿革一條，佳卷甚多。）庸工傷斵徒顏汗，閑煞幽人袖手行。」光緒庚寅，安般簃詩續鈔十卷集成，子培先生於壬辰仲春爲之序曰：「易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天有十日，人有九品，自非太上，孰得忘言；言而不通，將求其類，類情宛轉，辨采滋彰。心不謂而彌忘，幾且通而還塞。若夫久竹青簟之對，須彌芥子之談，東京耿介，遯方術之出枝；齊魯儒書，起神仙之迂誕；自非識窮始素，思盡元黃，孑同道情，該練俗變，蕉萃專篇，思理不渝者，則亦孰足與察比興之淵微，較有無之極致矣。漸西无名人，法无孤起境，觸方生詑興，而作詩若干卷，續若干卷，觀其比物連類，饕潔茹芳，騷人蟬蛻之心也。迴視收思，樂不忘本，小雅明發之懿也。爰及夫交游贈答，存沒哀思，儒林講肆，副墨雒誦之所攬蔓；闤闠閭風，馬歌鷲鏡之所蘊藉；汎而後應，其出不新，則騈賦又九流之散，言家，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所相與嚌擩道眞，蓊勺物沴，揖讓登降禮樂以俟者也。行春

花樂言，寓思於哀，駘舉目山河，獨撫膺於逝者，朱干玉戚，則端扆以舞；淸商激楚，乃絕絃可知；君之於此，幾所謂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莊生有言，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於其側，夫昆弟親戚者其聲可識知，其端不可思，三復斯編，庶幾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騷之推激，余乃於是矯首抑容，佁儗怫憒，勢不可以理，廢然以止者已。」先生詩文之深，友情之摯，早年晚年，如出一時，其所以爲海內宗師，垂敎於後世者，非偶然矣。若其才氣雄偉，涵弘迤演，益以光大，同時儕輩，莫之能及，誠近代之賢雋也。惜先生最不好名，蓋世文章，生前未得輯印，故所傳者少；十數年後，時事日非，前蹤日遠，世變愈降，則先生之所樹爲彌高，益不能相及；往者不可接，來者無由知，宜乎先生之斷簡殘篇，題跋簽字，均極名貴；然此區區，實之無極之人世，其存其亡，尙茫乎不可究詰，余竟斯文，益惶然不知所之。悲夫！

柯劭忞先生評傳

柯劭忞字鳳孫，一字鳳笙。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卒於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享壽八十有四。山東膠縣人。幼失怙，從母讀。柯氏之母，即湛深國學，晚晴簃詩集中，選錄其詩甚多。先生學問，多得力於母敎。中清同治丁夘庚午併科舉人，光緒丙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改編修。擢國子監司業，提督湖南學政，改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授貴州提學使，署學部右參議。充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署總監督。改三四品京堂，升典禮院學士，懋勤殿行走。授山東宣慰使，督辦山東全省團練。民國成立，爲宣統侍講，以孤忠自鳴。隱居不仕，以著述自娛。三年五月，被選爲參政院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均未就任。後爲清史館館長，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長。先生雖經袁，徐，段，諸氏，屢聘其出山，終淸高自持，不求仕進。對於國學矻矻窮研，故學極深博。凡經，史，詞章，小學，天文，曆算，金石，無不精通，畢生精力，悉萃於此。已出版之著作，爲新元史，春秋穀梁傳註，蓼園詩鈔，續詩鈔，淸史天文志稿，時憲志稿。未出版者，爲說經札記，爾雅注，後漢書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選補注，佚史補，蓼園文集等。新元史，凡二百五十七卷：其中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四卷，外附目錄一卷。誠巨製也。民國八年十二月，以大總統令，列入正史。十年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贈予文學博士。先生爲吾國舊學泰斗，耆年碩德，博學能文，近代不可多得之史學家也。

其新元史，浩大繁博，着手在數十年前，採擇旣博，論斷亦允。惟其意在增訂舊史，惜未採考異致，其所以增訂之意，晦而不明矣。顧此竭一生之精力而成，前此三十年中，未嘗有之大著述也。新元史，所取之材，有得自錢大昕魏源者，有得自何秋濤李文田者，有得自洪鈞屠寄者。全書詳博周備，取捨有法。日本帝國大學博士論文審查會，評謂「柯君承襲諸家之後，參考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表面似易於成功，實際則等於羣雄割據迭興之後，而成統一之功，其爲難處，正自不少也。」斯論最爲切當。其氏族表，分蒙古民族爲黑白野三種韃靼，蓋本於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直將錢大昕氏根據秘史輟耕而成之氏族表，完全推翻，指出其舛訛重複之點。其中篇目仍舊，而新加材料者，有兵志，百官志，刑法志等；其舊所未有而新加篇目者，有行省宰相年表，及蠻夷傳等；其舊有篇目而此書省略不存者，有藝文志，姦臣叛臣逆臣傳，后妃公主表等；其於西北三宗藩之後裔，如奇卜察克汗之分裂爲金帳，白帳，藍帳三汗，繁瑣紛紜，不易清理；如伊兒汗自不賽因以後，子孫式微，宗族爭奪，其間事蹟，皆極繁瑣難考；向來中國史料，決無記載，即洪鈞屠寄二氏之書，亦未詳紀。先生之書，獨能參考西籍，將其分合衍變之蹟，臚列淸疏，此足徵其用力之勤劬矣。李思純云：中國元史學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歸流，以成大海；集衆土之積累，以成高峯；蓋斯學自康乾以來，如果樹放花，初作蓓蕾；道咸之間，則嫩芽漸吐，新萼已成；至同光之間，千紅萬紫，爛熳盈目；及柯劭忞氏之著作成，而後繁花刋落，果實滿枝矣。先生之著此書，費時四十餘年，曾耗半生之精力以從事，其書以中華民國十一年出版，政府明令列入正史之中，蓋明淸兩代凡六百餘年之一切學者士大夫

所耗竭心力而未完成者，柯氏以半生之力，集其大成，可謂偉矣。（見元史學七十五頁）

余友蕭一山君著清代通史，有曩在梁任公先生座次，逢王靜安先生，談及新元史書，均以未叙體例及取材爲憾。余讀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言先生於當時人士，不加臧否；惟於學術有關者，即就其學術本身略加評騭。余第一次在研究室中，見先生案頭置有柯鳳孫先生所著新元史，蓋先生此時正治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也。先生謂「元史乃明初宋濂諸人所修，體例初非不善，惟材料不甚完備耳。後來中外秘籍稍出，元代史料漸多，正可作一部元史補正，以輔元史行世；初不必另造一史以掩原著也」云云。是柯先生之新元史，並不見重於觀堂矣。（按一山嘗詢諸柯先生，據先生云：考證卷數甚多，未能刻行。因示以原稿及簡本一冊，皆引據出處，精審異常，此又一說也。）

先生年來衰老久病，中西名醫，均束手無策，去年於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時四十分壽終太僕寺街本宅。臨終時，除諄囑兒女，勤慎敬謹立身，平和忠厚處世外，並無其他遺囑；惟先生於逝世前數十分鐘，曾屢次謂彼自擬刊刻之「十三經並附札記」擬刻石，存諸曲阜孔廟，謄畢未印，已病不能支，認爲終身憾事，曾囑其子繼承父志。殊足表現儒者之精神也。其夫人吳氏年已六十三歲，安徽桐城吳摯甫先生汝綸之女。亦工文學。身體尚健。身後遺二女三子，長子昌泗字燕舲，與余交最善；次子昌濟，均居家著述；三子昌汾，畢業於警官學校；與孔聖七十六代孫女德懋於曲阜結婚。先生一生從事學問，不治家人生產，歿時兩袖清風，家無餘財，一切善後事宜，均由其親戚孔令沅，及其世交彭俊卿處理云。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行政院開一三九次會議

，邵元冲葉楚傖于右任等，呈請褒揚耆儒，以揚國學。繕具先生年歷事實，請鑒核施行，議決請國府明令褒揚云。嘗披金梁列舉賢才摺：有「柯劭忞忠義之氣，至老勿衰，碩德耆年，尤孚鄉望，魯籍將吏，雖驕兵悍卒，皆視之如師，聽命惟謹。」可知其人格之高矣。先生頗能詩。汪國垣纂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為「地全星鬼臉兒杜興。」謂「鳳笙不朽之業，當在元史；其詩亦風骨高騫，意味老澹，一時鉅手也。」

戊辰孟夏，柯先生序萬柳老人詩集殘稿。萬柳書廬詩集一卷，萊陽宋澄風先生遺詩也。先生名繼澄，明舉人，附曉園詩集一卷，則其子林寺先生之遺詩。名璉，亦明舉人。又附先生猶子琮詩二首。先生六世姪孫然詩一首，七世姪孫宏健詩一首，皆萊陽于君世琦所哀輯。于君留意鄉邦文献，可謂學者矣。先生父子，並以文章氣節，負一時之望，江南興復社，先生應於北方，是時吾鄉有所謂大社者，亦先生為之領袖，流風餘韻，使人興起，敬識簡端，以抒景仰之私云云。柯先生詩甚高，與其謂為史學家，無寧謂為詩家也。其過高仲咸同年十刹海新居詩云：「金天候初交，畏日仍炎赫。淩晨駕短轅，問子湖山宅。苔痕淨階砌，水氣凉茵席。登樓恣暇眺，放目盈秋色。晚樹尚扶疏，鳴蜩已蕭瑟。波塘何所有？荷葉紛狼籍。前夜風雨來，獨立非汝責。華落實已披，覽物增心惻。吾儕抱散質，未覺人事迫。嘯詠得良朋，流連忘曛夕。儒行論更僕，囱犇無一得。終當返舊廬，抱甕淸漪側。」又賈來臣至兗州偕登少陵臺詩云：「岱南有名都，汶泗相縈帶。高臺屢登踐，四野平蕪外。夙昔誦古詩，邂逅茲游最。古人不可作，憂時到吾輩。禹貢畫九州，表海青徐大。盤盤股肱郡，南北舟車會。豺狼恣搏噬，江淮已橫潰。敵扞在得人，形勢安足賴。君苞匡濟略，士論稱蓍蔡。自

手腕其旁，曷以揩崩壞。且爲良夜飮，百憂償一快。」又留別伯羲祭酒詩云：「海風西南來，兵氣千里赤。諒山旣潰敗，宣光復辟易。朝廷再命將，拓地無咫尺。側聞推轂時，倉卒非所擇。先生抒讜論，聖主爲前席。一傳敵來咻，此意可歎息。我從遠東歸，握手論疇昔。敢忘一日知，繄效千慮得。嗚乎咸豐末，隱忍爲宗祐。翠華竟不返，往事塡胸臆。低顏事國仇，志士膽蹢躅。人心痼媮懦，倉扁窮藥石。期君伉直辭，抉剔膏肓積。驪駒晚在門，落日照行色。狂疏不自料，臨別增感激。」又伯羲由盤山復至三泉中塗遇雨寄以詩用昌黎贈張徹韵云：「三盤多勝跡，三泉尤可念。魚靑一寸石，鏡裏看喁噞。澄輝水碧溫，艶采丹砂染。信知饑可療，彌覺俗能砭。別來歲未朞，蒲藁抽新劍。人事劇回遹，年光迅流閃。昨夜山中雨，堰決畦稜塹。君從山寺來，歎息靈棋驗。路淖巾柴車，屋漏蓑茅店。名高身爲訕，此事君何欠。胡爲辱泥塗，毋乃償所歉。初晴風日美，灼灼紅蕖豔。雞頭苞欲坼，牛舌舒臃蘸。聿余選懦人，崎嶇阻坑塹。欲賡壁上詩，未削懷中槧。人生竊一世，爚爚風燈焰。終然命駕歸，逆旅吾事占。胡爲擇所好，而營升斗贍。且報故人書，滕口恣狂僭。」又晚泊興集詩云：「洲回風偃席，岸近泥翻漿。破堰洪濤入，荒墟叢芮長。歲晏景蕭條，天寒氣悽愴。逝川帶夕曛，滔滔與東往。靑蒲闖水出，白鳥銜魚上。彫痡逾十稔，鋤耰換罟網。曷以濟沈災，濬距今猶曩。用世益艱難，勤民徒想象。夜闌不成寐，欹枕聽方響。」又菊人北江舊廬圖詩云：「有池不更穿，有亭不改築。脩脩竹連牆，翳翳桑覆屋。昔吾有先正，此地留遺躅。文傳天下口，往往追潘陸。朝野正歡娛，名儒秉釣軸。當時陋巷中，轀輬接柴轂。俯仰閱百年，世變亦何速？君來營居止，窅然若窮谷。讀書無與共，風蟬

吟喬木。嗚乎治與亂，循環劇輪輻。淩夷先學問，濡染為風俗。六藝已弁髦，新奇娛耳目。卷圖三歎息，吾其知自勖。」又紫泉詩云：「昔聞紫泉水，一變如丹砂。古為聖人瑞，六龍飲其涯。我來冰未泮，腹澤膠枯槎。父老向我言，敝邑猶郇瑕。自從稅鑾輿，百里皆桑麻。膾鯉登春網，燖兎翻秋罝。導我陟前岡，怪石何峆岈。周墉無遺堵，積水成凹洼。尚有橫經廬，飛簷竦衙衙。高宗南巡狩，沈災濟龍蛇。緬思黃屋來，七萃如雲覆。供張郤三輔，率舊匪增奢。雖云物力豐，王音猶咨嗟。頌聲今未寢，事往逾奔車。閭閻日凋瘵，剝剝窮瘡痂。況聞平樂觀，講武禡高牙。經營雖勿亟，百萬委泥沙。猾夷尚憑陵，姦宄亦萌芽。此邦軸川陸，信美非吾家。城南屯獷騎，日暮催清笳。」又過天津追憶陳筱石同年寄以詩云：「析津為甸服，水陸東南衝。闤闠塞通衢，舟車日瓏瓏。運期窮百六，亂起如羿蜂。王官不敢詰，倉卒鈹交胸。亹亹陳尚書，禦亂獨從容。閫門咫尺地，屹立儼崇墉。進效匪躬節，退蹈行遯蹤。守官纖淟涊，饕祿恣貪庸。至今逢掖士，歎自後凋松。緬而發難初，亦有陸與馮。陂陁五步血，效死寧非忠。俯仰悲存沒，掩袂獨龍鍾。」陳當國變殊委蛇，非陸馮儔也。此詩不無過譽，而詞甚工。又贈蒲圻王子丹隱居詩云：「巴陵之北湖山奧，葉令辭官昔高蹈。摧矜折銳謝浮名，道書一卷窮精妙。薜荔朝搴泛瑟帷，虹霓夕貫燒丹竈。山深無人溪路澀，仿佛文貍從赤豹。昨款松關留信宿，夜壑風生吟萬竅。前山落月與雲齊，獨倚霜簷展清眺。君言麋鹿心性野，不願為犧薦宗廟。賤子迷方何足論，先生絕俗安能到？吾之友曰蓋使君，學道早學邱眞人。童顏不老有仙骨，至今吏網攖其身。何時偕入華巖洞？採藥名山訪隱淪。」又送陳蓉曙同年詩云：「黃霾四塞白日闇，捲屋獰飈如頓撼

。經時不踢海王邸，陋巷車聲來坎坎。我才君才兩樗櫟，蹤跡雖疏氣相感。更爲窮愁嗜我詩，正似芹菹與昌歜。幡然告別不敢留，君先我去能無慽？廣文先生古君子，獨立東南碩且儼。羨汝寧親萬里歸，綵服趨庭朋盍戠。島夷構釁難未已，猛士東征蹴虎闞。金繒款敵我已愚，壇坫要盟渠更婪。九連城外交傳烽，况逾浿水收王險、尙方請劍言雖戇，漆室倚柱心彌憯可憐進退負微軀，縱忤權强非勇敢。鄰家有酒盡可沽，雨勢滲滲雲黯黯。留君共覆掌中杯，解衣請作漁陽摻。」又集蓬萊閣送于同人之廣西：（此首集本失載）山城盤盤如伏黿，驤頭上載城樓高。城邊山盡地亦盡，軒窗咫尺懸波濤。病客登臨畏炎熾，折簡相招俱撮笠。檻外沙鷗並席來，簷前海水浮天立。停杯借問君何之？廉州瘴癘襟蠻夷。樓船截海行萬里，簿書莫悞軍中期。濁酒如油不辭醉，白首天涯爲君唱。他年人事那得知？今日賓筵且相樹。火雲灑天天反風，雷車載雨聲隆隆。此時馮夷邀海童，鞭笞百怪洪濤中。投壺玉女幾一䠞，俄看陸地登魚龍。紫金山下尋歸路，尙有浮槎攤拔樹。吁嗟乎！百年憂患眞茫茫，歸來歸來守故鄉。」又圈魚一首。（按吉林網鱘鰉魚栫木豢於江中名圈魚。戊戌冬，追爲此詩。），詩云：「松花江上古扶餘，斂人歲貢秦王魚。腹甲如龍竟受剝，乾餘之骨充苞苴。登筵不數鯿與鱮，晶瑩照椀如車渠。賤子東遊北沃沮，使君邀我來觀漁。朔風棱棱九月初，冰澌未合寒沙淤。長網截江網目麁，百夫力曳讙且呼。潛龍移穴黿鼉俱，孰欲播蕩陽侯居。身橫九畝獲喬如，尋常所得猶專車。受人穿鼻翻紆徐，區區自護勿乃愚。連江栫木爲周法，蹭蹬泥沙跧不舒。一涔之水徒相濡，垂頭折尾甘執拘。象齒焚身可歎吁，羨材第一羞庖廚。不爲胥鯁爲甘腴，波濤一失咫尺殊。蕭樊縲絏韓彭葅，出入弗愼遭網罟

。看汝萬里行頭顱。」戊戌政變以後，張香濤有勸學編之作，端午橋亦進太后聖德之頌，不爲骨鯁爲甘脥，殆謂是邪？又陪朱詹事師登建昌西山望卭海作七言古。詩云：「卭都縣前養蛇嫗，縣令殺之蛇能仇。居民相視各驚怪，吾儕那忽戴魚頭。一朝卭州爲卭海，獨有石馬今尙留。欲從李膺問益州，先生攜我登山遊。回崖沓嶂淩高秋，下視卭海平油油。不知東西浸灌幾萬頃，俯仰可以稍百憂。自從越嶲來，所見良可羞。山童土盡赭，野水縱橫流。瀘江彌渾濁，色如再染緅。又有孫水關懸流，濺沫魚鼈不能游。槎枒深澗底嫌其，雲霾霧塞枝撐幽。寧知西南徼外人不到，天以勝地開蠻陬。白波丹嶂兩秀絕，頗思挂席無扁舟。父老向我言：下有長黃虯。不顧頷下珠，但守鐵兜牟。紛紛攘奪世亦有，此地寧復畏人求？落日未落猿啾啾，奚奴相招騎旄牛。相公嶺上雹如盌，狂歌勿倚飯生飯。」描寫邊荒異景，乃先生之特長也。蓼園詩鈔，乃民國十三年南湖居士廉泉先生(已故)爲之編印，中華書局代售，每冊二圓。柯先生遵照中國學術系統，視詩爲末藝小道；然詩亦表現柯先生之精神思想學術行事，此亦中國文學之正宗觀念也。柯先生詩，宗盛唐而專學杜工部，光明俊偉，忠正和平，如其爲人。王靜安先生於民國十四年嘗語人曰：「今世之詩，當推柯鳳老爲第一，以其爲正宗，且所造甚高也。」(見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九十七期悼柯鳳孫先生。) 四川萬縣徐際恒先生(久成)待刊之「艮齋詩草」中，有「讀蓼園詩集」一首，極致欽崇，然實爲公論，爰錄之以當評贊。「大雅淪胥蔓草中，箏琶細響亂絲桐；派從大歷窺宗匠，體到西崑識變風。法乳能探三昧奧，詞源眞障百川東；梅村不作漁洋渺，低首騷壇拜此翁。」時人沈恥時，近著中國詩人一書。(光明書局出版，價六角) 淸末民初，選鄭孝

背，陳三立，王壬秋，康南海，梁任公，易順鼎，樊增祥，章太炎，蔣智由，劉申叔，稱爲十大家，獨遺先生，不亦異乎？柯先生平生精力所注，厥在經學，於穀梁所得尤深。其治元史，乃由經以及史。亦以淸同光間風氣，治西北史地（尤以元史）爲新奇時髦之學問。然柯先生勤搜窮討所得，不爲零篇專題之貢献，而必宏大其體裁，精嚴其義例，醇美其文章，以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與二十四史，並列分席；不憚辛勞，舍易就難，亦中國學術之大幸也。往年王靜安先生談及「新元史」頗惜柯先生不用新法，作成零篇，或作爲舊元史之校勘增訂本，致「新元史」更待校註。或又譏「新元史」無索引，檢查不易。凡此固亦甚是；然苟知中國學術系統之重要，及古來中國學者著述之精勤不苟，歷數十年各一日，此種精神，此願願力，惟宏偉之柯先生有之也。

李思純先生著「元史學」，精嚴可讀。中華書局出版，定價八角。學衡雜誌第三十期，有王桐齡先生介紹柯鳳孫先生新元史一文，並附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會提出贈柯先生博士學位時之新元史論文審查報告書。先生固不待此而榮，然亦可見異邦學者之尊仰有共道也。讀者均可參閱。先生逝世後一日，余受友人之託，急就柯劭忞先生評傳一文，擬在該期待出之天津國聞周報發表之。取材多重新元史。新元史，精良完美之處，乃世人所共見，僅指摘其一二瑣屑之點，以證其未盡之憾。一則可以示一己探討致力之概要；一則所以表先生蓽路襤縷中，未竟全功之哀思也。於是參考李思純先生所著元史學第四章「元史學之將來」——「柯劭忞之誤點。」凡可供吾人鈎稽探索者，悉冐然錄之。倉促間，未遑標明起迄，注引舊說，致有「掠人說以爲己

說」之嫌。今節錄於此，註明章頁，以便有志元史學者之研究，並對李君致歉意。先生逝矣！吾人當知如何繼承先生，於元史學將來開拓發展之程途上，切實努力，再作一新計算也。學術公器，勿視私有，後學不敏願共勉焉。

李思純先生曰：「欲明治元史學之鵠目，必先明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梁啟超謂「成吉斯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飈風。」其言最為切當！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輪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為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今若自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顯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遺跡，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徵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元史新編地理志云：立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先生「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為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

兼轄行省，實明淸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衆，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劃，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淸兩代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幷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跡也。（見元史學三，四頁）

然元史學者，包容繁多之學也。無論中西兩方所研究者，僅爲其中之若干部分，而非其全量。況中西兩方已往之研究，又未能完全溝通融會，而互相補益，則元代史蹟之可供吾人鉤稽探索者，尙復無窮。故吾人不能不於元史學將來開拓發展之程途上，作一計算（見元史學一八二頁）今中國方面之史家，多不解西文，無新式研究之方法，與能力。洪鈞之勉力摭拾，所得實至微末。屠寄亦僅知辛勤搜乞，用中國舊日治史之方法以造史而已。若二先生者，以其沈酣之深，致力之專如此，若能旁通西文，益以新式之歷史知識觀念，則其成功，寧遂止於此耶？中國研究元史學者，若錢大昕魏源何秋濤等，去今已遠，可以不論；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與屠寄之書，一則同名異譯，錯誤百出；一則尙無定稿，刊行未多。其在今世負重名而爲人所稱許者，乃柯劭忞先生之新元史一書矣。然此書豈遂精良完美，無可指摘乎？今不論其大者，但就其一二瑣屑之點指證之，當可見其誤點之一斑矣。試舉陳其略如左：

先生之新元史，自擬於新唐書新五代史之列，故新增事實既多，於舊元史亦多所刪改。然其所刪改者固未必盡適當也。例如舊元史「瞻思傳」中，敍其先世，有一語云：「其先大食國人，」而先生新元史本傳中，則改作「其先西域人，」吾竊以爲怪。蓋大食爲專名，西域爲通名，吾人可改通名爲專名，而不可改專名爲通

名。「西域」二字，廣泛而不確定，吾人於贍思之先世，苟苦於無從考其確籍，而漫然以西域人名之可也。今舊史既明示贍思之為大食國人矣，先生苟無證據以否認其為大食國人，則當遵用舊元史之文。今乃漫然刪削，將舊元史中確切之「大食國人」四字，改為含混不明之「西域人」三字，誠不能得其所解。凡中國史家，每喜以行文之便，妄改字句，致乖史實。先生之書，於舊元史多所刪改，其刪改之得當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正不鮮，如上舉之例，正其一也。回教於元代頗盛行，尤以中亞諸國，如伊兒汗國，及奇卜察克汗國為甚，先生新元史中，每以行文之便，漫無定名，或曰回回教，或曰天方教，或曰謨罕默德之教，一篇之中，諸名雜出，此亦正坐中國歷史家之病，只圖行文之方便而已。新元史卷三十四「曆志」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曆，帝稍採用之，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開皇已未。」按回曆與中曆，因推步之差，時有譌誤，近人陳垣之「中西回三曆歲首表，」曾詳言之。先生本中國舊日譌說，謂回曆紀元為中曆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已未，實則回曆紀元之年，乃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也。以中曆回曆推步之不同，舊日史家，誤以為隋開皇已未，其差誤凡二十三年，今世推算既明，吾人知回曆紀元確為唐武德五年，而先生尚本舊日譌說，以為開皇皇未，似欠深考。以上所舉，皆先生譌誤之點，然此等誤點，特其微細者而已，其最為重要之點，乃吾人常感覺其不足供吾人盡量搜討之用，蓋先生雖盡心竭力以搜乜新材料，而吾人仍覺其材料缺乏也。例如奇卜察克汗自札尼別(Janibeg)以後，伊兒汗自不賽因(Abusaid)以後，子孫式微，部衆分裂，其事蹟漸湮沒不詳，先生之書，或僅存其名，而無事實，或且並名亦不存，然求之西書，則人

名事蹟，俱瞭然可徵可考，此吾人所以深有感於先生所著之仍多闕略也。吾今舉奇卜察克金帳汗後裔子孫之世系，以示一例。

巴都Batu— 撒里答Sertak— 烏拉赤Ulaghji— 伯勒克Bereke— 忙哥帖木兒 Mangu—timur— 脫脫忙哥Tuda—Mangu— 伯忽Tulabugha— 托克托Toktogu— 月思別Uzbeg—札尼別 Jani—beg—畢兒諦伯克Berdibeg—科爾納Kildibeg Kulpa—kulna— 努魯斯nurusbeg— 起西耳 Khizr—莫爾都特 Merdud—帖木兒合札Timur—穆力特合札Murad Khoja—科脫魯合札Kutlugh Khoja— 普拉特合札Pulad Timur—阿西士薩克Azis—阿勃達亞拉Abdullah— 哈散Hassan— 都倫伯克Tulenbek—伊兒班Ilban— 哈干伯克Kagantek— 謨罕默德普拉克Muhammed Bulak

右爲奇卜察克金帳汗之世系表，霍渥兒特蒙古史，紀述甚詳，每一人名之下，皆有專篇，以紀其事蹟，雖詳略不等，然未有湮沒不紀者。吾人若反求之於先生新元史，則見其闕略者不少矣，先生於金帳汗世系，自札尼別 Janibeg 以後，即僅有人名，而無事實，自哈散（Hassan）以後，乃並人名亦無之，蓋先生雖搜乜甚勤，終以不識西書文字，爲見聞所囿，故所得材料，仍多闕略，不能詳備也。先生新元史有「釋老傳」，所紀爲喇嘛教若八思巴之流，道士若長春真人邱處機及李志常之流，實則吾人考之載籍，元代版圖廣大，種姓雜居，其宗教實各派並行，極爲繁複，除漢族士人尊孔之外，則有佛教，喇嘛教，道教，中亞之回教，敘里亞耶教別派之聶思脫里教，波斯火祆與摩尼教，耶教之多米尼派(Dominicains)與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如此繁複之宗教，豈先生新元史「釋老傳」三字，所能包括？而此各派宗教中無數之僧侶教士，又豈八思巴邱處機輩所能代表？此又先生新元史材料闕略之大端也。元代東西交通極盛，西北陸道交通，則自天山南北路，越中亞裏海黑海以達歐洲。或越波斯，阿拉伯，敘里亞以達非洲，驛站相通，商旅相接，其海道交通，則東南諸港，若福州泉州厦門等地，皆爲商船萃聚之所。其交通之目的不一，或在通商，或在傳教，或在政略，（如歐洲帝王約蒙古夾攻土耳基以助十字軍。）或在遊歷與通聘報聘之事。其於東西文化之相互影響，與東西民族之相互了解，關係極大。又元代種姓雜居，宗教並行，異俗薰染，故人種同化之事亦盛。凡此類之史蹟，乃元史學中有價值之目標，吾人求之中國，若先生之書中，皆不足以語此。然則元史學之將來，其必專注精力於此類之研究可知。（以上見元史學一八八頁）關於改造元史之事，李思純氏曾聞陳垣（援庵）討論及之，陳氏於柯劭忞先生「改造全史」之事，不甚同意，而其意則傾向於「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之法，玆錄其大意如下：（按下舉之說，爲李思純親得之陳氏面談者，陳氏固未嘗以此意見爲文字揭布之也。見李氏元史學二〇〇頁。）「凡主張改造元史者，必掊擊舊元史，竊以爲舊元史非可廢也。舊元史修於明初，去元代未遠，其中誤謬雖多，而可據之材料，亦復不少，今若刪改舊文，別造新史，竊恐其所刪改者，未必能確當，吾以爲不如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以存其眞。凡舊元史之「誤」者，吾人不必刪改原文，而但注之。凡舊元史之「遺」者，吾人不必增入原文，而但補之。注者，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 補者如褚少孫之補「史記」也。凡誤者作注，遺者作補，必明其材料之所從出。不能如魏源史中插入錢大昕之氏族表，柯劭忞史中

插人洪鈞之列傳，而不聲明其材料之所由來也。凡舊元史中各卷各部，其作注作補，俱可分別爲之，其材料不必出於一處；其作注作補者，不必限於一人。所貴能分功合作，以成此「元史注補」一書。舊元史每篇之中，若有誤者，其注與補，即低一格附後。凡以「新史體」（即歐美之史體）改造元史，固可。若既不能用歐美史體以改造元史，而仍用中國舊史之「表志紀傳體，」則吾以爲與其改造元史，不如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之有愈。」

陳氏之言如此，竊以爲甚當。蓋吾人若不能以歐美新史體改造元史，則必以注補爲正當之方法。同時吾讀柯劭忞先生之「新元史，」覺先生誠不屑注補舊史，而毅然出於改造，然其所改造成功之新元史，既不能盡採新材料，亦未能應用新史體，似於篤舊與圖新，俱有所未至也。中國舊時史家之紀元代，皆以中國爲主，而西北三大藩附從之，故關於中國者特詳，而關於西北三藩者多略。固由西北藩地，廣漠寥遠，見聞未及，史料不備，然亦由於史家偏見，輕視域外之所致也。吾以爲完全美備之蒙古史，必須本部與三藩並重，且蒙古部族最後所建之帝國，若帖木兒帝國，亦宜別以專史紀之。故必仿英國霍渥兒特(H. Howorth)之例，分爲五部專史，其一爲中國蒙古本部之史，其三爲西北三大藩國之史，又其一爲蒙古餘緒帖木兒帝國之史，一幹衆枝，一枝衆葉，分爲五部，合爲一史，是則吾所認爲理想中蒙古史最良之體例如此。舊體裁之蒙古史，若柯氏「新元史」，於西方材料事實，或有闕略，吾人須將此一部分闕略未詳者，加以補充。若吾人欲以西方歷史體裁改造蒙古史，則必用吾所云「分五部各爲專史」之體裁，乃可囊括一切史蹟。故吾以爲元史學之內容如左：

- 元史學
  - 主要之部—蒙古史—
    - 蒙古本部汗國史（中國在內）
    - 奇卜察克汗國史
    - 伊兒汗國史
    - 察哈台汗國史
    - 帖木兒汗國史
  - 附屬之部
    - 亞洲中古史
    - 東亞交通史
    - 中國西北民族史
    - 中古俄國史
    - 中古波斯及阿拉伯史
    - 中古印度史
    - 中古埃及史
    - 土耳其史
    - 回教史
    - 喇嘛教史
    - 基督教東方佈教史
    - 蒙古語言文字

中西兩方之所研究，向日皆各自從事，不相貫通。自洪鈞以來，已有雙方融會之勢，然終爲時代與能力所限，仍未能有完美之效。今中西之交通大啟，雙方之研究成績，燦然列於吾人之目前。凡前人爲見聞所囿，徒費辛勤，而終不能成完美之工作者，吾人今日，皆可一舉而補成之。吾人當此優越之時會與境地，但能勤搜博採，即可將中西史籍中所得者，一爐合冶，而收奇效。以元史學範圍之廣博，材料之宏富，關係之重大，事實之繁衍，在東方諸史中，誠足供吾人窮歲月之力，以從事研究也。

廖平先生評傳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縣人。生於清咸豐二年，壬子，九月初二日，（一八五二）卒於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六月五日，（陰曆五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一歲。先生初名登廷，字學齋，受知張之洞。已從湘綺學，專治今文，既舉於鄉，易今名，更字季平。張之洞啟廣雅院，聘爲分校，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自請改教，選綏定府教授，（詳後）襄校尊經書院。先成經話，公羊論，王制考；已爲穀梁義疏，論語徵，周禮考。初以毛詩，左氏傳，周禮，爲僞書，成古文僞書考。辛丑，吳郁生督蜀學，劾先生逞臆說經，革職交地方官管束；錫良方作督，仍延之主講學堂。先生嗜酒，醉後喜諷謾，坦直亢爽，不希榮寵，有古俠士風。早歲所爲文，浩瀚壯闊，博辨高識；後以學經，語漸樸僿。若何劭公，湘綺，初訾其深思而不好學；已而曰：博通公穀，交聞義旨，吾不如廖平也。先生著古今學考，穀梁古義疏，旁比騶衍神話，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即繙譯，繙譯即改制。先生初治左氏春秋，後治穀梁，以穀梁與王制相出入，嘗自謂與張文襄論左氏，爲成條例若干事。後太炎謁文襄，出廖先生所爲條例示太炎；而太炎左氏，故實竊諸已也。（此事爲謝无量君聞先生言，見汪太沖章太炎外紀，四七頁。）由此可知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上之地位矣。著有六譯館叢書，群經凡例，今古學考二卷，古學考，王制訂，容經讀本，公羊三十論，起起穀梁廢疾，釋范，六書舊義，經學初程，經話二卷，王制圖表，春秋圖表，尊經書院自課題目，周禮皇帝疆域地考，地形訓釋例，周禮疏證，

禮周鄭注商榷，古文師說駁義，尙書新解，公羊大一統春秋凡例，皇帝學，利益百目，（以上九種，光緒二十四年著）天人學考，三才說例，生知說，俟聖篇，易經新解，詩經新解，楚辭注，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列子注，莊子注，（以上十一種光緒三十一年著。）先生著述最多，詳見光緒三十年井研縣志。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上，旣具相當地位；而在晚淸思想史上，亦握有嚴重轉捩之革命力量。由先生而康南海，而梁新會，而崔觶甫，迄至今日，如疑古玄同，馬幼漁，顧頡剛諸先生，均能昌言古文學之作僞，更擴大而爲辨僞之新運動。近日「辨僞叢刊」，照耀人目，凡中國向來今文學家未做完未說完之餘瀝，一躍而爲新史界，所嘖嘖鼓吹之新問題；前喁後于，當者披靡。回憶四十年來之中國思想界，類似霹靂一聲者，爲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等等，而廖先生則此霹靂前之特異的電力。自是以後，變法維新，思想革命，淸政告終，社會改造，吾人於今日，審查中國學術思想之進步如何？除東西洋舶來物品而外，要不能不歸功於貞下起元闇光煥發之廖先生！先生之師，爲王壬秋闓運，好談公羊學，上承邵位西，魏默深，龔定庵之餘緒，以衍莊劉等之常州學派，王先生所著如「春秋」「公羊傳箋」諸書，更足與翁叔平同龢等之言論風裁交映，蔚成同光間之復古色采。（由東漢溯西漢）但此輩或以公羊學爲文章聲色之傾助，或以之爲「食芻豢者嗜藜藿」之新轉換，積之旣久，翁叔平門下之「公羊」，儼似潘伯寅門下之「鐘鼎」，「玩物喪志」，識者譏之。廖先生崛起著成「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四益經話」等書。遂將三千年來之孔子，及數千年之經學，與經學所產生之思想言論，根本改造，發前人所未發。康南海謂其書如重見天日，大放厥辭，於是操縱中

國中心思想之孔子面目如何？儒家經典之價值如何？中古時期之思想與史實之眞像如何？由中古思想所影響於數千年之社會政治又如何？此一切一切皆形成空前之結論，又皆導源於廖先生。經學革命之功，故以清代思想史言之，自王壬秋以上，似不克與廖先生分爭一席也。先生既歸道山，關於平生經歷，有廖府纂成之「行述」，頗稱詳備；茲爲避免重複，謹取先生事蹟中之值得稱道者，縷述於下。廖先生兒時，家極貧，於昆季中行四，父賣藥蜀中，諸兄亦棄書就賈。一日舖板上書曰：「我要讀書！」詢之，知爲先生手筆。並有急切入學之誠懇要求，父大喜，許其赴塾。詎四川此時塾規，須照例備束修來學。如貧寒之士，得師長破格收入；至少亦須有相當之禮物，藉作贄敬。先生復苦無禮可送，徘徊澤畔，歷時許久；忽得魚三尾，欣欣然齎爲贄品，始遂其入學之積願。此後先生名其齋曰：「三魚堂！」（按齊白石璜，有三餘圖，詩爲睡之餘，畫爲工之餘，壽爲刼之餘，乃繪爲三魚，即本此也。）非上追陸清獻公，實其艱苦求學之發軔紀念也。從師以後，勤奮誦讀，不分晝夜；家貧無焚膏之力，或中夜起，就祖宗龕上之青油燈觀書，龕高八尺以上，鶴立困憊。父知之，熄龕上燈，先生復貯炷香嘘火映讀，夜以爲常。半年後，家人見先生臥褥多火燒之孔，斑痕歷歷、即照書香焰之殘存，此與車胤孫康何異？弱冠以還，勤讀不倦，食時家人以玉蜀黍進，附饋赤糖。食既畢，爭詢玉蜀黍甜否？答曰：甜甚！然先生兩唇點點黑色，蓋其所飽啖者，全爲墨汁。此與顧棟高氏之佚事極合，由是可知先生刻苦攻學之一端也。

先生成進士後，猶自淬厲。自民國八年，得「半身不遂」之疾，右手右足全廢。平時飲食，均需僕媼；惟讀

書繳疾如常。喜作文，以左手起稿，命女公子幼平小姐等，代爲清繕。繕者旣倦，先生則興味盎然，更迭纂稿。染病竟越十年，更可知不因老疾廢學也。

先生所著「六譯舘叢書」，刻於川中存古書局。晚年常以改定稿易初稿，斤斤自信；而門人後學，均不以改稿爲是，仍初印稿。先生或斷斷爭辯，雖不能有所移易，第頗不謂然。惜吾人此時尙未得見先生易簀前所積改稿之眞面目也。聞有二書：一爲「穀梁古義疏證」改定本，存蜀未刻；一爲「論語□□」，（原名不詳）由幼平小姐於四年前，在上海呈交蔡孑民先生，未識此稿，今落何處？

先生弟子，在蜀中者甚多，其高足如黃經華（鎔）季邦俊等，主講四川國學院，有高足如蒙文通君（河南大學教授）等，據蒙君言：「世之眞知廖先生學問者，與其謂康南海，不如謂劉申叔！」因先生雖主今文，但亦談周禮，（推周禮爲書傳，書禮爲人學。）談春秋三傳，折中劉申叔氏，以左傳世其家，或於先生有最深之了解也。

先生年八十，猶健飯，精神優於常人。壬申年春初，即擬出游，幼平小姐作書勸阻。孟夏命駕游覽，至河毗坎（樂山至井研間之一鄉場。）逝世。數年前黃經華亦客死於河毗坎，前後如出一轍，或冥冥有定數歟？

先生哲嗣如師愼等均歿，現存子三，女三。幼平小姐爲長，肄業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近在平求學。餘均讀書川中。孫宗澤，字次山，學問最優。（以上見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三十九期侯堮廖季平先生評傳）

先生在淸時得進士，以知縣起用。自謂才不勝百里，請改教諭。選授綏定府教授。嘗與富順宋芸子育仁，同

客張香濤之洞節府，深爲香濤器重。每召兩人，夜飲劇談，達旦始散。芸子賦詩紀事，有句云：「借榻名園依水鶴，行階落月采芳薇；可憐十桂鐙邊酒，消得優時淚滿衣。」足見當時三人相契之深矣。然先生經學，師承王湘綺闓運，與香濤之論，每相枘鑿。故其後，香濤有强迫先生焚燬所著書籍之舉。梁啟超氏淸代學術概論，以此爲先生一生之病；實則環境使然，應加曲諒。先生生平思想，雖屢經變易，而宗尙今文，終無二致。著有公羊論，穀梁義疏，周禮考，論語徵等書。其公羊論一書，行文古樸，陳義甚高，與其師王湘綺公羊箋，多不相侔。湘綺謂先生曰：「賭君此作，吾愧弗如」！先生入民國後，長成都國學院甚久，其寓所即在院側，嘗於新年書一聯云：「人壽丹砂井，春深絳帳紗」。見者皆以爲吐屬僞永，爭相傳誦。次年過其門，則另易新紙，仍書此聯。又逾年，則但貼紅紙兩張，不著一字矣。其行事之出人意表，往往如此。先生與湖南之葉德輝煥彬，皆爲近代名流，且皆以擅長屌頸竊息之法，著稱遐邇。惟葉氏僞託敦煌石室遺書，作素女經一書，敷疏素女對黃帝所擧五女之法，津津樂道，不稍避忌；先生則諱莫知深，靳不語人。聞先生晚年雖嬰痼疾，猶眷一侍女「鑽擎」弗已，洵異人也。

先生於壬申年五月中旬，離家赴嘉定，原擬便道赴蓉，藉以整理舊作新著，刋行問世，行至嘉定，因該地士紳及門弟子要求多住旬日，曾撰烏尤寺烏尤碑記。繼而陳莊主人陳光玉，請其移住陳莊，曾書對聯數付，照像兩張，於六月初，因感風寒，致一病不起，歿於河畔坎，而先生到省整理舊作補刋新著之志願，遂終未達到也。因此其門弟子吳辛誠等，在蓉開一盛大之追悼會，并募貲刋行先生全部著作，藉慰先生之靈，而啟發

來者。茲覓得先生未歿時，川中當道爲伊祝壽徵文，即可明瞭廖先生之全部著作，與前次擬到省之志願矣。

原文誌下：（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三十一期語林）

六譯先生八十晉一大慶徵壽啟

井研廖季平先生，學經六變之後，自號六譯，所以志轉變之迹也。初變，二變，海內知之者衆；四變，五變，十年前亦刊版問世；惟六變精微幽窅，知者尙尠。按先生六變記云：開首頤卦，解孔子以言立教，故託始於頤，春秋，儀禮，尙書，爲人學三經，詩樂易爲天學三經，于丘頤一見聖諱，於二五爻兩見經字，上九由頤利涉大川，論語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浮海即利涉大川之象。第二史記鄭人有言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子貢以實告，『堯皐陶尙書子產春秋』。孔子曰：形狀末也，累累如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人學三經，思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第三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子曰：關雎其至矣乎！天學三經詩樂易，人首舉堯舜，天則陰陽，牝牡，雌雄。第四，王制周禮。王制爲春秋師說，周禮爲尙書師說。第五，取靈樞，素問，黃帝，六相，僦貸季鬼臾區歧伯伯高，少師少俞，黃帝受六相之教授，與雷公內經二部，前人戰國文學天學託始黃帝，其書堯舜，不知幾何年代？總之，孔子託始，何分優劣也。第六論語。君子有九思，坎離所統十掛，形藏四，神藏五，君子有九思，四五合九也，三頌，周頌法天，其六，商頌法地其數五，魯頌法人，其數四。第七，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大雅三十五篇，小雅三十七篇，大頌十五篇，小頌分上中下

有三十二篇，『詳各得其所之義，既有大小雅，亦有大小頌』。第八，周頌本六篇，毛本依大雅為三十一篇，十八字為一篇，何足以為頌，不知左傳武王作武其，分三章六引，詩文相證，足破群疑。六變託草稿未終，忽然中止，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豁然理解，爰就叢書分十五類，刪去重複，提倡絕學以成一家之言，翻譯類四種，『史記八引古氏古文以為孔子造字根據』，論學類六種，孝經類五種，『頤象解屬孝經，春秋十五種，禮類六種，書類七種，詩類八種，樂類三種，易類八種，尊孔類八種，醫家類二十種』，『內附診脈傷寒兩種，（駁日本丹波之誤）地理類五種，（補助蔣大鴻，並證其誤），文鈔類三種，輯古類八種，共一百零六種。』此百六種均已刊行，主刊者十餘種不計焉。已刊各種版式，參差校印凌亂，欲其重新整理，改歸一律，及補刊各種以成全著，蓋非鉅金不辦。先生年八十晉一，雖手足偏廢，而神識朗澈，南北學者，如南海，海寧，新會，富順，皆一時凋落，先生獨巋然無恙，亦今之魯靈光矣。廢歷四月初九日，為先生懸弧吉日，同人等或同居鄉里，或從學庠序，仰伏生之大年，慶師門之作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敢乞海內長者，有一言以備之，或藉此使先生六變叢書，得收其校勘整理之功，俾可行遠，則尤為先生壽之意也。

蒙文通先生，當代通儒，為先生高足，知先生亦甚切，曾撰「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一文，深致贊揚之意。文曰：今古文之爭，烈於漢代，清世經術，以漢學為徽幟。搜討師說，尋研家法，遂亦不能不有今古文之辨。阮伯元稱張惠言之治虞氏易，孔廣森之治公羊春秋，為二千年來不傳之絕學。蓋各家之師法，至是

而畧明。然治公羊者，亦治周官；連治虞易者亦治左氏；莊存與惠棟之流皆是。一經之義明，而各經相互間之關係，尚未窺其全是。則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說，尚無綜合各家整個之今文學，劉逢祿之流，信公羊則並駁左穀，而周官亦疑爲僞，黨伐之諍以起，宋于庭以十四博士爲一家，至是而後有聯合派，與古文爲仇，較爲整個之今文學，然於今古兩派立說異同，其中心所在，實未之知，徒以立學官與否爲斷，是則知其表而仍不知其裏，故在清末，尚有治穀梁之專家，而謂穀梁爲古學者，亦有治公羊以駁穀梁，而亦謂穀梁爲古學者，皆由立學官爲斷之說蔽之。論事而不知其本，則爲已得門徑而未臻堂室。劉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然其區分今古，對壘抗行，自此之後，遂有整個之今文學，功實亦未可沒。先生初治穀梁，有見於文句禮制爲治春秋兩大綱後，乃知穀梁之說與王制相通，以爲王制者孔氏刪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與曲園俞氏之說出門合轍，然俞氏惟證之春秋，先生則推之一切今文家說而皆準，又推明古文家立說悉用周官，周官之制，反於王制，求之五經異義白虎通義而義益顯。至鄭康成偏駐羣經，兼取今古，而家法始亂，推至於是，然後今古立說異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兩漢家學，若振裘之挈領，劃若江河，皎若日星，故儀徵劉左庵稱先生爲長於春秋，善說禮制，洞徹漢師經例，自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前乎先生者，陳壽祺喬樅父子搜輯今文尚書三家詩遺說，而作五經異義疏證，陳立治公羊春秋，而作白虎通義疏證，皆究洞於師法，而知禮制爲要，然大本未立，故仍多差參出入，先生推本清代經術，常稱二陳著論，漸別古今，先生之今文學，固出自王湘綺之門，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實綜合群言，而建其樞極也。至魏源龔自珍之流，亦以今文之學自

詡，然詩書古徵之作，固不必求之師說，究其家法，漢宋雜陳，又出以新奇臆說，徒以攻鄭爲事，究不知鄭氏之學，已今古並取，異鄭不必即爲今文，世復有以阿鄭爲事者，亦得古文家之名，魚目混珠，彼此惟均，故龔魏之學別爲一派，別爲僞今文學，去道已遠，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爲，固無當於今古文之事，故有見一隅而不窺全體之今文學，有知其大概而不得其重心之今文學，此皆未成熟之今文學，而又別有漫無根荄之今文學，至先生而後今文之說乃大明，道以漸推而漸備，故先生恒言踵事增華，後來居上，然不有莊張劉宋二陳之啓闢途徑於前，雖先生亦未易及此。而龔魏以狂惑之說，亂之於前，揚其波者，又淆之於後，致求今文者亦非，毀今文者亦非，能遠紹二陳，近取先生，以治今文者，經師唯皮鹿門一人而已。夫自三百年來學者苦心孤詣，自宋而反諸唐而魏晉，反諸東漢而西漢，寸累銖積，然後僅有此之成績，乃病狂者以不根之說亂之，此非學術之可痛心者歟？

先生既通穀梁，明達禮制，以穀梁王制爲今文學正宗，而周官爲古學正宗，以公羊齊學爲消息於今古之間，就禮制以立言，此先生學根荄之所在，於是變法之議起，潘翁方當國，公羊之說大行，世之學者皆競言改制，穀梁釋經，本義密於公羊，故由穀梁而治公羊，其事至易。先生以其餘力說公羊，言公羊者悉未之逮，先生遂以公羊名於世。凡知先生者皆在公羊不在穀梁。夫以禮說經者，漢師之家法，石渠白虎之遺規，今古之大限，援緯入緯者，漢學之旁枝，亦今古所同病，固非一家之過。由前之說，則穀梁魯學爲文宗；由後之學，則公羊齊學爲之巨擘。公羊多非常可喜之論，侈者樂焉，故其說易昌。言禮則樸實繁難，孟卿以禮多而三傳

煩雜不以教子，故使孟喜易，故其道難明。淸世言今學者，皆主於公羊，遂以支庶而繼大統，若言學脈，則固不如此。由穀梁以禮說今文者，魯學之道規，由公羊以緯說羣經者，齊學之成法，此今文中二派對峙之主幹。經學者固魯人爲嫡傳，緯書者固齊學之大本，齊學且不必專言經，治經者其餘事耳。自經學即盛，齊人亦起而說六典，遂以陰陽五行之論入之。其學自不必以經爲主，況以何休之義言之，改制之說，推本於王魯，王魯之說，推本於隱公元年，以爲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隱之有元年，實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改制之本，然左氏稱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晉語自以獻公以下紀年，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其實，白虎通義，謂天子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則禮家斷其義，安在隱公元年，即是王魯？而衍其說於改制，故改制者實不根之說。鄭玄起廢疾於歲則三田之說，以爲孔子虛改其制，而存其說於緯，則康成亦言改制，又安在改制獨爲今文家之大義微言？由改制故言託古，改制之事不實，則託古之說難言。秦漢之間，齊人之學陰陽以五運之義，與孔氏之經，合爲一家，而六經有齊學，端門受命之說興，孔子幾於由人而變爲神，儒家幾於由哲學而變爲宗教，猶釋迦耶穌然，今古文諸家持其說者有之，幸破其說者有之，而孔子乃得仍爲人，此亦中國學術之一大事。由齊學者視之，則公羊緯書爲今文之正宗，而穀梁間居今古之間，故來以公羊遍說羣經之義。（緯書雖於東漢，其說實導源於先秦。）先生由穀梁而兼治公羊，故主於禮制而不廢神運之說，實以魯學而兼究齊學，其長在春秋禮制，此劉左庵稱之爲魏晉以來所未有，於神運之說，尚非所長，世之侈言公羊齊學者，則又不究於災變之故，探五勝之原，尤不知其間各家異同分合之所在，純就齊學而言，惟淳安邵次

公（瑞彭）洞曉六厤，於陰陽三五之故，窮源竟流，若示諸掌，自一行一人而外，魏晉及今，無與倫比，此固今世齊學一大師，而先生實非齊學之巨擘，然邵氏實亦襲清儒之前功，而後有此創獲，事亦與先生同。夫學安有不百年積之，而可一朝偶致者耶？由邵氏之說，則足以周知諸緯派別異同源流先後之故，所係至大，可資之以處理秦漢各派之學說，齊學之爲用若何不必言，而古有齊學，其根柢則若是，是以齊學言，則邵氏齊詩鈐之作，其深合齊學家法，固優於先生也。

先生之學，既推本於禮制，禮文異致，實爲今古學一大分限，視世之徒以文字辨今古文，以義理辨今古文者，虛實不侔也。惟禮既異數，學判今古，勢必進而推明其致異之故。先生初年之學，以爲今文者孔子晚年之定論，鄒魯之士實聞之。古文者孔子初年之學，燕趙之士皆聞之。孔子初年之學主從周，遠方之士聞而先歸者實傳之，於後爲古文學。晚年修春秋，則損益四代之制，自爲一王之法，惟鄉黨之士聞之，於後爲今文學。及既與南海康有爲見於廣州，康氏遂本先生之今古學考以作新學僞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爲依歸，而未窮先生之柢蘊。梁啟超謂康氏之學，非出自先生，而盛推龔魏，以及於南海，是爲實錄。惟僞經改制兩考，不能謂非影響於先生，特自有先生之學，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先生之學耳。先生聞康氏以左氏周官諸古經皆劉歆所僞作，信而用之，遂作周禮刪劉，此當先生學之一變，是爲康氏學之影響於廖氏；然劉歆胡能悉僞諸經？又胡爲必僞諸經？王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所爲經注，異於鄭氏，慮不勝，然後有孔子家語尚書孔傳之僞，有論語孝經孔傳孔叢子之僞，汲冢出書，而紀年周書皆被改竄，則僞

之非一人一時所能爲，所由作僞者又以鄭王兩學相爭之故，故書雖僞而義仍有據，事必有本，凡此作僞，皆南學之徒爲之，實爲王學而作僞，校鄭王兩派之異同，足知僞書之僞者安在？其不僞者又安在？紀年周書僞，而所據以作僞之材料不必僞，此辨僞者所宜知，其所改竄之書僞，而爲其學者所自爲書，又不必僞，所本之學不必僞，僞與不僞之書輔而行，不僞者信用之，僞者前世之儒亦信用之，以事固有所出，故廢則兩廢，行則兩行。（李正剛先生言，梁譯起信論之僞由天台，唐譯起信論之僞由賢首，有起信論之僞，而後有釋摩訶衍論之僞，而後有占察經之僞，原有始則先由中國道家之言，天台宗等依之，欲自立據依，而僞論僞經以起）。必皆先有僞書之學，而後有僞學之書，今劉歆胡爲而作僞，又胡能一人而悉僞群經，古文之起在先，古學之成在後，則先有僞書而後有僞學，本末倒置，劉歆實爲作僞而作僞，又能一手作僞，而掩盡天下之目，此皆事之不可能者，後之揚其波者，徒言作僞，而不能言作僞者屬於何學？果爲何事？一書之間，孰爲僞？孰爲不僞？遂欲以作僞二字，抹殺古代之書，掩盡天下之目，不知孟子見梁惠王顯非子輿之辭，仲尼居曾子侍尤非孔氏之筆，尋此例以言僞，則凡司馬遷言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曾子傳孝經諸說，其愚爲不可及也。夫因改制之義，然後有託古之義；因王魯之說，然後有改制之說；後則徒揚託古之波，而莫知改制所本，有一家之學，然後有一家僞作之書，後則徒激辨僞之流，而不知求學派所據，則康氏波流所被，又康氏所不及料，故僞經之說，世之明者，自莫之信。先生於此久而不自安，復由大戴管子上，証周官之非誣，則又易而爲大統小統之說，以今文爲小統，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里之學也，以古文爲大統，孔子所以埋

世界方三萬里之學也，由小戴言小統，由大戴言大統，小統主春秋，大統主尙書周禮，推而致之，文字孔作也，詩易以治六合也，其道益以幽眇難知，既收周禮爲孔書，則亦不廢左氏，公羊之外，復兼邱明，故先生之學，春秋其大宗，禮制其骨榦，及學益宏遠，世之譏笑亦因之，惟儀徵劉師培獨能知先生之眞，故稱道逾恆，左庵四世以左氏世其家，方其作王制集證，猶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先生，遂專治五經異義白虎通義，其作白虎通義定本，辨析今古家法，極於毫芒，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遂以禮爲宗，其推明兩漢說禮沿革，足以輔先生之說。自先生之學行，能知其柢蘊者，一人而已。劉師培進而推明今古文立說之所由異，言禮不同之故，一則以爲洛邑鎬京之制有殊，一則以爲東周西周之禮不一，義既難定，說亦不著，惟徵詞示意而已。不同於先生之張大其辭，廖劉兩家立言不同，而推本於禮則一，其辨析今古文則一。惟其說明今古相異之故乃不同耳。要之，虞夏商周，禮則異數，晉楚魯齊，制亦不同，春秋之世，國異政，家殊俗，分爲七國，田疇異畮，律令異法，至於漢世，先代文獻並存，百家之說猶在，故事不一揆，先生過重視孔子，以爲皆一家之言，故以爲初年晚年之異說，又以爲大統小統之殊科，劉氏過重視周室，以爲皆一王之法，故說爲豐鎬洛邑之制不同，西周東周之宜有別，其言今古兩學立異之故不同，其所以辨今古兩學則一，苟不尋其所言今古之實事，而徒事其說明所以爲今古之虛言，則去道逾遠，能知廖劉爲學之中心，則自知所以繼劉廖而研學之方指，先究其所言今古學之內容，再求其說明所以爲今古學之得失，則庶乎近之。自先生之說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門，能尋其義之言古文者唯劉申叔，他皆無與於此事，至若不習古文而

自謂能知今文，或不習今文而自謂能持古文，則非愚拙如余之所知也。

先生之學，長於春秋，善說禮制，惟長於春秋，能遍通三傳，既依何范服杜之注，以通公穀左氏之書，三傳既明，則又依傳以正服何杜范之失，既由三傳以通春秋，春秋既明，則又依經以正三傳之失，始則由注以明傳，由傳以明經，終則依經以正傳，依傳以正注，既爲穀梁古義疏公羊補證左氏古經說，以通三傳之義，傳家法不亂，復爲三傳折衷，以求春秋之全，不爲三傳所散，不憚救三傳之失，穀梁釋范公羊解詁三十論左傳集解辨正，以申三傳之本，不令爲註家所亂，而救何范杜三家之失，凡公羊穀梁二傳中孰爲先師之舊義？孰爲後師所推衍？抉別精明，以究春秋之本，於左氏之外，復取五行志中釋春秋者以當一家之學，並三傳而爲四，皆詳審深通，自漢以來，所未曾有；清代三百年來之學，主於考據，尋名物求訓詁，維治經而無與於經，能通鄭氏虞氏之易，服氏何氏之春秋，已未易覯。至論虞師之得失，三傳之違合，則漢以來，無此巨眼。唯善說禮制，依之以求漢師家法之變遷同異，故知居攝以前之古學，仍以王制爲主，以王制通周官，居攝以後，賈馬之徒，獨宗周官，而不復依傍王制，鄭玄而下之古學，又以周官爲主，而以周官通王制，則學術變合之故，燎於指掌，故先生於古學，實以賈馬爲說禮之正宗，劉歆賈服之說左氏，多牽引公穀，唯杜氏集解獨宗邱明，不復旁涉二傳，故先生實主杜氏爲說左氏之正宗，蓋鄭玄之前，劉歆之後，言禮則今古之家法分明，而費易則取京孟，左氏則取公穀，毛詩則取三家，於禮則家法分明，餘經則今古家法淆混，鄭氏以後王弼專主於費易，王肅專主於毛詩，杜預專主於左傳，餘經之今古家法明，而禮之家法混，周官爲主而王制爲

附庸，故王杜預兩學之徒，未必遽遜於東漢之說，西漢今古之家法，禮與餘經皆混，而古文爲今文之附庸，故東漢之古學未必遽遜於西漢，唯先生實能卓見古學之眞，不惑於西漢東漢之膚論，儀徵劉左庵深明先生之學，唯篤於西漢古文學，其爲西漢周官師說考春秋左氏傳略例，皆意同於劉賈，援今文以爲說，凡於詩書，莫不皆然，其言西漢之師法則是，而古文之眞又未必是，蓋西漢之末，古學初興，壁中未具，猶依附今文，桓譚衛宏，尙習左氏，餘更可知，唯左庵深明漢師經例，能知西京家法，其言西漢古文學則是，而實抑古學爲今學之附庸，故左庵能揚西漢學，而未必即張大古文學，先生實眞能張古學者也。章太炎雖未必尊意說經，其於家法之故，實遠不逮左庵，然於左傳主杜氏，於費易取王弼，以周官爲孔子所未見之書，學雖遜於左庵，識實比於六譯，夫周官自有其價値，豈以附於孔氏則重，不附於孔氏則輕！先生說春秋上以辨周秦之嫌疑，至說禮則下足以決兩漢之猶豫，於此固足以質先師而俟後世，古今說經之書，汗牛車充棟宇，義倘有幾於此焉者耶？

自莊劉以來之今文學，至於近代，大體已明，雖時有浮惑不根之說，雜出於其間，然非瓊瑤之精，固非碔砆所能紊，廖劉二先生既講明今古學，然今古究兩漢之學，未必即可持以說周秦之學，勢不得不進而探索今古兩學原始之學，於是廖劉二先生皆略事齊魯學之硏討，蓋西漢初年，祇齊魯之爭，齊魯合而後王制出，有今文劉歆以來，始有今古之爭，而齊魯之爭息，先生以魯學爲今文正宗，齊學消息於今古之間，而燕趙爲古學，以壁中書爲魯學，爲今文，劉左庵以壁中書爲魯學，魯學爲古文，而齊學爲今文，夫古學之名，依於壁書

，則壁書自應屬古學，然古學實以周官爲宗，非以壁書爲宗，佚書佚禮以絕無師說，故古學家莫之傳，而周官豈有師說之傳耶？是古學家之不傳壁書，以壁書無係於古文學之根底，古學徒以古文爲名，而不以之爲實，佚書本出自魯壁，自爲魯學，與魯詩穀梁之類，同爲今學而非古學甚明，則壁中古文非古學，古學之立，初不依於壁書，故佚書佚禮皆不傳，別取周官以爲宗，周官實無關於魯壁，則古文自古文，古學自古學，古學無傳壁書之實，徒假壁書之名，此先生之說，理實爲優，尋名則壁書，自屬於古學，而劉左庵之說近是，究實則魯學實爲今文，而先生之說爲精，今古兩學之分，在禮制之差，非徒以文字佚篇爲別，故吳摯甫以爲古文尚書出自壁中爲古文，今尚書亦出自壁中爲古文，今文尚書以今文寫定正經，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亦以今文定正經，今文家唯傳二十九篇，古文家亦唯傳二十九篇，則今古之殊異安在？善哉吳氏之論，蓋古學三本，實非以學文，而究別有在耳。廖劉二先生，雖已進而談齊魯學，然其說究未暢，漢之齊魯學即爲晚齊周魯學之本眞無所變異耶？亦未之辨。齊魯之學，即足以括盡晚周之學耶？亦未有說。夫周官爲孔氏未見之書，邱明不在弟子之籍，佚書佚禮出魯壁當刪餘之經，費易毛詩出孔門爲民間之學，其本非一途，其說非一致，群書爲之說建周官以爲宗而古學立，公羊轅固本於齊，穀梁申培出於魯，鄒夾韓嬰，其源異又異，刺六經爲王制，合殊科爲今文，古學爲而源異流合，今學亦源異而流合，欲併胡越爲一家，貯冰炭於同器，自扞隔不可得通，苟徒究心於今古已成之後，而不求之今古未建之前，不尋其所依之籍，義匪一家，思所以決蕩今古之藩籬，而辨周秦之舊實，則徒有進而求齊魯學之意，而事則猶疏，於上溯晚周之緒，不過但啟其端耳。先生

之論清代經學，別之曰順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劉氏之論清代經學，則別之曰懷疑派，徵實派，叢綴派，虛誣派，廖劉之見有不同，故抑揚有異，謚名遂殊，然於內容之分析，則無大異，清初之學在排宋明，繼則進而排唐與六朝而宗漢，繼則又進而辨東漢以上追西漢，而遠溯周秦，學至先生，兩漢之家法已大明，其上溯周秦之意亦最急，由晚學周之學論之，其降而西漢而東漢而魏晉而唐而宋，推而下之，以見學之變遷則如彼，由清儒復古之學觀之，其由唐宋而魏晉，以進於東漢而西漢而周秦，推而上之則如此，審學術古今往復之情，則先生所係於近代學術其重要之點自見，先生晚年自謂爲哲學非經學，夫先生之所以成一家之言，與所以繼千載之絕緒者，本自不同，統觀學脈，窮源而竟其流，則近世之學孰爲正宗？孰爲旁支？孰爲賢勞？孰爲亂賊？於一人之言孰爲誦論？孰其餘事？而後之人所以繼往哲竟前功，其端又安在？自可燎然。觀乎自考據之興以來，積數百年之歲月，勞千百人之心神，銖積寸累，所就者亦僅此一途，所啓者僅此一端，奈何龔魏以來，才智之士，自矜聰明，不究根實，漫爲浮論，雖自附於今文，而不思今古究爲不易之道否？假之以自飾其非，而亂前賢之實，是則誠可深憂痛惜者也。劉申叔謂井研廖先生貫徹漢師經例，韡秩便程，若茲淄澠，培擊後鄭杜范，批郤道欵，如土委地，謋然合桑林中經首，魏晉已來，未之有也。吳之英字伯傑，名山人，亦湘綺弟子，時蜀士皆治經，習騈文詩歌，工散文者，祇劉子雄及之英二人。之英尤古樸雄傑。湘綺曰：能以莊列意爲董文者其吳生乎？於經通禮，公羊左氏春秋，史考水道，治輿地，詩學阮籍，文法西漢。嘗寄井研廖平，謂其茂質灝氣，渾沌孤靈。初治春秋，公羊說，後兼明三禮，銳思深入，輒撤藩

離。襲宦奧，據所有作主人，叱嗟指麾肆意焉，規切弗上也。漸有成書，恒自寶，不輕出。初刊例言，爲江南北山東西學者傳誦，或徑述其法以謨說，是亦偏師橫行者矣。詩評先生，有「直抉心情對古初，始見糟粕化精醇。瀟瀟波瀾雖壯快，辭麥支離恢故界。」（詩共七十四韻，因長未錄。）金天翮有寄懷廖季平先生成都一詩，有「大道寂不語，聖者天啄鳴。詩禮閔孤豕，發之賢愚驚。天壤羞百家，虛空綴繁星。東爭卓日觀，皎皎光天廷」。（詩共三十六韻。）劉申叔中國文學問題序，又謂「研廖氏平以瀕海俗說希行節字，更六書，迺屬弟子資陽李堯勳撰文字問題三十論，以爲春秋以前，語文合壹，六書之興，肇端孔尼，蓋撟爲悚世之言，以斡俗失，持往說者詰非之。……信乎理萬變而不疑，貫百世而不惑者矣、趨時上夫，則又見齊不見畸，終日言文典，便敏無類，託奇辭以亂正名，故廖氏之說生。廖氏立言，務反俗詞，雖或貿更前籍，贅附駢辨，然見智見仁，理非一軌，張質的以招弓矢，固墨守以禦衣伐，是固廖氏之志也。論頗中理，凡此皆可以盡先生者矣。

林　紓先生評傳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侯人。生於清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卒於民國十三年，甲子，十月九日，（一九二四）享年七十有三歲。父雲溪先生。母陳蓉，爲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生幼受家教，長勤於學。光緒壬午舉人。生平著述甚多，散文則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詩歌則有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傳奇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三種；筆記則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等。先生小說有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冤海靈光，劫外曇花，劍腥錄，京華碧血錄等。（見自作小說別論）工詩詞，喜爲說部。光緒中，坊肆漸譯歐美小說，先生以巴黎茶花女得名。之京師，主北京京師大學教席。當時商務印書館譯行小說，什七皆出其手。筆致宛刻，自成蹊逕，風靡一時。而說者嘗其不通西文，徒以己意傳會，故多失實。然當西學未熾，哲理介紹，當推幾道；文學翻譯，功賴先生。其一生翻譯西歐小說，共有一百五十六種之多。先生家貧而貌寢，生性木强善怒，故友朋疎離；但富於熱情，好救人厄難。日常生活，以譯書售稿爲供給。因不諳外國語，故譯書時聽人口誦，依意成文。其著述極迅，每日工作四小時，每時可成千五百言，往往口譯者未誦完，而已已寫畢。中多謬誤，已自知之，以行文美綺，讀者入勝，瑜終褒瑕也。晚年以鬻書畫爲生。至七十歲時，每日立於畫案前六七小時，不厭倦也。朋儕後輩，顯貴頗多，先生獨願自食其力，蓋近世極不易見之清介學者也。

先生翻譯，從巴黎茶花女遺事起，到最後之一百五十六種中，出版者共一百三十二種，散見於小說月報第六卷至第十一卷者有十種，原稿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者有十四種。在此一百五十六種中，以英國作家之作品爲最多，共有九十三種；其次法國，共有二十五種；再次爲美國，共有十九種；再次爲俄國，共有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亦各有一二種○不曾註明何國何人所著者，共有五種。此五種中，情鐵，石麟移月記，二種，由中華書局出版。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滑鐵盧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黑奴籲天錄及其他，皆商務印書館所出也。就作品之原著者，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Shakespeare) 地孚 (Defoe) 斐魯丁，(Fielding) 史委夫特，(Swift) 却而斯蘭，(Charles Lamb) 史蒂芳生，(L. Stevenson) 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史各德，(Scott) 哈葛德，(Harggard) 科南道爾，(Coman Doyle) 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 (以上爲英) 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史拖洛夫人，(Mdm Stowl) (以上爲美) 預勾，(V. Huyo) 大仲馬，(Alexander Dumas) 小仲馬，(Alexander Dumas, fil) 巴魯薩，(Balzac) (以上爲法) 以及伊索，(Aesop) (希臘) 易卜生，(Ibsen) (挪威) 威司 (Wyss) (瑞士) 西萬提司，(Cerventes) (西班牙) 托爾斯泰 (L. Tolstoy) (俄) 德富健次郎，(日本) 在此許多作家中，先生譯哈葛德作品爲最多，共有加茵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槳錄，烟火馬等二十種。其次爲科南道爾，共有歇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台，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托爾斯泰有六種，爲現身說法，人鬼關頭，恨縷情絲，羅刹因果錄，社會聲影錄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爲

巴黎茶花女遺事，鸚鵡緣，香鉤情眼，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狄更司有五種，爲賊史，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孝女耐兒傳，塊肉餘生述。再次莎士比亞有四種，爲凱徹遺事，雷差得紀，亨利第四紀，亨利第六遺事。史各德有三種，爲撒克遜刼後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劍底鴛鴦。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爲拊掌錄，旅行述異，大食故宮餘載。大仲馬有二種，爲玉樓花刼，蟹蓮郡主傳。其他僅有一種者，如伊索爲寓言，易卜生爲梅孽，威司爲鷗巢記，西萬提司爲魔俠傳，地孚爲魯濱遜飄流記，斐魯丁爲洞冥記，史委夫特爲海外軒渠錄，史蒂芬生爲新天方夜譚，卻爾斯蘭，爲吟邊燕語，安東尼賀迫爲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洛夫人爲黑奴籲天錄，預勾爲雙雄氣死錄，巴魯薩爲哀吹錄，德富健次郎爲不如歸。在此作品中，除科南道爾與哈葛德外，其他皆爲不朽之名著。(見鄭振鐸林琴南先生一文，小說月報第十五卷十一號。)其譯品中最得佳評者，爲小仲馬之巴黎茶花女遺事，狄更司之塊肉餘生述，冰雪因緣，賊史，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史各德之撒克遜刼後英雄略，西萬提司之魔俠傳，地孚之魯濱遜飄流記，歐文之拊掌錄等各書。其中又以巴黎茶花女遺事最早出，最享盛名。文筆哀豔深摯，頗足動人。胡適云：「林紓譯小仲馬之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可爲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如此長篇敘事寫情之文章！茶花女之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見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先生署名冷紅生，有冷紅生傳。傳云：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匿隅，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恒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

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童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坐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為生既受其餌矣，或當有情，偶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為詭避不可近。生聞長歎曰：吾非反情為仇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葉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悽婉有情致。嘗自讀而歎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情為仇也耶？（見畏廬文集）先生又云：「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寧拘攣曲跼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之冷肉蕩漾於前也。」（見橡湖仙影序）又云：「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為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緜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見孝女耐兒傳序）先生有時領悟原文之意味，似乎遠勝於能讀原文之口譯者。例如先生評迭更司曰：「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緜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奕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冲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學至此，眞足以賞心而怡神矣！（見冰雪因緣序）先生又云：「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

。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見西利亞郡主別傳序）此誠爲不審西文，但能筆之翻譯者之傷心語也。嚴幾道林畏廬二先生同出吳汝綸門下，世稱林嚴。二公古文，可稱桐城派之嫡傳，尤以先生自謂能謹守桐城義法。但二公所以在中國三十年來古文界佔重要之地位者，乃在其能用古文譯書，將古文應用之範圍推廣，替古文開闢新世界，替古文爭得最後之光榮也。胡適云：「古文不曾做長篇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成百餘種長篇小說；並使許多學之之人，亦用古文譯長篇小說。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歐洲與迭更司之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之應用，自司馬遷以來，未有如此之偉大成績也！」此爲先生在古文史上一種最大之貢獻。先生不如歸序云：「余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而欲附此一伸，而質之海內君子者。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豢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英雋之士，水師即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鷄，冀我同胞警醒！」恒於小說序中，攄其胸臆。先生以七十餘歲之高齡，猶具如此強烈愛國之熱情，比較外敵進逼國家危亡之今日，青年學生，恐懼畏縮，奔逃躲避；國委將士，畏敵如虎，而不思保全鄉土，以圖存者爲如何耶？可敬也夫！

當一九一八年陳胡二君，提倡文學革命，引起國內學術界之震撼。贊同反對，輿論紛騰，羣疑莫釋之際，先生獨出面非難，其致蔡元培函中有云：「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

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闒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規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麋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有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其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受耶？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殘闕，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尙有何人爲迭更者耶？且天下唯有眞學術，眞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學，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可合文法，不類閩學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爲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稱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

並不能爲白話」云云。先生並撰小說，爲「荊生」，「妖夢」之類，痛詈北大人士。又作「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謂「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此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又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略云：「康乾之盛，文人輩出，亦關氣運而然；道咸以下，即寥寥矣。間有提倡者，才力亦薄，病在脫去八股而就古文。拘局如裹足之婦，一旦授以圓履，終欠自如。然猶知有古文之一道；至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鬧，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其始但行白話報；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汪叔明，剙爲白報日報，余爲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已而余匆匆入都，此報遂停。滬上亦間有爲白話相詰難者，從未聞盡棄古文，行以白話者！今官文書及往來函札，何嘗盡用古文？一談古文，則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屬聲消燼滅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其曰廢古文用白話者，亦正不知所謂古文也！但聞人言韓愈爲古文大家，則罵之，此亦韓愈之報應！何以言之？楞嚴華嚴之奇妙，而文公並不寓目，大呼跳叫，以鐃鈸鐘鼓爲俗侶，而楞嚴華嚴之妙處，一不之管，一味痛罵爲快。於是遂有此泯泯紛紛者，尾逐昌黎，罵之於千載之後。蓋白話家之不知韓，尤韓之不知佛也。然今日斥白話家爲不通，而白話家決之不服，明知口衆我寡，不必再辯。且古文一道，曲高而和少，宜宗白話者之不能知也。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先生明知曲高和寡，而必欲有言，誠非同流合汚，投時所好之流，所可比擬也。

先生創作小說，雖不能認爲成功，卻有兩種宜讚頌：第一，打破中國章回小說之傳統體裁；第二，敘述時事

，供近代史之參考；如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及官場新現形記等，敘庚子拳變，南京革命，及袁氏稱帝之事，均較翔實之資史料也。

先生少刻苦自勵，恪守仲氏貧而無諂之訓；至於困餒，不能自振，而言益肆，氣益張，乃不知為貧賤之驕人也。中年漸解斂抑，顧蓄其餘醲，觸枯輒熱，老至仍不自制。其良友高子益而謙，至於把其腕痛哭力諫。先生謂：「私計天下之愛惜其朋友者，仁至義盡，無如吾子益者矣！吾弗尅勉，將不名為人！」因作二箴，用以自飭。

氣箴云：「人惟爾悲，故挑爾怒；徧衷弗載，聲色呈露。是非顛倒，與爾何與？矜爾行能，掩爾謨著。謬悠之口，爾據為據；以一詈萬，侯祝侯詛。日即俚下，嗟爾老暮；讓路徐行，胡妨雅步。藉砭吾疵，或起沈痼。流水清冷，閒雲高素；爾儻知足，奚謗毀之騖？」

言箴云：「輕世貌人，言始無憚；陰克易仇，長德成粲。髯鬢垂皤，乃類風漢；斥俗淫奢，汝言先嫚。議人得失，亦可云訕。恃爾能言，指數毛髮；轉轉流播，受者次骨。人之訾汝，汝曰汙汝；易地相處，視汝何如？人匪聖哲，安得無短；反脣稽汝，為悔已晚。傷時非厚，侈長近滿；慎勿詆撫，力强餐飯。」

讀其二箴，當知先生修養之深矣。

國至今日，危險極矣。其為極普通之病象者，厥為吏治腐敗。近年以來，不肖官吏，賄賂公行，藉口敲詐，任意剝削，婪贓之多，何止萬萬！究其錢之所由來，國家之公欵，居其三；人民之脂膏居其七；直接陷國家

財政人民經濟於破產，間接更陷社會一切事業，均無辦法，循是以往，再無法整頓，無待人亡，而自足以亡耳。

人心者風俗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源也。國家如何而治？人心正而得其理也。人心如何而正？守分而不忘其本也。國家因何而亂？人心壞而不得其理也。人心因何而壞？貪者名之爲廉，驕者能得其志，仁義道德亡，忠孝節義絕，不安分而亡其根本也。先生「析廉」「黜驕」，可作晨鐘暮鼓，當頭棒喝，茲錄於下：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盡官也。六計尙廉，漢法吏坐贓者，皆不得爲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當官，憂君國之憂，不憂其身家之憂，甯靜澹泊，斯名眞廉。若夫任氣以右黨，積偏以斷國，督下以誘過，封上以邀權，行固以遂禍，挑敵以市武，朘民以佐慾，屛忠以文佞，其人日悻然自直其直以爲廉，夫公孫宏盧杞之廉豈後歟？君子不名之廉者，國賊也。賊幸以廉自冒，封君絕民覆國，惡可因其冒廉而寬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穢蔽而內粱肉也。貪財爲貪，貪權貪勢尤貪，權勢所極，貨由之入，官屬者懾之矣，國人者懾之矣，暮夜之事，即知而誰言之。雖其人盛言黷財，而餉之財者，猶將飾之曰義，矧起居酬應，廉不去口，又惡敢不歸之以廉？嗚呼！械金帛而即豺虎，寗舍人而取金帛乎？則亦將謂豺虎爲廉乎？然則封君絕民覆國之廉，直豺虎耳！吾恐無識方以豺虎爲廉，故取而析之。」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假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邃，商鞅術勝，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

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悉彈天下，悉就吾闇，得乎？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慾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菅沃鹽於深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先生幼時，家甚貧苦，事母至孝，其母亦至慈也。讀其「先妣事略」，令人不禁惻然。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念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紓，踰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臺灣，資盡，困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銅艇闌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轟，紓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蚩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紓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紉，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紡，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紓時幼沖，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圜，自是月以爲常。越庚午，府君攜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紓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紓。紓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紓赴試，拜母徑行。紓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紓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

遲經二日不舉，紓長跽搏顙言曰：耀爲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紓冢子後耀。母念耀當益念紓，紓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紓舁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牽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啓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爲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匯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壬午，紓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紓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紓復北行，宜人忽夢紓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即亦弗寢。日上，移榻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高氏妹嘗語紓曰：母戀兄，意殊不在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亘，日影停衡紙上，母指麾家人，爲兄解裝皮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宜人來歸府君時，癭已綴喉際，細裁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崩，紓驚悸號慟，不知所爲，既而自念宜人生有有隱德：有鄭某者，負責重將圖死，宜人命紓出其貲，館其妻子六人於家經年。又某某家窶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紓始及其婦劉氏縛帚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鐺藥具，一一在目，咸足悲涕，迴念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先生亦能詩，流利爽朗，別具風格。汪國垣纂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畏廬，藝術文章，別有可傳處。詩其餘事也。所作見解極高，時親古豔。壬子以前，爲詩極少，有作則近梅村。壬子以後，漸近蒼秀，惟結體鬆緩，似欠精嚴，陳石遺所以有排比鋪張之論也。

嘗披閱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民國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爲故宮叢刊之二）金梁列舉賢才摺（十三年四月十日）謂：「林紓感懷故主，念念不忘，嘗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動行人，文學尤佳，爲時稱誦。」云云。當知其人格如何也。

先生譯品，皆有文學價值，在中國文學史中，佔極重要之位置；在翻譯史中，亦佔極重要之位置。因與嚴復並稱，故詳嚴復評傳中，茲不贅述也。

嚴復先生評傳

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生於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卒於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享年六十有九。係前清第一期之海外留學生。先生幼即聰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十四歲時（一八六六）考入沈文肅葆楨所創辦之船政學校。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先生由船政學堂出身，資遣留學於歐。入英國海軍學校，肄習戰術礮臺諸學。擅長數學。又治倫理學，天演學，兼治社會法律經濟諸學。歸國後，因與福建海軍有深切之關係，被任為福州造船局長。任候補道尹。且屢為船政及海軍學堂教員。為中國學術界與翻譯界貢献之出發點。先生碩學通儒，湛深文學，冠其同儕。誠中國海軍學生中前輩第一人也。庚子拳匪亂後，先生避居上海七年。重要譯著，多成斯時。所譯天演論有名於時。甲午召對，上萬言書，不用。歷海軍副將同知道員諸職。丁酉戊戌間，頗主張變法，宗旨同康梁。政變後，所為詩歌，多諷弔時事之作。有告剛毅者，謂天演論實傳播革命，宜拿辦。賴榮祿王文韶救，得免。後膺為大學教授。宣統元年，設海軍部，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編纂。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又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宣統三年，任京師大學堂監督，並為載洵顧問。民國初年，又曾為北京大學校長。於袁世凱之下，任總統府顧問。民國三年，任約法會議議員，繼任參政院參政，並舉為憲法起草委員。先生雖不得志於官界，確為新學之先覺，且為繙譯界之巨擘。譯赫胥黎之進化論，以為天演論，又譯亞當斯密之富國論，為原

富。擇其精粹，正其名詞，二十年前新學說之輸入，中國思想之丕變，功居第一。尚著羣學肄言，及譯述中國教育議等，悉爲精美絕倫之文字，全國早有定評。其詩文亦淸妙，不落恒谿。與人語，多娓娓可聽。先生任天津國聞報主筆，頗能惹起朝野之注意。民國四年，參與袁世凱之帝制運動，並爲籌安會之發起人，雖袁世凱以耆碩之禮奉之，然聲望失墜，有一落千丈之勢。晚年，似爲老病糾纏，無甚建白也。

福建出身之碩學，著聞當世者，只先生與辜鴻銘氏。皆爲最早之英國留學生。於近時社會，具有卓拔之學識，而不得志於民國政界者。二先生同吸收泰西之新思潮，而又同屬於保守派，可謂奇矣。所謂保守派者，並非如梁鼎芬鄭孝胥始終固執淸朝復辟之宗社黨，乃因富於西歐之知識，變爲世界的眼光之一種國粹主義；直言之，即係鎔東西思想於一爐，咀嚼玩味之後，看破西洋文明之缺陷，認識東洋文明之優點之學者是也。當此學問飢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艱苦卓絕之求學精神，實屬難能可貴者也。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淸室衰微益暴露，靑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衆。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出風頭式」之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爲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也。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然亦實無衞生良品足以爲代。先生傑出，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羣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爾「羣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

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先生之力也。

晚淸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彼輩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數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之栽培也。而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爲目的，而以爲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爲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爲信條，謂必出所學舉而措之，乃爲無負。殊不知凡學問之爲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獃子，然後有學問也。若先生者，當時之書獃子也。晚淸新學家之鉅子也。其有新思想啓蒙之名，實非虛傳。先生之餉遺後學者如此。吾輩覺有極燦爛莊嚴之將來新文化橫於吾前者，知爲先生整理翻譯介紹之功乎？

林琴南曾送先生「江亭餞別圖」，最有名。姚叔節永槪題嚴幾道「江亭餞別圖」云：「都門萬車轍，來去自成隊。嚴侯數遭逢，了不異常輩。茲行果何爲？寫圖寄深慨。殷憂啓聖明，羣士盈冠佩。訏謨宜仁者，昌言開蕪穢。不伏光範求，豈無後車載？奈何蘊不施，腸熱跡反退？圖中著西山，壓堞橫微黛；登高望皇都，夫子豈不愛。坐令秦無人，不聞周有賚；此事又十年，含君吾奚憖？」鄭蘇龕孝胥亦有嚴幾道屬題「江亭餞別圖

詩。」詩云：「小車何委蛇，到眼數諸寺。江亭阻蒹葭，往復久乃至。拾級出市塵，長廊淨掃地。閒衙覓西山，淡淡略含翠。或行或倚坐，語默雜嗟喟。此間酒長薄，感愴兼飲淚。諸賢送嚴子，各有傷時意。林子序且圖，下筆帶遠思。嚴書滿天下，身世尙相棄；吾儕還不平，扼腕定誰冀？軟紅襟上痕，檢點若夢寐。悵然書與嚴，絕口向世事。」乙卯四月，先生撰費鑑淸家傳曰：「鑑淸生平所盡力，大抵皆庸行，無奇詭照耀人耳目者。然而旣去，而宗族鄉黨思之。世道方革，或謂宜破家族爲軍國民；其尤訏者，乃云用家族主義，則貪官汚吏，爲孝子順孫，邪說詖行，淪胥以鋪，辛壬以來，其效蓋可覩矣　嗟夫！使吾國鄉里多善人，以孝悌忠信相勗，其所保全，顧不大耶？然則如鑑淸其人者　，固大可使無傳於傳也。」（見大中華雜誌第一卷四號）先生新學雖爲中國開山之祖，而其思想之健正如此。苟如先生言，則黃帝世系所傳，前人締造正統之艱，子孫世世保之不易，又何破毀而攻擊之有哉。讀先生篝燈紡讀圖，當知其思想之由來矣。「我生十四齡，阿父即見背。家貧賸筴券，賻錢不充債。陟岡兄則無，同谷歌有妹。慈母於此時，十指作耕耒。上撫先人骼，下撫兒女大。富貧生死間，飽閱親知態。門戶支己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婦哭，聞者隳心肺。辛勤二十年，稍畢衿褵誡。雖乏五鼎庖，才免顏色菜。誰云罔極天，欲養乃不逮。至今念慈顏，旣老心反痗，聞之對影者，不可爲累噫。何堪垂暮年，覩此驚魂畫。嗚呼大宇間，此憾何時瘥？乃悟晉王裒，竟把蓼莪廢。」（見大中華一卷七號）仁人孝子之言，讀之令人心惻也。汪國垣著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謂「幾道敏學甚篤，詩工最深，惜爲文所掩。樹骨浣花，取徑介甫，偶一命筆，思深味永，不僅西

學高居上座也。」

先生當光緒中葉，久居天津，辛丑後，與章行嚴過從頗密，後雖南北暌違，魚雁往還仍不絕，迄今存先生手書，尙數十百紙，可裝成巨冊，但未暇淸理也。近坊閒所印先生詩文鈔，不知何人編輯？遺漏頗多，章先生錄先生所書一律，及甲辰出都留別同里諸君子七古一章。律云：「四條廣路夾高樓，孤憤情懷總似秋。文物豈眞隨玉馬，憲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聲收淚不收。辛苦著書成底用？豎儒空白五分頭。」古云：「中國山川分兩戒，南嶺奔騰趨左海。東行欲盡時，鬱律嶙峋作奇怪。嵺亭拔地九千尺，一朶芙蓉倚天碧。建溪流域播七府，未向鄰封分一滴。江山如此人有然，學界羞稱時世賢。舊學沈沈治根底，新知聾聵窮人天。共說文章世所驚，誰信閩人恥爲名。入朝見嫉古來有，黃鍾瓦釜方爭鳴。憶昔戊己游王畿，朝班邑子半尾稀。即今多難需才傑，郭（春榆侍郎）張（燮均先祿珍五侍御）鄭（展丹京兆）沈（濤園中丞）皆奮飛。孤山處士（謂長盧徵君）音琅琅，皂袍演說時登堂。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諸公且盡乘時樂，酒餞詩鐘恣歡謔。君知國有鶴乘軒，何用神驚燕巢幕。乾坤整頓會有時，孤忠報國天鑒之。但恐河淸不相待，法輪轉日嗟吾衰。深慙厚稍象非才，手板抽將歸去來。頗擬廬岑結精舍，倘容桐瀨登釣台。長向江湖狎鷗鳥，夢魂夜夜颿稜繞。豈獨登臨憶侍郎，還應石月思京兆。」先生題精忠柏斷片圖云：「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早知信國語非妄，不見松柏冬夏常青青。偉哉物類有相感，乃與烈士生死通精靈。植立八百年，與世閱滄溟。孤根貫金石，直幹排風霆。一朝吹脣沸海浦，始斷爲九霹寒鱗。奇節感異族，一柿酬千金。歸舟天吳不敢覷，兩舷時夾蛟龍腥。程侯

好事世少匹，乃取厥人羅詞庭。四周闌楯爲禁護，修檐大厦加朱茳。豈惟存古見深致，意與萬世人紀留模型。由來微物重所託，後賢寄意方丁甯。又不見一從屈原赴湘水，離騷草木一一皆芳馨。」（見大中華一卷七號）忠烈精誠，溢於言表。癸丑上巳，任公禊集萬生園分韵敬呈滄[illegible]曲水四首云：「任公曩被放，星紀海外周。操觚綴國論，如鐸奉徇道。代謝始歸國，嗜諭膺下韝。暮春值癸丑，緬想山陰遊。西郊得名園，暢觀招勝流。梅發酒味洌，鳥弄琴聲柔。舉杯酹西山，憮然急靈修。黃竹去不返，愁雲彌九邱。傷心瑤池宴，王母戴虎頭。借問王右軍，感慨猶此不。短垣外繚繞，廣袤十里强。網羅極飛走，動植各有疆。仲春遊時雨，蜀黍亦播秧。偉哉造化力，長養該百昌。生埋諒在茲，誰謂劣者亡。吾聞古禊事，所以祓不祥。微生逢揖讓，豈亦憂禍殃。門戶化膠漆，荊棘皆康莊。宇宙亦已廣，形骸恣放浪。寄謝來遊者，一舉宜百觴。錄錄復錄錄，日月眞轉轂。憶昨過夫君，東溟始挫衂。洋洋時務篇，何止陽春曲。意欲迴日車，捧向扶桑浴。由來一傅齊，不救羣吠蜀。椒蘭各容長，風景背放逐。中宵看句陳，撥若風中纛。徒聞明妃遣，誰念蔡女贖。何期十六載，復此事前祓。可憐太液池，飛飛兩黃鵠。典午逮永和，世事極齟齬。北伐嘆方新，重斂富姦宄。逸少居會稽，端爲佳山水。今觀所爲序，用意頗弔詭。俯仰猶興懷，彭殤難一軌。區區爲懷祖，誓墓豈即是。遭世能契然，固當以樂死。恭惟生才心，賢聖衆所恃。懷賓諒非難，事國或蘇痒。夷叔安足希，如尊乃尊耳。」吳辟疆曰：「幾道新學，爲中國開山之祖，而舊學所造，亦高如此。四詩不易及也。」戊戌冬，作綠珠詞云：「情重身難主，凄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此慨德宗也。（以上均見晚清四十家詩鈔）陳衍癸丑除

夕前二日，與幾道話陶江風物兼寄雪農，雪農幾道弟子，玉屏，李垞，秋樹齋，楞岩，皆陶江勝處，有詩云：「與子江鄉憶歲闌，瓦楞刀鱭木奴丹。玉屏李垞皆詩料，秋樹林岩久睽歡。且住爲佳居易錄，苦多去日遠遊冠。昔房端是嚴光友，酷嗜腐儒風味酸。」先生爲癸丑除夕意緒鬱陶石遺先生贈詩奉答云：「鄉思如湖不可緘，連床何限語詀諵。即今除夕非佳節，莫向桃符寫舊銜。天下詩才衡左海，故園勝處數林岩。買山未是巢由事，江水獨應鑒至誠。」又寄伯嚴云：「已迴春鴈數鰣魚，目斷南雲少尺書。可有園林供獨往，倘緣花月得相於。江湖無地棲飢鳳，朝暮何年了衆狙。說與閉門無已道，去年詩句太勤渠。」已酉除夕，思歸不得，用東坡韻，作歲闌三首。饋歲詩云：「人情重存問，稍以物自佐。歲晚相饋遺，黠者或用貨。是謂作始微，將畢乃至大。平生漢袁安，雪裏閉門臥。今年作除夕，魚雉紛釘座。婢僕走將羅，忙若蟻旋磨。有來而無往，羞赧亦易過。（閩諺，失禮難過，欠債難還。）聊復誦坡詩，獨謠自成和。」別歲詩云：「期至留不得，豈在速與遲。息息成過往，於歲吾何追。不恨歲行盡，但恨愁無涯。是歲將愁至，愁歸定何時？甕天雞尙舞，全甌蝨甚肥。四海樂今夕，胡爲邇獨悲？歲來固不言，歲去豈故辭。好在五窮鬼，相好無時衰。」守歲詩云：「兒童約守歲，結隊成長蛇。有似西來水，欲往東頭遮。誰知藏壑舟，無如負者何。爆竹祓不祥，面具爭喧嘩。强挽臨歧客，更添鑼鼓撾。少焉主亦倦，睡態紛欲斜。汝曹望成長，豈亦憂蹉跎。且放舊者去，新者方雄夸。」先生六十一初度，韓生以詩見寄，斐然有懷，次三十六韻爲答：「成毀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眞。緬昔承平日，翳余濟蕩人。所嗟聞道晚，常恐愛恩深。驅飲津沽水，燕居二十春。涓

塵忘海嶽，高下信乾坤。明發求無忝，生涯識有羣。萬間懷夏屋，一得永宵欣。學有今茶蔗，胸無夙怨恩。渾渾時見極，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聽，相將討國聞。裘成千腋集，書及萬言陳。敢謂思無斁，方期德有鄰。由來一爝火，不徹百重昏。積毀驚銷骨，羣吹起沸脣。不成一戰霸，徒使萬方嗔。輸幣仍前貫，回鑾祇舊云。普天吽負擔，劃地見創痕。豈謂圖强法，翻成失國因。朕言眞不再，大患乃無身。未命憑虛几，皇圖集近倫。龍飛羣首見，蠖屈幾人伸。伊傅原難降，研參不易尋。運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廩廩持三尺，眀眀逮八垠。平安望烽火，彗孛犯星辰。轍似貧人敗，言尨學子訛。早知民最貴，不必古能循。漸米非前甑，成風少妙斤。虛傳癡郅治，直作縱妖氛。眼閱滄桑換，心驚甲子新。元黃猶未已，衰白日交臻。吉語徵朋友，發端悸夢魂。新知待培養，舊德願終純。莫動扁舟興，羣扶大雅輪。因公惠佳什，爲數鯉魚鱗。」其送黃嫛園之桂林有詩云：「流行坎止豈能祈，作客長安日幾關。天上星辰仍北拱，月中烏鵲盡南飛。車過漢水梅應發，路人湘江草正肥。回首幽燕見塵土，不須局束歎人鞿。」先生以新學開山之祖師，對於詩學有如此精奧之收穫。先生以大賢君子之德，包孕百家，甄別醇駁，以維繫斯文於嬗化絕續之交，而先賢高文之蘊，賴以綿延於不墜，其功顧不休乎偉哉。日月出而爝火熄，雷霆震而萬物昭，先生立身行道勤苦譯著之本旨，其在斯乎。先生曰：「科學之事，可以事實變理想，不得以理想變事實也。社會之立也，文者有禮法，質者有習慣，雖一一皆本於人爲，且由開通以觀狉榛，亦不盡合於天理之公，人情之摯，然而所以有此禮法成此習慣者，必皆有其孜然之理由。理由云何？不得已也！此不得已云何？男女之交，以近而易至於淫瀆，淫瀆則

氣之偏者曰偏，而略重輕者不足以相救；不足以相救，則天演之洮汰易也。」（見先生復黃君書）又曰：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閉抽取公例，必用貓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響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而演繹之；及其終事，往往生害。……夫言自由而日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眞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爲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如何？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爲專者之利。不佞少嘗於役海軍，稍知御舟之事，假使波興雲譎之際，集舟中水手，乃至廚役火工，使之議決輪帆針向之事，則此舟前路，當爲何如？夫政海風波，過於瀛海者千萬，顧可爭出手眼，輕心掉之也耶！然則平等非難，亦惟吾人愼用此平等已耳。（見先生民約平議）中國之民，一浮淺不堪之各趨極端之紛亂國民也。無論爲新執舊之徒，莫不然之。而新舊之間，又如水與油糝於一盂，絕無化合之餘地，且無化合之希望。以左右兩黨言之，以浮遇浮，以淺遇淺，而常有非常相軋也。過去之極端主張自由平等者，與絕對不許有自由平等者，或假自由平等之名，而施不自由不平等之政者，得今日之惡果，則既以交相非交相軋爲其因矣。當此社會泯棼慘酷，極人世所不堪時，有鴻哲如先生者，靜立乎社會之奧陬，而冥冥中左右之，幷爲深沈之思，理察之論，而因開一代之治；惜乎蠢蠢之氓，不可理喻，言之諄諄，而聽者藐藐，循此不變，則中國將

舉其所以與立於天地者而喪失至盡矣。可慨也夫！

先生譯書共有九種。一，赫胥黎 (T. Henry Huxley) 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s Essays) 二，穆勒 (John Stuartmill) 自由論。(On Liberty) 後又改名羣已權界論。三，穆勒 (John Stuartmill) 名學。(System of Logics) 四，斯賓塞爾 (H. Spencer) 羣學肄言。(Study of Socio ogy) 五，斯密亞丹 (A. Smith) 原富。(Ing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ealth of Nations) 六，孟德斯鳩 (C. D. S. montesquien) 法意。(Spirit of Law) 七，甄克斯 (E. Jenks) 社會通銓。(History of Polities) 八，耶芳斯 (W. S. jevons) 名學淺說。(Logics) 九，衞西琴 (Dr. Alfor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見賀麟嚴復的翻譯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十一號) 胡適謂：「嚴復譯天演論，羣已權界論，羣學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學之價値，在古文學史上亦有很高之地位。」又謂：「其用心與鄭重，眞可爲吾人之模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天演論第一段有云：「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景，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凱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陂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或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强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

，偏有遺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併，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此文頗蒙當時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激賞，以為「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天演論序）「蓋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答嚴幾道書）所以吳老先生「手錄副本，秘之枕中。」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為喻。當時有謂文體不流通暢銳達者，「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見新民叢報介紹新著原理）先生答辯曰：「繙譯文體，其在中國誠有異於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已。然必先為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設今之譯人，未為律令名義，闖然循西文之法，而為之，讀其書者乃悉解乎？殆不能矣。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覩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與新民叢報記者論所譯原富書）吳摯甫先生曰：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為今西書之流入中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知之瀹

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天演論序）先生天演論自序云：「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肊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陳寶琛撰嚴復傳，謂：「君邃於文學，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反爲文學掩矣。」（見學衡第十九期）先生譯書所以能幾與「晋隋唐明諸譯書相頡頏」（柳詒徵語）所以「能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梁啓超語）實基於此。先生在翻譯史上之地位，有四要點：一，爲西洋留學生於翻譯史上有貢献之第一人；二，介紹西洋哲學至中國之第一人；三，發明翻譯西籍必遵照「信達雅三個標準」之第一人；四，其翻譯之書籍，於中國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皆有極大之影響。先生選擇原書之精審，約分四端：

一，先生選擇原書之卓識。先生處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環境中，以海軍人才，不介紹造船製礮之技藝，聲光電化格致之書籍，乃能根本認定西洋各國之强盛，在於學術思想，認定中國當時之需要，亦爲學術思想。原强文中謂其鷙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知術，又爲吾民所遠不及，其爲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於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精至大之塗。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爲體，以民治爲用。此先生對西洋文化之觀察，與其介紹西洋學術思想之卓識也。

二，先生選擇原書，乃認定先後緩急與時勢之需要而翻譯。故每譯一書，皆含有至深遠之用意。譯斯氏原富倒言中有云：「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温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

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窣理窟，潔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據蔡元培先生言嚴氏譯天演論，常自謂：「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字主義。社會通詮自序中有「中國社會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隨時而變易其旨，用意極深遠也。

三，先生所選之書，均經精心研究，凡與原書有關之作，皆已涉獵。視其所作案語，旁徵博引，解說詳明；有時加以糾正與批評。試一讀其序言，小注，或案語便知，文不具引。

四，先生所選之書，均能了悉該書與中國固有文化之關係，及與中國古代學者思想之異同。如天演論序：「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又云：「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知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又云：「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繁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又羣學肄言序云：「竊謂其書（指羣學肄言）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爲平治根本矣。」又原富例言：「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國自三古以前，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先生一面介紹西學，一面仍不忘發揮國故，此亦先生選譯書籍之特點也。

通觀翻譯史上，關於選擇原書一層，處處顧到，如先生者實未之見也。先生在翻譯史上有一最大影響，即翻

譯標準之釐定。先生於天演論例言中發表其信雅達三條標準：「譯事三難，信，雅，達。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又曰：「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即所以爲信也。」又云：「易曰：修詞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由此可知先生翻譯事業，在中國之功績與影響矣。故梁啓超曰：「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清代學術概論）張嘉森曰：『侯官以我之古文家言，譯西人哲理之書，名詞句調皆出獨創。譯名如「物競」「天擇」「名學」「邏輯」，已爲我國文字中不可離之部份，其於學術界有不刊之功，無俟深論。』（最近之五十年）蔡元培曰：「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者，要推侯官嚴復爲第一。」（見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胡適曰：「嚴復爲介紹近世思想之第一人。」（同上）言之較詳者如日人稻葉山君所著之清朝全史一書：其論淸朝之革命與革新一章云：「此時（指淸革新時代）重要之著作，如康有爲之孔教論，嚴復所譯之天演論，當首屈一指。自曾國藩時代所創始之譯書事業，雖有化學物理法律各種類；然不足以喚起當時之人心。至此二書而思想界一變，天演論發揮適者生存，弱肉强食之說，四方讀書之子，爭購此新著。卻當一八九六年，中東戰爭之後，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之觀念。若是近代之革新，爲起端於一八九五之候，則天演論者，正溯此思潮之源頭，而注以活水者也。」先生之功，豈不偉哉。其自謂曰：「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然實無濟於治，蓋其本源謬也。」惜哉。

或有云：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先生曰：學之事萬涂，而大異存乎術鵠。鵠者何？以得之爲至娛，而无暇外慕，是爲巳者也。相忻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則輒棄，是爲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若夫古之治古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巳。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爲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爲人，冥然獨往，而不關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詞會，卓若有立，雖无所得，乃以爲至得者歟？先生又以爲物之存亡，係乎精氣，非人之能爲存亡。古文不亡於向之括帖講章，則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見涵芬樓古今文鈔序）當林紓蔡元培爭辯之時，先生卻守沈默，僅於書札中略術所懷。有云：北京大學陳胡諸教員，主張文言和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言語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言語。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之簧皮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刧持其柄？則亦爲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見嚴幾道書札六十四，學衡二十期）先生處世之公，及涵養之厚，與浮淺漫罵者比，不可以道里計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即一八九五年，林紓譯茶花女遺事出版。嚴復之天演論，亦於是時譯成，至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即一八九七年始出版。一八九五年，即中日戰後一年，戊戌政變之前三年。史家認此爲清代革新運動之起端。（日人稻葉山君作清朝全史謂中國近代之革新起端於一八九五年）至民國八年（已未）即一九一九年，新文化運動發生之時，林嚴譯書之方法與工具，漸有人加以非議。白話直譯盛行，翻譯界風氣爲之一變。而且林紓嚴復此時年老衰頹，亦停止其工作。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九，二十四年中，從事翻譯事業者雖多，但最主要而且貢獻較大者，第一當推嚴復，第二爲林紓。林紓本爲桐城派之古文家，不通西文。每譯一書，必藉人口譯，已司筆述。此二人對譯之方法，與明末清初之譯天文歷算學及江南製造局之譯聲光電化書籍之辦法絲毫無異。所以就方法而論，林紓翻譯，並不足重視。因其爲介紹西洋小說至中國之第一人，且其翻譯之質與量，均遠過前人，所以在翻譯史上，佔最重要之位置。嚴復在翻譯史上之地位，爲西洋留學生於翻譯史上有貢獻之第一人；亦介紹西洋哲學至中國之第一人，並發明翻譯西籍必遵照信雅達三個標準」之第一人。其翻譯之書籍，於中國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皆有極大之影響。前已略言之。除小說與哲學外，翻譯西洋詩歌之第一人，爲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一九〇二）中首先用中國曲本體翻譯拜輪之哀希臘及渣阿亞（Giour）二詩。雖爲摘譯幾首，未曾全譯；但是於引起當時譯西洋詩歌之興趣，甚有關係。此後蘇曼殊之專譯拜輪詩，馬君武之用七言古詩譯哀希臘，胡適之用騷體譯哀希臘，不得謂非梁氏翻譯爲之濫觴。而且有「欲用中國曲本體翻譯外國文豪詩集」之主張，尤爲後人所注意。（參看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之眉批及總批）此後

翻譯西洋詩歌之主要人物，即蘇曼殊。所譯拜輪詩雖喜用僻字，略有晦澀處；但大體尚能兼直譯意譯之長，且其所譯詩，大半爲章太炎所修改，辭句甚爲古奧典雅。辜鴻銘以翻譯中國書爲西文著名。其所譯「癡漢騎馬歌」(W. Cowper: John Gilpin) 一首長詩，即在中國古詩中，亦屬少見。馬君武在一九一九年前，先後譯有盧梭氏約論，達爾文物種原始，托爾斯泰之心獄，及拜輪之哀希臘等，此又兼譯西洋哲學小說與詩歌之人也。其譯哀希臘，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竄改原意。胡適謂其失之訛。而心獄又刪節原文太多，亦不能視爲成功之譯品。其最要之工作，在其翻譯哲學書。馬譯各書均簡潔明達，且近直譯；雖然譯文之美，遠不及林嚴諸家。除林譯小說外，各書館所出版之長篇小說，大都係偵探冒險之類，無多價値。且均未注明原作者及翻譯者之姓氏，無從考查。伍光建所譯大仲馬俠隱記（一九〇七）亦佳，係用語體文譯出，可作爲白話翻譯品之代表。開首翻譯西洋短篇小說者，當首推周樹人兄弟所譯之域外小說集，及周瘦鵑等所譯之西洋短篇小說集，譯文皆在水平線上；域外小說集，尤有古文風味。惟在當時銷行不廣，影響甚微。民國八年（己未）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翻譯短篇小說之興趣，始被胡適等提起。胡適雖然屬於後一期翻譯界之人物，但其最初所譯之最後一課（一九一四）柏林之圍諸篇小說，及嘗試集中所載之哀希臘（一九一四）墓門行（一九一五）等詩，都受林紓嚴復之影響不少。此外目的在介紹西洋學術，雖不以翻譯見稱，而於翻譯史上亦有大貢獻者，則爲介紹德國叔本華哲學之王國維，及介紹西洋政治學說之章士釗。王氏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即一九〇五年出版之靜庵文集中，有所譯之叔本華遺傳說一篇，並著有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

釆及書叔本華遺傳說後等篇，或節譯叔氏原文，或略述原意，或加以批評，又王氏之紅樓夢評論一篇，亦全據叔氏之立脚點而立論，所以不能不承認王先生爲翻譯或介紹叔本華哲學到中國之第一人。其新學語之輸入一文，力言創造新學語之必不可緩，且指斥嚴譯不當之新名詞，主張採用日本之新學語，亦爲翻譯界值得討論之問題。民國二年(癸丑)即一九一三年，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所節譯徵引之西洋政治學說，不下十數家，而於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哈蒲浩 (L. T. Hobhouse) 蒲徠氏 (L. ord Brgce)及莫烈 (John Motley) 四人之學說，介紹尤多。大半皆係零星節譯，引之以伸己說；而整篇翻譯，僅有白芝浩內閣論，及哈蒲浩權利說篇。章氏之譯文雖偏重意譯，但文體略帶歐化，與桐城派風味林嚴殊科。章氏主張以音譯學名術語，當時頗引起譯界注意，如「邏輯」「依康」「志密」「康格雷」「巴力門」「薩威稜帖」等名詞，雖不盡創於章氏，但甲寅出世後才漸爲國人所了解。此時期中，西洋人因得中國人之幫助，對於翻譯西籍史上，亦有莫大之貢獻。如李思 (John Lambert Rees) 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及顧瑞其(Chauncey Goodsich)三人。李思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至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先後譯萬國通史三編共三十卷，譯筆亦能達；且譯者於每編之首，均作一序，並載有中西年表，插有地圖名勝都市圖及歷史名人圖像，於編末附錄中西譯名對照表，故此書可爲當時翻譯界極完備精細之巨製。李提摩太曾將新舊約譯成溫州方言，又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譯成泰西新史攬要Macheny irs Historyof Lgthcentusg頗簡潔明達，當時甚爲風行，商人私自翻印者，不下五六版，某氏所作英文李提摩太傳，謂此書銷行有百萬本之多，雖形容未免太過；然亦

足見此書，介紹西洋歷史於中國之普遍矣。顧瑞其氏於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受美國傳教部之命，充「用白話重譯耶教部舊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會十二人，中西各半。）顧氏始終主持譯事，精審推敲，不惜三四易稿。歷二十五年之久，直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方始成書。書名官話和新舊約全書 Thekevissed mandasian Bible 三十幾種新舊約譯本中，以此本為最精善。論者謂此書在中國之價值當與 King Jamess 英譯本聖經之價值相埒，其提倡白話於中國文學之影響，亦將與 King James 之英譯本對於英國文學相等。又謂此書於統一中國國語及定出國語標準上，均不無小補云。（見一九二〇年五月份 Literarry Di_est 五一頁）又據英美聖經會之報告，一九二二年時，新舊約共推行六•三八九•九七七部，（見一九二三年五月份 Chinese Recorder 二五〇頁）據此則白話新舊約對於中國中下級人民耶教徒之影響，不難想見矣。總之自先生譯書以來，在質的方面，量的方面，以及翻譯之材料與方法，比前皆見大進步，而直接間接對於政治社會學術思想各方面，亦有極大影響。如無嚴氏介紹，預料中國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九年中間之政治史與學術史一定減色不少。所以在先生傳中，特別敘述此時期之翻譯史，不得謂為無特別之意義與價值也。不過極可惜者，此期之翻譯事業，規模失之狹小，大都為個人單獨從事。如仍有同文館，江南製造局之大規模翻譯機關設立，或國家再添設其他有組織之新的翻譯機關，則此期之翻譯成績，決不止如此。良可嘆也。（可參閱清華週刊十五周紀念增刊賀麟之林紓嚴復時期翻譯一文。）

先生學貫中西，尤具卓識，其譯箸風行海內，為學術界所推重，己略論之。其往來書札，頗多關於政治學術

者；隨時皆有精闢之議論，為世所罕覯。南昌熊純如先生執贄其門下最久，來往書札論事學論之處極多。胡先驌先生曾從伊處得其遺札全部，在「學衡」分段節鈔發表。讀者可參閱之。文載「學衡」第六，七，八，十，十三，十五，十六，十八，二十，諸期中。（信札共七十五則，補錄五。為先生自民國元年至九年所作。）第八節謂：「日本於羣雄戰事未解之日，要求條件窮極苛酷，果如所請，吾國之亡，蓋無日矣。歐戰告終之後，不但列國之局將大變更，乃至哲學政法理財國際宗教教育，皆將大受影響。學者於道苟非深窺其源，則所學皆腹背刃矣。中國前途，誠不可知；顧其大患，在士習凡猥，而上無循名責實之政。齊之強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趙奢李悝吳起，降而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張太岳，凡為強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國乃以情勝，馴是不改，豈有豸乎？」又謂：「雪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為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資，以為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欲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嘗政府為窮凶極惡；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為強者奴隸，豈不幸哉。」嗚呼！是非對今人而言哉？故居今日而言救亡者，夢囈也。嗟乎國民！一死何難？難在所以死耳。先生又云：「總之，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闇，人才之乏為最重。……財匱民窮，欲政府為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戚戚以斷炊破產為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為最急之事；尚何能為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

所謂不特彈無，驗亦無矣。」是非今日之最好寫照乎？數十年來，不但毫無進步，反變本加厲矣，此國事之所以重可歎也。幾道先生最爲人所訾議者，厥爲列名籌安會一事。觀其致熊純如先生書札第十四則，則知其純爲被動，且雖主君憲，然不主袁氏稱帝，亦不主清室復辟；先生竟以此蒙不白之冤，史事詎可信乎？讀此一札，大足以解先生之謗也。「籌安會挂名籍端，頗緣被動。一昔楊哲子來寓，宣布宗旨，邀共發起。復言（先生自稱）吾國之宜有君而輿尸征凶，此雖三尺童子知之，討論餘地，本屬無多。獨至緣此而言誰爲之主？則爭點發生。竊所疑憚，鄙意頗不欲列名，以避煩聒。楊乃大義相難，謂某既知共和國體無補救亡，即不宜苟安聽其流變。又云：此會宗旨止於討論國體宜否？不及其餘。就令反對君憲，亦成表見，意態勤懇，乃遂聽之。而次日賤名乃登報矣。其後兩方皆有議論，而反對者以汪荃臺，梁任甫爲最有力。然兩家宗旨，皆非絕對主張共和，反抗君憲，而皆謂變體時機爲未成熟，而任甫更謂吾國憲政障礙，非君憲所能掃除；障礙不去，則立憲終虛。此其言自謂無棄。而鄙人則謂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爲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即今參議院所收二十二省五民族請願之書，雖一至再至，而外間旁論，皆不指爲得其眞，然則使異時果達目的，亦將如魏晉六朝禪讓之局，欲當之者毫無慙德，固事勢之必不能者也。蓋自德國學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說以來，人知世間一切競爭不視理而視力，力平而[illegible]理伸。吾國今日之事，亦視力之何如耳。至於其餘，大抵皆裝點門面之事，雖史策之上累幅盈篇，

置之不觀可耳。」又云：「鄙人雖羈跡都下，名滅社會之中，顧以殘廢纏綿，幾於閉門謝客，不關戶外晴雨。來教所謂瘁勞國事，無亦以告者過歟？君憲已成事實，而東鄰有言，亦已答覆；至於再接再厲，則不知將出何等花樣耳。民貧財盡，通國皆然，而樂觀者不以是爲發；世事自有能者，非我輩所能置議也。」又云：「國體之議初起，時謂當棄共和而取君憲，雖步伐過驟，尙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纖兒，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贊成，弊端遂復百出，而爲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諺云：弄巧成拙。孔子曰：欲速不達。彼自矜敏腕者，可稍悟矣。」又云：「復嘗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蠢起憤事，而迹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爲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爲旁睨胠篋之傀儡，以云愛國，遏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爲之？至於此極。項城不悟，以爲天下戴已，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籌安會之起，楊度强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夫先生之不滿意於洹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獨乙巳季廉之函，可以爲證，即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炙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先生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辛亥改步以還，滄海橫流，瞻烏誰屋，其稱稍政界者，所謂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竟因楊度以籌安名義，强拉發起。先生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無勇怯懦，是其所短；論其居心，確屬泊然。謂其攀龍附鳳，趨利附羶，未免汚之過甚也。傳曰：無易由言，逝者已矣，未來賢者，當知其愼於自處也。

康有爲先生評傳

先生名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初名祖詒，又號更生，一作更甡，廣東南海人。學者稱南海先生。生於清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享年七十歲。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敎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剛健任事，不畏强禦，境內肅謐。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旣蚤孤，受敎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秉性純厚，不苟言笑。十八歲，受學於朱九江先生。（九江先生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其學根抵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世，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之。）博涉羣學，即舉於鄉。九江卒後，乃屛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四年。其間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考其變遷得失，下及考據詞章，亦爲時流所莫能及。其繼九江治理學，則獨好陸王，謂其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自修敎人，均以此爲鵠的。旣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大自元中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仰視星月，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一生學力，培基於此。旣出西樵，擬游京師，道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因思其所以致此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敎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舉一反三，就小知大，遂別開境界，以是尤知

學貴實驗，乃專旅行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天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荊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折江峽，如桂林，曉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別有會悟，學乃益進，則講學學城。辛卯，於長興里設黌舍，築萬木草堂，盡出所學，教授弟子。梁啟超，麥孟華，林旭，譚嗣同等，均出其門，頗極一時之盛。先生以孔學佛學宋學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講學四年，每論一學一事，必上下古今東西以比較證明之，使學者之理想自由，鑑別之智識，亦從生焉。後又講學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合羣方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故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甲午敗後，遂開强學會於京師。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偏天下，一年之間，設會數百，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破數百年之網羅，開後世之途徑，先生之功也。乙未科，擢進士，授工部主事。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格君。自光緒十四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語至激壯，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强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及時變法，以圖自强。當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先生爲病狂，大臣阻格，不爲代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乞變法圖强，引書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反覆申引，沈痛剴詳，亦不達。及敗於日後，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

，則轉敗爲攻，重建國基，亦自易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既上，頗蒙嘉許○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窗備覽，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議，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五復上書言變法之先後次第○是時被守舊臣僚妬嫉，復阻格不爲代奏○于時師傅翁同龢兼直軍機，性行忠純，學問極博，知西法不能不用，乃大搜時務書而考求之，見先生書大驚服。（時翁與先生尚未識面，）遂就先生商榷治法。先生極陳列國並爭，非改革不能立國之理。翁反覆詢詰，乃益豁然。索其所著之書，深切研究。自是翁議論專主變法，比前若兩人焉。翁本帝師，最見信用，備以先生之言達德宗。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啓發之。於是德宗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六月，翁與德宗決議下詔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既爲西后所覺察，乃撤翁毓慶宮行走。而德宗信用之汪鳴鑾長麟等，皆被革。自是變法之議中止。先生亦出都南歸。復游歷講學於江南，上海，廣東，廣西，浙江之間。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佔據膠州之事起，先生馳赴北京，上書極陳述事變之急。書上，工部大臣，惡其伉直，不爲代奏。然京師一時傳鈔，海上刊刻，諸大臣士人共見之，莫不嗟悚。先生與徐由盦爲癸巳鄉試同年，以年家子得見其父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公，先生鑒於國恥國難，發憤而以救國自誓，變法圖强。徐公大器異之，目爲國士。密疏請特旨宣召，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强。疏薦五人，先生居首。謂其忠肝熱血，碩學通才，足以肩艱鉅，託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匹。適有給事中高燮曾者，見先生書歎其忠亦抗疏薦之，請帝召見。正月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先生於總署，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有著述論政治者，可由總署進呈，於是其書卒得達。德宗覽之，肅然動容，歎息者久之。德宗

乃令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即日呈遞，無許阻格，並宜取先生所著日本變政考，俄皇大彼得傳等書。而翁同龢復面薦於帝，謂其才勝己，可參樞要，請舉國以聽，自是傾心嚮用矣。嗚呼！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爲熱中，或斥爲狂病，先生若爲不聞也者，無所欲撓，鍥而不捨，賴徐公密疏，卒爲上知，召對特拔，其堅忍誠篤，有如此者。

正月八日，先生上疏，統籌全局。書既上，命總理衙門王大臣會議，並呈進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並進英人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及列國歲計政要諸書，上置御書，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日讀其書，知之更深。時欲召見，而爲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用翁同龢謀，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先生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二十五日下詔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據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四月二十八日遂召見先生於頤和園之仁壽殿，屏人密語，歷時九刻鐘之久，爲向來召見臣僚，所未有也。先生乃上變法次第疏，陳奏甚多。德宗曰：「國事全誤於守舊諸臣之手，但朕之權，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勢難盡去，當奈之何？」先生曰：「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于小臣。則彼等守舊大臣，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上然其言。此爲先生始覲之事，實改革之起點。而西后與榮祿，已早定密謀，

於前一日下詔，定天津閱兵之舉，驅逐翁同龢，而命榮祿爲北洋大臣，總統三年。政變之事，即伏於是。先生自召見後，德宗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摺奏事。於是五月一日，先生復上疏，時國是之詔旣下，維新之議已決，而大臣等有所挾持，腹誹特甚。先生正月所上請開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之疏，交總署議覆者，至五月猶未覆。德宗震怒，促其即覆。至其覆上，盡行駁斥。乃召張蔭桓切責之。謂汝等盡駁康有爲之奏，汝等欲一事不辦乎？張叩頭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數人所能決，請再派樞臣會議。」帝乃命軍機大臣會議，復駁斥。帝復親書硃諭責之。發令再議。至六月始議上。然不過擇其細端末節准行而已。餘仍駁斥。帝無如之何。蓋帝因西后之惡先生，故欲借廷臣之議，以行之。所以屢次發議也。而廷臣亦知帝無權，故敢屢次駁斥。在先生未召見以前，于三月時，開保國會於京師，士大夫集者數百人，御史潘慶瀾，黃桂鋆，李盛鐸，屢疏劾之。旣召見以後，禮部尚書許應騤御史文悌，復疏劾之。帝不爲動，而許文二人反因此而獲罪焉。自是先生忌者益甚。衆益側目，謠謗紛紜，其誣詞不堪入耳。先生所陳改革大綱節目，多詳於著書之中，外人不知之，故咸竊竊焉疑先生之出入宮禁，私與帝密謀也。上覽奏甚速，一冊甫上，旋即追問，明旨數四，皆命樞臣廖壽恒傳之。時大學士孫家鼐上疏請派先生督辦上海官報。蓋軍機大臣，授意欲出先生使居外，以翦帝之羽翼。帝乃下詔命先生辦報。而又令其將所著各書進呈完畢，然後出京，蓋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至七月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爲四品卿，參預新政。蓋因楊銳劉光第皆保國會會員，且由陳寶箴徐致靖奏薦。林旭譚嗣同則均先生之弟子，且最親信。帝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先生，而

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帝有所詢問於先生，則命四卿傳旨。先生有所陳奏，亦由四卿密陳，不復由總署大臣矣。七月二十三日，有湖南守舊黨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啟超，摘梁在時務報論說及湖南時務學堂講義中之言民權自由者，指為大逆不道，條列而上之。帝非惟不加罪二人，猶恐西后見之。乃命譚嗣同將其原摺按條駁斥，然後以呈西后，蓋所以保全之者，無所不至也。然是時變象已成，未及數日，即有詔命先生速出上海，而兩次密詔，亦相隨而下矣。今附錄於後：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右七月二十八日，諭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五人，由楊銳帶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相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右八月初二日諭康有為一人，由林旭帶出。）

斯時帝欲罷榮祿，以袁世凱衛已變法。嗣同嫌其迂緩，乃說袁世凱殺榮。以兵守頤和園。世凱佯諾之，陰告於祿。祿訴西后，政變之禍遂作。先生已承旨赴滬，聞訊賴英輪護之至香港。嗣同及其弟廣仁等竟罹災禍。此役也，帝雖上制於西后，下壅於大臣，不能有其權，不能行其志；然三月之月所行新政，渙汗大號，實有足驚者。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也。然終因西后掣肘，臣

僚守舊，腐敗迂謬，阻撓新政，六子被逐，帝位不保，神京蹂躪，朝列爲空，可慨也夫！（事詳戊戌政變記。）先生將東渡，謠聞西后毒鴆德宗，乃爲詩一首：「忽灑龍髯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或作「靑天」）夜夜心。沉鬱蒼涼之情，溢於言表。（惟此詩不見於南海詩集，是否出諸康氏，不得而知。）」後爲外人所止，自殺不果。繼又知其爲謠也。既至南洋，人爭歡迎，乃立保皇黨于海外。庚子思乘拳亂，聯幫起事南中。事破，唐才常等死之。先生乃赴美，復游歐澳，成十一國游記。迨光復回國，終歲居滬，發刊不忍雜誌。袁黎之世，咸以耆宿之禮奉之。惟先生志不在此。丁卯，張勛舉事時，乃北來草虛君共和制，授弼德院長，居東交民巷美森院，手寫萬木草堂藏畫目。浹旬事敗，返滬，瀕行猶以事之始末上書徐世昌勸其翼濟也。自戊戌維新始，雖時日極短，現效不多；然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其動力最速最劇。自今而後，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遏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而後已。蓋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爲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立國大本，在乎此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何其偉哉。

先生幼時，讀書甚勤，行坐不離書卷，村人呼爲「讀爲」。嘗手書聯云：「大翼垂四萬里，長松拔地三千年。」可見其孤高風格。又有手書橫軸，爲：「千金買駿馬之骨。」上有長方圖記，文爲「御賜天孝堂」，旁作龍紋。據云該章最爲南海所珍，不輕使用。晚年自號爲「天游化人」，又號「游存老人」。余家藏先生立軸字幅，文曰：「橫覽中國之艱危兮，長爲才難之欷憂。」有圖章一，上刊「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週

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里。」其氣概若此。

余家藏南海康氏顯妣勞太夫人墓表拓片二幅。傳聞此碑已遭毀不存，故錄其全文於後，以窺其家庭狀況焉。

清一品太夫人南海康氏顯妣勞太夫人墓表

康有爲以戊戌變法，獲罪久逋亡，思母不得事，而母沒，椎心泣血垂涕洟奔喪，自日本。厝吾母於故鄉蘇村之後岡。既乃遷葬於句容中茅積金峯下青龍山，乃泣而表其阡曰：有齋肅肅，咫尺軥錄，非禮不履，上媚事其舅姑；中睦順於族人，寡交而和親；下慈字其子女，而正教之。我不知敬姜鍾郝若何，若吾母於禮，蓋天性也。吾母無游言，無戲動，無押色；坐必莊，容必恪，行必確；知分而自足，節用而寡欲，不假貸於人；嚴事寢廟，至敬；部署家人，至肅；防閑內外，至峻；鼎鼎宇宇，臨事至愼；不取分毫，非義之財；不可干以分毫非義之事。峻拒見顏色，樂於從善，而嚴於嫉惡，不笑不謔，不弄不游，不好觀百戲。自笄至易簀，自髫至履，內而髮膚指爪，外而衣服什器，几席，床榻，杯盤，巵洗，必整必潔，十年不亂也。不尙華而尙齋；終日治家，跬步不逾；笑不至矧，怒不至詈；諄諄申申，惟言孝慈忠信廉恥睦讓之道。自家外無旁及，灑掃補綴縫紉，至耄素不少息。爲謹請息，則責以家世儒，素不宜奢佚，雖有園林，年八十，亦間日乃一游涉。又惡麻雀戲，爲費日，爲困塲屋。有欲爲爲納貲爲郎者，母謂汝讀書，而以金求官，將爲終身恥，且豈可妄受人恩，何以報之？責勿受。吾母未嘗從師學，而履道由禮，坐尸立齋，嚴密栗毅，乃與宋賢之學道

者闔合。爲與弟廣仁，性近嚴毅，皆自母來，蓋傳種之自然也。吾母篤舊而惡變，少樂而多憂。樂居中國，而惡居異域；樂故鄉蘇村宗族妯娌徃還之厚，而不樂城港澳人家獨處之蕭條；好子孫聚繞於膝下，不樂子孫宦學遠游，離別於四方；好衣食粗足，僕婢足供，使令之中資，而不欲甚貧甚富；然乃天命不猶，所丁非時，有子不孝，妄預國事，遂重罹母憂。爲也亡人也，自戊戌蒙罪，予季被戮，全家逮捕，幸天之祐吾母，於八月十二日自吾鄉銀塘，出羊城至港，竟脫大厄，吾孥皆免於難。而港澳警邏扈戶，託庇異國少事。厥居凡十六年，幼弟已喪，爲久奔亡。吾女同薇遷海上。同璧等諸孫，游學外國。叔妹瓊琚，適游湘琴柔嘉，早寡以憂卒。季妹順適譚霜橋，最安家累，不能常侍母。惟適羅氏姊逸紅，仁孝明敏，生年六十，未有失言哭色，早寡常侍母，得母懽。晚乃子婦皆逝，傷甚，病乳，不欲憂母，不歸侍。母鬱鬱不樂，惟撫童孫同籛，以解憂。然港澳地昂屋小，蒙難後，百物盡阨，貧典貸。母生於富家承平，追思里巷過從，族姻洽比之樂，而鬱處異俗，多咳，且病胃，親舊不得見，尤鬱鬱不樂。爲三十七歲前，潔羞饋捧几席，未嘗旦夕不侍母。自戊戌遘難，八月十四日，英以兵艦護送至港，大隈侯迎，往日，以九月十二日行，侍母不及一月。越年己亥九月，自倫敦加拿大歸港省，以立溥儁，廢德宗，故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粵捕爲，懸封以公爵，十二月二十六日遂行，侍母不及四月。遠游印度，緬甸，瓜哇，檳榔嶼，凡四年，九月歸港，甲辰二月六日行，特母不及五月。游歐美，五年九月還檳榔嶼，十月迎母至檳榔嶼，十二月母行，事母僅二月。越二年庚

戌八月復歸港，十二月行，事母不及四月。辛亥四月十日自星坡至港，五月十一日去港游日本，曉起，日曈曨照窗，叩首辭母，母送下樓，憑闌俛視，爲吻母手，仰視母，母自窗目送爲出門，乘輿，仰視樓窗母面，颷忽輿行，於是痛心疾首，終吾身永永不得見吾母矣。嗚呼！天實創予，吾母雖增壽二年，而爲不得事，吾母有子，實與無子同矣。行未四月，革命起亂，暴民大騷，毁商報，將攻吾家，母中夜倉黃携三歲孫同籃匿避，益憂苦。去冬十二月九日，母壽八十二之生日，萬里遠隔，不得侍，每思哀痛抽肝肺；母思二子不寐，至心痛。生女同儌，決携歸省．門人以暴民横行，力沮。癸丑春，欲移家還港，事母；以日本人善刀圭患瘍甚，割于東京，三月不得瘥。而七月七日母病風翼，日未刻，卒于港廬，清朝禪位越二載也。生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壽八十有三歲，號泣昊天，豈有極哉。太夫人勞氏封宜人，晉封太恭人，贈一品太夫人，外祖考候選知府省閑公，諱德芳。外祖妣，徐恭人之次女勞氏，七世素封，家法謹于禮。公以貞幹嚴毅之德，得人望，築鄉隄，及鄉局登雲書院，修廣東貢院諸大工。偕徐恭人，睦鄉恤族，有萬石君之型也。爲，童時騎竹馬至外氏勞邊村曉，隨外祖妣，携籃至市，購糕，歸，徐恭人煦煦慈我，捧外祖考手，以宅相期焉。太夫人熏外祖考之嚴毅，外祖妣之慈愷，成是懿德，十九歲嬪於先考，鹽提舉銜江西補用知縣少農府君諱達初字植謀，又名致祥，祁祁瑟瑟，以和且敬，共事先祖。升用知縣連州訓導述之府君，諱贊修，與先祖妣陳太夫人，陳陳翼翼，以齊以孝。先府君以事母鄉居，授徒者十年，與太夫人色養。陳

太夫人性儉，好食薯芋，太夫人以富家女而甘焉。陳太夫人病乳三年，沉緜床褥，太夫人撫吾兩姊，且腹爲，家僅一婢，朝夕饘飩枕席藥餌，與先考事病，衣不解帶者，三年。處諸叔娣姒至和親，終身未一詬誶，庶姑橫戾忍受之，終身未一勃谿，其無子有過久寡者，禮事終其身，曰：吾念先舅也。于先產，未嘗過問，愛群姪如子，爲少多病，抱爲十八日不得臥，慈愛極至，一日不見，則不懌。有少物必儲，分衆子孫。而教責至嚴，坐行起臥，必誨戒，喋喋述先德道舅姑言忠孝慈惠，信睦報應等事。命學之頻，舉先考遺命，成勿辱先。爲行年五十，起居少失節，而譴不少寬。先考久病棄養，家中匱，吾男女兄弟五人皆穉，四妹順四齡，弟廣仁呱呱半歲，太夫人左提右挈，一婢執爨，親操作，一歲集蓼至苦矣。太夫人外家素封治家有度，乃出奩資，清宿逋，定月費，轉輸運，與爲購書。嫁三女，通吉凶，待族戚，禮際不廢益隆，凡十餘年。爲少孤，得閉戶讀群書，至二十七歲，不治生，凡中國之學，皆爲二十七歲所讀，皆太夫人能持家之故；否則爲孤貧，豈能博群籍乎？幼子有溥，字廣仁，嘗吏浙，既而爲候選主事。當戊戌之維新，以才被奏薦，將簡懋勤殿行走；遘八月之政變，逮捕于北京南海會館。廣仁才氣踸踔，神鋒峻厲，銀手如斷，明于新學，練于治事，勇于變法，與譚復生上下議論，不可一世。不克小施，遂遘大戮。不敢告母，但言爲僧于蒙古山寺。母念之，憂甚，則僞書慰藉之。爲少無宦情，不欲就科舉，太夫人强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不可違。及光緒乙未成進士，則曰：宦途多危，且吾欲常見汝，勿仕也。故爲不仕，而奉母。樂園花

球，欲講學終身。丁酉以膠州割，詣闕上書，翁常熟，以國士舉。受德宗景皇帝之知毗，贊百日之維新。諫行言聽，大變新法。守舊諸臣，譖于那拉后。搆大獄，幽先帝，殺六烈，掃新政，囚錮黨人，朝士之賢者，皆空。爲以維新黨魁，蒙難尤酷。八月六日，閉京城，斷鐵路，緹騎三千，大索于京津，及于滬，購頭以三十萬金。掘先塋，捕全家，累吾母幾不免于大戮。十六年流離異域，無少報，每思痛肝肺。嗚呼！天下不能事母傷心者，豈有若爲者哉。爲自奔喪還國，朝市既變，國日亂危。丁巳五月，爲以復辟再被名捕，避隱居幽，懼有它變，乃撰寫此文刻石貽後世。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九月六日頭品頂戴弼德院副院長男康有爲撰并書。

有門人新會梁啟超手寫本南海先生詩集行世。先生爲之序曰：「詩者言之有節文者耶？凡人情志鬱於中，境遇交於外，境遇之交壓也瓌異，則情志之鬱積也深厚。情者陰也，境者陽也，情幽幽而相襲，境嫮嫮而相發；陰陽愈交迫，則愈變化而旁薄；積極而發，瀉若江河，舒若行雲，奔如捲潮，怒如驚雷，折如引泉，飛如驟雨」云云。此非廚川白村苦悶之象徵而何？廚川白村創作論之兩種力中有曰：「如鐵與石相擊，而迸火花；若流與磐相擋，而濺飛沫；此兩種力之衝突，以開此美麗絢爛人生之萬花寶鏡也。」吾人只知日本之廚川白村氏，爲東亞新文學之泰斗，而不知中國之康南海先生已先廚川白村而言之矣。

先生確爲近代一大詩家，所著：延香老屋詩集，汗漫舫詩集，萬木草堂詩集，明夷閣詩集，大庇閣詩集，須彌雪亭詩集，逍遙遊齋詩集，寥天室詩集，避島詩集，遊漣詩集，南蘭堂詩集，憩園詩集，納東海亭詩集，

無一首不精絕，大氣澎湃，一往無前，令人百讀不厭也。汪國垣撰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為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並贊云：「高言李杜傷摹倣，卻小蘇黃語近溫；能以神行吏奇絕，此詩應與世長存。」鄦廬有跋云：「今詩人尚意境者宗陳黃，主神韻者師大歷。鎚幽鑿險，則韓孟啟其宗風；範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格。其純脫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為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以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偶事歌詠，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也。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惟南海足以當之。」鄦廬誠知詩者也，誠知南海之詩者也。茲錄其「送門人梁任公歸國」一首，可見其詩之一斑。「去國同奔日，蒼茫十五年；乾坤變隕裂，桑海幾推遷。白髮看征雁，青山泣杜鵑；八年久離索，幾月得同圓。」

先生品行方峻，威儀嚴整。其授業循循善誘，至誠懇懇。又善演說，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生不忘。又常反覆辯駁，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解，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今斯極，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是求，徼逐是務，安得若先生其人者，作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以打破此惡劣腐敗之性根耶？先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其言孔學，推本六經，治春秋，發明改制之義，乃著孔子改制考。分十二公為三世，乃著春秋三世義。又著大同學說，以發明孔子之真義，謂小康為國別主義，專制主義，以治現在之世界。大同為世界主義，平等主義，以治將來之世界。先生擬著大易微言，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捨身而救天下。其目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閎雄；所謂六通四闢，小

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世界放一大光明，斯不獨爲中國人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世界教學界所永不能諼者也。雖然先生以效力於國民者，以此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此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非逆即賊，此梭格拉底所以瘦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庭也。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抉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鬥也。

先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其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歷代諸哲相闇合，亦理想界特殊之人傑哉。其主博愛也，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謂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如是徧於法界，不難也。故懸仁以爲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爲，凡合於仁者謂之善良；不合於仁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釋伽耶穌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一。以故當博愛，當平等，當援助小弱民族，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世救人類，欲已而不能自己，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煦撫之也。先生爲主樂派之哲學家，謂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嘗有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

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眞人物。」即近世之以革命爲事業爲天職爲人生觀者亦此也。先生常自苦以樂人，而以樂人之苦爲樂，是誠以革命爲人生觀者。先生又爲進化派之哲學家，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中國創意言進化學者，當以此爲嚆矢。先生嘗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後退之理。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先生之哲學，亦社會主義派之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後馬克斯，樸魯東，克魯泡特金，列寧等，由理論而實驗，研究漸精密，組織漸完備，隱然爲世界政治上第一大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闇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盡其義蘊。茲叙其大綱：

一、原理　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求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爲目的。乃以爲雖求其樂，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致苦之源，不外三端，曰天生，人爲，自作；普救之術，謂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天生之苦。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人爲之苦。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自作之苦。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爲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爲同胞，由妄生分別，故惟顧己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爲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也。

二、世界的理想

甲、理想之國家　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爲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爲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爲政府；但其選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禮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先生以爲各强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進步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尚來統治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對等之小國，合全球無數之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盡廢，但設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

乙、理想之家族　先生以為平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一因人性之不同，各如其面，强合數軀殼，或至數十軀殼，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谿鬩爭，柔者抑鬱疾瘵。二因一家之中，分利者衆，生利者寡，婦女孩童兩無論，即壯歲子弟，亦常仰食於父兄，故家長為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勤苦，而猶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為家長所累，半生壓制，不得自由；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是以不可不破家界。子女之初生，即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為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即為公民，為國家之所有，為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既至成年，政府施以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為社會盡責任，及其老衰，則入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記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矣。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若夫夫婦之間，先生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為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齡耳。

丙、理想之社會　前所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設胎教院以改良進種，設育嬰院及幼稚園，以保姆教育兒童，教育絕對平等，職業必期普及，減少勞作時間，增加生產效率，信教任其自由，衞生力求進步，創立公家養病院，廢疾院，養老院，不獨人皆有所養，各自其安，並特別宏敞其居室，精良其飲食，以慰勞為公衆盡瘁之病老者，他如仿井田之意，土地公有，立路礦之局，財源多興，平

地權，節資本，處置遺產，重發明，尙慈善，獎勵名實，廢止刑罰，以講仁道，畫一符號，統罷幣文，設理想之大同政府，建立法行政之部院，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爲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噫，誠偉士也哉！

三、法界的理想：

丁、世間之法界　先生此種理想，既非承中國古書，又非襲泰西今籍，乃純憑藉佛學，得力大乘，謂軀殼雖屬小事，如幻如泡，然爲精神所寄，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事半功倍，此其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

戊、出世間之法界　先生以精神爲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有不滅者存也。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盡破別相，以入於所謂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先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眞理日明，大同之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四、理想與現在之調和　先生以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先生敎學者常言，思必出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所以應人事之常，是以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踐乎極小極近也。

其主張約有以下十三種，茲簡縮以明之。

1. 無國家，全世界分爲若干區域，而置一總政府。

2. 總政府，區政府，皆由民選。

3. 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則易人。

4. 婦女妊娠時，入胎教院，產兒入育嬰院。

5. 按兒童之年齡，入蒙養院，以及各級學校。

6. 成年後，依政府之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7. 有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8. 以上各院設備期於完善，使入其中者享最高愉樂。

9. 成年男女，須若干年服役於以上各院。

10. 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其中又設等級，使各按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11. 以最嚴之刑罰，警惰懶。

12. 有學術上之新發明或在上五院中有勞績之人，受殊賞。

13. 死則火葬，火葬場近設肥料廠。（梁啟超淸代學術概論）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爲首。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以爲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爲第一要義。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宜以工商爲

國是，中國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苟以政府之力，獎勵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向此目的，不十年而雄甲天下。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統一國民之精神，達智慧平等之世界。並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闢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患。二，以為爭雄歐西之基。先生又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其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先生以為今日中國，無取多兵，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真維新，則內亂必不生，無取兵也。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頗為得策。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人盡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果為何人乎！政治家亦教育家，實行者亦理想者也。如雞之鳴，先於群聲；如長庚之出，先於群星；為最冒險，最好動之人，大刀闊斧，開闢事業，為常人之所不敢為！每做一事，能為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為原動力，為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最富於自信力，其所執之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於學術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不畏疑難，剛健果決，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凡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為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秩然。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平生所服膺之語。又以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眾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為我所應有　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其達觀有如此

者。先生愛質最重，懷舊最切；篤於故人，厚於鄉情。好古金石器物書籍碑帖，諄諄以保存國粹爲言。其爲詩，遒勁蒼古，豪氣逼人，立集雲軒，遺老多趨之。文多浩瀚雄傑，落落不羣。治經崇今文而抑古文，成新學僞經考。作書奇拔龍鬱，自謂發先識之覆疑，啟後生之宦奧，著書鏡二十七篇，後世多宗之。先生曾云：東海之鼇，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鈎於塘；其復清之信念，始終如一，雖蒙譏詬，卒不改行易節，處今之世，誠難能而可貴也。梁任公云：世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敢斷言也。吾中國不患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爲中國爲衆生表感謝也！其著有大學注，論語注，新學僞經考，（沃丘仲子著清室遺臣傳）（作既編孜孔說成新學僞經考說）中庸注，春秋董氏學，孟子微，崇今文而抑古文，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共和平議，戊戌奏稿，書鏡，共和政體論，中華救國論，孔子改制考，禮運注，物質救國論，金主幣救國論，官制議，理財救國論，大同書，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易微言，（未完成）孟子公羊相通考，春秋公羊傳注，（二種未刊）春秋三世義，戊戌奏藁，手寫萬木草堂書目，歐洲十一國遊記，一二編，手寫開歲六十詩，南海戊戌遺事，公車上書記，南海戊戌遺筆，南海先生詩集，南海先生文集，哀烈錄，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法致强考，突厥守舊削弱記，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長興學記，桂學答問，教學通議，及不忍雜誌十期等行世。

先生著新學僞經考，所生之影響有二：（一）淸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査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其著孔子改制考，與大同書，猶火山大噴火，與大地震也。惟先生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爲人，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强，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强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學問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也。因先生果於自信，輕視後輩，老年益爲頑舊之態以相角，終不復與世相聞問，遂使國中有一大思想家，而國人不蒙其澤，悲夫！

東莞張篁溪，撰「南海康先生傳」，凡數萬言，可爲一朝史鑑。凌霄一士先生，博學通才，文壇鉅手，撰讀「南海康先生傳」。淵博精確，評論公允。謹錄於此，以備參考。康有爲以卓犖不羣之資，高視闊步，倡維新最早。戊戌之事，雖以失敗終，而中國風氣之開，其力甚偉。晚年故步自封，不能順應潮流，遂有頑舊之目。民六復辟一役，躬與其間，益爲世論所譏。其最親厚之弟子梁卓如，亦以宗旨不同，趣舍異致，而加道一矢，斥爲「大言不慚之書生」焉。然總其生平，自是一代人物，政見學術，均有其本色，固大有可傳者，不當與草木同腐也。民十六，卒於青島。梁氏與同學諸子，設立公祭於北京畿補先哲祠。祭文出梁手，絕沈痛。（此弟子公祭之文，而文中多專用梁氏個人口氣，蓋於文體稍乖。）於復辟事有云：「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爲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雖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師之所以自處者，豈曰不得其正？」又云：「栖燕不以人去辭巢，貞松不以歲寒改性，寧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師之

所以大過人，抑亦人紀之所依託命，任少年之喜謗，今蓋棺而論定。」蓋康氏早歲爲立於時代之前者，而晚年則爲時代之落伍者。前後均爲舉國所譁怪非笑，吾人尙論及彼，亦曰立身各有本末而已。梁氏「前淸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謂：『啓超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嘗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爲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啓超之學，則未能。然啓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此文作於民九，十間，梁之善變，與有爲之不善變，師弟二人，洵適相反。而梁氏晚年，以新思潮，推進之速，亦復苦於應接不及，而見識落伍，師弟感情之恢復，蓋亦與此有關。康氏既卒，梁以夙擅文事，且治史學，頗有志爲其師撰傳譜，而以資料不敷，逡巡未作，良以傳康氏，誠不易也。（梁出亡日本時，曾著「康南海」一書，惟重在議論，取便宜傳，與史傳異。）梁氏卒後，其友丁文江，以語體文爲撰年譜，聞已脫稿，行將出版，而康氏尙無傳譜之屬行世，實一憾事。（清史稿以之與張勳合傳，限於體製，僅具概略，且史稿已禁止發行矣。）東莞張篁溪，（伯楨）於戊戌前一年從學於萬木草堂，著籍爲弟子，久聞緒論，拳拳服膺，於康氏著作，裒齐最多。嘗爲康氏刻萬木草堂叢書若干種，其篤於師門可見。近所撰「南海康先生傳」出版，凡數萬言。（在北平爛縵胡同東莞會館出售，每部定價二元。）卷後附有王樹枏等拔語。王氏云：「弟子述先生事，見聞較爲眞確，故能始末備舉，鉅細不遺。此書可作康先生年譜，並可爲一朝史鏡焉。」吳闓生云：「南海康先生，本一代偉人，

此文洋洋數萬言，綜述其學術志行，略無遺蘊，自首至尾，如一筆書，波濤起伏，石破天驚，即以文論，亦古今有數之大文字也。南海身後得此，可以無憾；而作者亦可無愧於門師矣。」宋伯魯云：「先生於是爲不朽矣」。楊圻云：「記戊戌事者多矣，皆不得統系之記載。此作絡脈分明，敍事翔實，可作維新史讀。」金梁云：「皆事實，至沈痛，讀之泣下，此必傳之作，南海瞑矣。」均甚推服。全書披讀一過，覺其致力之勤，洵非苟作。於康氏身世志行，類能源源本本，道其終始。學術思想，則提要鉤玄，煞費剪裁。文亦沈著遒整，與題稱。自係研究康有爲及近代史實有價值之參考書。以康氏之人物，爲作傳非易事，故疏脫之處，蓋難盡免。光緒間之變法運動，以至戊戌維新，爲康氏平生政治活動最有聲色之舉，亦近代史中關係重大之事。康氏鑒於國恥國難，發憤而以救國自奮，政治活動，再接再厲，其意義尤足重視。書中於此，記述頗詳，深便讀者。惟戊戌康氏之蒙召見，由於先世僅叜公之上疏論薦，於戊戌維新及康氏與光緒帝之關係上，亦一重要關鍵，傳中漏未敍及。而召對乃若突如其來矣。康氏與先從兄由甗爲癸巳鄉試同年。以年家子見先世父，談變法圖强。先世父大器異之，目爲國士。密疏請特旨宣召，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强。是疏所薦凡五人，康氏居首，以下爲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啓超，其稱康氏云：「忠肝熱血，碩學通才，明歷代因革之得失，知萬國强弱之本源，當二十年前，即倡論變法，其所著述有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等書，善能借鏡外邦，取資法戒。其所論變法，皆有下手處，某事宜急，某事宜緩，先後次第，條理粲然。按日程功，確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艱鉅，其忠誠，可以託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匹。」奉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

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本月二十八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啓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此康氏四月二十八日奏對之所由也。庚子李鴻章以議和至京，與先世父相見，慰問甚殷。曰：奈何爲康黨乎？先世父曰：孰爲康黨者？曰：康有爲非君所保耶？曰：然則康有爲是徐黨耳。李亦爲之啞然也。康氏於先世父知已之感最深。戊申在瑞典誤聞先世父逝世。設祭痛哭，作詩云：「鬱悒痛余懷，乃聞明月碎。徐公竟長謝，天乎於此醉。崇陵已龍騰，老臣隨波逝。風雲皆慘淡，明良失嘉會。耆德不再見，晝日遂永晦。感慨追舊事，崩摧惻肝肺。倒瀉銀河水，來灑知己淚。」又云：「好士頻薦賢，推轂及鄙人。聖主翕受之，闢門大咨詢。超擢贊春官，簡在屬大賢。百日啓大業，千秋道維新。」又云：「黨錮作大獄，新參慘寃魂。丈人坐誤薦，經年繫囚薪。秋風吹銀鐺，正氣慘不伸。夜月照獄牆。幽夢徒相親。夫人方臥疾，驚死泣血頻。長公遂哀毀，亡家罹禍辛。哀哉爲黨禍，實我殺伯仁。」又云：「莫拜德公牀，已聞董相墳。知我不能報，東望但辛酸。萬載新中國，維新應書勳。千古黨人碑，摹寫應傷神。」情文交至，哀摯動人。後歸國重晤，悲喜交集，聲淚俱下。民國六年，先世父捐館杭州，時康氏避迹美使館，復設祭爲文以哭之。挽聯云：「維新首戊戌，惟公爲變法第一人，爲國忘家，忠主遺身，求才若渴，嫉惡若仇，蒼蒼者天，不遺一老。」「削劾薦賢豪，爲我繫詔獄者二載，上無補國，下不救民，生未報德，死不奔喪，煢煢在疚，永負是翁。」尤爲血淚交迸之作，難以尋常格律繩之也。「南海康先生傳」於高燮曾張百熙之奏薦，均著其事，先世父之奏薦，重要

遠過之，實未宜略而不書。（此外所記，與余所知，亦間有不盡同者。）至翁同龢之薦康，向為世人所公認。政變後西后追論翁罪，特著「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等語。傳中述翁氏薦康及相善事，自非無根；而據翁氏日記，則於康有貶詞，謂嘗為光緒帝言其居心叵測。且嘗覩因康獲咎之諭時，謂「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護罪，惟有自艾而已。」斯乃成一疑案，抑翁氏故作疑陳耶？暇當再諮考之。傳中言戊子應順天鄉試，「闈中原擬中第三，以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得其卷，謂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先師上書事，乃曰，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力爭之，徐桐更怒，再抑置謄錄第一。」憶戊子典順天試者，為福錕翁同龢許庚身等，徐桐孫詒經均不在其列，此當有誤。壬午耶？至岑春煊作岑春萱，此誤相沿已久。清季所傳之巧對，已以川冬榮對岑春萱矣。康氏詩文書法，蒼茫橫逸，均足成家。晚年嘗語人云：昔我詩第一，文次之，字又次之，今則反是。傳於書法，既述其工力境詣矣。其詩文之所造，似亦當加以發揮，讀傳一過粗識所見，質之張君；未知以為何如？張君表彰本師，風義甚篤，他日或更擴而充之，撰成年譜，以饗讀者乎？（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二十期）

素癡先生曰：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峯之一也。「經學」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亦必先之或緣之而變。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西漢末古文學與

，是爲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爲劉歆。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爲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爲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爲朱熹。淸代漢學家專從訓詁校勘方面治經，是爲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爲王念孫。道咸以降，西漢「今文學」復興，「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熾，是爲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爲南海康有爲。康南海者，非開闢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當鴉片戰爭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一）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爲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然境域之窮闢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動既久，則起反動。嘉道間，莊存與始將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後劉逢祿復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証，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爲近代今古文之爭之第一次交綏。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爲劉歆所僞造。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壁壘愈堅固，今文學之興，是爲第一種趨勢。（二）自鴉片戰爭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凌夷，慮大難之將至，知非於詞章考據之外，別求經世致用之學不可，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咕嗶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講求實用，是爲第二種趨勢。（三）鴉片戰爭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礮之不可忽視。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其後救平江

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將戈登一旅之衆。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糢倣之必要。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製造局，及江南譯書局，並派人出洋留學，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燾，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爲第三種趨勢。康南海者，於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復鎔之於一爐，摶之爲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參看學衡，第六十七期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

錢玄同先生（字疑古，年四十八歲，浙江吳興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現任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爲人莊樸沈靜，不慕榮利，刻苦好學，博貫羣籍，長考據，通訓詁，精音韵，考訂同異，辨析源流，爲近儒所不能及。）作重印新學僞經考序有云：「康長先生的新學僞經考，是一部極重要精審的「辨僞」專箸。」崔觶甫（適）先生於俞曲園處得讀康氏書，大爲佩服，稱爲「字字精確」，「古今無比」。與錢先生信中曾謂：「新學僞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又謂：「康君僞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眞僞。弟向服膺紀（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爲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尙在夢中也。」推崇可謂盡致。或謂康書爲竊廖平成說，據爲已有。錢先生謂：『就新學僞經考而論，斷不能與廖平之今古學考等書相提並論。廖氏之書，東拉西扯，憑臆妄斷，拉雜失倫，有如夢囈，正是十足的昏亂思想的代表，和「考証」，「辨僞」這兩個詞兒斷斷聯接不上。康氏這書，全用清儒

的考証方法。——這考証方法是科學的方法，胡適之先生曾用很精練的兩句話說明它：「尊重事實，尊重証據」；「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這書證據之充分，論斷之精覈，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師，王國維諸人的箸作相比，決無遜色；而其眼光之敏銳，尚猶過之，求諸前代，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姚際恒，崔述堪與抗衡耳。古文經給他那樣層層駁辨，凡來歷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差舛，處處都顯露出僞造的痕跡來了。於是一千九百多年以來學術史上一個大騙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丘山重」，新學僞經考，實在當得起這兩句。」善夫顧頡剛先生之言曰：「康有爲爲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爲自己的「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歷代出現的僞經傳又是一件事。（吾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新史）可謂至言也。

雖然，嚴幾道先生却大爲貶詞。與熊純如書札中有云：「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爲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爲導師以爲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以爲禍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爲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埶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爲難，不敢輕而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

，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爲何如？所當之阻力爲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爲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爲南海作辨護也」。（見學衡第八期）信乎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屍成山，流血爲渠，古聖賢所以嚴分義而威亂賊者以此，是又賢者所意料者耶？至於今日，事已往矣，政治上之得失，另爲一事；其學術上之建樹，終爲海內鉅子，依然左右羣倫，先生不失爲近代文化史上之一大傑人也。

羅振玉先生評傳

羅振玉字叔言，又字叔蘊，號雪堂，自署守殘老人。生於清同治五年丙寅（西歷一八六六年）現年六十九歲。浙江上虞人。歷任學部參議，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忠貞自矢，堅定不移，通今博古，中外知名，為世所推重。其著作以殷虛書契考釋，雪堂叢刻兩叢書等為最有名。先生貢獻於學術界之偉績，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在其提携王觀堂，以今文創讀殷墟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蹟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書然改觀，斯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終無以度越其範圍，是先生終能與王觀堂並列，卓然自成一家者也。觀堂先生之學，能從弘大處立脚，而從精微處著力，固因其別具過人之科學天才，而能以極嚴正之學者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能合零為整，披沙揀金，歸納而統系之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能始終如一，指示最適當之理解，使觀堂先生無支離破碎專已守殘之弊，使其完成絕世之偉業。先生精力尚彌滿，興味飆發，不減少年，觀堂雖亡，先生尚健在，仍能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啟發後輩治學之道術，則其靖献於學術界者，胡可量也。

清光緒二十五年，已亥。河南安陽西北五里小屯，忽發現龜甲獸骨，甲為腹甲，骨多肩胛與脛骨，長有三尺餘，短僅寸許，上刻古代文字，土人誤為龍骨，可療疾。古董商見有字畫，帶至北平出售，經考古家考訂之，謂安陽小屯，在洹水之南，為殷之故都。（見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虛上。）當時迷信鬼神，凡大事

必卜，甲骨文字乃殷之掌卜者之刀筆契刻也。後稱殷墟文字，或殷墟書契。收藏之者，首推福山王懿榮。（廉生）當光緒二十六年有范姓古董商人，得數百片至北京，王氏奇而收購。有趙執齋亦得數百片持詣王氏，每字售銀四兩，價甚昂。是年秋，義和團起，王氏以身殉。二十八年，王氏後裔將甲骨出售丹徒劉鶚鐵雲、此時劉氏得趙執齋與方樂雨之助力，前後收藏五千餘片。後劉氏因事戍死邊陲，所藏甲骨，一部分歸英人哈同；一部分歸丹徒葉玉森。繼劉氏而大事收藏之者，則上虞羅振玉先生也。先生於宣統二年庚戌，遣山東及廠肆古董商至河南購求，得萬餘片。繼又遣戚屬至安陽採掘，收藏增至三萬餘片。至民國四年乙卯，先生又親自調查，其著五十日夢痕錄中有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穴深二丈許，甲骨之無字者，田中纍纍皆是，甲骨以外，蜃殼至多，與甲骨等，古獸角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云云。其印行殷虛書契前編，凡八卷，三百五十一頁，二千一百零六片，為甲骨學拓印最精之書籍。又選印殷虛書契精華，計大骨八片，小者六十片。又選印鐵雲藏龜所無者，名為鐵雲藏龜之餘，凡十七頁。民國五年丙辰，又選印前編所無者，名為殷虛書契後編，凡二卷。民國六年丁巳，明義士寫印殷虛卜辭，由上海別發洋行印行，凡三千三百六十九片。同年王觀堂為哈同編印所藏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計五十頁，六百五十三片。是年王觀堂得契文舉例原稿於上海書肆。由先生收印於吉石盦叢書第三集中。（十六年丁卯，上海書肆又由吉石盦叢書中抽印單行），先生於宣統元年己酉，從史學雜誌，見日本林泰輔撰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並富岡謙藏撰古羑里城出土龜甲之說明一文。次年先生盡力研究，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林氏，自謂為可正史

家之遺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此書出後，乃確定甲骨出土之地，爲殷武乙之故墟，卜辭爲王室之遺物也。民國三年甲寅，先生得觀堂之助力，復成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分爲八篇：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辭，七禮制，八卜法，洋洋六萬餘言。關於人名，地望，祭典，詞例，皆有明確之解釋，甲骨文字之可識者，達五百以上，在世界甲骨學作品中，首推名著也。先生又集錄不可識之字千餘，印爲殷虛書契待問編，以資學者之考訂。觀堂之撰明堂廟寢考，洛誥考，鬼方，昆夷玁狁考，三代地理小記，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諸文，考明商周間之史實，不僅上正史記漢書之錯誤，且打破夏商周三代一系相承之儒家假設之歷史觀念者，先生甲骨學之功也。

不僅此也，觀堂一生之學業，先生實有誘掖獎進之功。當光緒二十四年，先生創農學社於上海，迻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乃以私貲設東方學社於上海之梅福里，正甲骨文字出土於河南安陽縣之小屯時，觀堂入社肄業。先生於同舍生扇頭讀觀堂詠史絕句云：「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乃大異之。先生乃使觀堂治社中庶務，而免其各費，觀堂於是始得專力於學。及庚子之亂，學社解散，先生乃助以貲，俾留學於日本。光緒二十八年夏，盛宣懷氏爲南洋公學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之謙吉里，先生爲校長，又聘觀堂爲校之執事。先生編譯農學報，教育世界雜誌，並請觀堂爲社論者數年。後先生任湖北農務學堂監督觀堂從之。次年春，先生有學東之行，乃薦觀堂於南通師範。又次年，先生任蘇州師範學堂監督，觀堂又移其講席於蘇。光緒三十四年先生入京，觀堂任學部總務司行走，等職。辛亥之役，先生避地東渡，觀堂攜家相

從，寓日之東京。先生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勸觀堂專治國學，觀堂乃大爲感動。聞先生小學訓詁之事，因自購江氏漢學師承記讀之，欲以此求修學之方，先生謂江氏論學多偏駁，不足師法，乃贈以顧亭林，戴東原，段懋堂，錢竹汀，汪容甫，高郵二王，諸家之書，以爲欲治國學，當於此求之。觀堂乃觀先生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先生與其商訂考核無暇日也。先生著齊魯封泥集存，與觀堂合撰流沙墜簡考釋，考証史事雖多由觀堂，其中審擇文字皆先生力也。

先生治學，縝密謹嚴，奄有清代二百餘年文字，訓詁，目錄，校勘，金石；之特長，而變化之。樹一義，考一事，精賅無倫。其著述之量，雖稍遜於觀堂，而觀堂新得之富，創獲之多，均直接間接得力於先生也。斯時革命之說大昌，先生移書致觀堂曰：留學諸生，多後起之秀，其趨向，關係於國家前途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觀堂答書言：諸生騖於血氣，結黨奔走，如燎方揚，不可遏止。料其將來，賢者以殞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萬一果發難，國是不可問矣。至今果驗。先生在海東，觀堂歸國，英法學者斯坦因沙畹諸博士，邀先生遊歐洲列邦，先生請觀堂同往，將治任矣，而巴爾幹戰事起。先生告觀堂行期將待戰後。觀堂復書言歐洲近歲科學已造其極，人欲亦與之競進，此次戰事，實爲西政爆裂之時，意歲月必久長，此行或不果耶？後數月，先生返滬江，沈乙庵尙書觴先生於海日樓，語及歐戰，先生以觀堂語對。乙庵曰：然！此戰後，歐洲必且有大變，戰勝之國，或將益擴大其國家主義。意謂德且勝也。先生曰：否！此戰將爲國家主義及社會主義

戰爭之結果，戰後恐無勝利國，或暴民專制將覆國家主義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國。乙庵意不謂然。已而俄國果覆亡。觀堂以禍將及我國，與北方某耆宿書言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某公漫不審，乃至今日，而其言竟又驗矣。故先生序觀堂遺書，謂觀堂有過人之識，故其爲學，亦理解洞明，世人徒驚公學，而不知公之達識，固未足以知公，而重公節行，不知公乃知仁兼盡，亦知公有未盡也。先生誠知觀堂者也。當觀堂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國學時，先生獨勸其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文尚書，疑尚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則多疑所不必疑。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僞造。至歐西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剏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綫，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爲；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作中流之砥柱，挽旣倒之狂瀾，先生蓋深知士人之使命者也。觀堂聞而懍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面稱弟子。先生以東原之於茂堂者謝之。觀堂遷善徙義之勇如彼，先生獎掖後進之誠又如此。實傑出之靈者也。後觀堂返國，先生割藏書十分之一贈之，送之神戶，執觀堂手曰：以君進德之勇，異日以亭林相期矣。甲子秋，先生入南齋。奉命與觀堂檢定內府所藏古彝器。丁卯五月南勢北漸，觀堂沈湖以死，先生入都痛哭，並經紀其身後，遺著盈尺，以一歲之力，爲之任編訂，並撰海寧王忠慤公傳，及王忠慤公別傳，內外人士，以先生

與其相交最久，知其學行必深，多就先生而訪問之。先生乃揮淚以詳傳之。先生與觀堂誠世之知交也。先生爲觀堂謀甘旨，俾成學業，無憂生之嗟，並陳善納誨，以守先待後相勉。觀堂之所以報之者，乃在植節立行，不負所學，斯不負故人。賢者之所爲，固與世俗之感惠徇知者異矣。世之貴文賤行，臨難巧辭，以自免者，對二先生之學博守約，執德不回之精神，亦可以愧死矣。

先生承孫詒讓吳大澂二君之後，搜羅彝器拓本，適當龜甲獸骨文字出土之時，物旣需人而明，人亦需物爲資。先生對甲骨文字多方搜求，並先後遣人至河南發掘，又親去考察，積十餘年之力量，尋其條貫，創通義例，著殷虛書契考釋，分門別類，條理秩然，古文字學，始在荊棘榛莽之中，開闢光昌大路，當時以說文爲中心之小學家，本其傳統之思想，不免妄加詆毀，非謂彝器文字瑣屑短書；即言甲骨文字，出於僞造；此種態度，完全出於嫉視，先生對之，毫不介意，旣已有此新材料，當精深以考據之，以建設古文字學之中心，開後世「古代社會研究」之新張本，其功厥偉矣。

先生序國學叢刊有云：「間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改俗，詩書不能救衰，古先學術必歸淘汰。蒙竊以爲不然。

夫自三古以來，人文斯啟；東遷以後，百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嚴中秘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至便。加以地不愛寶，山川效靈，——雍郊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洹陽出龜，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秘藏，繼魯壁而重開，嗣盌冢而再出——古

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

古者風化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蒞蜀，西州方起頌聲；道眞還鄉，南域乃興文教。然交友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流入雞林；尙書百編，播來蓬島。將見化瀛海爲環流，合區宇爲藝府，觀摩逮於殊方，資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古者二也。

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上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國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王郝詁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遙奪二徐之席；焦張之圖禮制，陋李聶之前聞；阮吳之釋鼎彝，壓宣和之御製，——聲欬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

至若先聖遺書，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即諸子之學說，百家之撰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挹其精華，固光燄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弦歌自若；五季俶擾，群經之彫槧方新。今且旁行斜上，崙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尙有典型，——老成未謝，皓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靑晴之徐監，——方將廣祭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墜，佇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

予性不通敏，幼學多歧，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勗，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曰目錄，曰雜

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忝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予望之，毋我遐棄！」先生對於國學之殷望，有如此之誠者。

丹徒鮑鼎，字扶九，號默厂，癸酉十一月，著默厂金石三書。除愙齋集古錄校勘記外，印抱殘守缺齋藏目於敏堂，謂「羅振玉秦漢瓦文字中已采之，第亦未盡所藏，獨其藏金宜有專錄。」又著漢賈夫人馬姜墓石刻考釋，謂「先生由洛經滬，留蟫隱廬三月，摩挲辨釋，行字愈明，因考釋之，皆有長跋。」足見先生研究金石之學，無微不至其極也。

先生弟子商承祚氏，以羅王二家之說，依說文體例而編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並製考釋一卷，待問編十二卷，均本先生所撰而損益之者。先生於丙辰九月，爲景印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云：「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見。此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簍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存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尚存殘帙否？念之慨歎！」云云。其關心古籍有如此者。

庚午孟冬，成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序有「吉金文字之學，肇于兩漢李少君識柏寢之器，張敞釋美陽之鼎，載諸馬班二書，厥後南單于得漢北古鼎以遺竇憲，案其銘文，知爲仲山甫作。許祭酒敘說文解字，謂郡國

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此均吉金文字之學，肇於兩漢之徵，下逮天水之世，始有專書箸錄。顧劉呂黃李王薛諸家之所訓釋，得失相半。我朝乾隆嘉以降，作者朋興，斯學益盛，而考釋尙沿宋賢之舊，訂正無多，直至吳愙齋中丞孫仲頌部郎所造乃邁于往哲，今者古器大出，聞見益廣，遂有積薪之勢，非必今人之識賢于古人也。予而立之年，即好蒐集古金文墨，本縣歷歲時充牣巾笥往居海東，亡友海甯王忠愨公，從予治斯學，徧覽所儲編爲金文箸錄表于時，擬將前人未箸錄者會爲一編，以補諸家所未備，而人事乖違，未償夙願。丁夘仲夏，忠愨遽完大節，良友云亡，益無聊俚。及戊辰冬戢影遼東，復以箸書遣日，念三十餘年蒐集之勞，未忍終沒剟邇日所儲，復增於昔，乃以一歲之力，課兒子福頤，長孫繼祖，助予撫寫，成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將付民手，以博之昔積古齋箸錄才得較百器攈古集古二錄，雖均逾千器，然皆承前人所有而增益之，此編所載，多出晚近前人所未及見，計其都數，亦埒于兩家，惟頻歲以來，關雒榛蕪，稚埋滿地，中州歲出古器，不下千餘，關中秦文公墓，比聞罹溫韜之厄，亦得古器盈百，承之以禁其禁，視匋齋所藏，寶鷄所出，尤巨且精，顧或流出重瀛，或淪于盜竊，倉史妙迹，末由得窺，則此編所載，亦非敢云補闕，俟以他年，世有同好，爲我續焉，亦予志也」云云。其關心吉金文字之學，有如此者。

敦煌唐寫本書籍，爲英國斯坦因博士攜歸倫敦者。有韋莊秦婦吟一卷，前後殘闕，尙近千字，此詩韋莊浣花集十卷不載，唐寫本亦無書題及撰人姓名，然孫光憲北夢瑣言，謂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今敦煌殘卷中有此二句，其爲韋詩審矣。就此一端，即知敦煌發

見之殘帙，其價值爲何如也。先生箸莫高窟石室祕錄七篇，將漢唐遺跡，沉霾流沙中者，窮搜冥索，求得其眞，壓缺旣釋，爲銓解，綴學適情，何其有中，其大者，足以補史傳之闕失，小者亦足藉見唐代之遺風，其功亦甚偉矣。書卷，雕本，石刻，經象，古器物，無非人間之至寶。先生復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爲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又印其影本爲石室秘寶十五種。癸巳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辛酉，伯氏復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先生，又石印行世。不可謂非定前絕後之大事業也。

莫高窟，在甘肅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鳴沙山之下，前臨小川，有三寺，俗稱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兩寺皆道觀，下寺乃僧刹也。寺名皆署回文。而按石室中藏書，多署三界寺，殆舊名也。寺之左近，有石室千餘，由唐訖元，皆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詳西域水道記卷三，哈喇淖爾所受水篇。）各洞中皆有壁畫，上截爲佛像，下截爲造象人畫像，並記其人之姓氏籍里。西域水道記，載雍正中光祿少鄉汪漋游千佛洞詩，所謂「色相嗟多毀，丹靑訝尙鮮」者是也。惟一洞藏書滿中，乃西夏兵革時所藏。壁外加以象飾，故不能知其爲藏書之所。逮光緒庚子，繕治石室，鑿壁而書出，由是稍稍流傳人間。丁未冬，法人伯希和君游迪化，謁長將軍，將軍曾藏石室書一卷，語其事。繼謁瀾公，暨安西州牧某，各贈以一卷。伯君審知爲唐寫本，亟往購得十巨篋。然僅居全書三分之一，而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則垂盡矣。今其所得，已大半寄回法國，藏之巴黎圖書館。尙餘數束未攜歸，董授經京卿康，以此事告先生，先生乃與同好往觀。其所見及所未見之莫高窟石

室秘錄：計書卷六，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紙故敝不可影者，則錄而存之。其用心可云良苦矣。先生此種百方蒐求新出之材料，載東方文庫，考古學零簡。文不俱錄。總上所述，先生之功績約分三事，茲詳論之：

一、先生對中國古器物古書籍三十年來發現及整理之功績

中國近三十年中，古器物古書籍出世之最盛時代也。自來學術之興，無不本於古器古書之發見。有孔壁經傳之出，而後有兩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之出，而後有宋以來古文字古器物之學。惟汲冢竹簡發見後，未及即遭永嘉之亂，於學術上乃無甚結果耳。百年以來，古物之出，倍蓰於宋時，而近三十年，尤爲古物出世之黃金時代。數之最大者，則如殷虛之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諸城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古籍，內閣大庫之宋元刊本並明以後史料。此數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各地所出之三代彝器，漢唐石刻，及種種古器物，亦較前此三十年爲多。故此三十年中所出之古書古物，謂之絕後，則未敢言，謂之空前，則人人所首肯也。然此三十年中所發見之古器物古書籍無一不與先生直接或間接有關係也。今更分別言之：

1. 殷商文字　昔人惟於古彝器中見之，然其數頗少。自光緒戊戌己亥間，甲骨文字出土，又大半爲先生所得，竟藏至三萬片有奇。其著殷虛書契前八卷，(甲寅印)後編二卷，(丙辰印)殷虛書契菁華一卷，(甲寅印)鐵雲藏龜之餘卷。(甲寅印)分別部居，去其重複，選印其最精粹者，以流傳於社會，垂範於後世，裨益於文字學及古代史之功績，其非先生乎？此先生在三十年中最古且最大之發見也。

2. **漢晉木簡**　此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之所發掘也。博士於光緒壬寅癸卯間，曾游我國新疆天山南路，於和闐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人以前遺物甚夥。復於尺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約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闐之故蹟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爲之箋釋。又於丁未戊申間，復游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於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復於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於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牘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於吐魯番側近，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故木簡之發見，殆可謂斯氏一人之功。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復爲之考釋，影印成書。然此非中國人也，先生復與觀堂氏重加考訂，於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爲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裨益於文字學及古代史之功績，又得謂非先生直接間接之功乎？

3. **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　亦由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伯希和以文學士任安南河內之東方考古學校教授，斯時年僅三十一歲，博通東方學術，爾雅有鑒裁，先生以畏友視之。）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爲我國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萬卷。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前後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五。其四部書爲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氏傳，及陸氏尚書釋文，糜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以上並伯氏所得）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經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玄謠集藏倫敦博物館，通俗詩及小說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種。）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已酉冬日，先生即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爲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越一年，復印其影本爲石室秘寶十五種。又十一年癸巳，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又四年辛酉，伯氏復以陸法切韻三種影本寄先生，未及精印；王觀堂先臨寫一本，石印以行世。是巴黎所藏要書，先生略皆印行也。即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一卷，先生亦於辛亥印入國學叢刊。（其餘敦煌佛典及內閣大庫書，具在學部圖書館目錄中。）近時所出金石器，先生復一一爲之結果。誰得謂先生對中國古器物古書籍，三十年來發現及整理之功績，非空前絕後之一大事業也。

二、先生對中國舊學術三十年來新研究之功績

最近研究之事業，亦與古書古器之發見並行。三十年前，古器物學與古文字學，經濰縣陳簠齋氏介祺，吳縣吳愙齋氏大澂，已漸具眉目。及殷虛文字出，瑞孫仲容氏詒讓，即就鐵雲藏龜考其文字，成契文舉例二卷，（書成光緒甲辰，越十三年丁巳，先生得其手稿印行。）雖創獲無多，而殷虛文字之研究，實自此始。嗣是先

生之殷商貞卜文字考，(宣統庚戌)殷虛書契考釋，(甲寅)殷虛書契待問編，(丙辰) 王觀堂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戊午)先後成書。其於殷人文字，蓋已十得五六。先生考釋一書，兼及書契中所見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禮，王觀堂復纘其業，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論各一卷。(丁巳) 就經傳之舊文與新出之史料，爲深邃綿密之研究。其於經史二學，裨益尤多，茲舉其重要者。商自成湯以前，絕無事實。史記殷本紀惟據世本書其世次而已。觀堂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恒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詞，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眞古今所不能夢想之成績也。書序史記，均謂盤庚遷殷，即是宅亳，羅叔言先生獨引古本竹書，謂殷爲北蒙即今彰德。王觀堂於三代地理小說中證成其說，遂無疑義。僅此二例，卽足爲近世經史二學上之絕大發明也。至西域漢晉木簡之研究，則書釋文字均出先生。而考證史事，觀堂襄助。其所發見，如漢時西域兩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燧之次第，魏晉間葱嶺以東之國數及西域長史之治所，均足補史之闕文。而敦煌所出古書之研究，則全出先生一人之手。其新得之成績，如高昌麴氏之年號世系，沙州張氏及曹氏之事實，皆前此所未知。此更見先生古書研究之獨得也。由此論之，先生無觀堂可以傑出於世；觀堂無先生，則未必能成觀堂之業矣。至西域各處，所出之古番文，伯希和君於此中發見古代窣利，覩貨邏，及東波斯三種，世所未知之文字，而先生之子君楚，福萇，亦從俄人所得西夏字書「掌中珠」殘本，及種種西夏遺文，發明西夏文字之構造，及意義。此直接間接研究之進步，又皆與先生古書古器之發見及其心得相關連也。至經

史小學，在前三百年中，已大進步者，觀堂復由新材料出發，以圖解決數千年未決之問題。其最重要者，如周書，洛誥，顧命，之新說，鬼方獫狁之地理，明堂寢廟之制度，與聲音文字上種種之解釋，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及近時士中之新學問，確得其根本之結合與調和，此惟於最近十年中始得見之。凡此皆與先生著作有極密切之關係者也。換言之，即皆以先生之學爲其中心者也。先生以學者之身，百方蒐求新出之材料，不啻爲近三十年來新研究功績之主人，且爲近百年文化之總結晶體也。不過其研究之功，乃爲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耳。觀堂承先生之後，以精密之分析力與奇異之綜合力，發見舊材料與新材料之關係，而爲中國文化第二步之貢献，遂使羣衆舊學退步之近三十年中，爲從古未有之進步。先生之子君楚，又承先生發明西夏文字之讀法，誠希世之偉業也。觀堂以忠殉國；君楚以啟死學；先生尙健在。余雖不能不爲中國學術惜，却又不能不爲中國學術幸矣。

三、先生對西夏遺文發現之功績

西夏立國，僻在西陲，未漸聲教。方其盛時，雖叛造國書，遂譯竺典；然第行於其邦域之中，流傳中土者蓋寡。僅存二三石刻，世固無辨釋之者。致同治間，英人韋理博士，尙誤以居庸關刻經中西夏書爲女眞小字。至光緒丙申，法儒戴物利亞及沙畹兩博士始定爲西夏書。戴氏又考感通塔記著西夏文字。英人巴賽爾博士亦治斯學。於音義漸有所發明。逮庚子之亂，法人毛理斯氏得西夏譯本法華經三冊於我都下時，駐高麗法使署譯官貝爾多氏，亦得是經三冊。歲在甲辰，毛氏迺以研究所得，刊行于世。斯時考證之資料尙少，而苦心鉤

索，涂逕漸啟。蓋西夏國書塵薶者幾七百年，至毛氏時始見曙光矣。宣統庚戌，俄國柯智洛夫大佐，于我國張掖黑河故地，得西夏譯經盈數篋，載歸俄都，中有字書一冊曰掌中珠者，並列中夏兩文，各注音于旁，於是考究西夏國書之資材迺大備。閱二年壬子，俄國伊鳳閣博士，携其中一葉，以示上虞羅叔言先生。先生謂此習西夏國書之津梁也。從遂伊君乞影本。逾歲，伊君迺影照全書五分之一以至。雖一鱗半甲，莫窺全豹；然漸可循是以考求西夏諸石刻。先生之公子，君美，君楚，每以習業之餘，分燈共讀，同釋感通塔記，十得五六。會日本京都大學羽田助教亨，又以安南河內東洋學院所藏西夏文法華經影片三紙見貽，以參校塔記。及居庸刻經所得，迺益增。緣是稍悟其造字行文之指。然猶恨西人所考，不得寓目，孤學無所證也。尋於羽田學士，許得毛氏書讀之，顧惜其未及造字行文之指，爰條記數月以來研究所得，以補毛之略，為「西夏國書略說。」約分四類：曰書體，曰說文，曰文體，曰遺文。(見上虞羅福萇著西夏國書略說序)自法人戴物利亞(M. Devéria) 作西夏文字考，俄人柯智洛夫 (Colonel Kozlov)出 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字學研究遂勃然興起。其在法國則有毛理斯 (Morisoe) 德國則本澳底(A. Bernhardi) 夫人勞咈博士 (B. Laufer) 俄國則伊鳳閣博士 (I. Ivanov) 並嗜斯學。惟我中土，則羅氏兄弟君美君楚二先生，號稱專家。自此而後，昔日所謂居庸關陀羅尼經之女眞字體者，遂定為河西夏字矣。至於諸公所作，多重解說字體或譯釋經文，其於西夏語言，輒未能有所深造，而篳路襤褸，開斯學之端緒，其功固未可沒也。嗣此，遺文發見與日漸增，聶利山先生(N. A. Nevsky)遂崛起於俄聯。石濱純太郎 (J. Ishihama) 亦抗志於扶桑。二君所著，亦因材料之關係，

發彈不能無所限制，惟學術幸厄，殊未必能以人力强求者。曩者柯君發掘黑水，所獲西夏文物至數十箱，稍後斯坦因(A. Stein)所得，亦稱巨觀。然載運歸國，則無有多所刊行，致使嗜此諸人，仰望莫及而終且引爲遺憾，誠爲學術中一最不愉快之事。國立北平圖書館，以購入西夏文經典，編爲「西夏文專號」，藉紀斯盛事，幷載有故羅君楚先生之遺著，及羅君美，聶利山，石濱純太郎，諸先生作品，以廣研究之機會，如此宏舉，亦學術界之一幸事也。（立見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西夏文專號王靜如先生引論）

上虞羅叔言先生，曾購得定州佛像腹中所出西夏文佛經數頁。先生當時，未加序跋，吾人亦不知其何時何寺所出？與夫佛像塑造之年代。吾師辛旬南先生，定州人，謂定州佛像腹內之西夏佛經所得乃木刻數方，（長方，寬約七八寸，長尺餘，字大小約徑五分。）當時刷印多張，辛旬南先生亦攜其一二以歸。先生所購應即此。但不知何人所賣也。事在民國九十年間。王靜如先生又陳述定州佛像腹中所出佛經殘卷，並論羅君美先生所謂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殘片背面之公文，及羅君美所作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譯文，與居庸關西夏文陀羅尼經釋文等，多有所見。於世之研究斯學者，頗多便利也。叔言先生有敦煌零拾七種，羅福萇有沙州文錄補錄一卷，及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與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等。均敦煌俗文學之發現也。

先生之著述頗富，有殷虛書契類編十四卷，雪堂校刻羣書叙錄二卷，殷商貞文字考一卷，殷虛書契精華一卷，鐵雲藏龜之餘一卷，殷虛書契考釋一卷，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三卷，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後編二卷，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考說，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一卷，殷文存上下二卷，敦煌石室遺書貞松

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貞松集古遺補三卷，讀碑小箋一卷，淮陰金石僅存錄一卷，附編一卷，補遺一卷，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卷，雪堂所存金石文字簿錄一卷，雪堂所藏古器物目錄一卷，雪堂所藏古器物圖一卷，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雪堂書畫跋尾一卷，甲寅稿一卷，松翁近稿一卷，補遺一卷，面城精舍雜文甲乙二編，雲窗漫稿一卷，漢晉書影一卷，高昌壁畫菁華二十幀附二幀，續彙刻書目十卷，閏集一冊，吉古圖錄：歷代官印集存三卷，齊魯封泥集存一卷，歷代符牌錄二卷，後編一卷，四朝鈔幣圖錄一卷，附考釋一卷，存拙齋札疏一卷，眼學偶得一卷。永慕園叢書：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考釋一卷，附錄一卷，圖表一卷，(與王國維同編輯)秦金石刻辭三卷，秦漢瓦當文字五卷，度量權衡實驗說一卷，(吳大澂著)萬里遺珍一卷，歷朝鈔幣圖錄一卷。唐風樓碑錄：昭陵碑錄三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補一卷，唐三家碑錄三卷，芒洛冢墓遺文四卷，西陲石刻錄三卷，後錄一卷，石室洞造象題名一卷，泓龍洞造像題名一卷。及魏正始石經殘字跋，三國志證聞校勘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莫高窟石室祕錄，續彙刻書目等，(以下嗣刻)佚石錄二卷，北海石蹟錄二卷，平原石蹟錄二卷，淮陰金石錄二卷，附錄一卷，西城精舍雜文二卷，磬室所藏錄印八冊，續集四冊，赫連泉館古印存一卷，續存一卷，隋唐以來官印集存一冊，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一冊，西夏官印集存一冊，璽印姓氏徵二卷，漢晉石刻墨影一卷，楚州城甎錄等四種四冊，西陲石刻錄一卷，鄴下冢墓遺文一卷，山左冢墓遺文一卷，石鼓文考釋一卷，金石粹編校字記一卷，道德經考異二卷，附老子考異補遺，補唐書張義潮傳，唐折衝府考補一卷，補遺一卷，紀元以來朔閏考六卷

，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一卷，魏書宗室傳注十二卷，附魏宗室世系表，徐俟齋先生年譜，萬年少年譜，陸庵所著書四種五卷，永豐鄉人稿四種八卷，永豐鄉人雜著殘存八種八卷，附錄三卷，續編七種九卷，附一卷，五史斠義五卷，碑別字補五卷，宋元釋藏刊本一卷，敦煌古寫本諸經校勘記二卷，敦煌石室書目一卷，（卷端題敦煌石室書目記或題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金泥石屑二卷，古鏡圖錄三卷，三代吉金文字一卷，古器物範圍錄，鳴沙石室秘錄一卷，俑廬日札，寰宇訪碑錄刋正，（校錄）毛詩豳風殘卷，（輯）昭代經師手簡二冊，鶴澗先生遺詩若干卷，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六卷，宸翰樓叢書八種三十卷，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十八卷，續編四卷，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卷，雲窗叢刻十種十四卷，玉簡齋叢書二集八種，吉石庵叢書四集二十七種，晉遺古叢刊十種十一卷，敦煌石室遺書十二種，敦煌拾零七種，敦煌石室碎金，國學叢刊十八冊，後改名雪堂叢刻，學術叢編，（二種與王國維同輯）藝術叢編，（與鄒安同輯）史料叢刊初編。甲戌春，蟫隱廬印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三卷。亞洲學術雜誌有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並羅福萇西夏書略說。遼東詩壇第五十七期有先生「殷墟文字の發見と研究の經過」講演詞，為松崎柔甫筆記。

先生學綜內外，卓然儒宗，其著述風行海內外，為學術界所推重。九一八事變後，官涉滿洲，為人所訾議。此其個性不同，立場互異，乃另一問題。予之為是文者，取其學術影響之一端也。若以意志主張見譏，則非予所任受矣。先生挽王國維先生云：「至誠格天，邀數百載所無曠典；孤忠蓋代，繫三千年垂絕綱常。」其固持臣節，始終如一之精神，當可想見；不能以其固執己見，即嗤為愚迂也。

章炳麟先生評傳

先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更名炳麟，慕崑山顧寧人，又易名絳，自署太炎，生於清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年六十六歲，浙江餘杭人。家世儒修。父名濬。三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而徇敏，少讀東華錄。憤異族之君中國，即立志不仕進。年十七八，從德清俞曲園先生學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字器數之間。旁逮子史。幷多闡發。而於小學爲尤精。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能灼然見語言文字本原，蓋應用清儒之治學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故其精義多發乾嘉諸師所未發也。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具舍唯識，有所深入。著齊物論釋，以佛法解老莊，乃與瑜伽華嚴相會。自謂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既游日本，兼涉西籍，更能融會新知，貫通舊學，所得日益閎肆。所著葑漢微言，檢論，文錄，諸篇，皆淹雅博洽，語多深造。嘗曰：「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眞，終乃回眞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是先生之學，固度越清儒矣。惟生居浙東，頗究心明清掌故，盛倡種族革命，其影響於近世學術思想者至鉅。（以下多見汪太沖編章太炎外紀）先生之治經學也，嗜攻春秋，繼爲春秋左傳讀數十萬言，發揮先聖制作本意。蓋清儒之治春秋，喜公羊氏，自劉逢祿宋翔鳳希飾傳文旁傅緯書，其辭益夸誕，而謬說滋多。王闓運等自名其學術凡四變，詭異不悟，而大張素王改制之說，湘中講學，天下靡然從風，雖曲園亦頗右公羊焉

。迄康有爲造新學僞經之說，彼時浙中宿學，若黃以周孫詒讓數君，獨能卓然不惑，先生承之，以爲傳記通論，闊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讐夸誣何益，幾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爲律，則上世社會汚隆之迹，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分裂，則可以審因革，於春秋左傳讀叙錄中，專駁劉逢祿之說，將先聖著作本旨，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先生閒時嘗從仁和譚獻遊。献字仲修，爲輓近鴻儒，著述極富，質有其文。而平日論學，主張樸踐，以常州莊氏竟陵胡氏爲宗，尤志於改革文章，謂自明室以來，文人學士，心先埋沒於場屋殆盡，苟無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乃主張胡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汪容甫龔定庵，略用挽就，而以不分駢散爲粗迹爲回瀾，八荒寥寥，和者實希，疇人中所可哆口者，惟曰有實有用而已。此以胡張自成專家之學，爲救弊之主，以容甫諸家，不分駁散，爲救弊之輔。嘗云：國朝可讀之文，前則孤立無名之士，後則治經樸學之儒，文章冠古，必先截斷來流，蓋所以辨章體格，曲盡文情，爲挽當日之頹風者；及其弊也，或狂言而不實，或流蕩而無歸。

先生以謂仲修所言，當語於讀書已識條理者爾，而非宜於初學也。先生教人，切切以自尊謹約，於立言必研精覃思，語語心得，不因成說爲主；然茲時先生益博聞，文采斐然，有所述作，是爲顯名於世之始。

清光緒戊戌之歲，康有爲上書變法，海內之士，大呼維新。梁啓超譚嗣同等，設時務報館於上海，先生撰文其中，館人故多通達士。然或汲汲以立憲爲言，不甚注意於國情，則以甲午中日役後，朝野欲一快心於日本

，政府密約俄羅斯以爲緊援，先生獨不謂然，謂中日二國，同種同文，實唇齒可依，背同種而鄉異族，豈不甚左？往昔興亞之會，自非虛言，中依東，東亦依中，冀中國之强，引爲唇齒，則遠可以敵泰西，近可以拒俄國，何恥之可雪？且國家不早自振厲，以稍陵夷，至於謠諑之中，乃欲自張大，斯不亦遠乎？夫發憤爲天下雄，則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雖有形勢之險，然一飯之頃，可以潰敗決裂也。先生對於內政言論，頗以教育爲重。且言學會，大有益於國家。故倡之甚力。以謂小雅廢四夷交侵，實由於士氣靡蕩，施行厲節，雖摩頂放踵，所不敢辭，危言竦論何傷？

先生對外主張聯日，對內主張重學。二義爲當日言論之標準。方是時也，人人抱望治之念，先生亦希企大局之維新更始，但未激烈張排滿之幟，而倡革政之說，蓋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材，謂之革政。先生不欲於此時鼓吹急進之破壞，冀邦基之完實，乃曰以革政挽革命。戊戌政變之後，最爲亡淸黑暗悲苦之秋，先生憫中國之將亡，知淸室不可爲治，始倡光復之義，力主急進之說。于時著馗書數十篇，首申排滿之義，匡客帝之謬，編中以論學爲主，而政治社會附焉。詞氣古奧，自成一格。獨闢狐怡，精意絕倫。論者以爲可攀漢魏諸子之儕，其實博貫群言，不拘成見，將以彰往察來，厥爲先生綜合國學之初型。茲書力闢食毛踐土之說，直言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海內思潮，於是大變，光復之聲，遂一發而不可遏止矣。

時梁啓超創辦新民叢報，以言論自効；而先生亦撰文蘇報。會康有爲諸人，倡擁護淸政府，作非革命書，先生以民族光復主義痛駁之，而立憲之說，爲之大挫。未幾，創教育會於上海，聯絡張繼，蔡元培諸君，合辦

刋物，鼓吹革命之說。同志有鄒容者，年十七，巴縣人，與先生見於愛國學社。容，素明習國史，疾異族如仇讐，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自念語過淺陋，就先生求修飾。先生曰：「感恒民當如是。」序而刻之，與駁康書皆刋行小冊，不徑而走，爲清吏端方所忌，唆上海道控先生於會審公廨，封蘇報館。獄決，二人各判繫三年，舉國譁然。夫百新黨演說於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監牢。聚數百人大呼於睡獅之側，不足攪其夢；苟以巨石投之，則躍而起矣。蓋壓力重，則有無量之苦痛，而反抗力，即因之而生也。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然閱此者幾何人也。一般國民，固未嘗知其所呼號者爲何。今報之封也，人之錮也，其勢固已激蕩於天下。於是漢族受滿族之屠毒，滿族實漢族之世仇，互相問答傳說，一而十，而百千萬，排滿之議，播無形種子於全國。一旦蟄雷初震，萬物照蘇，發揚大漢之國魂，掃除逆虜之羶穢，民族主義，遂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下至兒童走卒，皆打入腦筋，牢不可破。爾後光復故國食其效果也。（先生以丙午出獄，鄒病死獄中。）

先生出獄之際，海上鄧實，黃節，劉師培諸君，辦一國學保存會。每月刋國粹學報一冊。而先生亦撰著其中。初時諸人所著報材，或通論單編雜述佚刋，時張浮詞，先生慮之。以爲學名國粹，當研精覃思，鉤沈發伏，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斯乃形名相稱。若徒撫舊語，或張大其說以自文，盈詞滿幅，又何貴哉？今日著書，易於往哲，誠以證已據備，不煩檢尋爾，然則撮錄徵實，亦非難事。非有心得，則亦陳陳相因，不學者或眩其浩博；識者視之，皆前人之睡餘也。報例分經史文學通論數類，而先生夙重小學，

以爲國故之本，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先生論小學尤重聲類，蓋以形義二端，江戴段王陳義已具，不欲承其末流，王筠釋例之儔，可謂說文學，不可謂小學也。若夫經典一科，直言說經所以存古，非所以適今。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朽蠹粗劣者，猶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禮經十七篇，守之貴族，不下庶人。皇漢迄今，政在專制，當代不行之典，於今無用之儀，而欲肆之郡國，漸及鄉遂，何異顧炎武變今時之語，反諸三代古音乎？毛詩春秋論語孫卿之錄，經紀人倫，平章百姓，訓詞深厚，定爲典常，然人事百端，變易未艾，或非或是，積久漸明，豈可定一尊於先聖？春秋三統三世之說，無慮陳其梗概，天倪定分，固不周知，豈有百世之前，發凡起例，以待人遵其格令者？故知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干祿，過崇先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矣。是時王闓運於海內文學深湛，鮮其疇類，而門下標榜，乃謂揜迹史遷，睥睨韓柳，則亦譽過其實。先生之意，以爲提倡國學，在樸說而不在華詞。文詞誠優，亦足疏錄。然壯言自肆者，宜歸洮汰。先生對於國粹學報意見，大略如此。通論一門，時理及諸子，於道家尤得其微義。論者謂先生見古人之大體，不專於鄒魯；識形名之取舍，無閒於儒墨，此語近之。所著春秋左氏叙錄，及劉子政左氏說成書。其他說經論學之作，流傳不絕。爾時學報諸子，與先生友善者，有劉師培，即江蘇儀徵之劉光漢也。家故經儒，藏書甚富，述作獨好繁稱博引。與太炎並稱二叔先生。余爲專傳，以評論之，此不贅述。

先生東適日本，時革命黨方撰機關報紙民報於東京。先生至，遂主其事。民報之文，諸爲先生所撰述者，皆

深切峻厲，足以興起人。清室益忌之。然不可奈何。後革命黨少渙散，黨之要人或他適，民報事獨委諸先生。日本政府，受言於清廷，假故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售。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游學者以國故。覩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爲浮圖，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雖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効，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初與講貫小學，頗有疑義。乃追古文本字。次小學答問一冊。而後討論莊周之書；次莊子解故。而國故論衡，亦先後刊布於清末。夫取名論衡，即爲綜抉批評之義。書分三篇：首論小學，內中頗訂韻類，若夫陰陽對轉，區其弇侈，半齒彈舌，歸之舌頭，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轉注之繫造字，和理內發，符采外章，比於故老，蓋有討論修飾之功矣。次卷文學，而經義冠焉。自昔有劉彥和文心雕龍，甄別體材，至章學誠文史通義，更能推廣其義，以見源流。先生論文諸篇，實補足前人之說，下糾當世之謬，排斥浮華交會之士，噓枯吹生之文。而謂文辯，當爲窮理之器；篇章，應有計籌之用。由此以後，文學改革之聲，一發而不可制。先生論曰：

「自王湘綺諸公，競事文詞，不辨文體，而說經紀事，轉多以句摩字擬爲功。其所著湘軍志辭調直仿史記，諸經解說，氣體上效鄭君，似視經義爲學說，而可以已意更之者。夫豈不知今日說經，有異漢儒之注釋，必同法吏之判詞邪，兩造具而案可斷也。」是知諸家之誤，實爲已甚。桐城派者，又牽事義以就文格，終使文章之用，等於印板，議論常典，猶虞不給，辨章學術，其道烏由。故先生論文一出，而昔之譁世取寵，與自

標宗派者幾息。諸子之學先生尤嗜。原道三篇，為近世說老之先河。先生涉世既廣，哲學內典，獵問尤繁，天賦神悟，而通其義於實情。世人或以清談視老子，或以權術擯之，或以進化功利傳之，皆非出於經歷人世而得之也。夫九流不同致，中夏遠西學術之異軌，印度中國思想之殊歸，所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題者，先生實於著作屢屢提出，後之作者，發揮雖詳於先生，而初始注意及此，固應有屬也。統觀國故論衡，其文體約同荀子正論性惡諸篇，尉尉推嬗，條理井然。又不主一家，得九流會通之趣，妙執萬有，無入主出奴之嫌。可謂制割大理，疏觀萬物，以淺持博，以一持萬者也。是時新會梁啟超，主新民叢報，以言論自効，或論學術，多譯自東人。其理想絕富，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皆能有所指示，裨益國人，良非淺鮮。時稱梁氏為政談家。而侯官嚴幾道，移譯西書，擇其精粹，正其名詞，二十年前，新學說之輸入，功為第一。國人思想於以丕變。至夫發揮故籍，獨抒已得，文詞訓詁，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紹晉康之遺緒，名世之儒，世推先生。

先生既講學日本，弟子中著者，有黃侃，康寶忠，為能傳其國學。侃字季綱，湖北蘄州人。性洒脫而好學，遇先生於東洋，益篤勵於學。康字心孚，陝西城固人。於早稻田習政治經濟。維護先生甚力。先生少窺楊許之學，好尚論古文，於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献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一，略籀殊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腮理。蓋有誦讀古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音，唐韻以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巷陌紛錯，不可究

理，方舉其言，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不曉音韻變轉之友紀，遂循其脣吻所宜，以檢字書則弗能，斯戴君轉語之所以貴，後生不可待也。先生以爲及未入丘墓時，爲之理解，猶愈於放失已。會儀徵劉光漢申叔，蘄黃侃季剛，亦好小學。申叔先爲札記三十餘條。季剛次蘄州語及諸詞氣，因比輯所說，及二君所診發者，亡慮八百事，爲新方言十一篇，得所以萌俗昭夏聲者。先生旣成書，上之瑞安孫仲容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齟齬，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孫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絕倫，贈以周官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而先生亦自謂能堅守舊文，不惑時論，期以聲音故訓，輔存徵學，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孫先生。雖並世目爲頑固，所不辭矣。然先生仍在東國，尙著有學林管子餘義等成書。光緒之末，內地革命黨徐錫麟舉事皖北。未成。而發難之機益勃勃。繼有孫中山蔡元培陶成章黃興諸先生，相互連絡秘密團體，四出運動。繼因黨人內叛，並受汪某之播弄，醜事昭張，爲留學青年團體所不齒，後有少數人與先生相仇，遂有焚民報館事。先生示以大義，力陳團結之必要，卒至不悟，遂爲江督端方所利用，乃大捕革命黨。內地同志皆星散，而南方黨人，別樹一同盟會以號招。後以感情未洽，又別組一會，以防人心離散。於是與蔡元培李燮和諸留東黨人，組織光復總會。所有黨人，除孫黃之同盟會外，皆入光復總會。公舉先生爲正會長，陶成章爲副會長，並聯合南洋黨中要人，於是革命進行之潮流，自此愈緊。先生見諸同志氣質浮囂，恐其不堪久而瓦解，乃爲文以箴之。略謂知恥，重厚，耿介，三者爲人之必要。而於重言，立信，尤三致意。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生死

者，於是乎在。黨中宋教仁，蔡元培，汪兆銘，張繼諸君，皆能艱難其身，以爲表儀。蒙霜露，涉波濤，乞食囚繫而不慍悔。先生既富學術，高氣節。陶成章復銳志經營，南洋華僑。以是欽佩二公尤切。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盟會事敗，汪兆銘黃樹中等，實行暗殺清攝政王，又不成。其秋八月，孫武等，偕黎元洪舉義武漢，運籌一切，宋教仁湯化龍實主之。光復會同盟會黨人相率回國。而陶成章遙應於浙江，以牽制東南。時先生至滬上，擘畫建設，東南大半，宣告獨立，清廷不支，先生興漢之志，乃得達。

民元南京政府政成立。任樞密顧問，爲先生委政治之秋。光復之際，南方組織，多爲先生所擘畫。繼以南北議和，各省仍紛紛不一，先生乃剏大共勢報，復集合同志，組織統一黨於海上。是爲民國政黨之嚆矢。政府將招集國會，制定憲法，而先生直欲以學理定國體，主持過激。以爲制大法者，當察於歷史，不在法理懸談。求民情者，當順於編氓，不在豪家蕩子。若制憲法，以爲緣飾，上者啓拘文牽義之漸，下者開奔競賄賂之門，是乃不改清之積弊，而反浚其末流。欲言民福，編戶無錙銖之積；欲言民權，兆庶有丘山之災；徒爲數百莠民，增其意氣，而元元之困苦如故也。然則議員之爲民賊，而憲法之當糞除，於今可驗，其言亦甚可信矣。時同盟光復兩會，甚相仇視。先生乃移書孫總理曰：「赤子陷井，亦謂無罪於人。今南紀肅清，天下曠蕩，雖染汚俗，亦當普與自新。」又與張季直書曰：「海隅近狀，令聞者時有戒心。昔武昌首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救善人爲念；苟有寸長，以爲不應記其瑕過。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尙蒙慘禍，彈丸剡注，布其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茲昏

者，其禍殆非數年不解。雖保存善類之心，而乏飲醇佩糟之用，身非在服，不能遂其所懷，則下走之痛也。」先生憂深慮遠之情，形於文墨；見微知著，規摹宏遠，惜乎祇能自喻於心，而不能警悟冥冥之世人也。可慨也夫。

國事擾攘之時，而先生不忘學業，齊物論釋於此時刊行。二千年來，注莊子者數十家，皆玄理者以徼繞適意，尙文詞者以華妙會心，其眞以莊注莊，還我本來面目者，端推此篇。所謂以爲隱居不可以利物，故託抱關之賤；南面不可以止盜，故辭楚相之禁；知足不可以無待，故泯死生之分；兼愛不可以宜衆，故建自取之辯；常道不可以致遠，故存造微之談；可謂知莊子者矣。鼎新之後，康有爲廖平等，益比隆大同之說，遂辦孔教會，發刊雜誌，以附會西說爲主，孔教會乃徧於全國，一時眩然，先生亦駁之。訾其怪妄，作駁孔教議。中有謂緬其候度而奉其儀容，則訛耀也；貴其一家，而忘其比類，則偏畸也；進退失據，挾左道比神事，其不可垂則甚明。孔子爲中國保民開化之宗，不爲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復，民陷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於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壞，唯先聖是賴，是乃其高於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

先生好言論，直言無忌。袁聘爲總統府高等顧問，欲以爵祿羈縻之。先生言論，仍無忌憚，故對於政治上之建議，掣肘益甚。袁政府欲其遠離，乃與以專使名義，先生遂東至滿洲，有籌邊興實業之志。觀其民雖桀健，而醇樸易與爲善，興利之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猝舉；鐵路亦多隸外人，雖欲闢無由；要以利水道平錢幣爲主。利水道在多通溝渠；平錢幣在限制黃金之流出，及外幣之流行；夫捐金而重虛幣，童子所

知，反其道又非難也。民之所樂，吏之所惡，蝮鷙如此，而先生奉職亦不獲稱，困阨隨之。乃復游歷關外諸名勝，時作詩以遣志。未幾，仍返滬上。時民國二年，先生四十四歲。因中年失偶，曾有求婚廣告，登之京滬各報，其詞約限以三事：一須文理通順，能作短篇；二須大家閨秀；三須有服從性質不染習氣。為現在徵婚廣告之濫觴。由蔡元培先生介紹與湯國黎女士，於六月十五日，假哈同花園結婚。男女來賓，達二千人，總理孫中山，黃克強，陳英士，胡經武諸先生，與岑雲階夫人，蔡孑民夫人，張默君，舒蕙貞，楊季威，邊鏡宏諸女士，均蒞焉。賀客數千，皆知名之士，頗極一時之盛况。當請蔡孑民先生証婚，其証婚書詞，則由章自撰，詞曰：

蓋聞梁鴻擇配，惟有孟賢；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泰山之竹，結根在乎山阿；南國之桃，蕡實美其家室。茲因章炳麟君與湯國黎女士，於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舉行婚禮，媒妁既具，伉儷已成；惟詩禮之無愆，乃德容之並茂。元培忝執牛耳，親蒞鴛鴦，袗以齊言，申之信誓，佳偶立名故曰配；邦媛取義是曰援；所願文章黼黻，盡爾經綸；玉佩瓊琚，振其辭采；卷耳易得，官人不二乎周行；松柏後彫，貞幹無移於寒歲。

此文外人鮮有知者，後見之於天津某報。(見近代名人軼聞)是夕先生與國黎女士，假一品香宴客。履舄雜沓，觥籌交錯，由張默君，楊季威，邊鏡宏諸女士提議，要求新人三事：一即席賦詩，以二十分鐘為限；二作大字八，置諸壁間，以覘遠視之目力；三新人各作滑稽談，以博來賓歡笑為度；先生即席賦詩曰：吾生雖

稊米，亦知天地寬；振衣涉高岡，招君雲之端。國黎女士錄其舊作隱居詩云：生來淡泊習蓬門，書劍攜將隱小村；留有形骸隨遇適，更無懷抱向人喧。消磨壯志餘肝胆，謝絕塵緣慰夢魂；回首舊游煩惱地，可憐幾輩尙爭存。對客揮毫，清新敏捷，傳觀來賓，咸表欽佩。其餘二事亦皆一一履行。復由女賓要求先生賦詩，以謝介紹人。先生許之。即席成詩一首云：龍蛇興大陸，雲雨致江河，極目龜山峻，於今有斧柯。衆賓欣賞，盡歡而散。先生伉儷頗洽，日督女士讀說文百字云。

民國三年之秋，先生以共和黨事來北京。時袁世凱已爲總統，意欲專制，尤惡民黨。孫中山黃克强諸先生，再獨立於南京。乃遣人四出捕民黨要人。繼又實行解散議會。先生覩民黨中被禍者比比，乃代爲一電責袁氏、目袁氏趙秉鈞，梁士貽，楊士奇，爲四凶。事覺，袁氏雖恨益甚，欲捕無名。先生居京半載，甚爲鬱鬱，去志頗切。四年元旦，遂致書於副總統黎元洪云：「時不我與，歲且更新，烈士莫年，壯心不已，以此爲公祝。炳麟羈滯幽都，飽食終日，進不能爲民請命，負此國家；退不能闡揚文化，慚於後進。桓魁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當大去。人壽幾何？亦或盡此，書於公訣。」此書發後，先生遂於三日午後啓行。突爲諜探所截留，擁先生於龍泉寺。先生既被拘，悵悵無聊。時示人以厲聲嚴色。有某督都至京晉謁先生，先生詈之爲乳臭小子，並以茶杯擲之。某抱首而逃。政府所派之監察委吏，時相恐嚇。先生心橫一死，盛氣叱之，不少假。然中心焦燥，不可形況。憶先生與其夫人書曰：「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精研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至矣。不

死於淸廷購捕之時，而死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又書曰：「湯夫人左右，槁餓半月，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斃，蓋情絲未斷，絕食亦無死法。」此時先生乃倡訓故佛法以遺憂。明年刊行所做之文。此書爲先生殫心小學之作，思有以復保氏之盛業，明倉姬之條貫。於是刺取說文獨體，命以初文，討其類物，比其聲韻，音義相讎，謂之變易，義自音衍，謂之孳乳，比而次之，得六千名，形體聲類，更相扶胥，異於偏畸之議，玆非窮九千之精妙，示百代以準繩哉。先生少喜玄理，旁與沙門比丘往還，抗志古素，時與友朋弟子討論玄言，後所輯之菿漢微言，即當年不斷與衆人之談話也。凡佛法，易，論語，及諸子隨義，皆有獨到之處。宋明理學諸公，未能或先。尤喜靜坐沉思，體証不言之域。蓋由文豪經師，一變而爲哲學矣。袁氏旣實行帝制，廣羅名士勸進，有人請袁，願游說先生上請願書，以爲交換釋放之條件。袁許之。先生果於翌日呈一紙。袁拆而閱之，有曰：「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淸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淸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云云。袁大怒，欲殺先生；大爲輿論所不容。乃自作解嘲曰：「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眞也！」

嗚呼先生！讀書種子，賢者能之，國之所賓。雖居獨夫之朝，當受三宥之赦。武氏讀駱賓王之檄布，猶許爲人材；燕王受方孝儒之口誅，尙欲其死；今先生之行，不遜孝儒；文章學術，過於賓王；雖詆諆苛政，指發奸科；是諷刺之與賦，非討伐之鼓鞞；無引矢之勁，奪錐之勇，何嫌何疑？必至桎梏幽閉，迫之求死而不得

」（語見民國三年七月十日甲寅第一卷第三號高吾寒與章行嚴書，標題民國之禰衡，）夫不世出之彥，與俗無苟，與物無餙，常借窮愁逐放，拘囚刑僇，以成其名。是先生雖囚且死，曾無損於毫末。所不能自己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學之不講，民喪無日，非一人之憂也。（見民國四年五月十日甲寅第一卷第五號高一涵致章行嚴書，論章太炎自性及與學術人心之關係）蓋先生當世宿學，近代通儒，其存其亡，乃國華消長之問題，非其一身之禍福也，先生得罪，徒以言論，此萬人所具瞻者，當道如謂中國人，不當享有言論自由權，則應律先生罪條，明示宇內；若謂古今中外，無因言論科罪之條，則不應縛人自由，致人窮餓以死，治先生獄，此兩言決耳，何用遷延焉。以莫須有之罪論先生，則先生死者其體，千古猶生者其神，眞人不委，雖化爲鼠肝蟲臂，未見其殊；若欲以苦之者易其性，則至人之性，親證如一，永無歧相，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海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斯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獵者猶視乎藪澤，亦徒見其勞而已矣。故以先生本性論，已消搖於齊死生之域，其存其亡，固無增損，特爲吾國前途茫茫之學術人心計，先生之生，固有重於泰山者矣。

民國四年夏，先生長女㸚，如北京省親。㸚字蘊來，性端簡，嘉與龔寶銓之室。處家委順，善得尊長歡。與叔妹居無間言。惟好潔，於衣履小垢，必蹙蹙剖治之。而惡與乘時取勢者往來。獨時邑邑不樂。常欲趨死救父，終不得乘。旣覲先生出入生死顛沛之苦，與寶銓抑鬱難伸，及其他故舊阨窮失據之狀，身處其間，若終負疚疾者。先生之季女㠭常慰藉之，不能解。九月七日夕，與寶銓㠭談笑至夜。就寢後，乃操心危厲，遽

毀其躬，以自經焉。

丙辰，唐蔡倡義雲南，袁氏監守益嚴，警卒荷槍裹彈，如臨大敵，但殺之則不足以服人，而禮之又不受，蓄畏甚於虎也。未幾，西南各省皆獨立，帝制取消，袁亡黎繼，龔康諸人，趁浙江獨立之際，呼號於浙督，轉電北京，開釋先生回籍。先生易服至車站，仍爲偵卒遮回。有汪蘭皋者，上書於黎曰：「餘杭章炳麟，秉性簡亢，古之遺直，先識燭奸，義不及顧，餘事文字，方駕邁固，奪席融玄，先後百禩，殆罕其選，炳麟往以高名見羈，憔悴京洛，此宜造廬商教，擁彗迎歸，置之師友之列。」黎深服其言。乃微服謁先生寓所，請示時宜。先生首謂開國承業，與民更始。第一以去小人爲務。又宜大開黨禁，以廣言路。且泛論國勢人材，及去取所宜者。黎驚服。此所謂生平遇黎黃坡獨厚者。先生遂致電南方諸將：謂天祚中華，獨夫殞命，義師銳氣，反似折傷，爲禍爲福，尙未可定。黎公正位，人情翕然。而國勢多艱，殷憂猶在，叛人未戮，督制未除，僕以尙在羈囚，無能陳力，轉危爲安，唯望諸公云云。旬日後，先生專車出京，遂南歸矣。

先生既歸浙，浙之國會議員，開大會歡迎之。首由陳介石致介紹詞。次先生演說數年經過之生活狀況。自以爲光復之後，目的已達，而主持言論，不得不迫爲二次革命。此語時勢多艱，陰象環生。先生聲淚俱下，不能復言。此後先生專以著書自娛，每遇國內大事發生，仍有所論列，出言倔强如昔，鮮有免其訴病者。先生曾爲蘇州東吳大學掌教，居於螺螄橋頭小屋。朝出暮歸，在講堂中萃精聚神，上下古今，於是往往忘却已門，走入鄰家，而先生不覺也。一日自學堂歸，忘跨一門檻，仆地傷臂，裹創者累月。又嘗衣日本和尙之衣，

冠草帽，手揮團扇，背駝至弓形，走足柴屐：碟碟逾衢，兒童爭聚觀之，先生奚如也。據湯用彬言，先生扇面，大書「悔不擊碎監子腦袋」八字。撫今追昔，何其言之悲痛也。

廖平初治左氏春秋，後治穀梁，以穀梁與王制出入，嘗與張文襄論左氏，為成條件若干事，後先生謁文襄，因廖所為條例示先生，而先生左氏故實竊諸已，此謝无量聞廖平言，然先生亦謂廖治左氏實竊諸已，詢諸錢念劬，念老謂張南皮之識先生，實先見先生所為左氏故，謂有大才可治事，因屬念老致此人。時念老在南皮府中，念老求諸四方，見先生於上海，與往湖北偕見南皮。先生以主張革命名於時，南皮不敢晝見，匿先生於念老室中，午夜屏人見先生，談達曙，大服之。月致百金，留匿署內，而無所事。俟南皮入京，繼任者不敢留先生，遂去。數以不遜之言忤當道，海內談士，不字亂人，即曰顛狂，歧異淆言，群焉置喙，不知先生之超出人世百壽者，以率心為太上，其所論說，惟依自証及直覺而發，自心還證自心，非由外緣為助，故先生之視黨人，亦如其視現政府焉。昔日如能附和黨人，今日亦必附和當道。（語見高一涵，致章行嚴書論章太炎自性及與學術人心之關係）然自証已心，非由外界，謂之本無執性，執性且不可見，奚有於從人。先生之譏人，隨意隨忘，乃根其性所本有法，而不著世相者也。欲先生不譏人也，必先撲滅先生之自性。然先生自性非眞人獨具之奇，乃庸衆共循之則。故欲滅先生自性，非盡滅有性之人不爲功。

先生天資最敏，判力尤强，胸具大畧，長於審度情勢，雖至隱陰謀，無能蔽之者。見善若驚，疾惡如仇，耿直之氣，逼人眉宇。先生之學，遠窺佛密，旁徵百家，能折衷萬說，豬其精神，滙其旨歸，以企獨到。生平

最服膺老子莊子之玄學，孔子劉歆之史學，商君孔明之治國。故其造詣高深，但不宗一派，所作國故論衡，諸子學九篇，及齊物論釋七節，統儒墨諸流大小二乘，而融之於一鑪。其詩韻古格高，直追湘綺。古文詞亦獨造，自成一家，爲挽近國內學術界中有數人物。日本人尤欽先生，號曰書廚。印度宿學，亦時造訪。名望道德，世罕其儔。其最能關脫吾國學者數千年之桎梏者，則在離教而唱學。先生始創二大特色：一則總觀萬法，示拘宗者排異之非；一則推闡異言，破泥教者依違之習；用心玄遠，此宗大昌，在吾國學術界，放一大異彩，開生面於二十紀之東方也。近復刊華國雜誌，內容甚豐。先生既叙勳民國，復爲當代大師，所謂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秉行之高，堪列古人，明足以燭理而不惑，故曰智；理足以勝私而無憂，故曰仁；氣足以配道而不懼，故曰勇；咨惟先生，以與此哉。先生今年六十有六，來日方長，造詣無極，行見衣被華夏，廣利群生，海天萬里，民俱爾瞻也。其著述有文始九卷，國故論衡三卷，齊物論釋一卷，齊物論釋重定本一卷，莊子解故一卷，管子餘義一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嶺外三州語一卷，菿漢微言一卷，檢論九卷，小學問答一卷，論文字音韻，馗書，學林，駁孔教議，佛法易論語，諸子頤義，春秋左傳讀，文錄，詩集，國學會講義（未全）譯社會學，清建國別史，國學概論，章太炎的白話文，太炎先生最近文錄，及國粹學報華國雜誌等行世。

先生佚詩頗多，以彼平日論詩，謂不關國風，雖美不取。故早年之作，集中多刪除，蓋自幼喜古體，嘗語人曰：文選至無條理，獨取詩皆精燕。然於近體不善也。方丙午出獄，有聞沈藎見殺一首曰：不見沈生久，江

湖知隱倫。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魍魅羞爭飲，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王國垣纂光宜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謂「太炎經學爲晚近大師，詩原出漢魏樂府，古艷盎然，世不多見。余曩在申江曾見友人錄其五言古若干首，頗有閱世高談自闢戶牖之概。惜未寫稿，今尙悵悵耳。」況聖時著中國詩人，選此一首，藉窺一斑云。「步出盤巫閭，文石正棊棊，神叢亦時見，不知祀何誰？惟昔熊飛百，楚材爲之魁。臨關建牙旗，長驅安東維。置塬互千里，兩軍無交綏。神京有左肘，故老知懷歸。誰令斗筲子？居中相殘摧。付卒不盈萬，虛位隆旄麾。一朝衂河西，泰山爲崩頹。彼昏豈不醉，經戰忘其危。何意千載下，棄地如餔錐。」古老蒼邁之氣，有如其文，頗可觀也。

余讀其理惑篇，（見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上頁四十八至五十）近有掊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鬻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爲質，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禮有釁龜之典，未聞銘勒；其餘見於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裹，而刻畫書契無傳焉。假令灼龜以卜，理兆錯迎，釁裂自見，則誤以爲文字。然非所論於二千年之舊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爲灰塵；龜甲蜃珧，其質同耳。古者同隨侯之珠，照乘之寶，珕珌之削，餘蚳之貝，今無有見世者矣。足明堊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僞，况於速朽之質，易薶之器，作僞有須臾之便，得者非貞信之人，而羣相信以爲法物，不其傎歟。其對甲骨文之見解，一如其撰寶齋吉金錄題辭之意，未免太偏主觀，而流於意氣之爭辯。獨因與王觀堂羅振玉學派不同

，竟至詆爲非貞儒之人，未免過甚其詞也。

民國二十一年春，先生因憤日本侵佔東三省事，來平見張學良，終日宴飲，未見所事。余留書請教，晝夜佇立花園飯店，候三小時以上者，八九次。未聆一面。先生近年，頗少著述發表，尤輕視青年，不負領導之責，甚可婉惜。

先生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頗深，太究心明清掌故，排滿之信念甚烈，其早歲所作政談，專提倡種族革命論，使衆易喻，故鼓吹之力甚大。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識，有所入；然其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也。其影響於近年來學界者亦至鉅。惜其謹守家法之結習甚深，故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如治小學排斥鐘鼎文龜甲文；治經學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過當，而對於思想解放之勇決，不逮其他諸家也。

壬寅年，先生居海上，館吳彥復家。吳待之甚厚，時剪髮者極少，先生已先數年剪去。夏中著半截長衫，赤足登履，躑躅通衢，人以爲狂。至友所，輒不候請自去長衫，赤其上體，屢屢繫袴。蓋其褲帶僅一圍，猶兩臂相接續，不能緊也。其衣至襤褸，兩袖汚垢常滿。某年在海上演說，談次猶時時以袖角拭涕。且終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學問可以養人歟？甚可異也。

梁啓超先生評傳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卒於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享年五十有六。幼穎悟，承家學。長學於康有爲之萬木草堂，有聲譽，敏銳冠羣倫。斯時長素自擬孔子，以先生爲顏淵，麥孟華爲子貢。後李端棻典粵試，奇其人，拔之前列，且妻以女弟，更爲延譽京國，名漸著。乙未，中日戰罷，公車數上書言事，聲譽巍然冠其曹，且贊其師立保國會。光緒二十二年，又與同志共於上海經營時務報。時譚嗣同言於湖南巡撫陳寶箴，徐仁鑄，乃聘之主長沙時務學堂。所講則春秋改制，兼及西學，以新學教育湖南青年，其門生中，馳名於後者，有革命偉人蔡鍔，及教育總長范源濂也。時湘紳葉德輝輩，乃大譁，指爲莠言。嗣以徐致靖薦召見，賞六品銜，令編譯新書，乃隨其師康有爲入北京，應光緒之召，以變法自强之說，欲試行其改革之志。後因袁世凱告密，致有戊戌之政變。當其與汪康年等主編上海時務報時，即鼓吹倡行新政，著中西新書提要，纂修泰西新史攬要，德宗頗稱其善。至八月政變，先生得脫此難，遁往天津，繼赴滬，折至日本，後與康有爲共組織保皇黨，於東京。發行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國風報等雜誌，主張君主立憲，與孫文黃興諸先生相對抗，均採用新語，爲創中國新聞文學之第一人。並著戊戌政變記，光緒德政記，示衞德宗。庚子，又謀行富有票，謂將復辟，事又洩。同黨唐才常被捕，蒙難武昌。康梁復逃出海外。自是遂居日本，立作新社，編印書籍，吾國留學生

日多，半讀先生文，雖章太炎等醜詆之，而所著出，學子必爭購之。生事日裕，亦間游歐美，鼓吹開明專制，與同盟會益水火，是時端方，岑春煊輩，已貴顯，胥保國會舊黨員也。先生漸思返國，乃立政聞社，關排非是；且屢奏言事。西后知出康梁主持，大忿；嚴議申斥，民黨益揶揄之。然國內之預備立憲公會，實與通聲氣也。辛亥戰事起，歸國，道奉天，熊希齡等迓之日本車站，先生持議猶昔。未幾，蘇，浙，滇，晉，陝，皖，湘，贛，皆變，知清已瓦解，遂次大連不進。清廷召袁世凱組閣，授爲法部副大臣，未就職。民元，十月，歸國，棄其舊怨，袁聘爲大總統府顧問，組織民主黨。二年，更創進步黨，復刊行庸言報，以宣傳其主張。七月三十一日，熊希齡組織第一流元老內閣，先生任司法總長。孫寶琦內閣亦被留任。次年，二月十二日辭職。袁乃授爲幣制局總裁。同年，十二月辭職。其間三年五月任參政院參政，對袁世凱之政策，翼贊頗多。四年春，中日交涉緊張之際，於北京卡特報，盛舉反對之聲，高唱猛烈之排日論。四年秋，洪憲帝制問題發生，先生辭去參政院，主張絕對反對帝制。由天津至上海，與蔡鍔畫策入滇，發起護國軍，於雲南張大討袁之義旗。又自赴桂，說陸榮廷起義，爲總參謀。輔助岑春煊爲都司令，組織軍務院，爲實行之運動。未久，袁憤死。黎元洪任總統，恢復國會，組織研究會，以先生爲領袖。六年春，歐戰方殷，英法自救不暇，俄則內亂日熾，美力亦難東顧，當袁僭號時，頗思外藉日力，苛虐條件，接踵以來，勢殊岌岌，知非加入協約，不足圖存，先生乃提倡絕德，段祺瑞附之，一時朝野上下，爭言非是；後協約國獲勝，舊時反對者，亦羣曰：「公理戰勝强權」，此謂華人善變，不信然歟？當民國五年時，八省組織肇慶軍務院，先生以撫軍

兼政務委員長。軍務院撤消後，復入京，組織憲法研究同志會，手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至六年七月，張勳復辟，乃勸段祺瑞舉兵馬廠，起義及參戰等事，皆親預策畫。段祺瑞新內閣成立，七月十七日，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之重職。時武人不承節制，且用兵湘川，軍需至煩，唯依外債苟活，殊無所補救，十一月二十二日段內閣總辭職，連帶下野。七年十二月，巴黎和平會議，先生渡法，任中國全權顧問。九年，春，歸國。迄後絕意政界，即有時作在野之政治活動，終未得志。乃專心著述，纂修文史，若有感於時事，則隨時草數千言之大論文，發表於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頗足以轟動一時也。如此約十年不入政界，專以學術以貽學者。民國十六年，張作霖大元帥時代，曾爲司法儲才館館長，餘皆長教於清華大學。先生爲現代中國第一流之政論家，其人格操守，雖有種種訕難之聲；但其學識文章，實爲一世所推重。嘗參康有爲之帷幕，誘成戊戌之政變，民國成立後，援助政敵袁世凱，列於台閣，反對張勳，康有爲之復辟，或爲研究會之首領，處置政局，其變說解論，以恬然不顧爲特質。其著飲冰室文集，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皆足以證其爲國學之權威者而有餘。誠當代稀見之機才縱橫人物也。凡留意於中國政局之人，不知梁啓超之名者，恐未之有也。

先生於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以病故於協和醫院。當時即由其弟啓勳及家屬等，將先生遺體，用汽車舁至宣武門外城牆根，廣惠寺內東廂房停放，棺木購價爲一千二百圓。此棺與三年前梁夫人所用者，木質尺寸大小，無一不同。蓋某棺材舖，當初曾採購上等木料，以之精製兩棺，其一已於三年前爲梁先生購買，裝殮其夫人

，餘一具，已放置三年之久，並未售出，今爲先生本人所用矣，亦云奇極也。

先生聰明敏達，機警過人，歎經患難，謀亦漸老，故所行鮮敗事。生有奇才，下筆四十八分鐘成康南海傳二萬餘言，於日本橫濱山椒之飲冰室。其著飲冰室全集，言新學者，家有其書。又纂中國六大政治家，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美文及其歷史，中國文化史，辛稼軒年譜，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微，墨子學案，墨經校釋，中國歷史研究法，財政原理，德育鑑，中國佛學史，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周秦學術思想史，梁任公學術講演集二輯，先秦政治思想史，陶淵明，情聖杜甫，國文教學法，孔子學案，國學小史稿，朱舜水年譜等，均有名於世。日本園田一龜著分省新中國人物誌，謂先生爲廣東人中一代之鬼才，其爲人之行動，稍失於反覆無常，未免欠操守，失人望，惟其與青年接近，循循善誘，日事研磨，一有所問，無不詳答，現時中國無論南北，能如先生之以學識文章，負當代之盛名，而以慈祥和藹之態度，攜提後進，誠懇指導者，恐再無第二人矣，先生實絕代之文宗良師也。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中，（故宮叢刊之二）有金梁列舉賢才摺，謂「梁啓超著書立說，文采動人，後生學子，靡然從之，實能左右輿論，」可知其當日之威信矣。

先生主編報章，有時務，湘學，清議，政論，新民，庸言，國風，凡七種。新民叢報，銷行尤廣。外有飲冰室文集類編八十卷，盾鼻集，國民淺訓，曾文正公嘉言鈔，節本明儒學案，大乘起論考証，袁政府僞造民意密電書後，新中國未來記，譯世界末日記，十五小豪傑，歐洲全史，歐遊心影錄，古學眞僞及其年代，西學

書表等。其臨宇有鄭文公碑，龍藏寺碑，王聖教序，枯樹賦等。並手寫南海先生詩集，於碧摩巖攬翠山房。其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更與青年以讀書之捷徑也。

民國十五年冬，余著中學國文教學概要。經先生核閱，並改正多處，特爲長序，以光卷帙。又介紹高夢旦先生，得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今爲此文，正宜就教先生，指其紕謬；不幸巳歸道山，何勝黯然。

自光緒戊戌，銳意變法；泰東西諸家學說，漸浸漸熾，流入我國。而莞其樞者，實先生也。迨先生奔走海外，而庚子之禍作。回燕以後，議設學校，並有改試策論之舉。壬寅癸卯間，舉行鄉會試者四，衡文諸使者，於各國政治學術；大都未暇研究，而多士初舍帖括，更無從窺測門徑，於是上海新民叢報，不啻挾爲兎園冊子。蓋此報多先生論著，而溝通中外政治學術之大源也。當時鄉舉雖中，瑰奇雄放者，固皆脫穎以出；即號稱醇謹者，亦未由置此他屬。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如符之與契，璽之與塗，得氣而去，論者皆視爲投時利器矣。（見飲冰室文集，吳與隻園費有容序文。）先生不啻當時全國學術界之靈魂，其影響可知也。

一國之偉人，間世不一見也。苟有一二，則足以光其國之史乘，永其國民之謳思。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心儀而力追之，雖不能至，而或具體而微焉；或有其一體焉。則薪盡火傳，猶且莫也，國於是乎有與立。夫導國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學其先民，則史家之職也。我國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國，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瑋絕特，豈非他國之所得望，而前此讀書論世者，或持偏至之論，挾主奴之見，引繩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泯沒於謬悠之口者，不可勝數也。若古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偏徵西史，欲求其匹儔，

而不可得。而商君，荊公，爲世詬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毀譽參半，即譽之者，又非能傳其眞也。先生於一九〇九年，三月六日，旣爲荊公作洗冤錄，又爲商君訟直，並述管子傳，得六萬餘言。先生初知學，即服膺王荊公，欲爲之作傳，因牽於他業，未克就。後因修國史，至宋代欲考熙豐新之眞相，窮極其原因，結果；鑑其利害得失，以爲知來視往之資。而詷諸先史，則漏略蕪雜，莫知其紀，重以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所在矛盾。於是發憤取臨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筆記，數十種，以與宋史諸志諸傳相參證，其數百年來哲人碩學之言論，足資徵信者，籀而讀之，亦得十數家，鈎稽甲乙，衡量是非，成王荊公傳。後世讀者，始歎曩昔自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於酌潢潦之水，而以爲知海；覩甕牖之明，而以爲知天也。流俗之詆諆荊公，汚衊荊公者，益無以異於斥鷃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先生以發揮荊公政術爲第一義，故於其所創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詳，而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於新舊知識，咸得融會。宋史，記熙豐事實，成於南渡以後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襲之，皆反對黨之言，不可徵信。先生於其汚衊荊公處，皆一一詳辯之，並別爲考異若干條。荊公不僅爲中國大政治家，亦爲中國大文學家，故於其詩文采錄頗多，其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爲金谿蔡鳳元先生之王荊公年譜。蔡氏名上翔，乾嘉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爲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年已八十八，蓋畢生精力，瘁於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於並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耶？先生藉之，發表光大，蔡氏有知，當含笑九泉也。先生述管子政術，以法治主義及經濟政策，爲兩大綱領，故論之特

詳。而時以東西新學說疏通證明之，使學者得融會之益。古書文義奧賾，領解非易，管子一書，傳世更少善本，譌奪百出，前此幾成廢書。明吳郡趙氏據宋本校正千百餘條，（即今浙江局本）然不能句讀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復寥寥。今所傳房元齡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訛謬穿鑿，黃氏日抄糾之極多。蓋管子之難讀久矣，先生所引原書正文而附舊注時，多以己意訓釋之，使人易解，錯誤甚少。先生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當光緒二十八年前，即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有云：「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又云：「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之精神，而更輔以分業之組織。」又云：「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週遭種種因緣造之。」至民國九年，胡適之謂先生曰：「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公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適蔣方震氏，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求先生序之。先生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無此長序，乃宜告獨立，名之曰：「清代學術概論。」有清一代之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之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証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証學衍生而來。先生清代學術概論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

學問上之興味。於是先生乃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淸學也。其已成功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先生對於今文學派，爲猛烈之宣傳運動，年甫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與先生均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於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有爲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與先生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淸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爲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爲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僅二十二歲)先生益獨力自任。治僞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祕性說孔子，先生亦不謂然。先生謂孔門之學，後衍爲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爲今文古文，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爲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爲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先生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先生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爲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先生，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先生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鉅。其後先生等之運動，益帶政治色彩。先生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學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先生主講席，唐才常等爲助教。先生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劄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先生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衆。於是湖南新舊派大鬨。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爲所著書，先生所批學生劄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戊戌政變前，某御史臚舉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者具摺揭參，卒興大獄，嗣同死焉，先生亡命，才常等被逐，學堂解散，蓋學術之爭，延爲政爭矣。先生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餘，舉事於漢口，十一人者先後歸，從

常死者六人焉。先生亦自美洲驰歸，及上海，而事已敗。自是先生後專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先生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晋，頗尙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先生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爲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先生亦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爲，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爲訴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先生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先生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其言曰：「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寖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

開生面，如羣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見壬寅年新民叢報）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眞理也。萬一徧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眞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眞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又曰：「摭古書片詞單語以傅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印證之義，其表裏適相脗合，善已；若稍有牽合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摭拾以沾沾自喜，謂此制爲我所固有；其實今世共和立憲制度之爲物，即泰西亦不過起於近百年，求諸彼古代之希臘羅馬，且不可得，遑論我國！而比附之言，傳播既廣，則能使多數人之眼光之思想，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以爲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眞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爲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頻以此相詔，則人於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其不可行，於先哲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之明。……吾雅不願采擷隣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松之老幹，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

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其名實者！」（見乙夘年國風報）此諸論者，雖專爲一問題而發，然先生對於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爲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塗徑，皆略見焉。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僞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淸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爲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爲必託古？諸子何爲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先生蓋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旣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先生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淸思想界之粹率淺薄，先生不能爲無罪也。先生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尙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先生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先生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三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先生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豈非豪傑之士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先生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乃僅以此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

損失也。先生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先生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先生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獨因其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遠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然先生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先生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爲無聊之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甚可惜也。先生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慾，專精於一二點，其於中國思想界學術界之貢獻，在此二十家中當比任何人爲大也。惜未能及此，亦適成爲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雖然先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爲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先生題其德育鑑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第問耕耘。」此爲曾文正公語，先生最服膺者也。一生之努力，不顧其目的者，盡於此數語矣。

宣統三年四月，先生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楊度爲之序曰：「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於外則拒蒙古，勝中國，併朝鮮，仆强俄，赫然爲世界一等

國。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即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數千年來，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剷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人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敵，交鋒即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於此極。比之日本，適爲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於庶人，日孜孜於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爲凶戀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瞪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於心，抑且出之於口，其陷於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慾也如此。而日本學之，反能以了人生之義務，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致命以赴之。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禪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一劍，而正成遂死。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終必有期，譬如由晝入夜，由夜入晝，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國民乎！其有以武

士道之精神，與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為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於地球之上，稱為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乎！則或者挾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爭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以與列强爭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先生曰：「嗚呼！我同胞！興！興!! 興!!! 汝祖宗之神力，將式憑焉，以起汝於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譽之歷史，述汝躬而斬也。其將何面目以相見於九原也？」

先生有創設國學院之計劃，願力甚宏，規模甚大。章秋桐長邦教時，先生為詳言之。秋桐極願為盡力，俾觀厥成，事與願違，付之一嘆。茲記其所欲為者崖略如下：第一，編著國學叢書。以百種為一集。其目分學術思想，（以校理闡發先哲某家某派之學說為主，其譯述外國書及自己創作皆不采。）文藝，（以詮述批評前代作家或作品為主，自已創作不采。）歷史，（一，各科專史。為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之類，題目或總或分，或大或小，皆不拘。二，時代史。如有史以前史，春秋史，兩漢史等。）地理，自然科學，（例如中國礦物學，中國生物學等。）社會現狀等項。此叢書由本院擬定題目，聘請專家編著，或收已成之稿，其海外著作可采者或亦譯登。每年最少出二十四種，除專聘所編外，其投著稿譯稿者，或優給酬金，或受其版權，或量給獎勵金而版權仍歸作者。第二，編輯近代學術文編，及國學海外文編，略師賀氏經世文編之例，廣搜清初迄今學者專集，及雜志中所發表凡研究國學有價值之文字。（專書不錄）分類編錄，使學者可以盡見

難得之資料，且省繙檢之勞。此書以一年完成之。海外文編，則專譯歐美日本人研究中國學術，專業之著作。第三，編製大辭書。一，百科總辭書。二，分科專門辭書。第四，校理古籍。凡古籍有不朽價值而較難讀者，（例如六經，諸子，四史，通鑑等。）擇出二三十種，精校簡釋，加圈點符號，補圖表，冠以詳核之解題，令青年學子，人人能讀，且引起興味，擬於五年內將最重要之古籍校理完竣。第五，續輯四庫全書。捜集四庫未收書，及乾嘉以後名著，編定目錄，撰述提要，俟有力時乃刊。第六，重編佛藏。精擇各宗派代表之經論，刪僞刪複，再益以續藏中之主要論疏，約泐成三千卷，各書附以提要。惜未能完成其志，即歸道山，甚可痛也。

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頗爲日本史家桑原隲藏所譏訕。中有紀阿拉伯人 Afou Zeud 所記錄者一事云：「九世紀時阿剌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中一節云，有 Gonfu 者，爲商舶薈萃地，紀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賊 Punzo 陷 Gonfu ，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貿易中絕。」桑原所指謬誤一：Afou Zeud 爲十世紀初期，即西歷九百十六年之人，不屬於九世紀。二：Gonfu 原書及一切阿剌伯人之記錄中，並無是名，乃 Khanfu 之誤傳，即廣州府。可見任公並未親見阿氏譯本。三：Punzo 亦爲 Bauschoua 之誤，即黃巢也。四：五朝爭立之五朝，任公指爲五代。然則九世紀之著作，竟將十世紀中葉之亂事記入矣，未免過於滑稽。此外辨正如此類者甚多，可見著書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眞不易矣。（見甲寅第一卷三十四號孤桐雜誌）鄭振鐸氏著文學大綱，謂先生文字流利暢達，聲氣灝大，勇於採用新體，頗使拘

謹之古文界，爲之放一線新的光明。其論列時事之文，尤爲明白易曉，可爲中國新聞文學之祖。評論確切。

先生亦能詩。王國垣纂光宣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地輔星轟天雷凌振。謂：「新會向不能詩，惟嘗與譚瀏陽黃公度鼓吹詩體革命，著爲論說，頗足易一時觀聽。返國以來，從趙堯生，陳石遺，問詩法，乃窺唐宋門戶。遊臺一集，頗多可採。惟才氣橫厲，不屑拘拘繩尺間耳。」今錄其二首：壯別（第一首）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自厲（第一首）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群兒。流利豪爽，頗可觀也。

先生喜作方城之戲，藉以遣興，雖行旅不廢也。學界深慕先生言論丰采，紛以講演見請，事到目前，先生絕不預備，紅中白板如故，同座代之急，先生笑應曰：「予正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嘗以此旁鶩故，每賭必負；或勸止之，先生曰：「骨牌足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汩汩來；較尋常枯索，難易懸殊，屢驗屢效，已成習慣。」聞者粲然。

先生平生著述極富，陳獨秀仲甫，獨目之爲「浮光掠影。」戴東原百年紀念時，先生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人曰：「我已三日夜未睡矣！」其著作之精神，驚人如此。

先生生前曾允許胡適之先生寫自傳。胡適之在其四十自述序言中謂：「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

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籍忠寅挽先生詩云：天道無常莫更論，康强奄沒病夫存；銘章本擬傾宗匠，淚眼翻成哭寢門。一死一生疑是夢，九天九地欲招魂；只知此別私心痛，俎豆千秋未是尊。萬派橫流置此身，平生懷抱在新民；十年去國常望楚，一語興邦不帝秦。最有昨非今是想，幾爲出死入生人；羊曇忍過西州路，零落山邱不復春。四海風聲獻遠矣，一時譏謗亦隨之；早年手定熙寧法，晚歲名題元祐碑。朋黨異同何足論？春秋知罪兩難辭；區區未覺阿私好，從小文章入腎脾。論學差如井灌園，一時黃槁變青繁；彼天本以人爲鐸，舉世相忘水有源。積毀偶然金可沒，斯文未信火能燔；滄江千古淸無改，不必巫咸下問寃。

素痴先生評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分爲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第一期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爲「通經致用」之時期。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爲介紹西方思想，並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致用」爲鵠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爲純粹政論家之時期。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歿，是爲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爲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爲康南海附庸，吾確信即起梁先生於九原，當不以此爲降抑之詞也。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於此時期奠其基。康南海集「今文學之興」，「講求實用」，「效法泰西」三種

趨勢之大成，而復鎔之於一爐，摶之爲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啓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有力之大將也。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爲澈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爲一掃霾撥霧之颶風，其影響之顯而見者，在此時前後，國民日用語中，不知增加幾許新名詞新口號，若變法也，改制也，民權也，平等也，自由也，議會也，立憲也，廢科舉也，興學校也，重女權也，戒纏足也，不可殫列。擧國觀聽爲之一新，綜論其結果，在政治上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於國人者，除應時之政論，及激發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一）則介紹西方學問，國人之得聞亞里斯多德，倍根，笛卡兒，斯賓挪莎，康德，盧梭，霍布士，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其於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討之興趣，實爲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實爲第一部有統系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藉，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於斯。胡適先生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歷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始倡於官報及帝譜而外，別創以民族及文化爲對象，藉國民之照鑒之歷史。其於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叙論」已發其凡；於「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

偉人傳」等篇中，復示其例。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由此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爲先生最不幸之時期。爲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跡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於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歷史上寶貴之地位，旋進旋退於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於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

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於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爲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爲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中國史學史上之大損失已。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一）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爲中國此學之奠基石，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於啓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二）關於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闡發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確許之；惟其關於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抑且饒於新收穫，此實爲其不朽之盛業。（三）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理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取材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四）關於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內有年譜及批評）爲最精絕。其辛稼軒年譜，乃力疾屬草，實成絕筆，亦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見學術

第六十七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繆鳳林先生悼梁卓如先生（見學術第六十七期）有云：士君子懷絕人之姿，生憂患之世，以言論覺天下，自負其材，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事與願違，退而論書策以自見，若近世之新會梁氏，庶幾其人。其生平與著作關係最密，梁氏從子廷燦編次梁氏文集，以戊戌（一八九八）以前作爲第一集，戊戌至辛亥（一九一一）居東瀛作爲第二集，壬子至戊午（一九一八）游歐前作爲第三集，庚申（一九二〇）游歐歸後作爲第四集。凡所著述，大抵氣盛而文富，意誠而詞達，加以「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國爭誦，老師宿儒，猶深翹仰。（孫貽讓與梁氏書，有「讀大箸變法平議，於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顱方趾之倫，照然發其蒙蔀，徵管之望，中外翹仰」云云，可證。）清末士氣之奮發，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傳，實與有大力焉。雖其主張開明專制，擁護清帝，言立憲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種族革命，與國民黨爲政敵，其言論之攻擊國民黨者，無所不用其極；然時務清議新民諸報之出世，皆在蘇報民報之先，梁氏固不愧爲新思想之陳涉，即後此民族民權之說，風靡全國，亦以梁氏溫和之理論，與夫暴露滿廷之失敗及維新之絕望，爲間接之助力。至與梁氏政見相反之人，其初實多賴梁氏文章而啓發志氣，更不待論。惟實際上無澈底主張，又「太無成見，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清代學術概論自評語）知儒家學優則仕之義，而乏儒者正而不譎，直而不阿之操，一代天才，政治上遂無若何成就。夫以中國之積重難返，政界之苟且鮮恥，梁氏以文人而浮沈其間，不得展其抱負固宜；其爲熊內閣國務員時，黨擬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爲幣制局總裁時草幣制金融等政策

條例十數萬言，則較之爲官而不言政者，猶勝一籌。帝制議興，九宇晦盲，梁氏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全國一死之人心，乃振盪而昭蘇，復與蔡松坡等部署討賊，謀定後動，當其間關入兩粵時，困苦艱難其不死者，其間蓋不能以寸。民國國體，卒賴以不失舊物，此尤梁氏民國政治史上之功績，宜俎豆百世者也。近年以來，梁氏屢欲裁歛其學問慾，專精於三百年學術史及文化史，吾人方謂以氏之魄力，及其數十年來所積之資格。其造福於史學界將無量。乃衰病侵尋，心力交瘁，年未六十，淹忽辭世，其遺著之導引後進，瀹人靈府，雖或將過於梁氏之所期；然以一代新史學巨子，不得志於時，委其心於書策，而猶不獲盡其才，良足悲矣。今日者，不學退聽之夫，肆其簧鼓，譁來取寵，亦且因緣時會，領袖羣倫焉。吾人惓懷梁氏，尤欲獻慨嘆而不能自已者也。

王國維先生評傳

王國維先生初名國楨，字靜安，一作靜菴，亦字伯隅，初號觀禮，晚號觀堂，亦曰永觀。生於清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享年五十有一。浙江海寧州人。先世籍開封（當北宋時）其遠祖曰珪，曰光祖。曰稟，靖康中，以總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贈安化郡王。曰荀。四世均以武功顯，而三世死國難，事蹟具宋史。曰沆，隨高宗南渡，賜第鹽官，遂家海寧。其後八百年未嘗遷徙，宗嗣隆替，載於家牒，此不備書。先生高祖建臣，國學生，貤封朝議大夫。曾祖溶，國學生。本生曾祖瀚，國學生。祖嗣鐸，國學生。本生祖嗣旦，國學生，均潛德不耀。父乃譽，字與言，號蓴齋。值赤楊之亂，棄儒而賈，於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詞。著游月錄十卷，娛廬詩集二卷。母凌孺人，同邑三里橋凌岫雲先生之六女。凌孺人生子女各一，先生其仲也。先生生而歧嶷，讀書通敏，異常兒。年未冠，文名噪於鄉里。尋入州學，以不喜帖括之學，再應鄉舉，不中程，乃益肆力於詩古文。於時值中日戰役後，議和告成，國威稍替，海內士夫，爭抵掌言天下事，謀變法自强。光緒丙申，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刱設時務報於上海，以文章鼓吹天下，人心爲之振動，異日亂階，遂兆於此。先生時方冠，思有以自試，且爲菽水謀，乃襆被至滬江，顧無所遇，適同學許默齋孝廉爲舍人司書記，以事返鄉里，遣公爲之代。明年上虞羅振玉，與吳縣蔣伯斧學部黼，結學農社於上海，迻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遂以戊戌夏立東文學社造就之。社置於新

馬路之梅福里。聘日本藤田劍峯博士爲教授，先生時年二十二歲，以餘時往受業。羅振玉讀先生詠史絕句，認爲偉才，遂拔之儔類之中，爲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之憂。庚子畢業，適羅氏主武昌學校，延先生任譯授。明年秋，先生東渡留學日本物理學校。期年，以脚氣歸，養痾羅家。病愈，乃薦先生於南通學校主講哲學心理論理諸學。甲辰秋，羅主江蘇師範學校，先生又移講席於蘇州。凡三年。丙午春，羅奉學部奏調。明年，薦先生學行於蒙古榮文恪公慶，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辛亥之役，先生隨羅氏東渡，攜家寓日本京都。從羅專力顧亭林，戴震，程易疇，錢大昕，汪中，段玉裁，及高郵二王諸家。復從藤田博士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爲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爲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爲藝林所推重。至是羅氏乃勸先生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思想爲之一變；乃盡棄其以前所治之文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而專志於考古學及史學。羅復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以恣搜討。復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國內則沈乙庵尚書，柯蓼園學士，歐洲則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東則內藤湖南狩野子溫藤田劍峯諸博士，及東西兩京大學諸教授。每著一書，恒與羅氏商體例，衡得失，數年所造乃益深且醇。返國後，爲歐人某主持學報，並偏觀烏程蔣氏藏書爲編書目，並取平生造述擷其精粹，爲觀堂集林二十卷。三十五歲以前所作，棄之如土苴，即所爲詩詞，亦删薙不存一字。蓋先生居東後爲學之旨，與前此夐殊也。辛酉七月，沈乙盦先生書杜工部詩於箑上以貽先生

。時後並有沈先生跋語云：「晚歲讀草堂蜀中諸詩，彌益親切，覺其善道人意中事，寄情於景，寫實以虛，正使元白張姚盡其筆力，不能當此老一二語助詞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壬戌十月，沈先生，即病歿滬寓。先生哭之痛，並輓以聯曰：「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爲家孝子，爲國純臣，爲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爲天下哭先生。」可知其感情之富與相知之深矣。

壬戌冬，蒙古升吉甫相國，奏請選海內耆碩，佐學南書房。明年夏，薦先生入都就職。甲子秋，檢定內府所藏古彝器。明年春，就清華學校研究院掌教，以國學授諸生。先生學業之完成，羅氏實有誘掖獎進之大功。但先生研究之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學術界之公路者，實具最偉大之魄力與天才也。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銅器，漢晉簡牘，唐人寫本，古代生活，種族歷史，社會制度，無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學之科學方法治之。先生對學術界最大之功績，便在經書不當作經書看，而當作史料看；聖賢不當作聖賢看，而當作凡人看；龜甲鐘鼎經籍實物，打通一貫，拆穿古代史蹟之神秘。此又與羅氏專信古代聖道王功者，逈乎不同。故先生駁許慎，駁鄭康成，羅氏均不以爲然，斥其過於大膽，此先生所以異於羅氏，而羅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先生在古史學與崔東壁康長素不同之點亦在此。崔康僅能破壞僞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設眞古史。不幸當崔康之破壞，稍具規模，而先生之建設，尚未完全成功之時，國民革命軍入北京，遂於丁卯五月初三日，自沈於頤和園之昆明湖中而終焉。家人於衣帶中得其遺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云云，先生沒齒，僅五十有一耳。先生逝世前夕，嘗語人曰：「余畢生惟與書冊爲伴，故最愛而

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嗚呼！此可以見先生之微意矣。先生每治一學，必先有一步預備工夫。如治甲骨文，則先釋鐵雲藏龜，及書契前後編文字。治音韻學，則遍校切韻廣韻。撰蔣氏藏書志，則遍校周禮儀禮禮記等書不下數十種，其他遇一佳槧，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間有心得，則必識於書之眉端，自宣統初元以迄於今，二十年間，無或間斷。求之三百年間，實與高郵二王爲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懷祖伯申兩先生所可及也。先生精神强健，興味盎然，曾不減少年時，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之歲月，其所以靖献於學術者，當何如耶？一朝姝俗，自湛於淵，實全國乃至於全世界學術上永不可恢復之損失。關於先生之自殺，時論紛歧，實以先生之情感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所致也。於其詩詞中，及諸文學批評諸文中，可均見之，更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可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僞惡濁之流，同立於此世，而求一死焉。其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間也。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傺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沈乎哉？先生之遇雖可悲，然其哀榮爲近二百餘年所未曾有，海內外人士，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先生至是，亦可謂不負所學矣。先生生於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於海寧雙仁巷。娶莫氏，繼室爲海寧州縣學生潘鹿鳴公女。子六，潛明已故。高明，執事於上海郵務局。貞明，於先生死後執事於清華大學研究院辦公室。紀明，肄業於北京稅務專門學校。慈明，登明，肄業清華園成志小學校。孫，慶端。潛明，羅叔言先生之子壻也。先公一年卒。丁卯秋七月十七日，其嗣子遵遺命葬於清華園側，柯鳳老爲作墓志銘，羅雪堂爲行述及傳略。先生故後，海內外均出專刊誌哀。余所存者有國學論叢第三期王靜安先生紀念

號，述學社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九十期合刊王靜安先生專號，文學週報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王國維先生追悼號，東方雜志，二十四卷十三號與十九號特載先生傳及治學方法與國學上之貢獻二文。乃至歐洲日本諸學術團體，亦相率會祭表敬悼，各大報皆撰評論，誠極一時之盛也。其論古今中外政學得失，辨析至精，後有聖哲，不能易其一言者。嗚呼，先生往矣！世之學識能繼先生者，有幾人哉？良可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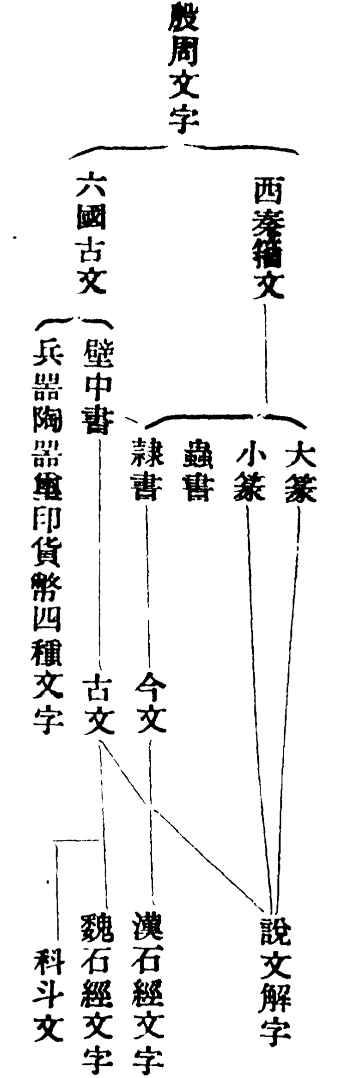
先生研究世界哲學，有聲當代。其於經，通訓詁制度。治詩，禮，尙書，爾雅，攷辨金石，取證淹博，文亦雅馴詳瞻。詩不主一家，而韵意兼美。其性恬雅和靜，學品並㳿，蔡孑民曾介紹其哲學思想，（見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杭父推崇其考古學識，（見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三號）陳獨秀在前鋒中，曾謂胡適之長於哲學史，章太炎長於歷史與文學，音韻學，羅叔蘊長於金石考古學，王靜庵長於文學。郭沫若曰：王氏之學，如崔巍之樓閣。吳文祺曾謂王靜庵爲文學革命之先驅者。（見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其言「美術之特質貴具體，不宜抽象」，（見靜庵文集，紅樓夢評論）竟與最近新文學家不謀而合，實足欽佩。由此更可知先生對於現代中國學術上有莫大之貢献也。其論哲學也，介紹康德，叔本華，與尼采之學說爲最早；論文學也，首先認識宋元戲曲之價値，開闢平民文學之風氣；論文字學也，發明殷商甲骨文字，建設中國文字新系統。論其史學之功績，一讀海甯王忠愨公遺書，尤其數不勝數。如殷周史蹟及制度，西北佚事及地理，一切前人所不知，或未解決之問題，先生終能一一解答。如古器物，前人只知著錄或拓榻，先生不獨作系統之研究，且藉以辨別史書。先生不爲文則已，爲則必有新發明。其篳路襤褸，以啓山林之大工力，誠非古

今來任何學者所能及也。先生學術之淵博，著作之豐富，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地位，實無其匹。讀其遺書，令人望洋興歎，評傳尤難著筆。茲爲便利起見，摘錄耘僧先生王國維先生學述一文，藉述其梗概：（原文載國學月報第二卷，八九十號合刊中）

I.先生整理國學之成績

甲，文字學

（一）文字學新系統　先生建設文字學新系統之意見，詳見觀堂集林卷七，根據其說，列表以明之：



（二）文字

A.甲骨文字

龜甲文字之考釋，羅振玉先生雖云有功；然集是學之成者，當推先生。其序殷虛書契考釋云：「觀其學足以指實，識足以洞微。發軫南閣之書，假途蒼姬之器。會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參伍以窮其變，比校以

發其凡。悟一形繁簡之殊，起兩字並書之例。上池既飲，遂洞垣之方；高矩攸陳，斯舉隅而三反。顏黃門所謂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者，斯書之謂矣。」此言雖爲羅氏而發，實不啻自道其考釋龜甲文字之功也。

B. 金文

先生序毛公鼎考釋云：「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案此言係先生自道其考釋金文之方，實治斯學者之不二法門。遺著中以毛公鼎考釋，散氏盤考釋，爲重要作品，原書具在，學者可細讀之。

C. 說文

先生根據金文及龜甲文字糾正說文，創獲甚多。總其要，約分八項：一，象形。二，指事。三，形聲。四，會意。五，訂正許書分部之誤。六，訂正許書說解之誤。七，古文一字，許書誤爲數字。八，古文數字，許書誤合爲一。茲以辭繁，概從省畧。

(三)聲韻

A. 五聲

先生作五聲說。謂：「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韵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類之平聲性質絕異。如謂陰類之平爲平聲，則此類不可不別立一名，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案此說與近世古韵家之言異。聞先生晚年謂已說尙待修改，則已非其定論，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B. 古韵

先生周代金石文韵讀序云：「古韵之學，自崑山顧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寧戴氏，而金壇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郵王氏，而歙縣江氏，作者不過七人，然古韵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故訓詁，名物，文字之學，有待於將來者甚多。至古韵之學，謂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也。」讀此可知先生以二十二部之目，殆成定論，故不再事探討；雖後此章黃二氏，有二十三部，二十八部之分。分析稍精，然江王二家，固已十得八九矣。則先生之言，不爲無見也。

C. 唐代韵書

先生於唐代韵學之沿革，考證極精，分析極密。大意分唐代韵書爲二大系：一，六朝正音。二，唐代方音。六朝正音，以部次觀之，又分爲二：陸法言切韵，孫愐唐韵及小徐說文解字篆韵譜，夏英公四聲韵所據韵書爲一系，李舟切韵，大徐改定篆韵譜，與廣韵，所據者爲一系。唐代方音韵書亦分二派：張戩考聲切韵，陳

廷堅韵英，天寶御製韵英爲增韵派，武玄之韵銓爲併韵派，詳見李舟切韵考，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韵後，天寶韵英陳廷堅韵英張戩考聲切韵武玄之韻銓分部考。

(四)訓詁

A 古書成語

古書成語，雖難解釋，若比較研究之，莫不有相沿之意義。如：書之昭登，詩之陟降，昭假，禮之登假，左傳之陟洛，墨子之登遐，莊子之登假，實字異而義同。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也。先生於此，僅於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中發其凡例，惜未有專書也。

B. 爾雅物名釋例

爾雅釋草以下七篇，號爲艱晦難通，自先生之釋例出，可讀者過半矣。茲節錄一段如次，先生訓詁學之精深於此可能一斑。 釋草：其萌虇蕍，釋蟲：蠸輿父，守瓜，釋詁：權輿，始也。案權及權輿，皆本黃色之名。釋草權黃華；釋木權，黃英；其證也。蟲之蠸輿父，注以爲瓜中黃甲小蟲，是凡色黃者謂之權。長言之則爲權輿矣。余疑權即黇之初字。說文黇，黃黑色也。廣雅黇，黃也。今驗草木之萌芽無不黃黑者，故蒹葭之萌謂之虇蕍，引伸之則爲凡草木之始。逸周書文酌解；一幹勝權輿，大戴禮誥志篇百草權輿，是也。又引伸爲凡物之始。詩秦風不永權輿，逸周書日月解，日月權輿是也。始之義行，而黃之義廢矣。見（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下）

C.方言郭注例

郭注方言，全以晉時方言爲本。吾儕讀子雲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幷可知晉時方言。晉時方言，較子雲時已有變遷，故郭注往往廣子雲之說。其例有二：甲廣地，乙廣言，廣地又分爲二：一漢時一方之言，至晉時爲通語；二漢時此方之語，晉時或見於彼方。廣言亦分爲二：一今語雖與古語同，而其義廣狹迥異，或與之相涉，則亦著之；二今語之異於古者，亦記之以廣異語。此二例皆先生所證明，詳見書郭注方言後。

乙，古物學

(一)禮器

觀堂集林中，如：說斝，說觥，說盉，說彝，說俎，等篇，均爲考證禮器之作。其中以說俎上下二篇爲尤重要。玆節錄其辭如左：

「古時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殷禮器銘屢有[illegible]語。自宋以來，均釋爲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貫諸几間之形。子者，尸也。古之爲尸者，其年恆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之丌，則周禮所謂左右玉几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冝字象匕肉於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匕載之時，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illegible]字之左從匕，則其右之爿象俎明矣。俎作爿形者，象其西縮也。」

(二)度量衡諸器

先生作中國歷代之尺度一文，比較研究，得一結論曰：「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

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自唐訖今，則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爲調，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匹。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

(三)泉幣

先生作說玨朋考殷時泉幣制度頗詳，其言曰：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貝玉之大者，皆又以爲貨幣，其用爲貨幣及服御者，皆小貝小玉，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爲一字，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爲一系，合二系爲一玨若一朋

(四)符契璽印

先生記隋銅虎符一文，係考證歷代兵符沿革之作，茲節錄如左：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內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數各同。秦虎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蓋用古制。漢與秦制同，隋兵符亦然。兵符之制，至唐始大變。不獨左內右外。左右之數，亦各不同。宋符則兼用古制與唐制二者。右內左外，與秦漢同，而內五外一，則用唐制。秦上虞羅氏刊行齊魯封泥輯存，先生任考證之役，官制沿革，地名變遷，發明甚多，茲以辭繁不贅。

(五)古玉

先生說環玦一文，爲考證古玉之作。茲節錄如左：

余讀春秋左氏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知環非一玉所成。歲在己未，見上虞羅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斂，合三而成規；片之兩邊，各有一孔，古蓋以物系之。余謂此即古之環也。環者，完也；對玦而言。闕其一則爲玦矣。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𩏂。環缺其一，故謂之玦矣。

丙，史地學

(一)古史

A.殷之先世

先生從甲骨文字中考出殷之先世：曰夋，（帝嚳之名）曰相土，曰季，曰王亥，曰王恒，曰上甲，曰報乙，曰報丙，曰報丁，曰示壬，曰示癸。又據周秦傳記及楚辭山海經等，考出其事績，茲略述如下：相土，作乘馬。 季，冥之名，亥與恒，皆其子也。 王亥，作服牛，有易之人，殺之而取其服牛。 王恒，恒即亥弟，復得亥所失服牛。 上甲，上甲能率循其先人之跡，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爲之不寧。天問曰：「昏微遵跡，有狄不寧。」即謂此也。

B.商代世數

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殷君數同，而世數則互相違異。先生從卜辭考證之。謂：以殷本紀所記爲近。又卜辭稱祖乙爲中宗，全與古來尚書家之說違異。惟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與卜辭同，當從之。詳見商先世王世數，及中宗祖乙。

C. 商之都邑

商之都邑，經先生考定能確指其地者，列舉如下：

商，今河南商邱。 亳，今山東曹縣南。 邢，今河南溫縣。 殷，今河南安陽西北。

D. 商之制度

1. 繼統 商之繼統，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湯至於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帝繼兄者凡十四帝。其傳子者，亦多傳弟之子，而罕傳兄之子。蓋周時以嫡庶長幼爲貴賤之制，商無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與已立者同。（祖某父某兄某）

2. 名號 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爲殷人以辰爲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爲以日爲名之始也。夏后氏之以日爲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後矣。（王亥）

殷周制度論爲先生經心竭意之作，推闡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義據精深，發前賢所未發，全文見觀堂集林卷十，茲不贅述。

（二）西北史地

A. 鬼方昆夷玁狁

先生作鬼方昆夷玁狁考，謂：其族隨世異名，因地殊號。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

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商周間之鬼方，其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宗周之季，玁狁出入之地，見於書器者有九：曰焦穫，曰涇陽，曰鎬，曰方，曰西俞，曰洛，曰高陵，曰彭衙，曰洛之陽。西俞在宗周之西，餘八地均在宗周之東北。其侵暴中國，以厲宣之間爲最甚，自此以後，遂漸陵夷矣。

B. 流沙墜簡

流沙墜簡之發見，稗益於我國西垂史地者甚大。先生與羅氏作流沙墜簡考釋，刊以行世。玆述其考證出土之地如左：

1. 長城　敦煌迤北之長城，築於漢武時，至晉末已頹廢矣。

2. 羅布淖爾北之古城　其地當前凉之世，實名海頭，而漢書西域傳及魏畧西戎傳之居盧倉，水經河水注之龍城，皆是地也。

3. 和闐東北之尼雅城　此地爲古之精絕國，東漢初，爲鄯善所併，故范書無精絕國傳。

C. 水經注（附）

先生以宋刻殘本，明抄本，大典本，孫潛夫校本，古今逸史本校萬曆本水經注箋，繩愆糾謬，發明甚多，玆錄其評論諸家之言如次：

「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有朱王孫，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釐訂經注：則有馮

開之，全謝山，趙東潛；搜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並有不可沒之功。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水經注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三)蒙古史

A. 蒙古史料

淸嘉道後，學者競治元史，魏源，洪鈞，李文田，寄居，丁謙等，先後輩出，著述滿家，斐然可觀。至柯氏之新元史行世，幾集此學之大成。先生較柯氏尤晚出，曾校勘蒙古史料四種。考證之精，發明之多，遠過前賢矣。玆錄一例如次：

「洪侍郎以阿蘭塞爲即哈剌溫只敦，屠敬山以爲即兀惕乞牙，並謂在今克什克騰旗界內。案阿蘭塞以塞爲名，自即金之外堡，當在臨潢慶州之北，不得在黑河潢河以南。案夢溪筆談遼與北方部族以夜來山爲界，今烏珠穆沁右翼旗之南，有烏蘭嶺，其東北有衣蘭布虎圖山，其地正當遼金慶州之北，金之外堡，當沿此山脈置之，殆所謂阿蘭塞也。」（聖武親征錄校注）

B. 韃靼

唐末韃靼之盛，幾與契丹抗衡，而遼史僅一見達旦字，金史乃並絕其迹。此三百年中，唐宋間所謂韃靼者，果安往乎？讀史者嘗發之疑問也。先生作韃靼考以釋此疑。謂：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韃，

在蒙古之初，爲塔塔兒。然則阻卜阻轐之名，烏從起乎？先生設一假說曰：阻卜阻轐者，韃靼二字之誤倒，且非無意之誤，而有意之誤也。何以言之？曰：蒙古人諱言韃靼故。蒙古人何以諱言韃靼？曰：蒙古人本非韃靼，而漢人與南人輒以此名呼之，固爲蒙古人所不喜；且遼，金史料中所紀韃靼事，非朝貢即寇叛，元人慮漢人讀之，誤認蒙古之祖先歲朝貢於遼金也，其餘國體所係不小，故諱之尤深。謂非元人修史時，有意删去不可也。又遼金史料中，韃靼達怛諸字當已錯出，其倒也或作達怛，或作怛達，極與阻轐二字相似。當時史料中或有一二處誤書作阻轐，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誤，遂並史料中之不誤者而盡改之，以避一時之忌諱。致塔塔兒爲韃靼之對音，不待言矣。

C. 西遼都城

西遼都城，自來未有能確指其地者，先生作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謂：虎思斡耳朵即拉施特蒙古史中之八喇沙衮。虎思斡耳朵者，契丹之新名，其名行於東方；八喇沙衮者，突厥之舊名，早行於東西二土。八喇沙衮即唐書地理志裴羅將軍城之對音也。據遼史天祚紀大石都此，訖直魯古之亡，凡七十有八年。其末東徙時，則都於尋斯干。此事雖不見於遼史，然謂「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正與長春尋斯干詩所謂：「大石東過二十程」者，相合。故西遼名尋斯千爲河中府。東徙之後，仍建爲陪都。西遊記云：「西南至尋斯千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即以其西都言之。耶律文正湛然集和裴子法見寄云：「扈從出天山，從客遊大石。」此大石謂尋斯干。蓋尋斯干與虎思斡耳朵爲契丹東西二京，故並得大石之名耳。

丁，文學

(一)文藝批評

先生於文學進化之觀念極明晰，茲錄其言如左：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人間詞話）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

先生論詞，標舉境界，謂：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又辨詞境有隔不隔之別，茲以辭繁不贅。

先生批評元劇之文章，謂：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家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二)文藝史料

戲曲考原，曲錄，優語錄，宋大曲考，錄曲餘談，古劇脚色考，皆先生蒐集文藝史料之著述。而以宋元戲曲史集其成。其自序云：「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此學故也。」讀此可知先生整理文藝史料之功績矣。

II 王國維先生治學之精神及其統系

(一)先生治學之體解及程式，最近清代諸儒。

先生之學，綜凡三變，辛亥國變以前，（先生年三十五歲）專治宋元戲曲史料。壬子東渡以後一變，以迄甲子乙丑將入清華之際，（先生四十七八歲）專治金石甲骨文字；以證古史。乙酉以後一變，以迄於卒，（先生五十一歲）專治西北地理史事。此其大略也。其師友關鍵，乃在嘉興沈子培，上虞羅叔言二先生。當先生二十五六歲時，曾肄業上海南洋公學；其後於乙卯之春，（先生三十九）始正式見沈先生於滬上，而沈先生固專治西北地理者也。先生晚年服膺沈先生愈深，故晚年治西北地理，不無在少時已受沈先生之影響。然與先生相處最久，過從最密，關係最深者，當為羅叔言先生。則知先生之學之最深者，當莫如羅先生矣。而羅先生之稱先生亦曰：『余謂徵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愙齋中丞。程君字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塗雖啓，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徵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

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橅大於程君，精博過於吳君。」（見觀堂集林序）足徵此說，非妄發自我。若更詳言其例：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磬折古義，搜集三代古磬若干，一一較量其重心之所在，以考定空穴之位置；更從空穴引至兩哆閉勾股之角度，以推出古代算學上種種之方術。此其術，眞近人所謂科學方法者。而先生如生霸死霸考等文，搜集三代古彝器銘識上干支，一一爲之配合推審，以定其時代；更從其時代，以推測古代曆朔上之方術。此其治學之識解及程式，完全相同者也。又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考工創物小記，其於古代器物；何者爲鐘？何者爲鎛？何者爲干？何者爲戈？何者爲戟？何者爲戚？何者爲㓷？何者爲七首？其於鐘也：何者爲鉦？何者爲鼓？何者爲甬？何者爲䥫？其於戈也：何者爲援？何者爲胡？何者爲內？何者爲秘？一一皆根據眞物，以考定古代之制度；更以之權衡古今諸儒之經說。而先生如觀堂集林中，說斝，說觥，說盉，說彝，說俎，說環玦，說珏朋，釋觶觛卮磚䏶等文，亦皆一一憑藉眞物，或根據三代刻辭上所繪之形象，以衡宋時考古圖博古圖等之得失；更以之上定三代行禮作樂，及日用之器物。此其爲之學之識解方法，又完全密合者也。又如吳淸卿治金石之學，於淸代金石家中，最具通識；不如潘伯寅張叔未之但視爲裝飾品者，能知金石之學，其影響可及於學問之任何方面，而不獨限於金石之本身。其古權度量衡實驗考，先搜集三代之玉器，（圭，璧，璋律管等物）審定其名稱；再從其名稱，按以經籍所載記權度量衡之度數，以驗其離合；更取古泉審定其銖兩，測量其直徑，以旁證古代之尺度；（此法非柰齋所發明，始見蔡西山律呂新書中，乃宋時蔡元定之大發明也。淸時江愼修律呂精義，錢十蘭樂律考原，闡之

尤詳。）如是律管，古泉，圭，璧，彼此互證，而古權度量始乃大明。而先生之莽量考，及記現存古今尺度一十七種，（見清華研究院講義及學衡，又觀堂集林中有晉前尺跋，六唐尺跋，宋三木尺跋，宋三布帛尺跋，可參看。）集自漢至清十餘種尺，而互合考之，以證古今尺度之變化；更以互證度量相互之關係。此其爲學性質，又全合也。故先生考釋彝器，稱引愙齋甚盛；而愙齋集古錄收集之富，又恆爲先生取資之藪；故愙齋於經史小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根柢雖淺，而金石之學，所造之深，遠非吳荷屋徐籀莊輩可及，故雖先生，亦頗爲其所影響也。至於劉端臨解經，語不多而極確。如論語駢枝，駁正朱子之語，雖朱子復生，亦當頷首。先生之釋經，雖尙無專著，而其爲學生講貫者，其語簡而極確，亦頗類之。其他孫仲容之名原，古籀拾遺，（籀廎自刊本）契文擧例，（吉石盦叢書本）更與先生之學，有直接之關係。況如名原之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釋亾弜卅等八釆，皆根據甲骨文字，以補周禮正義，考定周之制度者；實已開先生殷周制度論，（廣倉學宭叢書本）從甲骨文所刻帝王名氏，以考古代宗法；更從古代宗法，以考釋古代制度者之先聲：但先生更推廣大之耳。故綜合言之：先生之學，與程易疇，則性質，方法，目的，態度，全似，而所見實較讓堂爲廣。與吳淸卿，則性質，方法有部分之似，而其他學問，似非愙齋所可望。與劉端臨，則說經甚近，而目的不同。與孫仲容，則古籀文字之部極近，而互有精專；籀廎不治西北地理，而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見吳其昌先生王觀堂學述）

（二）先生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

先生非經學家也！此語或不爲世人所慮，然先生之非經學家，自可用事實證明，而無庸以言語强辨者。先生於易詩書禮樂春秋，皆並未嘗有一部專著；其可純粹目爲經學著作者，僅爾疋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見廣倉學宭叢書，又節本見觀堂集林卷五）及古本尙書孔氏傳彙校一卷耳。（未刊稿本）然爾疋本，又爲經學之附庸，而先生釋例一書，更爲說經之別裁，而非說經之正體。從偶稱共類之俗名，參互整理，以尋出一字獨立之雅名。說經流別：或注，或箋，或解，或說，或釋，或正義，或講疏，或章句，若此者：殆屬於通論也。故爾疋釋例一書，以其目之爲經學：爲注釋爾疋之書；毋寧目之爲史學，爲上古事物名稱及方言語音之源流變遷史也。若洛誥箋，則單釋尙書中洛誥一篇，其用意已不在詁經與解書；乃在考證殷周之際之史事及曆朔，其餘門人劉盼遂吳其昌所記之儀禮講授記，及吳其昌所記之尙書講授記，雖皆語簡而極確；而先生之意，皆不在經；前者在考證三代之制度，後者在考證殷周之大政；殆可目爲「三代禮制小記，」及「殷周之政制小記」也。此外若顧命解，先生自云：「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則其意亦可慨見。若明堂寢廟通考，（雪堂叢刊本，觀堂集林三）則取吳彝，爲依從鼎，伊敦，克鐘，頌鼎，師寰盤，（先生作寰盤）等古器，以折中鄭玄，蔡邕，李冲，賈思伯，牛弘，聶崇義，李覯，唐仲友，戴震，孔廣森，焦循，阮元，江中，張惠言，陳澧等說。先生之斷，是否即爲定論？固另爲問題；而其性質，則「古代之建築史」也。若釋幣二卷，（雪堂叢刊本）其上卷與朱子，深衣制度，黃梨洲深衣考全同，不嘗爲「古代衣服小史；」其下卷體例，乃如玉海文獻通考等，乃「歷代絹帛布價小史」也。此種著作，自宋以

來，已漸次發現；雖以皇清經解之例衡之，仍當入經；（釋幣以釋繪，釋穀之例例之，仍得入經。）若按其實，則其性質，久已離經，且以甚遠矣。若魏石經考二卷，（雪堂叢刊本）石經讀考未分卷，（未刊稿本）則與嚴鐵橋（可均）唐石經校文，馮柳東（登府）石經考略迥異，反與何子貞（紹基）北宋汴學石經記相近，特遠較精博耳。總之，不重考文，乃重考史；正如朱竹垞經義考之石經一類，更不能入經。其他如釋樂次，說周頌，說商頌，說勺舞象舞，考大武樂章，論詩書語，皆小品零篇，非專著；盛清經師專著，蓋不如此。且較先生略早之黃元同先生，居吳淸卿陳壽卿大倡金石學之後，而解經仍確守許馬鄭服之說，毫髮不肯苟假；其所作禮書通考，採通藝餘說，本己甚多；而及至繪禮器圖，仍不肯據古代彝器之眞形影摹，寧仍依約鄭氏注禮之語，而憑構成圖。此從一方言之，固可目爲固執；然經師最重家法，其態度正應如此。而先生之講儀禮，適反乎此；無他，經學家與古史學家　，其根本先已不同也　。與先生並世若曹叔彥（元弼）張聞遠（錫恭）兩先生之古文經學，康南海（有爲）廖季平（平）兩先生之今文經學　，章菿漢（炳麟）黃季剛（侃）兩先生之小學，先生皆不與通聞；而其所師友沈羅以外，反爲柯蓼園（劭忞）張孟劬（爾田）諸先生者；此亦無他，方以類聚，以先生本非經學而爲史學，其治舊經，以經傳爲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見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

(三)先生之推證古史，其根本統系乃在小學。

無論何種學說，其能成立爲一家，風行爲一派者，其立說必有所根據，其詮釋必成爲統系。背此公例者，其

學說必不能成立，即能風行於一時，亦不因之而生價值。先生之學，其目的在於考史；而於史之範圍之中，又偏重於古史。而先生考證古史之學，皆建設於小學之上。換言之：即以小學爲工具爲基礎也。戴東原述治經定律之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段玉裁戴東原年譜序）

故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以提倡經學，其結論即不過由識字以通辭，通辭以通經，二語而已。而先生之考古史也，亦由識字通小學起。此其故：簡單言之，即欲治歐古洲史者，必須通拉丁文；欲治希臘古史者，必須通希臘文；欲治埃及古史者，必須通埃及象形文也。若以中國言之：則由象形模繪半帶畫圖性之文字，及殷代甲骨文字，變成六國繆亂之古文，（東方金文之一部）及先秦之古籀文；（即大篆）更由籀文變成篆文，（即小篆）由篆文變成隸文。六國時，東方諸侯，國自爲書，與大篆又各不同。故欲考三代古史，其材料若僅取資經籍，則三代古籍，下至秦漢之書，其存者實屬寥寥可數；且前人功力，大半用盡，複述中言，重嫌辭費。無已，則惟有取資於世上僅存，及地下發掘之物質材料。而物質材料，則苟非精通古文字者，乃有如村嫗挾報，有等於無。故先生之治古史，而以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此其原因一也。又中國文字，形義獨立，其發達程序，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按許慎班固序六書次序，皆首象形。而說文序亦云：「視鳥獸遞迒之跡，知分理之可以別也，乃造書契。」由今觀之，則甲骨及鐘鼎文字，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不但取遞迒之跡而已也。即後有演聲之字，而所借以爲聲之偏旁半字，仍由象形而來。（例如江從水，工聲。而工壬同字

，乃爲斧形演出；已讀爲工，義爲執斧作工，江水適與工音相合，故諸工聲。而工之本字，仍由象形而來。）故見古代象形之字，（假定爲古器）不啻見古器物，即可取此繪畫之形，與地下發掘之古物眞器，及經傳所記古器形制，三者證成一片；而古代器物之制大明。見古代諧聲之字，即可由古代方言，以推測古代民族，風俗，地理，上種種之沿革。見古代會意之事，即可參合經傳，以推測古代之制度習慣等等。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從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其原因二也。又古經傳在秦漢以前，其字體皆爲六國古文及秦篆。魯共王壞孔壁，而得古文孝經論語禮記尙書等，其書是否傳世？古今文家雖至今聚訟未定；而張蒼司馬遷孔安國輩西漢中葉之士，尙得讀六國古文所寫之經傳，則明白彰著。然則經傳文字之展轉譯寫，與用今日歐文譯寫荷馬之詩，蘇封克里之劇，亞里斯多德之倫理學書，又何以異？謬誤必多！遺漏必多！不加校正，以考史事，根據動搖；欲加校正，何所取譬，必以古器物存留之古文字矣。又或經傳奇字，屢說不得諦解，忽於古物出現原字，而義乃豁然；又於是字，創獲古代無限知識。凡此種種，皆有通古文字之必要；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先決問題，乃在通小學治古文字，其原因三也。有此三大原因，故先生建築古史根據於小學之上。而其治學統系，亦可概述：

所謂小學者，隸書而下，今姑舍棄不言。（若考漢事，則以漢碑印證，隸書乃極重要。），隸書以上，皆可名之爲古文字學。古文字學，今可約析四類：一者契文，（即甲骨文字）二者古文，（即鐘鼎文字）三者籀文，（即大篆）四者篆文。（即小篆）契文自洹上發現以後，迭經劉鐵雲鶚，王文敏懿榮，盛伯希昱，孫仲容

詒讓等，收藏，整理，考釋，然其學終未成立；成立此學者，終推羅振玉叔言，而光大發揮之者，則先也生。與先生同時爲此學者，如天津王襄，丹徒葉玉森，日人林泰輔，英人明義士，而精通博大，則無論何人，皆知其不及。羅氏之成殷虛書契考釋，得力於先生之助爲多；而先生在上海戩壽堂之所編次考釋者，爲數亦頗不尠，（有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陸續刊印於倉聖明智大學之藝術叢編中。蓋治商代史事，其史料除尚書中寥寥數篇商書，及史記殷本記一篇以外，將復何所取資？資之於彝器耶？則商代彝器，泰半差無銘識；即有銘識，亦不過父丁，且乙，卍大，作尊彝，三四字或六七字耳。（積古齋鐘鼎款識，庚午父乙鼎，三十字，庚申父乙角，三十二字，自爲商器；今視之，疑皆周器也。）故龜甲文字之出，不啻爲汲冢之再逢。故考証殷史，其惟一泉源，即在龜契。而治龜甲文者，其目的除殷史外，亦別無所施。故先生之言曰：「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僞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𩛥之名，梄，燎，薶，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難問於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見殷契書契考釋後編序）是先生之治殷史，皆根據於契文。觀堂集林中最偉著作，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卜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所以能在司馬遷二千餘年之後，反能正其訛，補其脫者，非龜甲文字不爲功。推之如鬼方昆夷玁狁考，不嬰敦蓋考釋，生霸死霸考等，於古代數千載前國際之戰，及華夷民族之消長，詩書經傳所言，或只一二言七八字者，及古代數千百年積誤之曆朔，經傳古籍，顛亂錯覆，不可究詰者，何以能爲之紬繹至數千言，乃至聲色畢現，如覩報章；或一一理董，犁然有條，乃至如曆譜日記。此則因其根基

，皆建設於吉金古文字學上之效也。蓋小學者，百學之津逮；故乾嘉諸儒，從小學起點，以建設經學之基礎。及至今日，學問之重心，漸由經學移人於史學；而先生等復從小學起點，以建設史學之基礎。此則最新有力之趨勢，灼然而可見者也。（見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

（四）先生之治小學，從金石甲骨以證合古文，其目的亦在古史。

先生之治古史，以小學為出發點之根據，已約述如前矣。然於小學之中，又有其根據點與出發點焉。當清盛時，小學專家：若段若膺一派，則以說文為根據，以貫串羣經。郝蘭臯一派，則以爾疋為根據，從名物以逆推小學。王石臞一派，則先生羣經着手，而歸宿於說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則從音韻以上探小學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則欲先從契，古，籀，等文字着手，而歸宿於說文。其程次適與段君相反，而與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學，雖極如程吳孫諸君，而先生之於小學，則矢口佩誦王君不置，今細讀觀堂集林可見也。但王君之治學目的在通經，故從羣經以發軔；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學發軔；其以說文為證合之關鍵，則一也。故先生之學，其目的則在古史；其根據則在小學。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學。此數言可蔽也。

（五）先生之治宋元戲曲，其主旨亦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

先生之治古史，治經疏，治古文字學，皆在三十五六歲壬子東渡以後。前乎此者，專治宋元戲曲，乃至詩詞。似乎專據先生壬子以後之學，以概括其一生，而目之為史學家者，跡近於武斷？不知先生壬子以前，雖專

治宋之戲曲：而所治者，仍爲戲曲之史料，而非戲曲之本身。考先生在三十歲刊靜庵文集以前，專談文學哲學，叔本華康德之書籍，宋元諸儒之語錄，不離其左右，（此有靜庵文集所徵引可証）此時已有志於宋元之詞曲，人間詞，人間詞話，亦即成於此時。惟在此十年間，先生所治者，確爲文學哲學之本身，而非文學哲學之史料。自三十以後，由研玩宋元之詞，轉而入宋元之曲；而先生治學之態度，亦漸由文學之本身，而轉文學之史料矣。今考先生自三十歲（光緒三二）入京任學部圖書館編輯以後，即轉其方向而治宋元通俗文學，戲曲之史料，當時著作刊於國粹學報六十餘期者，（宣統元二間）如優語錄，宋大曲考，錄曲餘談，皆戲曲之史料也。刊於國學叢刊者，如古劇脚色考，清眞先生遺事，大約皆草於是時。此數年間所著，最有名之曲錄，即於宣統三年脫稿，（自序作於元年）而刊於番禺沈氏晨風閣叢書。曲錄，爲考述宋元以來戲曲著作比較爲最完備之總賬，此又人所盡知者。同時刊於入晨風閣叢書之戲曲考原，蓋亦成於是時。直至民元二間，東方雜誌第九，十，兩卷，分期登刊之宋元戲曲史止；綜此七八年間，先生所治之學，皆可名之曰宋元戲曲史之集團也。自三十五六東渡以後，此種學問，先生即棄去永不復爲；而轉其力於小學經學。然先生治學之精神態度，本已久趣於史學，故其治宋元通俗文學也，其旨趣在史；及其轉而入於經學小學也，其旨趣仍在於史；其方面變，而其立足點未嘗變也。先生之學：有承襲前人遺業，而發揮光大之者。有從舊學圍中，而另闢新園囿者。有雖爲創通鑿空，而仍有賴於他人之互助者。有絕無依傍，孤立血戰成一軍者。如西北地理之學，自徐何魏李以下，以至於今日沈柯諸老，濬源即長，衍流亦廣，先生不過繼承而發揮，且其功績

視成同大老，究竟何如？尚未敢質言，此屬於第一類也。金石之學，則自宋代歐呂以來，有淸大師，已如上述，不謂不多；特先生大而化之，以金石互証經籍，由是以考測古代是料，如航海家之發現新陸，此屬於第二類也。龜契之學，先生雖爲創通鑿空之元勳；而終尙賴前劉鐵雲孫中頌之援助，及羅叔藴先生之切磋，此屬於第三類也。獨專制宋元戲曲史料，則雖不敢云後來者，而前人確從未有爲此業者；所以能立爲一家言者，眞是絕無依旁，全由一人孤軍力戰而成。此亦爲先生之專門絕學，未可以其中年自棄而輕視之也。（見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

（六）先生晚年，專治西北地理之經過及其趨勢。

自先生四十七歲入京以後，其學又一大變，轉而專治西北地理。先生之學，至此又何以忽轉入西北地理耶？此吾人所欲亟知者也。然吾人苟熟觀其學問之性質，及其進學之次序，則固可以學理推，而絕不視爲奇異者也。蓋治金必兼及於石，石則全部資料爲古碑；考証古碑，則與地理遂生相互不能分離之關係。又治史學者，其一部之重要材料，即在古碑；中央大政，則籍古具在，不煩旁求；惟邊圉荒蠻，及鄰國窮遠之史事與地理，書本材料，缺乏殊甚；則其取材，惟有乞靈於邊圉之古碑耳。故先生自四十歲返滬以後，其學已漸漸向此徽轉。又因當時燉煌古籍，愈出愈多，流沙又出墜簡；而邊方古刻，亦層出不窮。此種學問，皆爲先生所深嗜，遂漸漸起而爲之考釋。在日本時，已作流沙墜簡考釋，（雲窻叢刻本，）歸國以後，居滬時所作，如劉平國治□關城誦跋，魏毋邱儉丸都山紀功刻石跋，皆作於民六。如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作於民

八。如九姓回鶻可汗碑跋，高昌王世勳碑後，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曹夫繪觀音菩薩象跋，亦大約皆成於是時。於當時之史事地理，多所補証。頗能明白顯示吾人以由「吉金文字」之學轉至「考古地理」之學，其間漸變之趨勢與痕跡。同時羅氏亦著高昌麴氏年表，沙州曹氏年表，補唐書張義潮傳等，與先生走入同一之趨勢。於是再進而作西域井渠考矣；更進而作西胡考，續西胡考矣。及至入京以後，始專究宋元時代之西北地理。至四十九歲，（民國十四年）而韃靼考，宋元時代蒙古考成。於是漸次及於聖武親征錄，長春西遊記，蒙韃備錄，黑韃事略，元秘史，劉祁北使記，劉郁西使記，杜環經行記，王廷德使高昌紀，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於五十歲（民十六）之夏，而前四種校注告成。（清華研究院叢書）其他於元祕史則成索引，於耶律文正則成年譜，皆成而未修。於西史北史經行高昌四記，則隨筆校注，而尚未脫稿。至其臨歿前三月，猶作金界壕考，（燕京學報）臨歿數日前，猶修韃靼考記，蒙古札記。由是趨勢以推之，則先生在此數年之間，如不至遽卒，其必注全力於此數書，可必也。此先生晚年由古文字學轉入西北地理之學之原因之經過之趨勢也。西北地理之學，自嘉道以還，徐星伯松，張石洲穆，何願船秋濤，魏默深源，李恢垣光庭，張秋水鑑，施北研國祁，沈子敦垚，李芍農文田，洪文鄉鈞，袁重黎昶，江建霞標以來，至於今日之屠敬山寄，沈寐叟曾植，柯蓼園劭忞，丁益庵謙，及先生等輩，外人輔之者，則有俄人拉特洛夫、法人沙畹，伯希和，德人弈列爾，英人斯坦因，日人內藤，桑原，藤因等，發揚蹈厲，光燄萬丈；先生著作，不過占其中之一小部分。然先生治學標準；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閎通；寧失之偏狹，不寧失之宏大；寧失之

瑣屑，不甚失之籠統。故其魄力，雖遠不如何願船，魏默深，李仲約，柯鳳蓀之功大而烈偉；而其專門精確之處，則頗各有短長，亦有非諸家所可及者在焉。（見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

（七）由詩歌中領略先生內心之苦悶。

讀靜菴文集，在古今體詩五十首中，可以見先生之性格，及其心情。先生性極憂鬱，所謂「詩緣病輟彌無聊，憂與生來詎有端。」（欲覓）先生感情極豐富，「一餐靈藥便長生，眼見河山幾變更，留得當年好顏色，嫦娥底事太無情。」（八月十五夜月）先生在理智衝突之中，終不能勝其感情。「早知世界由心造，無奈悲歡觸緒來。」（題友人三十小象）故其理想所受之打擊甚深。「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雜感）因之事業之冀求，與厭棄之交病齊來。「我生三十載，役役苦不平，……聞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哀哀百年內，持此欲何成？」（端居）人事之矛盾，思想之苦悶，亦因之而現。「水聲粗悍如驕將，天色淒涼似病夫。江上癡雲猶易散，胸中妄念苦難除。」（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祇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感情予人以痛苦，理知予人以桎梏，何況先生二者兼長，故其苦較人亦爲烈。

（八）先生治哲學之傾向。

靜菴文集序文中，有：「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按即光緒二十七八，公元一九〇一，一九〇二）癸卯（公元一九〇三）春，始讀汗德（Kant）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苦，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

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一九〇四）之春，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叔氏之立脚點，然于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今歲之春，復返而歸汗德之書，嗣今以後，將以數年之力研究汗德。……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先生最大之貢献，即用西洋哲學之方法及思索，來檢討中國哲學上兩大問題：「性」與「理」。先生論性中，有：「性之爲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夫立於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眞性，然尙不至于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之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之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不自圓其說，而後反于二元論。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先生釋理中，有：「人類以有概念之知識，故有動物所不能者之利益，而亦陷於動物不能陷之謬誤。……至普通之概念，其初固亦自實物抽象而得，殆用之既久，遂忘其所自出，而視爲表特別之一物。」理之概念，亦如是。實則只「有主觀意義，而無客觀意義，有心理學上之意義，無形而上學上之意義，除爲行爲上之手段外，竟無關于倫理上之價值。」先生論性釋理，實爲中國哲學上專題之貢献也。

（九）先生對哲學與美術之見解。

先生看出中國傳統思想之特色，在重實的傾向。以爲美術與哲學，有根本要求獨立之價值。總中國國民性，頗與美術哲學相遠。「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史無不欲兼爲政治家者，斯可異已。……豈獨哲學家而已

，詩人亦然。……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値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託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爲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達之原因也。」（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蓋吾中國之哲學，皆有實際的傾向，而此性質，于北方之學派中爲尤著。……故生活主義者，北方哲學之一大宗旨也。……此足以見理論哲學之不適于吾國人之性質，而吾國人之性質，其徹頭徹尾實際的有如是也。」（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康氏之學術，非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爲政治上之手段。……彼等言政治則言政治已耳，而必欲瀆哲學文學之神聖，此則大不可解者也。」（論近年之學術界）

（十）先生之教育主張。

先生在教育上之主張，極端反對此種重際的國民性的產品，因而重文學家不重政治家。先生在教育偶感中，謂：「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先生對于中國近代教育，痛下針砭，提出警告，其切中病痛處，實非中國近代教育家所能及。「國中之學校如此，則海外之留學界何如？夫同治及光緒初年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製造爲主。其次則法律而已。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其稍有哲學上之興味，如嚴復氏者，亦只以餘力及之；其能接歐人之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即令有之，亦其無表出之能力，又可決也。況近數年之留學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懷實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乾燥無益于世之思想問題哉？即有其人，然現在之思想界，未受其戔戔之影響，又可不言而決也。由此觀之，則近數年之思想界，豈特無能

動之力而已乎？即謂之未嘗受動，亦無不可也。」矯正此種空氣，首先培養國民之趣味。故先生曰：「不改服制而禁人纏足，與不培養國民之趣味，而禁雅片，必不可能之數也。」（教育偶感）先生受尼采學說之影響，特重天才教育。「天下大事，多出於英雄天才之手，蚩蚩者直從風而靡耳。教育不足造英雄與天才，而英雄與天才，自不可無陶冶之教育。（論平凡之教育主義）天才之可貴，因與常人相異。「若夫天才，彼之缺陷者與人同，而立能洞見其缺陷之處，彼與蚩蚩者俱生，而獨疑其所以生。」（叔本華與尼采）其「論學語之輸入」尤見其開明之態度，充滿自負之銳氣，彌罩澎湃之活力，爲不可多得之名論也。（參見長之評靜菴文集）

（十一）結論

以上舉述先生學問之大概略竟，此可以結論之矣。茲再摘其重要關鍵分數點述之：

其一曰：先生著述，皆偏於史學。先生著作，除三十以前，所刊靜安文集，及所譯法學通論，辯學，心理學概論，及若華詞等美文以外，全部著作，皆可就範於史學之圍。上已述先生著作之關於經學者，關於小學者，關於金石甲骨文字者，關於宋元通俗文學者，關於西北地理者，全部之主旨目的，皆在於史。茲更就上所未言者言之：先生之學，除上所歷舉者外，又有附庸者三：一，曰水經注，二，曰板本之學，三，曰音韻之學。水經之學，先生自歸國以後，即廣校不倦；入京以來，致力尤劬。世人競稱戴東原爲此書之絕學者，由先生精校所得，知戴氏之校此書，實於永樂大典，不甚注力；其據大典考證之是者，疑皆襲全謝山之舊校

；（仝氏所見大典，實較戴氏時為完）其說之非者，則皆出於胸臆，而未嘗有所憑籍，先生曾取宋刻以來，至輓近王輟軒梓材，校本六種，一一詳跋。（清華學報）而水經一書之全部價值，皆在於史，又人所共知也。板本之學，先生雖不甚掛口，人亦知者甚鮮；然先生治之之勤，或尤在水經以上？其所成著述：如五代監本考，（北大國學季刊）兩宋監本考，（國學論叢）兩浙古刊本考，（未刊）皆可為證。板本之學，一轉即為校勘之學，此必然之定例，如黃蕘圃，顧千里，洪筠軒，孫季仇輩，皆由板本學以轉入校勘學者也。先生自不能外此定例。於是先生又著古本尚書孔氏傳彙校，唐寫本唐韻校勘記，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均未刊）等書。校勘之學，嘗附麗於板本，而板本之學之為史學，又人所共知也。音韻之學，於史學校遠；先生所著，散見於觀堂集林者外，又有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一卷。（未刊）然先生之治音韻也，欲以證經；而其治經也，欲以證史，此又前所詳述者也。再以觀堂集林言之：除綴林二卷，（佔十分一）不屬史，然尚有補宋史王稟傳等文；如藝林八卷，（佔十分四）皆從經學小學，以推證古史者；至於史林十卷，（佔十分五）則又全部為史學矣。故先生一生之學，除少年三十歲前，曾致力於文學，哲學，教育，及中年以後，偶作小品詩詞等零星美文不能計外，其全部精力皆注於史，可斷言也。

二曰：先生發明，於古史學上最多。先生之全部精力，皆注於史，故先生發明之多，亦於史學為最；於史學上，尤於古史為最。此其故：史事之愈近者，材料愈多，疑問愈少，故不煩討論推敲。先生之治宋元戲曲史料，已開前人所未開；於宋元通俗文學之史，開一紀元。惟上古史事，則材料既形缺乏，而相傳戚說，為神

話？抑爲事實？爲寓言？抑爲實錄？荒誕隱約，眩目搖神。故治上古史者必須有下列條件：一曰淵博之根據，爲廣羅材料起見，至少須將三代兩漢之古籍，全部爛熟於胸二曰宏富之經歷，爲輔助書本材料之不足起見，至少須見古器物數千件以上，（或其他任何物質材料）及著餘古器物之書籍，（如考古圖，宣和博古圖，西淸古鑑，續鑑，寧壽鑑古等，）全部爛熟。三曰辨僞之能力，爲避免危險起見，至少於書本材料，能辨別其何者爲神話？何者爲傳聞？何者爲寓言？何者爲飾辭？何者爲實錄？何者爲信史？或數千字大文，而無一字可信者，如左傳所述之浮詞是也。或一二字斷語，而可證一代之大事者，如王恆王亥之類是也。或久奉爲信史而全僞者，如堯典舜典是也。或久視爲誕說，而反可取證者，如山海經，天問是也。於物質材料，至少能辨別何者爲眞器？何爲贋鼎？少翁飯牛之書，徵儀燒餅之型，必須洞澈而遠斥；凡此皆非易事也。四曰考證之功力，爲整理物質材料之完成起見，須於叢雜蕪殘之中，整理而成一有組織之著作；此非於考証演繹之能力，有長時間深沈之修養不爲功。五曰科學之通識，爲考証之精確便利起見，至少須具有近世地質學之基本常識以上之知識；不然，如乾嘉諸儒，所以遠異於宋明油談之士，而仍不免一「陋」字者，即職此故也。此五種者，幾於缺一不可，而先生實能兼之，故先生古史之學，非但宋時蘇轍，胡寅，羅泌輩，所未能幾及；即淸代馬驌之繹史，李鍇之尙史，（有張作霖新刊本）亦相距尙遙。再進而如徐文靖，郝懿行，林春溥，陳詩，陳逢衡，之治竹書。王念孫，潘振，何秋濤，陳逢衡，朱右曾，之治周書。錢坫，洪頤煊，孫馮翼，茆泮林，雷學淇，之治世本。其發明猶未若先生之多也。先生發明古史之最重要著作，爲殷卜辭中先

公先王考，續考，鬼方昆夷玁狁考，殷周制度論，說自契至成湯八遷，毛公鼎考釋，不𡢁敦蓋考釋，古史新証，生霸死魄考，洛誥解，周書顧命考，後考，說商，說亳，說耿，說殷，北伯鼎跋，商三勾兵跋，𩛥盤克鼎邵鐘鑄公簠，夜雨楚公鐘等跋，無論何人，殆皆須一讀也。

三曰：先生於學問上最大之貢獻，乃在將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關於此點，上文言之已詳，此無煩於複述。雖然此點之重要，不但爲先生一生命脈之所在，亦即現代學問之主要命脈之所在也。故不妨再引先生所自言者，以爲此文之殿焉。先生之言曰：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同時杜元凱之注左傳，稍後郭璞之注山海經，已用其說。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者有三：一爲孔子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日之發見也。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至於今日之發見，先生又別之爲五，曰：一，殷契甲骨文字。二，燉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燉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見學衡，先生講稿，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此五項者，簡稱之：一甲骨文字，二流沙墜簡，三燉煌寫書，四內閣檔案，五東方文字。皆所謂物質材料地下學問也。除第四第五兩項，先生未嘗致力以外；前三項，皆先生畢生精力所注，欲將地下紙上，打成一片者也。如是略述先生全部之學問竟，所得一句結論，則先生殆可謂爲新史學家，亦

可謂爲文化史的考證家也。其他紛紛之論，吾知先生歿而有靈，所惡聞也。嗟呼先生逝矣，百身莫贖，先生未竟之業，念之危懼。茲特舉先生之語於此，以自警警人也。『然此等發見物，合全世界學者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闡發，尚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於少年之努力也，』（見最近二三十年中國學術之新發見）

嗚呼先生之死，雖由於國內政爭勢力之消長，而實爲全世界學術上莫大之損失。當先生自沈之前，漢堡中國文學教授德人顏復禮，奉其政府之命，擬聘先生爲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介上虞羅振常氏爲之先容，書未發而先生死。惜哉！夫先生以身命殉國，實無補已亡之社稷；而中國學術之有待於先生者，乃無涯涘，孰重孰輕？先生辨之審矣。然先生不死於光復，不死於復辟，竟死於北伐之後，先生知中國之不足以有爲，乃毅然決然以全大義。否則三省淪亡，平津危急之際，將難言乎先生之自處也！此固先生之僥幸，然不幸遂成吾國文化之大厄矣。海內外學者，平日以先生爲指歸，一旦失所憑依，莫不隕涕而痛。予追念先生，尤不禁釁然而悲也。

III 王國維先生之著述目錄

觀堂集林二十四卷。觀堂別集一卷，後編一卷，補遺一卷。觀堂外集四卷，爾雅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五卷。史籀篇疏証一卷。校正松江本急就篇一卷。（附校補）唐寫本唐韻校記二卷，唐韻佚文一卷。魏石經考一卷，附錄一卷。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一卷。聯縣字譜三卷。

釋幣二卷。簡牘檢署考一卷。漢魏博士題名考二卷。清真先生遺事一卷。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錄一卷。五代兩宋監本考三卷。兩浙古刊本考二卷。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觀堂譯稿五卷。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今本竹書紀年疏証二卷。杜環經行記校注一卷。劉郁西使記校注一卷。劉祁北使記校注一卷。王延德使高昌記校注一卷。蒙韃備錄箋証一卷。黑韃事略箋証一卷。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長春眞人西遊記校注二卷。水經注校記。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四卷。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二十卷。唐宋大曲考一卷。戲曲考源一卷。古劇脚色考一卷。優語錄一卷。宋元戲曲史一卷。錄曲餘談一卷。曲錄六卷。人間詞話一卷。觀堂校詞記。流沙墜簡考釋一卷。補遺一卷。齊魯封泥集存一卷。靜安文集一冊。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一卷。古本尚書孔氏傳彙校。元祕史山川地名索引一卷。兩漢魏晉鄉亭考二卷。古史新証一卷。續四部叢刻擬目一卷。丙辰日記一冊。觀堂集外文一卷。心理學概論一冊。法學通論一冊。辯學一冊。東山雜記一卷。二牖軒隨錄一卷。重輯倉頡篇二卷。密韻樓藏書志若干卷。觀堂遺墨二卷。外有先生手校手批書一百九十二種，目不不具錄。是皆先生畢生精力之所在也。

陳獨秀先生評傳

先生原名乾生，一名仲，字仲甫。爲文嘗署「獨秀山民」，「陳仲子」，「陳仲」等筆名。安徽懷寧人。生於清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今年五十五歲。先生本爲舊家子。早歲讀書有聲，言語峻利，好爲斷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先生在滬與章秋桐，張溥泉，謝曉石，共立國民日報。與秋桐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斂無以易，並亦不澣。一日晨起，秋桐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審不計。秋桐駭然曰：仲甫！是爲何也？先生徐徐自視，平然答曰：蝨耳！其苦行類如此。然考之於晉，則洽中時弊。時與香山蘇子穀，共譯囂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顏曰：慘社會。所懷政想，蓋與此同。蓋消極衝抉之意九，而積極將作之計，則不得一也。先生記憶力甚强，昔寄居杭州蕭寺時，能背誦杜詩全集，一字不遺。先生每於作文時，常用手摸脚，酷聞惡臭，文章則滔滔不窮，亦奇癖也。先生一九〇九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一九一〇年，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一度回國，從事著作。適當辛亥革命時，參柏文蔚之幕，爲頗能活動之革命志士。柏文蔚督皖時，任安徽教育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繼柏文蔚亡命日本。由此至一九一五年，與柏文蔚形影相隨，頗爲親密。其後捨去政治革命，專潛心於思想界。至上海，主筆新青年雜誌。一以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爲目的。其思想乃漸由社會主義變爲共產主義。一九一六年一月，應北大之招，任文學系主任。對學生鼓吹極端之急進思想。又倡孔教廢止論，

與康有為等之尊孔保皇論相激戰。發表孔子之道，不合現代人生之論文，震駭一世。一九一九年四月，因散布排斥軍閥之傳單，被逮捕下獄。出獄後，復回上海發行嚮導，新青年等雜誌，宣傳其主義思想。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於陳炯明之下，任廣東教育廳長及全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發刊前衛雜誌。對中國傳統之道德，極力破壞。後因廣東省議會之反對，遂因病回滬。又在上海法租界與起大規模之實際運動，為租界當局所捕。一九二二年，赴莫斯科，住約二月。回國後，被派為共產黨總秘書。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揮各地共黨活動。一九二三年一月，又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中央委員。先生當五四運動時，即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之主幹。及由全國社會主義代表大會通過改為共產青年團後，全國統一其組織，由先生與戴天仇陳望道李大釗等六人，負領導之責。至一九二二年(民十一)在上海成立共產黨總部時，先生始任總書記，為全國共產黨之總領袖也。陳在共黨，大權獨攬，威令森嚴，戴季陶氏，曾以中國列寧擬之。(見近代名人軼聞。)一九二五年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莫斯科舉行之第三國際會議。一九二六年，先生曾代表共產黨與代表國民黨之汪兆銘聯合通電。自是以後，先生駐上海，與中國共產黨首領等有密切之結合。以掌握共產黨家長之權。一九二七年，因國民黨清共，共黨失敗，第三國際以先生執行職務不力，提出警告。雖然，是年春，先生至武昌參加會議時，實亦主腦人物。及共產黨覺察本身之失敗，招集緊急會議，推究以前領導錯誤之責任，則認先生主張兩黨共同宣言，乃居心與國民黨妥協，而故意被其利用，遂謂先生為機會主義者，更稱之為取消派。大會議決，取消先生中央委員，及政治常委，並開除其總書記。此時先生，名雖黨員，實

際已完全失去其領導之地位矣。一九二九年十月，復經中國共產黨斯丹林派，又名幹部派，開除其黨籍。旋被第三國際亦開除黨籍。至十一月，先生在上海糾集一般被開除黨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謝少珊，馬玉夫等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團體，（日本人名之爲解黨派。）舉彭述之張九爲中央執行常務委員。宋逢春濮一凡二人爲候補常務委員。十二月與蘇俄之托洛斯基派發生關係，復在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處，組織支部分頭活動。因限於經費，僅參加工會，及學生運動；而農會方面，黨員較少，無法擴張。黨內刊物：有「校內生活」及「火花」二種，均由先生編輯。是時先生仍爲其總書記之職務，而爲首領也。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團體乃散爲瓦解矣。

先生本世家，其祖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資豐厚，爲安徽懷寧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廠尚有其商店。其子延年，爲張雨亭將軍所最鍾愛，可知先生幼年乃一華貴之公子也。但其性好讀書，有獨秀文存四冊行世，衣食頗儉，從未妄用一文。先生留日前後，幾及七年之久，並至法讀書若干年。從日歸國後，曾在安徽教書。當時與同事學生組織黨人會，從事革命工作。並從家中拿款，交王姓創辦亞東圖書局。至北大任文學系主任時，提倡刊物，一切新文學之萌芽，均先生所培栽。因是乃至與家庭斷絕關係，專心從事革命事業。一般青年好學之士，莫不趨之。胡適之，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羅家倫，蘇曼殊諸先生，均當時研究新文學之巨擘。即今之黨國執政要人，亦莫非先生之舊友。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法文日文。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才。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畫周詳；苟能專門致

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其匹。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三年中在領導秘密革命工作之餘，尙能著三十萬言之中國音韻學，較其五四前所著之字義類例，（亞東出版）尤爲精當。聞由胡適之先生介紹以三千元之代價，售諸上海商務印書館，其有大貢獻於中國音韻學，必無疑也。近年來刻苦讀書，思想因之大進。對於中國學術擬謀長足之進展。嘗自謂當製造中國五十年新政治學術之結晶品，以謝國人。其個性過强，凡事均以大無畏不顧一切之精神處理之。無論任何學說，必參己意以研究之，無迷信崇拜之意。故每當大會討論之際，其意見疊出，精詳過人；常使滿座震驚奇絕，或拍掌稱快，或呆目無言，誠爲一代之驕子，當世之怪傑也。惜仍以指揮行動之時多，精心研究學術之時少，雖有專一，有恆，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學理論之中心。使先生終爲政治家不能成爲革命理論家，可勝惜哉。先生有子三：延年，喬年，松年。延年，喬年，均爲留法學生。松年，年二十歲，爲安徽大學助敎。延年自法國歸來，即在廣州擔任共黨工作，時共勢未張，延年曾躬自拉車，在工人中活動，爲同黨所稱，嗣擢廣東區書記。（即所謂廣東省黨部委員長）同時任黃埔軍校敎官，未清黨時，在粵極有勢力；清黨後調任江蘇省委書記長。被捕時，身穿短服，猶自認茶房。時警備司令楊嘯天，曩亦在黃埔軍校任事，固識其人。延年遂不得不自認。延年髮倒生，幾滿額，與稚暉稱爲妖孽。喬年在法國，始爲無政府主義者，後改入共黨。於民國十七年春，亦任江蘇省委，未二月被捕，羈押龍華若干時。（均見近代名人軼聞）聞二人均已犧牲矣。

先生自隸托洛斯基派後，匿居滬上，與斯丹林派首爲理論之爭鬥，繼而爲行動上之衝突，相持不下，勢成水

火，深為斯丹林幹部派所嫉視。後由謝少珊供出地址，忽於十月十五日，市公安局向特一法院請出拘票，會同公共租界捕房，於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逮捕先生。先生適在病中。共捕先生與彭述之等十一人，文件十餘箱。十七日高分院審先生案，公安局堅請移提，律師力辯，冀免移解，卒無效，遂為公安局帶去。十九日中央電令滬市府，妥慎押解陳等來京訊辦。二十日滬公安局派警，押送先生等到京。中央組織會派員在站迎提入城，交軍政部軍法司收管矣。先生以在滬被捕時，未帶衣被，中央黨部撥洋百元，作舖蓋衣被之用，先生要求謁蔣及陳立夫，申述過去主持托洛斯基派在中國之活動情形。蔡元培，楊杏佛，胡適，宋慶齡等以先生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之理由，致電中央，主張寬容。蔣介石表示可移司法機關辦理，對綏頰各電均未作答。聞先生在獄中，每日閱黨義書籍，曾要求購水滸一部。二十五日，何應欽曾召先生，詢其主持共黨反幹部派活動情形及政治主張。先生未深切表示。後遂移解法院。先生已聘章士釗先生為義務律師，希望當局與以公開審判，並謂此非法律問題乃政治問題云。

嗣經訊明與皖鄂贛等省共產黨無關，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之規定不合，乃移送司法行政部交江蘇高等法院審訊。其犯罪証據，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是一黨之主腦，其個人行動，及發表之文件，應負責任，固無論矣；即以中央反對派名義刊行之傳單宣言書，及其指揮之行動，亦應由其完全負責。詳閱中共反對派名義發表之「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五三十七週紀念告民衆書」，「對時局宣言」，「組委通告」，「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告民衆書」，「為日本佔領淞滬告全國民衆」

，「滬東區委員爲日本在上海進行大屠殺告民衆」，「北京特委最近工作計劃」等，謂其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傳共產主義；一面則對於國民黨政府，冷譏熱諷，肆意攻擊。綜其要旨，則謂國民黨政府威信墮地，不能領導羣衆，應由其領導農工及無產階級等，以武裝暴動，組織農工軍，設立蘇維埃政權，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並欲打倒資本家，沒收土地，分配貧農，其言詞間，顯欲破壞中國經濟組織，政治組織。而其個人名義所發表之「中國將往何處去」？「此是抗日救國運動之康莊大路」！「國聯第二次決議後之局勢」，「爲紀念五一告工友」，竟目三民主義爲反動主義，並主張第三次革命，緊决掃蕩國民黨政府，以革命民衆政權，代替國民黨政權，其意在危害民國。然查其進行之程序，僅祇共產主義之宣傳，尙未達於暴動之行動。故合依刑訴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提起公訴云。（見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三日四日天津大公報第一張）先生下獄數月，友朋因格於嫌疑，無一親赴鐵窗探視。而先生親屬幾絕，其子媳均早逝，雖存元配某氏，復遠在皖省，頗覺百無聊賴。某日突來一女性訪問，視之，乃一少婦，固不識，甚覺詫異。後婦告其名，始大悟，相對凄然。談片刻，婦即辭去，後逾數日，仍赴獄探視。據云女士高姓，十年前爲先生之高足，安徽人，貌甚美，擅交際，有名於平津，結納權貴甚多。當先生蹉跎平津，終日從事著述，醉心其言論者殊衆，高即其一。嘗追隨先生，以求深造；卒以思想不投，各走極端，不相問聞者垂數載。今被繫獄中，尙能念舊訪問，堪稱難得云。

先生少年鍾性，和平友愛，宣統元年秋，先生寓瀋陽。其兄孟吉以肺疾，客死關東。倉卒北渡，載骨南還。

悲懷鬱結，作「述哀」詞。（見甲寅雜誌，一卷五號）其一云：「死喪人之戚，況爲骨肉親；所喪在遠道，孤苦益酸辛。秋風衰勁草，天地何不仁？駕言陟陰嶺，川原低暮曛。臨空奮遠響，寒飆逐雁羣。一月照兩地，兩地不相聞。秉燭入房中，孔懷託幽夢。相見不暫留，若慮晨雞弄。牽裙頻致辭，毋使薄寒中。言笑若平生，奚以懷憂慟？起坐弄朱絃，絃亂難爲理。涼風扣庭扉，開扉疾審視，月落霜天冥，路遠空延企。掩戶就衾枕，猶憶夢見之。輾轉不能寐，淚落如垂絲。（其二）扁舟浮滄海，去往隨風波。浩淼不可測，起伏驚蛟鼉。仙人御離合，聒耳如哀歌。海立天俯仰，安危在刹那。一朝落玄渚，堯桀無殊科。救死恐不及，豈復悲坎軻，坎軻復踽踽，慷慨懷汨羅。孤蓬豈足惜？狂瀾滿江河。區區百年內，力命相劘磨。蓬萊阻弱水，南屏落葉多。所違不在遠，隔木成關河。生別已惻惻，死別當如何？感此百年結，巨浪如嵯峨。嗺嗺鵜鴂鳥，雙飛掠舷過。（其三）與君爲兄弟，匆匆三十年。十年余少小，罔知憂苦煎。十年各南北，一面無良緣。其間十年內，孤苦各相憐。青燈課我讀，文彩勵先鞭。慈母虛弧弱，一夕魂九遷。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關東遭喪亂，飛鴻驚寒弦。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辛苦歸閭里，母已長棄捐。無言執兄手，淚濕雍門絃。相攜出門去，顧影各涓涓。弟就遼東道，兄航燕海邊。海上各爲別，一別已終天。回思十載上，泣語如眼前。見兄不見母，今兄亦亡焉。兄亡歸母側，孑身若迍邅。地下語老母，兒命青絲縣。老母喜兒至，淚落如流泉。同根復相愛，怎不雙來還？（其四）朔風吹急雪，蕭蕭徹骨寒。冰礫裹蹄足，蹇驢行蹣跚。寸進復回却，蜷曲以盤桓。盤桓不能進，人心似彈丸。汽車就中道，人畜各喜觀。一日騁千里，無異策虬鸞。余心復急

切，長夜路曼曼。路長亦不惡，心怯且自寬。吉凶非目覩，疑信持兩端。驅車入城郭，行近心內酸。入門覓兄語，尙憾握手歡。孤棺委塵土，一瞥摧心肝。千呼無一應，掩面不忍覩。僕夫語疾語，一一無遺殘。依依僮僕輩，今作骨肉看。故舊默無語，相視各汎瀾。中夜不成寐，披衣撫孤棺。孤棺萬古閉，非夢無疑團。側身覽天地，撫胸一永歎。」讀其詩，更知先生有充分之文學素養矣。故胡適之先生，謂其有充分文學訓練，對於舊文學極有根底。蘇曼殊章行嚴之小說文章，均有其序。詩學宋，有大膽之變化，其哭兄一首，是一種新的創造。（聽北大演說）今選其數首，知先生二十年前，亦中國最有名之詩人也。其「遠遊」云：「晨風一噓吸，吹落羲和車。細雨海上來，濛濛瀰空虛。驕陽不馭世，冥色慘不舒。寒暄各異恨，晴晦兩弗愉。百年苦勞役，汲汲胡爲乎？達人識此意，裂冕輕毀譽。陽春玩小兒，入眼等空無。小草蒼閒碧，青山門外臞。讀書破萬卷，祗以益愚愚。徒步歷州郡，窮途泣海隅。拏空窺五嶽，破碎混中區。忽然生八翼，輕身浮天衢。初見海如勺，熟視益模糊。撮土載萬類，旦夕相誅鋤。强弱不並處，存滅爭斯須。寥廓不可盡，星火何稀疏。微塵點點外，幽靡不可居。歸來觀五蘊，微命繫囚俘。貪癡雜糞蔵，妄葆千金軀。仙釋同日死，儒墨徒區區。佳人進美酒，痛飲莫踟躕。」其夜雨狂歌答沈二一首：「墨雲壓地地裂口，飛雲倒海勢蚴蟉。喝日退避雷師吼，兩脚踏破九州九。九州蕞隘聚蟊醜，籃瑣高扃立玉狗。燭龍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滿地走。竹斑未滅帝骨朽，來此浮山去已久。雪峯東奔朝岣嶁，江上狂夫碎白首。筆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氣進君酒。滴血寫詩報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風吹海絕地紐，羿與康回笑握手。」又杭州酷暑寄懷劉三沈二云：「病起

客愁新，心枯日景淪。有天留巨眚，無地著孤身？大火流金鐵，微雲皺石鱗。清涼詩思苦，相憶兩三人。」又詠鶴云：「本有沖天志，飄搖湖海間。偶然憩城郭，猶自絕追攀。寒影背人瘦，孤雲共往還。道逢王子晉，早晚向三山。」又游韜光云：「石級穿林三百層，層層仄徑繞山行。礙雲密竹兩旁立，裂地清泉一路鳴。山意不遮湖水白，鐘聲疏與暮雲平。月明還別碧天去，塵向丹台寂莫生。」又游虎跑二首：「昔聞祖塔院，幽絕浙江東。山繞鐘聲外，人行松澗中。清泉漱石齒，樹色曖晴空。莫就枯禪飲，堦前水不窮。」「神虎避人去，清泉滿地流。僧貧慵款客，山遂欲迎秋。竹沼滋新碧，山堂鎖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又靈隱寺前一首：「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橋頭日繫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又雪中偕友人登吳山一首云：「春寒一夜雪，繞郡千山白。凄風斂微和，城郭晴朝赤。相期素心人，寒空盪何臆。登高失川原，乾坤莽一色。騁心窮頫仰，萬象眼中寂。皐亢白如沙，層城沒寒磧。繽紛蔽遠峯，冷色空林積。凍鳥西北來，下啄枯枝食。感爾飢寒心，四顧天地窄。紫陽踞我前，積素明峭石。上有鹿皮翁，浩歌清澗壁。飢來齧堅冰，荒巖坐晨夕。不笑復不悲，雪上數人迹。炎威滅千春，忍令屑寸礫。」雅潔豪放，均正宗也。

陳東曉君編陳獨秀評論（北平東亞書局印行）謂陳獨秀被捕，乃目前中國政治上一件非常重大之事件。全國各地報紙無一不以陳獨秀之標題而作社論，甚至一次再次，表示全國輿論對於陳獨秀案之重視。尤其在全國青年界以至黨人中，無論其最近之思想變化如何？在其過去之歷程中，皆受陳獨秀之影響。當時全國輿論，約分四派：一，學術界最大多數之意見，一方面着重於陳獨秀個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有之功績；一方面着

重於要求政府以法治精神處理此案。二，一部分中國國民黨之意見，陳氏曾組織托洛斯基學會，自爲常委，所搜之反動文件六十大捆，其立意危害民國已無可疑，自應處以極刑，勿稍寬縱。（見廣州民國日報社論）三，陳獨秀爲中國革命叛徒，對於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之投降者，（參閱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與大衆評論「托陳取消派首領陳獨秀被捕之意義。」）不僅足以証明陳獨秀非共黨，並且可以証明陳乃目前中國共產黨之一最大仇敵。可知陳獨秀正中國共產黨支離破裂之唯一酵母。四，「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先鋒報）此又完全崇拜陳獨秀而無條件以擁護之民衆也。

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發表「陳獨秀案」一文，首論國民黨清共以前十年中陳氏在中國革命史上之地位，次論對於中國革命之貢献，終論不能忍受第三國際之部勒。對於陳氏於教育問題標出之四大綱領，對於文學改良所標舉之入手法八件，最受人攻擊之倫理改革論，及對於陳案之希望。胡適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在北大國文系講演）首言陳獨秀與新文學有三點極重要之背景：（一）有充分文學訓練；（二）受法國文化影響最大；（三）是政治，道德，藝術，及一切文化之革命家；末言陳氏對於文學革命之三大貢献。均極公平澈底，堪稱至理名言。

廣州民國日報社論「陳獨秀引渡以後」首論吾國共匪之由來，次述陳氏近曾組織托洛斯基學會，終謂應勿一面剿共，一面縱共。楊鏡芙「論陳獨秀之所謂功罪」，（見十日評論第二卷第一期）首論北平思想界替陳獨秀公布之功狀，也就是一張罪狀；次論陳獨秀被捕是必然的，而非偶然事實；終謂鄧演達可殺，試問陳獨秀

可不可以殺？博古「托洛斯基主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一文中，首論中國托洛斯基，陳獨秀主義與蘇俄評論之反蘇聯的統一戰線，次叙其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運動，謂爲反對蘇維埃政權爭鬥的大纛，終言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自由主義是源於叛賣工人階級的罪惡。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詳述陳氏如何參加革命列行？陳獨秀主義之改良與進化，三次大會時代之陳獨秀主義，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陳獨秀主義之實際應用，並叙其「以退爲進」，陳獨秀主義之完成，從少數主義到取消主義。又論陳氏如何在理論上進攻革命？陳獨秀主義之康莊大道，陳獨秀主義之諸友軍，主張澈底肅清陳獨秀主義之影響，結論列寧主義正確之路線。北方公論金玉振由陳獨秀被捕說到中國共產黨分化之趨勢，述陳氏之政治行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六年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之地位，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陳獨秀被共產國際指爲「機會主義的領袖」，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陳獨秀與托洛斯基派，一九三一年由幹部派分化出來之羅章龍派多轉入於陳獨秀派，終言陳獨秀被捕之意義。仿魯「淸算陳獨秀」（社會新聞第一卷第七期）謂爲近代政治怪傑陳獨秀，幷述社會主義青年團之產生，共產黨之成立，第一次大會前之波折，國共兩黨合作之經過，中國列寧時代之聲威，機會主義的由來，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八九會議後之陳獨秀，開除黨籍之經過，形成取消派，終叙對於中國革命之見解，及取消派分崩離析，從失勢到被捕，陳獨秀死活預測。思美「共產黨幹部派對陳獨秀之詆毀與批判」文中，論取消派之現形，取消派如何領導民族鬥爭？陳獨秀與劉仁靜的「民衆政權」論，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之反革命競賽。大衆評論創刊號載「托陳取消派首領陳獨秀被捕之意義」始論辯明取消

派和某黨已經更親密携手，終謀取消派反革命勢力猖獗之機會。此個人評論之一斑也。

天津大公報主持公論，特撰社論，謂陳案應由法院審判，一方面揭示法治之保障，一方面樹立健全之理論。天津益世報亦撰社論，因陳案而引起幾個問題，即思想言論自由問題，懲治危害民國犯罪問題，審判反動法律手續問題是也。導報社評陳案應歸司法機關辦理，謂陳案應以法爲依歸，陳氏與牛蘭案情節相同，今後所有違法典章者亦均應依法律程序處理。世界日報社評陳獨秀被捕事件，謂今日中國國民黨中之赫赫新貴多與陳氏有歷史關係，陳氏師宗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抹殺中國歷史與現實，陳氏個人生活之艱苦淒涼，陳氏與今日黨國顯要之對比。北平晨報社評陳獨秀被捕，述當年「拖四十二生的大砲」之陳獨秀，共產黨內情，主持共產學說，組織共產黨，實行危害民國，不可混而爲一。終謂秘密結社，難以防止，政府之所以待共人者，當以理性爲標準。申江日報社評陳獨秀被捕首述對於陳獨秀被捕之感想，繼述陳案應依法以爲解決，終以陳案與牛蘭案應一視同仁。社會生活第一卷第五號論「未亡人」陳獨秀，謂陳獨秀主張取消共黨一切實際行動，是黨國有力之助手，繼論國內名流學者紛紛營救陳獨秀，終論陳獨秀前途未可限量。先鋒報第四期，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謂陳秀獨被捕是整個中國革命的損失，陳獨秀被捕爲階級鬥爭中之事實上所難免，爲中國革命反對逮捕陳獨秀，爲援救陳獨秀要立即粉碎史達林派葬送中國革命的錯誤路線。此又全國各報評論之一斑也。其他如老憨論陳獨秀（社會新聞第一卷第七期）謂陳獨秀是一位出人頭地的怪傑，陳氏有二缺點：一，思想沒有系統，生平沒有關於理論上的任何著作；二，個性過强，宗法社會家長態度之十足。

結論陳獨秀是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靜論「陳獨秀等被捕以後」（壬申半月刊第三號）謂陳獨秀是中國最先的社會革命運動者，一九二九年發表「黨治意見書」，陳獨秀不過是一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信徒而已。汪均予論「陳獨秀被捕後的取消派」，（社會新聞一卷十期）陳獨秀被捕減少了共產黨一個敵人，陳獨秀之於取消派正如鄧演達之於第三黨，終述取消派已大起分化。王造時論陳獨秀與牛蘭，（主張與批評報）謂陳案應經過法律解決：一陳等應交法庭；二，法庭審判應該公開；三，被告應有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四，不應用刑強逼陳等自認罪犯；末謂為牛蘭奔走呼號的宋慶齡等對於陳等不知有同樣熱心否？筱妞兒論「取消派消滅蘇維埃運動的妙策」，謂取消派在國民會議專號中提出來的方法；陳獨秀被捕是取消派在中國革命中一貫的政策。赤光述「陳獨秀生平及其政治主張」，將其家庭生活，日本留學回國之前後，五四運動之前後，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時代，第二次大革命失敗之前後，組織中共左派反對派時代，均詳述無遺。彤謾論「陳獨秀被捕」（新社會半月刊第三卷第九號）謂陳獨秀個性浪漫，疏懶，理想無實。共產黨刻薄寡恩，聽陳獨秀在外促進共黨分裂如何不佳？禁止共產學說，實不啻誇獎共產學說。陳華論「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及國民黨共產黨」，謂陳獨秀在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史上確居於創始者領導之地位。並述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之態度，陳獨秀文學革命理論，鼓吹文學革命刊物，五四以後陳獨秀開始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又論陳獨秀與國民黨之關係，文學革命運動為國民黨成功唯一之重要因素，陳獨秀之努力實際上只與國民黨效勞盡義務而已。末述共產黨幹部派與托洛斯基派主張不同之點，清算陳獨秀之功過宜分前後兩期觀察，陳獨秀律師辯護無

異承認現政府之法治云云。均有一讀之價值，讀者亦可參閱，作爲評判先生見識行爲學問之一助。餘如陳獨秀案起訴書中，陳獨秀部分及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十七期陳獨秀案開審記，亦爲評傳先生之重要材料，限於篇幅，不另贅述。總之，在此許多評判之中，不僅詳悉陳先生在中國社會上之地位，而且可以表現中國社會各派系之衝突也。

先生個人生活，艱苦慘淡，兩妻前後離異，二子均已伏法，剩此皤然老叟，貧病交加，卒被繫獄，生死不測，若繩以常人情理，其憂患淒凉，誠有不堪言狀者也。此番就逮，政府既依法處理，昔日友生，處境迥異，恐無能營救者；即或有之，亦不能以私交而毀法律。在政治立場，似乎與先生不能幷存，然對此老戰士之悲壯末運，又不能噤無動於中也。蓋先生之思想行動爲一事；其個人堅忍不拔，始終一貫之卓絕風格，則實另一問題也。回憶當時與先生致力於新文化運動諸人，今日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力，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顧乃獨甘如此結局！吾人一方雖深悲其處境之困難，致入異途，不能使中國革命，長驅直進，一貫成功，而生荊棘塞道，動有阻礙；一方則當此新式士大夫廉恥道喪，首鼠兩端，名雖標榜主義，實則唯利是圖之今日，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爲世之斯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

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毅力，無用武地。吾不僅爲先生惜，吾將爲吾民族哭矣。今日之中國；如處暴風驟雨之夕，霹靂震地，閃電徹天，狂飈急流，澎湃襲來；破屋敗椽，不堪摧殘，棟梁動搖，已有傾

圯危險；而室中主人，或則躊躇一旁，圖暫時之苟安逸；或則怒目相向，尙個人之私報復；至於葺補漏罅，共禦暴力之工作，均淡然置之；至於合衷共濟，力挽狂瀾之精神，均漠然視之；世界斷無一種人類，毫不知恥，可以聽令他國今日攻一城，明日佔一地，而靦然相屈者，中國人竟如是！世界斷無一種民族，自恨其良，可以磨劍待試，今日戕其一手，明日割其一足，而欣然自快者，中國民竟如是！三省既陷，復侵關內，淞滬戰血未乾，榆關炮火繼起，疏通之路皆窮，保證之語無效，而中國人民尙高枕而臥，若無其事！僥倖糊塗息戰，仍求旦夕苟安，此誠被置於掙扎求生之絕路而不自覺者也。試問此種垂死之民族，有何可取？此種自棄之國家，有何可愛？當此大難當前，不畏強權；見義勇爲，不惜犧牲；殺身成仁，不甘欺侮；舍生取義，以救民族救國家爲共同之前提！舉義旗，倡大難，而民族猶不樂其救，國家猶不容其存，是誠越萬世歷千載而不遇之昏且厲也。天下至爲愚騃，至可悲憫之事，未有逾於此者。一讀先生民國三年所撰之「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當有所感矣。其文曰：「範圍天下人心者，情與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轍。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俠淫奔，殺身守志，不計利害者之所爲也；瞻於智者，辨理析疑，權衡名實，若理學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萬物之理，而其敝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者，莫如屈平，憤世憂國，至於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達世諦，騎牛而逝。斯於二者，各用其極矣。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惟其無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關已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無智，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之無自覺心。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

不國。嗚呼！國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此歐人之常談，由日本傳之中國者也。中國語言，亦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惟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蓋以此國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艱難締造之大業，傳之子孫，所謂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為締造者供其犧牲，無絲毫自由權利與幸福焉。此歐洲各國憲政未興以前之政體，而吾華自古訖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人民權利，載在憲章，犬馬民衆，以奉一人，雖有健者，莫敢出此。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欲以愛國詔國人者，不可不首明此義也。國家之義既明，則謂吾華人無愛國心也可，謂吾華人未嘗有愛國者亦可，即謂吾華人未嘗建設國家，亦無不可。何以云然？吾華未嘗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土地人民主權者，成立國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吾國伊古以來，號為建設國家者，凡數十次，皆未嘗為吾人謀福利，且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賊；吾人數千年以來所積貯之財產，所造作之事物，悉為此數十次建設國家者破壞無餘；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即有聖君賢相，發政施仁，亦為其福祚攸長之計，决非以國民之幸福與權利為準的也。若而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過暱感情，侈言愛國，而其智識首不足理解國家為何物者，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譚，愛國心雖為立國之要素，而用適其度，智識尚焉。其智維何？自覺心是也。愛國心，情之屬也；自覺心，智之屬也。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

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罔與殆其蔽一也。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者，若德奧日本之國民是也。德奧日本，非所謂立憲國家乎？其國民之愛國心，非天下所共譽者乎？然德人爲其君所欺，棄畢相之計，結怨强俄，且欲與英吉利爭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劇戰，流血被野，哀音相聞，或竝命孤城，或碎身絕域，美其名曰爲德意志民族而戰也，實爲主張帝王神權之凱撒之野心而戰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權，天有上帝，地有凱撒。大書特書於士卒之冠曰：爲皇帝爲祖國而出征。爲皇帝其本懷，爲祖國祇誑語耳。奧之於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故，不惜亡國破軍，以圖一逞，即幸而勝，亦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耳，於國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維亞，若比利時，乃爲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戰者也；若奧地利，若德意志，乃爲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也。爲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戰者，愛國主義也；爲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帝國主義也。愛國主義，自衛主義也，以國民之福利爲目的者也，若塞比是矣。帝國主義，侵略主義也，君若相利用國民之虛榮心以增其威權爲目的者也，若德奧是矣。日本維新以來，憲政確立，人民權利，可得而言矣。一擧而破中國，再擧而挫强俄，國家威權，莫或敢侮矣。若猶張皇六師，日不暇給，竭內以飾外，賦重而民疲，吾恐其國日强，其民胥凍餒以死。强國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誤視帝國主義爲愛國主義，而供其當局示威耀武之犧牲者也。夫帝國主義，人權自由主義之仇敵也，人道之洪水猛獸也，此物不僵，憲政終毀，行見君主民奴之制復興，而斯民之憔悴於賦役干戈者，無寧日矣。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爲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者，若朝鮮土耳其日本墨

西哥及中國皆是也。朝鮮地小民偷，古爲人屬，君臣貪殘，宇內無比，自併於日本，百政具興，盜賊斂跡，訟獄不稽，尤爲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興復舊主，力抗强隣，誠見其損，未睹其益。土耳其憲政初行，國基未固，不自量度，與意爭衡，一戰而敗，軍覆國削，今復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權，欲一旦悍然奪之，吾恐其國難之將作矣。俄之敗於日也，越國萬里，且非傾國之師，日本國力，豈堪久戰，介美行成，誠非得已，而其國民憤訾當塗，不自審矣。墨西哥名爲共和，實則其民皆亂，無建設國家之力，梟雄爭權於朝，地主肆虐於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覺，附美爲聯，其人民自由幸福，必遠勝於今日，必欲獨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風不易革也。吾國自開港以來，情見勢絀，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達情勢，辱國喪師，元氣大損，今者民益貧敝，貲械不繼，士氣不振，開釁强隣，詎有幸理？然當國者襲故相以夷制夷之計，揖盜自損，同一自損，敵之甲得乙失，我何擇焉。而書生之見，竟欲發憤興師，爲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諸國所行，豈無一二壯烈之爲，吾人所敬，惟不自覺其國之情勢，客氣乘之，愛國適以誤國，謀國者不可不審也。假令前說爲不謬，吾國將來之時局，可得而論定矣。自愛國心之理論言之，世界未躋於大同，禦侮善群，以葆其類，誰得而非之？爲國盡瘁，萬死不辭，此愛國烈士之行，所以爲世重也。然其理簡，其情直，非所以應萬事萬變而不惑，應事變而不惑者，其惟自覺心乎？愛國心具體之理論也，自覺心分別之事實也。具體之理論，吾國人或能言之：分別之事實，鮮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覺心所以爲吾人亟需之智識，予說之不獲已也。吾國閉關日久，人民又不預政事，內外情勢，遂非所知，雖一世名流，每持謬說，

若天懷抱樂觀之見，輕論當世之事，以爲泱泱大國，物阜民稠，人謀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見之疏也！中國而欲爲獨立國家，稅則法權，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細；非戰備畢修，曷其有濟？欲修戰備，理財尙焉。論時局而計及財政，誠中國存亡之第一關頭也。中國經常歲入，約銀三萬萬元，新舊外債約有銀二十萬萬元，利息平均以五釐計之，每年不下一萬萬元，應還本金，年約五千萬元，本利合計，年約一萬五千萬元，已占歲入之半，此事寧非大異？國非不可擧債，若中國之外債，則與他國異趣。中國之外債，乃以關稅鐵路爲抵償，列强據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無論君主共和，維新復古，瓜分亡國之局，終無由脫。自今日始，外不擧債，內不撥金，上下相和，歲計倍益，年減外債若干，期以十稔，務使不爲財政之累，然後十年敎養，二十年治軍，四十年之後，敵國外患，庶幾可寧，若其不揣事情，期於速效，徒欲朘削貧敝之民，殘民耀武，以爲富强，不啻垂死病夫，飲酖以求淫樂也。其或激於事變，過涉悲觀，怵瓜分之危，懷亡國之痛，以爲神州不振，將下等於印度朝鮮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見則甚愚也。竊究中國之國勢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爲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陰謀，成之已久，特未實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蓋無益而難能也。時政乖違，齊民共喩，以今之政，處今之世，法日廢耳，吏日貪耳，兵日亂耳，匪日衆耳，財日竭耳，民日偸耳，羣日潰耳，政紀至此，未復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鋤而去之，國難自己。此言甚壯，此計亦不得以爲非，惟恐國人志行，不甚相遠，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誠，則以利祿毁人如故也，敵視異己如故也，耀兵殘民如故也，湊視法治如故也，紊亂財政如故也，奮

私無紀，殆更有甚焉。以此爲政，國何以堪？又或謂吾民德薄能鮮，共和不便，仍戴舊君，或其事一。此亦書生之見也。姑無論國體變更，非國人所同願，滿清末造，政蹟昭然，其親貴舊勳，焉有容納當塗部曲革命黨人之雅量，欲以此廣輿論之途，與代議之制，不其難乎？蓋一國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設共和，亦未必宜於君主立憲，以其爲代議之制則一也。代議政治，旣有所不行，即有神武專制之君，亦不能保國於今世。其民無建設國家之智力故也。民無建設國之力，而强欲摹擬共和，或恢復帝制，以爲救亡之計，亦猶醫者無見，與以書炬，適無益而增擾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國無恙也。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夫非浮誇自大，誠不能無所懷疑！然則立國旣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不肖者固速其成，賢者亦難遏其勢。且平情論之，亡國爲奴，豈國人所願，惟詳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國瓜分，亦以爲非可恐可悲之事。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若中國之爲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如此國家，一日不亡，外債一日不止，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殺人斂錢，亦未能一日獲已，擁衆攘權，民罹鋒鏑，黨同伐異，誅及婦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來其蘇，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執愛國之膚見，衛虐民之殘體，在彼輩視之，非愚即狂；實則國人如此設心，初不爲怪。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豈吾民獲罪於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國家以爲罰而莫可贖耶？或謂惡國家勝於無國家？予則云，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

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尙若天上焉。安在無國家之不若惡國家哉？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以保存惡政府！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者之聽，勿爲印度，勿爲朝鮮，非彼曲學下流，舉以諷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實，其言又何啻夢囈也。夫貪吏展牙於都邑，盜賊接踵於國中，法令從心，冤獄山積，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爲印度朝鮮人之所無，猶太人非亡國之民乎？寄跡天涯，號爲富有，去吾顚連無告之狀，殆不可道里計。不暇遠徵，且觀域內，以吾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場爲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爲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嗚呼！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爲憂！有之不爲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見民國三年十一月十日，甲寅雜誌一卷第四號）

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先生發行新青年，撰「敬告青年」一文，操中國青年界數十年之威權。其文：謂「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英美人相勗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準斯以談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所忍言者。彼陳腐朽

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値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爲隣，而不爲其菌毒所傳染也。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髮，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爲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嘗不新鮮活潑，寖假而爲陳腐朽敗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低回，不敢明目張膽作頑狠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循斯預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因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爲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爲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裏？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淸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隷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民國五年十月撰「我之愛國主義，」謂「伊古以來所謂愛國者，多指爲國捐軀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寧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愛國主義則異於是。何以言之？世之所重於愛國者何哉？豈非以

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孫食息之所資，畫地而守，一羣之所託命？此而不愛，非屬童昏，即欲效猶太人流離異國，威福任人已耳。故强敵侵入之時，則執戈禦侮；獨夫亂政之際，則血染義旗；衞國保民，此獻身之烈士，所以可貴也。今日之中國，外迫於强敵，內逼於獨夫，（玆之所謂獨夫者，非但專制君主及總統，凡國中之逞權而不恤輿論之執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艱難，要求熱血烈士爲國獻身之時代乎？然自我觀，中國之危，固以迫於獨夫與强敵；而所以迫於獨夫强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爲拔本塞源之計，雖有少數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非徒無救於國之亡，行見吾種之滅也。世有疑吾言者乎？試觀國中現象，若武人之亂政，若府庫之空虛，若產業之凋零，若社會之腐敗，若人格之墮落，若官吏之貪墨，若游民盜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癘之流行，凡此種種，無一不爲國亡種滅之根源！又無一而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爲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爲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僞；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一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上者，一時遭逢獨夫强敵，國家瀕於危亡，得獻身爲國之烈士而救之，足濟於難；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也，其滅自滅也。即幸不遭逢强敵獨夫，而其國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敵獨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敵獨夫，促其

覺悟，爲國之大幸，夫所貴乎愛國烈士者，救其國之危亡也。否則何取焉。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爲强敵爲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爲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爲之改善，視所需乎爲國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故我之愛國主義，不在爲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爲國家惜名譽，爲國家弭亂源，爲國家增實力。我愛國諸青年乎！爲國捐軀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會當其時，願諸君決然爲之，無所審顧！然此種愛國行爲，乃一時的，而非持續的；乃治標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謂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曰勤，曰儉，曰廉，曰潔，曰誠，曰信。愛國之義，莫隆於斯」云云。

民國六年二月，先生撰「文學革命論」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爲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吾苟偸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爲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汙；其大部分，則爲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并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人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爲開發文明之利器故。孔教問題，方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擧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

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自民國六年二月九日，吾政府對德抗議以來，國人於政府外交政策，贊成反對，各極其盛。先生於三月一日發表贊同意見，貢諸國人。其後贊成抗德派漸得勢，內閣獲國會之同意，遂宣告與德絕交。自是以後，反對派所預言絕德之危險，幸未一中，在理由上應現舉國一致對外之象矣；而事實不爾者，有重大之原因三焉：一曰：失意之偉人，無論其事於人類之公理正義如何？於國家之利害關係如何？凡出諸其敵黨段祺瑞梁啟超所主張者，莫不深文以反對之；雖犧牲其嚮日之主張進取，主張正義，不畏強權之精神，亦所不惜。雖與國蠹張勳倪嗣冲王占元張懷芝同一步調，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為攘奪政權之機會，虎踞江南，輿論因以服從之。一曰：惡聞戰爭，乃吾國民之惡劣根性，恐德之病，亦自此根性所生，馮國璋威懾南方，亦為誘發此病重大之外因，先生以為商會反對加入協約團體，與前此反對革命，主張擁護項城，維持現狀，同一心理。一曰：同時俄羅斯發生革命事作也，吾國短視之人，誤料俄羅斯革命，無論舊政府存續與否，必陷於德國單獨議和之地位，俄德和解，英法必不支；英法不支，日俄德同盟謀我之勢成，此種見解，不獨反對加入協約者言之確然，即贊成者亦不無懷疑而恐怖。以上之三因，為當時吾國對德外交之所以沈滯也。先生為俄羅斯革命告吾國民以促其覺悟，曰：「吾國民第一所應覺悟者，歐洲戰後政治學術，一切制度之改革與進步，亦將為曠古所罕聞。其次吾國民所應覺悟者，歐戰原因，固甚複雜；而君主主

義與民主主義之消長，侵略主義與人道主義之消長，關係此戰，乃至鉅焉。今後弱者必無路以倖存。又其次吾國民所應覺悟者，吾可憐之中華，未能日久生存於均勢之下也。一國家而生存於均勢之下，非眞生存。且均勢自身，亦難歷久而不變乎？吾華眞能生存之運命，操諸已者，適用近世文明，以固國力之發表；操諸人者，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失勢耳。前者且聽命於後者。以列强侵略主義不稍衰，吾人已無有發展國力之餘地。又其次吾國民所應覺悟者，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云云。民國七年發表人生眞義。大意：謂「人生個人生滅無常，社會則眞實存在。社會之文明幸福，爲個人造成，亦爲個人所享受；社會爲個人所集成，除去個人，則無社會。所以個人之意志與快樂，應該尊重。社會爲個人之總壽命，社會解散，個人則無聯續憶之記與知覺。所以社會之組織與秩序，應該尊重。執行意志，滿足欲望，爲個人生存之根本理由，始終不變；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過爲維持社會不得已之方法，非個人所以樂生之原意，可以隨時勢變更。人生幸福，乃人生自身出力所造成，非上帝之賜，亦非聽其自然所能成就。個人之於社會，如細胞之在人身，生滅無常，新陳代謝，乃理所當然，不足恐怖。要享幸福，莫畏痛苦，現在個人之痛苦，可以造成未來個人之幸福。故當個人生存時，宜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幷留於社會，使未來之個人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又駁康有爲共和平議，並論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與偶像破壞論。八年撰新青年宣言，思想行動，爲之變轉。並撰實行民治之基礎，法律與言論自由，過激派與世界和平，調和論與舊道德等文。民國九年，撰約法之罪惡，何謂新文化運動？勞動者之覺悟，與

談政治，對時局之我見，俄國精神，比較更實際之效果等文。十年撰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反抗輿論於勇氣，革命與制度，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太平洋會議與太平洋弱小民族等文。乃由理論而趨於實際行動矣。從新靑年季刊，發刊新靑年之新宣言後，爲先生加入國民革命後之行動。可從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與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敎訓二文中，知其梗概。十四年後，新靑年月刊及嚮導出版，則純粹爲無產階級革命之行動。如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與列寧逝世第一週年，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革命三文中，皆可表現先生以進步之觀念，與世界之眼光，開始爲中國革命史之設計者也。先生一生信仰社會主義，前半生爲空想的社會主義之崇拜者；後半生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實行者。歐文曾說：「過去的世界歷史，只以表示人間之非合理性，吾人今始向理性之曙光，向人間之魂再生的時代，開始進行。」先生即含有人間之魂，人間之理性，以改變中國歷史進行之意味。結局先生依人間理性力量，以實現社會主義之革命。先生科學的社會主義，乃根據唯物史觀依人類歷史發展之過程，發見歷史必然之法則，所以不太右不太左，循馬克斯及恩格爾依科學的法則組成系統，爲强固革命之根據。其革命之立場，旣立於人類歷史必然之行程上，其爲具有絕大勢力之歷史爲其支撑，必然無疑。然其力量乃極薄弱，正如砂上建築樓閣，竭盡心力而爲之，不終朝散如浮雲。其原因乃在中國信仰者之淺稚，不能爲有力之組織，終至以誠信艱苦之領袖，竟爲全國所唾棄。然先生終爲勞動者與農民在爭取最後決定勝利之途徑上，爲携提結合之最大天才者。在目前世界革命不是遙在遠處，而乃逼近目前的歷史之大轉換時期最偉大之人物。無論其

作品與人格，皆足爲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鬥爭，與結成鞏固不拔之同盟，所依據所借賴之中心主持者。中國革命青年，依然眷戀最清純之陳獨秀先生，先生乃革命隊中最明耀之火焰，並且爲中國革命中不滅之炬火。先生在國際革命隊伍中，將與國際革命先導携手共進，完成世界革命理論最後之標的也。嗚呼！策天下之治亂者，靡不曰：願得不世出之人才。陳仲甫氏，以不世出之才，乃蒙天下之詬。曰亂臣，曰賊子，曰奸險，曰兇殘，曰共匪，曰狂徒，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在其被捕後各省市之通電中可見矣。曾文正謂宋儒寬於責小人，而嚴於責君子。噫！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於社會，迄今而日益加甚也。孟子惡求全之毀。求全云者，於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爾。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搆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衊者；其有之，則自今之左右兩黨攻詆陳仲甫始也。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爲天性，遵無動爲大之教，其於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爲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隙，以陷害之？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此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審所處之時代，考人羣進化之程；同爲人才，何者宜於今日？然後取其學術功業，言論行事，與當今之士夫，一一比較而衡量之，誰人之精神，能常不泯於宇宙間也。嗚呼？鷄鳴狗盜，橫長權柄；英雄俊傑，久縶囹圄；買櫝還珠，舍魚取筌，國事尚可論哉！

周樹人先生評傳

周樹人，字豫才。其筆名至多，曰魯迅，曰隋樹森，曰隋洛文，曰唐俟，曰迅行，曰楮冠，曰申飛，曰色人，……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年五十四歲。當其十三歲時，遭家庭之變，窮甚。十八歲進礦務學校。學校解散後，遂至日本人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兩年，乃棄學籍，至東京，與友人提倡新文藝，以改創中國人之思想。失敗後，想至德求學，未成，遂回國。時年二十九歲，任杭州兩級師範教員。翌年任紹興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務長與學監。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適值辛亥革命，蔡元培先生召至京師，爲教育部主事，後遷教育部簽事。迨章士釗長教時，因故革其職。五四後，歷任北大，師大，女師大，國文講師。民十五至厦門，爲厦門大學國文教授。復至廣州，爲國立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十七年至上海，間有許景宋女士伴居滬上，從事譯著生活，想不至十分孤寂也。（見燕大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現代中國文學家彙誌）一九一八年，因錢玄同先生勸告，始創作，刋之新青年，時始用魯迅筆名。其創作背景，因希望而至失望；因失望而至孤僻；因孤僻而至寂寞；因寂寞而至回憶；因回憶而至創作。故其作風，由理智加以憎惡，結果成爲冷嘲，冷嘲加放大，加專寫人生壞的方面，結果成古典的寫實派。（一九二二，三月十九，晨副，周作人評Q正傳）其譯著甚多。自民國十七年，因避人攻擊，專從事於繙譯，最近與朝花社同人努力於介紹世界文學云。

其批評，有方璧魯迅編，及林語堂魯迅論，臺靜農所編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李何林魯迅論，鍾敬文魯迅在廣東，錢謙吾轉變後的魯迅，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及中國文藝論戰，皆可供參攷也。

魯迅先生與魯迅先生之著作，引起近年國內文藝界與思想界以最廣大之注意。國內文藝集團，約有：語絲派，新月派，創造社，文學研究會之別。其代表刊物，爲：文學週報，語絲，學燈，創造季刊，創造月報，現代評論，小說月報，北新，當代，太陽月刊，新流，思想，拓荒者，大衆文藝，現代小說，萌芽，南國，新文藝，動力，文化批判，流沙，無規列車，現代文化，民間文化，奔流，文藝講座，現代，文學，文藝研究，文學季刊等爲最著。魯迅先生雖然自己說：『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寫在墳後面）但在此紛擾光怪文藝之華壇上，已作東敲西打南灌北溉之園丁。他，也不說：『世上如果還有眞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四十頁）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四三頁）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面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華蓋集五四頁）所以張定璜說魯迅：『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

深。」此言自是確論。一讀其華蓋集，隨時隨處，可以取證。他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八節內，說：「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八八頁）其吶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如不周山，兎和貓，幸福的家庭，傷逝等，大都描寫「老中國之兒女」思想與生活。單四嫂之悲哀，懶散苟活之孔乙已，擔負生活重擔麻木不仁之閏土，祥林嫂之沈重，愛姑之冒險，鄙夷而又憐憫之阿Q，此皆社會思想生活所激起於情緒上之反映也。是憎是愛是憐，混爲一片，分不清楚，正是近代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思想與生活之現狀，正是圍繞於小我之外，大中國之全人生。此所以令讀者深切感到一種寂寞之悲哀也。老中國之兒女，靈魂上負載數千年傳統之重擔，其面目可憎，其生活可憐，然不能不承認其存在，又不能不懍懍然反省自己之靈魂，究竟是否完全脫却此數千年傳統之重擔，此吶喊與彷徨所以令人百讀不厭也。張定璜在「魯迅先生」文中，謂：「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裡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他（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薰著中國的土氣。」所以現代煩悶之青年，如欲在魯迅之作品中，尋找其所需要之刺戟，以求慰藉，或求其脫離煩悶之大路，是猶緣木而求魚也。因先生之賜，均爲青年平日所唾棄之老中國兒女灰色之人生，或即其本身之寫照。讀阿Q正傳，初快其冷靜宛妙之諷刺，令人忘其精要之意氣；繼又疑含自己之暗影，似亦有「精神勝利之法寶

。」阿Q確爲中國人之結晶，雖不解西餐洋服之味，歐文美語之言，而能解之老中國新青年兒女，其精神上思想上，又誰非阿Q哉？初讀其詼諧妙語，令人發噱；繼則失却笑之勇氣；終則惴惴然不自安也。尙鉞謂先生：「拿舊往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之事」。(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一頁)良有以也。在彷徨中幸福的家庭與傷逝，爲先生最少見之現代青年生活之描寫。其述戀愛以過狂熱期，只賸幻滅與悲哀，人生無非走向死路，當其主人公幻想終於破滅，幸運惡化，主要原因，固爲經濟壓迫，而令讀者聽到之音聲，非被壓迫者引吭之絕叫，乃無力者疲乏宛轉之呻吟，其音之銳，直刺骨髓，如冬夜衖隙之疾風，令人毛骨悚然。先生爲叛逆之猛士，屹立特出於人間，洞見一切過去現在未來之廢墟與荒墳。記得一切深廣與久遠之苦痛，拔涉於重壘淤積之凝血中。深嘗其已死方生，將生與未生之人間苦也。於此則英勇之魯迅先生，永遠與封建勢力作戰之魯迅先生，將永遠不能被人忘記矣。

魯迅先生，寫其封建勢力展開後龐大之黑翼，同時顯示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農村以後，以及中國軍閥混戰局面之下，農村日近於破產之境地，與家長制度同在封建勢力日漸崩潰，採用各種不同之形式(創作，隨筆，雜感，以及其他方式)描畫之。在五四運動前後，取資產人道主義之立場，與一切舊勢力作殊死戰，對當時之環境，表示毫不妥協之精神。其狂人日記，即一顆極猛烈之炸彈也。「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竪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此爲魯迅先生對封建勢力抗戰最初以最後之宣言。先生以慈母之心情，

投給於被封建勢力所殘害之人羣，表示其同情之低泣。因此爲農村封建勢力所摧毀之「孔乙己」；因革命犧牲之瑜兒；祥林嫂不能爲封建勢力之支配者所理解；反宗教之「長明燈」主人，終被封建勢力所摧壓，引爲痛心，加以抨擊，並用嘲笑態度，曝露當時封建勢力內在之醜惡。風波中之趙七爺；白光中之陳士成；肥皂中之四銘；歷史教授高老夫子之高爾礎；與封建勢力之屈伏者愛姑；不僅在嘲笑之喜劇中展開封建社會內在之罪惡，且表示封建社會之沒落並贈與其開始崩潰時特擬之追悼辭。其以農民爲對象之「故鄉」；以智識階級爲主之「在酒樓上」，與「孤獨者」；均可見封建制度開始崩潰時知識分子沒落與傷感之情緒，及其必然崩潰之預言。由故鄉中。更見資本主義侵入農村之後，不僅封建制度動搖，農村經濟亦因之陷於破產。由「阿Q正傳」中，可見先生全部反封建之思想，反對傳統精神文明之攻擊。在「頭髮的故事」中，寫出革命祇革了一條辮子的憤慨；而帶原始性復仇觀念之落後農民代表阿Q却在剛出頭時，便橫遭摧殘；均能證明中國精神文明之破產，暗示封建制度本身之動搖與惶恐，此先生反封建創作中最尖銳之表現也。

但先生雖以巨大之力量，從事反封建運動，因受人道主義之支配，不能明目張膽去反抗，終於感到力量微弱，由「吶喊」而「彷徨」，此亦因當時客觀環境使然。因整個動搖之社會主力，均陷於彷徨狀態之中，先生遂亦莫可如何矣。先生反封建之創作，當時曾發生巨大之作用，有極强烈之反映，時代進展，其效率遂逐漸消蝕，因當時反封建之目的，與現階段革命之要求，完全不同。先生反封建之精神，出於人道主義，祇攻擊封建制度之罪惡，曝露封建之醜態，昭示青年以封建制度必然崩潰之現實，喚起讀者反封建之情緒。至於如何反

封建？反封建以後，如何產生必然合理之前途？從其作品中，未能理解。在革命之現階段，固然需要强有力之反封建創作；但此反封建創作，必然進一步取得大衆之立場，指出此種力量如何與帝國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相勾結相妥協？如何憑藉宗法社會之觀念，利用落後之民衆，以阻礙現階段革命之發展？並宜指示封建勢力必然崩潰之最近特徵，與盤據農村之最大危機，以及封建勢力肅清後必然產生之結果，由農村向都市，由都市向工場，轉向工農大衆，此種反封建之創作，乃革命現階段所最需要之創作也。在此新時代之光臨，苦悶彷徨之心情，羣衆已經消逝，又獲得進一步堅强階級之新立場，開始其新生活，堅決其目的意識，以繼續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先生乃遭受打擊，創作之礎石，相繼撼動，因未能抓住時代之輪軸，隨其進展，進一步耕耨展開之新地，於是失却其强而有力之創作依據，只好「吾將上下而求索」矣。求索不得，乃切斷其創作之生命，寫其開始生長之悲觀哲學野草，繼書其兒時之回憶，朝花夕拾，遂感失却自己地球之悲哀。甚至『我將用無所爲和沈默求乞，我至少得到虛無。』（求乞篇內語）『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拒抗那空虛中的暗夜。』（希望篇內語）此其失却自己地球以後所發之哀音也。此種傷感主義之情緒，從五四學生運動在各省遭受軍閥惡毒打擊以後，反映最爲强烈。直至三一八慘案，封建勢力對先生實施壓迫之階段。新時代光臨之後，此種情緒乃發展至尖端。然而先生始終未曾陷於頹廢消沈，始終含同情於一切被封建勢力所摧毀所壓迫之眼淚，保守其一顆熱愛人類之心，無目的，無意識，百折不回，一往無前，向舊勢力抗鬥。『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草野，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見一九二七年野

草題詞）先生雖不能追隨時代之輪軸而進展，遭受無限際之打擊與傷害；但先生熱心之火，却日夜爲被封建勢力殘害之大衆燃燒也。並堅決體驗出封建勢力必然崩潰，於是又「朦朧」認識新時代之必然光臨矣。此所以有轉變後之魯迅先生也。先生創作之精神，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與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所謂：「當革命時代，有時是反動時代之際，知識階級之藝術家，往往單獨的猛烈的抵抗現實，憎恨的鞭撻支配階級，常常雄辯而熱烈的鼓動人們叛亂，然而在這些知識階級的作品中，往往分明的響出了明顯的絕望，歇斯迭里，從生活扭斷了的理想主義。」實爲一致。此時中國文壇起一劇烈之論爭，自創造社郭沫若先生提倡革命文學以後，代表中國文藝集團刊物如語絲，小說月報，新月等，均有文字發表，雖然各個立場不同，其對創造社表示反對之態度，則完全一致。同時創造社對各團體，一一反攻批評，對語絲派尤爲激烈。從一九二八年春，直至一九三〇年，論戰之文字，不下數百篇。先生爲語絲派之中心人物，與創造社立於針鋒相對之地位。於是與郭沫若先生不啻爲兩軍敵對陣營之主力將軍也。其文字雖不能如蘇聯文藝論戰之有系統。亦能本一主張雄辯滔滔，如語絲派之冷嘲熱罵，創造社之據理以爭，小說月報之旁敲側擊，已呈論戰形式之大觀也。屬於語絲派者，有魯迅之「醉眼中的朦朧」，侍桁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魯迅之「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冰禪之「革命文學問題」，郁達夫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之文學」，與「革命廣告」，甘人之「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高明之「從時代說到無產文學」，少仙之「一個讀者對于無產文學家的要求」，青見之「關於革命文學」，白木之「否定的否定」，「考證法」，「兩位革文家」，均以魯迅

先生之立場，自圓其說，以冷嘲熱罵之態度，攻擊左翼作家之言論。屬於創造社者，有李初黎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與「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克興評「駁甘人的拉雜一篇」，與「評茅盾的從牯嶺到東京」，杜荃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成仿吾之「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評「駁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黃藥眠之「非個人主義的文學」，忻啟介「無產階級藝術論」，谷蔭檢討「檢討馬克斯主義階級藝術論」，郭沫若之「桌子的跳舞」，均以馬克斯唯物史觀之立場，宣傳無產階級文學之理論，並以鬥爭之使命，作鋒利之筆戰。其他如小說月報，有祭心之「革命文學的內包」，新月有「新月的態度」與梁實秋之「文學與革命」，現代文化有莫孟明之「革命文學評價」，謙弟之「革命文學論批判」，尹若之「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謬誤」，柳絮之「藝術的理論鬥爭」等，此等文字，一方面可以顯示中國文藝進程上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可以從文藝論戰中，得悉中國文藝界之現形。因此全國文藝界如春潮汹湧，用全力注意此問題，解決此問題也。魯迅先生即在風雨飄搖的立馬陣前，而轉變其方向焉。方璧之「魯迅論」，錢杏邨之「魯迅，及其死去了的阿Q時代」，畫室之「革命與知識階級」，青見之「阿Q時代沒有死」，陳源之「致志摩」張定璜之魯迅先生」，R. M. Bartlett. 之「新中國思想界的領袖」，林語堂之「魯迅」，黎錦明之「魯迅先生」，尙鉞之「魯迅先生」，一聲之「第三樣世界的創造」，宋雲彬之「魯迅先生往那裏躲」？景宋之「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避？」于因之「魯迅的投降問題」，非白之「魯迅與周作人」，郭沫若之「眼中釘」，錢杏邨之「一個註腳」，成文英之「諷刺文學與社會改革」，侍桁之「關於看貨的問題」，圭本之

「關於爭自由」，霜峯之「我所見的魯迅與豈明兩先生」，梁實秋之「論魯迅的硬譯」，「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答魯迅先生」，「資本家的走狗」，「無產階級文學」，「魯迅與牛」，「阿Q之從列寧到魯迅」，以及雁冰，丫生，西諦，馮文炳，玉狼，天用，任叔，孫福熙，成仿吾等，均有讀吶喊與吶喊之評論文章。褒貶交予，萬矢齊發，遂成洋洋大觀也。革命實一最可怕之物，非因其咆哮獰猛，如旋風，如驟雨，如驚濤，如駭浪；實因其暴力，無法抵抗；即抵抗之，其理必屈，其智必窮。且革命又毫無面情，豈止奪去保障肉體之物質資料而已哉？且將粉碎其精神生活之一切憑依也。不但粉碎其自尊，並且粉碎其靈魂。往日一切最尊貴，最神聖，最不朽之信仰，一旦間變爲失色無光之死物矣，倘舊社會之經濟制度及其他爲坟墓，則舊社會中之個人主義，生活樣式，與文化藝術，乃坟墓上之花也。當歷史之巨人，掘撤坟墓，而墓上之花開始枯萎時，除根本反對歷史之推動，死心塌地作反革命者，或相信墓上之花，可以在眞空之空間生活，依然宣揚讚美，終爲坟墓之殉道者以外，知識階級不能不演以下二類之脚色：一爲毅然決然毫無痛惜棄去個人主義之立場，投入於社會主義，以同樣之堅信與斷然之勇猛，毀棄舊文化，與其所依賴之社會；二爲承受革命，嚮往革命，但同時又反顧依戀其生活，甚或懷疑其反顧與依戀，並懷疑其承受與嚮往，結果乃徘徊，乃苦痛。魯迅先生，屬於後者。先生爲知識階級無疑矣，本已極正確握住當時之社會意識，極明確認識自己之歷史任務，讀其最初之作品「墳」，即可以知之；唯其以「不勝遼遠」之眼光，視無產階級，終至在藝術上成一冷酷之感傷主義者。因此，先生在藝術上抓住攻擊國民性與人間普遍之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評方面，不遺餘力攻擊傳統思

想，「五四」「五卅」期間，知識階級中，以個人論，成績最大之文藝作家，竟無暗示國民性與人間黑暗與經濟制度之關係。所以先生雖繼續與封建勢力鬥爭而終非社會主義者在此也。

民國二十年二月，上海革命團體，在自由運動大同盟號召之下，準備對於南京慘案有所表示，聞自由運動大同盟為魯迅先生領銜發起，此時先生已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矣。當時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馮鏗，（一名嶺梅）白莽，（一名殷夫）李偉森，五作家於一月十七日同時失踪，原因不明。關心文藝界者，皆悽愴終日，後忽一傳聞，係因左翼文藝運動，皆被逮捕，未加審判，均行鎗斃，聽者震痛，是誠中國文藝運動史上最驚人之紀錄也。此役有三四百人，衝進北京大戲院開會，未果，被巡捕槍殺一人，留下一灘鮮血，即疑先生被難矣。後在天津大公報刊登先生致秉中一書，全國釋然，幸老人依然健在也。茲錄其原書：

秉中兄：頃見致舍弟書，藉知滬上之謠，已達日本，致勞殷念，便欲首途，感愴交并，非言可喻。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于謝絕人事，結舌無言。然以昔曾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員。而上海文壇小醜，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學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魯）此間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信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謠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敘我之住址，意在諷喻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無一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為談助。大談陸王戀愛於前，繼以馬振華投水，又繼以蕭女士被強姦案；今則

輪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搖筆，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十日以來，幾于日以發函更正爲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抒，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此布，即頌

曼福不盡。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啟上，二月四日。

是年九月，先生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發表於世界文化月刊創刊號。繼又論「第三種人」，對於文藝階級性有所主張。二十一年十一月來平，各校紛紛請其講演。應師大文藝研究會講演「我國文藝界之趨向」時，特再伸論之。謂：『五四運動時代，胡適之陳獨秀之流，穿皮鞋西裝，踏進文藝園地，而且座了下來，又得了地位；但是事到如今，另一種泥脚的工農勞苦大衆，也踏進了文藝的領域；並且與他們起了激烈的鬥爭。皮鞋脚便和泥脚很自然的對立起來。皮鞋脚想把泥脚踢出去；泥脚就批評皮鞋脚，是座在洋房裡不動的。這時候便有了「第三種人」。第三種人主張什麼？他說左翼作家是盧布運動，他主張超時代的文藝，他認識藝術是以少爲貴的。可是事實上呢？事實上都證明了，第三種人不過是造謠！所以目前只有文藝大衆化，才是文藝的出路！因爲目前時代，已不是「皮鞋脚」的時代，而是「泥脚」「黑手」的時代了！』云云。世界日報，北平晨報，華北日報，特爲專論以批評之。有人請其留平教書，先生云：「我一到此間，就人說我捲土來；我不得不捲土重去！」遂行。先生離平後十五日，即有北大師大中國學院教授主任許德珩，馬哲民，侯

外廬等被捕事件發生。前後不下百餘人，均未釋放。先生在平，或將波及，亦云幸矣。

余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國文系，聽先生講苦悶的象徵。爲余致力研究文學開始之導師。八年之久，未通音訊，著筆至此，不禁神馳也。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滬分會，推魯迅先生與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九人爲執委。

先生之母，喜讀長篇小說，舊小說閱覽殆遍，新小說之廣陵潮，雜誌中之紅玫瑰，亦爲所喜。一日，對先生云：「人家都說你底吶喊做的好，你拿來我看看如何？」閱畢即云：「我看也沒有什麼！」此見近代名人帙聞。

先生事母至孝。母愛其妻，妻固先生所惡者。在北大教書時，課畢返家用餐，其妻炊粥以候；先生聞飯味即厭，怒目相向曰：「誰所爲者？」母曰：「余所爲！」先生漸漸有喜色，終則同食矣。夜晚就寢，其妻安被以俟，先生亦嘗怒目相向曰：「何用爾爲？」幾至裂床。母曰：「乃余所爲！」先生無語，酣然以睡。以是之故，先生上課，至獨早；去至遲。嘗挾書包，至大紅樓前，列席棚中，便飯。玉菽窩頭，蕎麵條子，與人力車夫，賣報童叟，共坐一橙，欣然大餐。有時相遇，便點頭微笑，暗示來此一試？味至美也。

先生上課時，其鉛筆恒置右耳上，備以更正講義中之錯字者。有時暢談，一小時不動講義，其筆仍置耳上巳不動。下課後先生至棚中吃飯，余蹣跚其行，至御河橋上，北望五龍亭，挾書佇立。先生口銜紙烟，闪髮藍

衫，坐人力車過此，微笑點頭，視之，其筆仍在耳上也。我笑不能出聲，腹部縮然，頗不自在。

未名社李霽野先生處，有陶元慶爲先生畫筆像，曾刊燕大月刊第五卷現代中國文學家彙誌中，正北大教書時之姿容也。余每覩其畫像，即想到年之詼諧丰彩，獨笑不已。

周樹人先生撰譯書目

一，撰著

1. 吶喊　短篇小說集，自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記起，至二二年不用山止，共十五篇，前有自序，敘述所以創作之緣由，其中兎和貓有作者自己之日文譯，阿Q正傳有梁社乾氏的英文譯，王希禮氏（B. A. Vassiliev）的俄文譯，敬隱漁氏的法文譯，先爲北京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現收在烏合叢書中北京北新書局印行。

2. 彷徨　短篇小說集第二，自一九二四年祝福起，至二五年離婚止，共十一篇，烏合叢書之一，印行處同前。

3. 墳　論文及隨筆集，自一九〇七年留學日本時代文言文人的歷史起，按年代排列，經登在新青年之白話文而至一九二五年登在莽原上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止，並演說二篇，共二十四篇，作者較成片段之文章，大概收錄在內，未名社印行。

4. 野草　小品，自一九二四年起，繼續在語絲上登載，共二十三篇。

5. 熱風　雜感集雜錄自一九一八至二四年之感想小文計二十七題，北新書局印行。

6. 華蓋集　雜感集第二，集錄一九二五年之感想文共三十一題，所論之問題，已極與實社會切近，故著者自視爲輾轉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印行處同上。
7. 華蓋集續編　雜感集第三，一九二六年一月以來之感想記錄，未完。
8. 朝華夕拾　自敘傳十篇，從兒時到留學日本，未名社印行。
9. 而已集　一九二七年之雜感文，北新書局印行。
10 南腔北調

二，翻譯

11 桃色的雲　俄國愛羅先珂（V. Eroshenko）之童話劇四幕，序云作者又自有增益，較日本尤爲完全，文藝叢書之一，北京新潮社印行，聞現擬收入未名叢刊。
12 一個青年的夢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13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M. Artsybachev）的中篇小說，原在革命故事中，由 S. Bugow 與 A. Billard 的德文譯本重譯，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印行處同前，聞現擬收入未名叢刊。
14 愛羅先珂童話集　連自敘傳共十二篇，其中三篇爲他人翻譯亦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印行處同前。
15 小約翰　荷蘭望藹覃（Frederik Van Eeden）的象徵的寫實的童話散文詩，由 Anna Fles 的德文譯本重譯，未名叢刊之一，未印。

16苦悶的象徵　日本廚川白村的文藝論，凡四部分：一，創作；二，鑒賞；三，關於根本問題的考察；四，起源。未名叢刊之一，未名社印行。

17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廚川白村關於文藝之隨筆及演說集，共十二篇，其中介紹勃朗寧（R. Browning）及摩理思（W. Morris）的思想及作品之處頗多，未名叢刊之一，未名社印行。

18壁下譯叢　集譯近年來日俄兩國文藝論文，共二十五篇，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9藝術論　盧那卡爾斯基藝術論文六篇，上海大江書舖印行。

20霍善斯坦因論　盧那卡爾斯基著。

21文藝與批評　盧那卡爾斯基文藝論文與文藝批評文六篇，首附日本尾瀨敬止作「爲批評家的盧那卡爾斯基」一篇，上海水沫書店印行。

22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　片上伸作新興無產文學論文，上海大江書舖印行。

23文藝政策　藏原外村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第十三種，水沫書店印行。

24以民族色彩爲主的近代美術史潮論　日本板垣鷹穗著，北新書局印行。

三，纂輯

25中國小說史略　本爲北京大學講義，後來增訂成書，凡二十八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說的蛻變大概，有日本文譯，連載北京週報中，北新書局印行。

26 謝承後漢書輯本　從史記漢書注，及唐宋類書中輯錄謝承書的佚文，凡六卷，前五卷依范曄書次第排列，後一卷爲不見于范書的人，自云搜採考訂，視姚之駰，孫志祖，汪文臺諸家較爲詳審，未印。

27 古小說鈎沈　從唐宋羣書中，輯錄現已散失的周至隋代小說，凡四部：第一部爲漢書藝文志著錄之書；第二部爲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之書；第三部爲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著錄之書；第四部爲雖然不見於史志，而漢唐人却已引用者。未印。

28 唐宋傳奇集　從太平廣記，文苑英華，青瑣高議，及明清人所輯叢書中校錄唐初王度古鏡記至宋無名氏李師師外傳共四十二篇，末爲札記，考作者事迹，並訂正前人妄題撰人，如五朝小說唐人說薈等之謬者頗多，未印。

29 小說舊聞鈔　此爲編纂中國小說史略時之副產物，將明清人所著書中關於小說之記述，類爲一編。所搜採之書計七十種，而不取專論小說之作如小浮梅閒話，小說叢攷，紅樓夢辨等，間有按語，北新書局印行。

四，校訂

30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　以明吳寬叢書堂鈔本爲主，校以三國志注，晉書及唐宋類書所引之文，又校以明之黃省會，程榮，張燮，張溥諸家刻本，著其異同，所得佳字甚多，又知世所傳十卷本，其實皆只九卷，第一卷又俱缺一葉，遂使康詩與其兄公穆詩相溷，末有逸文一卷，附錄一卷未印。

31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　以永樂大典本爲主，校以唐宋諸書所引用，補正脫誤甚多，末附補遺一卷，皆大典本所無，又札記一卷，說明所據以改正之根據，未印。

五，　與他人合編者

32 域外小說集。

33 現代歐美小說評叢。

34 現代日本小說集。

35 烏合叢書。

36 未名叢刊。

37 莽原半月刊。

38 奔流。

六，　零星近作及其答辯

39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40 我和語絲的始終。

41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42 好政府主義。

43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44 我們要批評家。
45 習慣與改革。
46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47 書籍和財色。
48 流氓的變遷。
49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以上均見轉變後的魯迅，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50 醉眼中的朦朧。
51 我的態度氣量和[illegible]
52 文藝與革命。
53 路。
54 通信。
55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

以上均見中國文藝論戰，北新書局印行。

世界文化月刊創刊號，一九三〇，九，十。

56 車勒芮綏夫斯基的文學觀　俄國 G. V. Plekhanov 作，文藝研究第一卷，一九三〇，二。
57 潰滅　A.法兌耶夫作　萌芽第一卷第二期
58 坦波林之歌　日本蕗谷虹兒作　奔流第一卷一〇三七
59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　日本岩崎昶作　萌芽第一卷第三期
60 伊孛生的工作態度　日本有島武郎作　奔流第一卷四一七
61 托爾斯泰與馬克斯　奔流第一卷一二二九——一五一一
62 跋司珂族的人們　奔流第一卷一一一五
63 關於對文藝的政策　奔流等一卷
64 苦蓬　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三號
65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見創作的經驗
66 阿Q正傳的成因　見創作的經驗

章士釗先生評傳

章士釗字行嚴，號孤桐，生於淸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五十三歲。湖南長沙人。以岑春煊門下之智囊而知名。初學於日本東京正則英語學校。旋留學英國倫敦，修業於英梯巴拿大學。歸來執筆於于右任主宰之上海民立報。辛亥革命後，爲浙江敎育司長。當時之敎育總長爲范源濂氏。曾發表北京大學校長，但未就任。經營獨立週報於上海。二次革命，岑春煊據南京而爲元帥時，充任秘書長，從事活動。其後亡命日本，發行甲寅雜誌，鼓吹反袁。肇慶之軍務院成立時，又任秘書長，奔走於廣東香港之間。繼任兩廣都司令部秘書長。民五，國會重集，任參議院議員。民六，國會解散，任北大敎授。民七，又任廣東政府議和代表。岑春煊隱退後，再遊英國。歸來又入參院，並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段祺瑞之臨時政府成立，遂任司法總長。又兼敎育總長。後轉執政府密書長。迨段祺瑞失敗，連同下野。重偕眷屬游歐，後返國，至瀋陽任東北大學敎授。未一年，辭赴滬上，遂執行律師業務，藉以維持生計。掛牌以後，業務蕭條；嗣經杜月笙先生，聘爲法律顧問，月贈千元，於是其名漸彰。交際場中，乃露頭角。自陳獨秀案發生後，章氏挺身出任法律辯護，其辯護書洋洋萬許，文情，詞理，均臻於盛，大爲世所稱誦。其在滬之律師事務所，規模極其宏大，有幇辦業務二十餘人，月入約有萬金。章夫人吳弱男女士，近攜兩公子，在英倫留學，學費等項，皆由章氏滙寄，生活優游。章氏在滬除執行其律師業務外，兼爲「青鶴」雜誌社撰文，抒其懷抱。所持論調，與昔日主辦

之「甲寅」雜誌，詞鋒同一犀利云。

當段祺瑞執政時，章任教育總長，曾主張政府下令通緝李石曾，當時李不得不避居東交民巷。及至南京政府成立，李亦以同樣方法對章，章李結構愈深。至李銜蔣命，至東北時，張漢卿特設筵爲李洗塵；李氏峨冠盛服，先期赴宴。詎未入座，章昂然自外來，當時李幾不知所措，頗躊躕不安，幸有機警，急出與章握手道舊，若無事然。（見近代名人軼聞）先生辦甲寅週刊時，與胡適之同撮一影。章題新詩送適之云：「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像片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詩送把你，總算老章投了降。」適之亦題詩送章云：「但開風氣不爲師，定盦此語是吾師。同是曾開風氣人，願相敬愛毋相鄙。」此亦見竹樓主人所編之近代名人軼聞中，或非事實也。先生去職後，遁跡天津，與王揖唐輩以舊詩自遣，曾以詩稿呈鄭孝胥評衡，鄭爲之校正甚多，章氏爲之心折。現鄭得意東北，章任律師職務於上海，不知尚有信使往返否耶？民二十三，四月十七日，實報載當代文宗法律名家章行嚴，有庖師陳某，發明新竈一具，高二尺許，一小時可作全席一棹云云。

湖南自古以來，鴻儒碩學之士輩出，頗有文教中心之觀。在民國政界中以湖南人入閣，而當文教之衝者，除先生外，尚有范源濂，彭允彝，易培基等，均前後列身台閣，爲教育行政之長官，以湖南人而爲之，頗有材得其用之盛。諸君均代表民黨系爲閣員，蓋鑒於湖南之於民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也。

先生在丙午以前，耽於革命，自其警鐘被封，乃東走扶桑，意轉和平，耽於英語。廬江吳保初彥復之女，吳

弱男女士，素善英語，同盟會中人也，與先生友善，有意論婚而未成，章太炎與張溥泉商之曰：「着弱男以入會要行嚴，計必得。」久之弱男嫁先生去，先生仍未入會，可見其志之堅也。著有初等國文典，中等國文典，及甲寅雜誌存稿，長沙章氏叢稿等書。先生之文，詞旨淵雅，思理縝密，凡有述作，咸有典則。所以甲寅雜誌以出，風行海內，甲寅週刊印行，七日中接函二千三百件，大抵讀其文而喜與來復者，(後品報後題)何其盛也。

先生一篤於個性，不存機心，情理交戰，迭爲勝負之人也。惟篤於個性也，故其行動，不肯受黨之羈絆，而一生無黨，人次第以同盟會政聞社，政學會擬議之，此見仇者之讕言，不足信也。惟不存機心也，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勝負之數，瞢然不知，有時爲人暗算，肝膽胡越，彼乃不信；一旦勢異，負盡天下之謗而亦無悔。不論何事，是非榮辱。均自當之，生平未發言尤人，此考之三十年來之言論而可知也。情與理者，如車兩輪，皆爲先生所托命，不可得兼，迷惑立生，輕重相權，恒見乖牾。大抵三十五歲以前，理恒制情；三十五歲以後，情恒勝理；說者謂於血氣之盛衰有關，事或然也。先生弱冠即言革命，爲孫逸仙一書，號孫國魂，推崇倍至。一擊不中，亡命海外，則頓悟黨人無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漸謝孫黃，不與往來。章太炎孫少侯者，與先生風義最篤。一日，在新宿寓廬，同迫先生簽署盟約，共圖大事。先生不許；則動之以情，更刦之以勢，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廬一步，如是者持兩晝夜，卒不許。此種剛愎之氣，非今之所能有也。民國二年，先生受項城袁氏之招，禮意稠疊，計無不從，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

，公使之；舍館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所求於先生者，亦憲法爲之「當家」而已。先生大窘。且以與袁相從之密也，悉其所以爲帝制者，其計井然，尤大駭。遯初見殺，勢尤岌岌，則盡遣其行李僕從，孑然宵遁。此種當機立斷之概，亦非今之所能有也。此以理勝者也。民國七年，西林重赴廣東，先生不謂然。先是肇慶之役，西林彌倚先生，先生亦以西林政治生命之干城自任，知無不言；項城既逝，西林凱旋於滬，先生勸以從容養望，不可妄動，詞旨切至，西林領之。先生即求入北京大學，講邏輯，以三年不聞政相期。居頃之，西林惑於人言，不能自制，一年之中，三約先生之滬，議行止。每議先生輒力沮之，西林怏怏。先生貽書痛陳桂軍不足恃，及舊國會臭敗，恢復無當國人意狀。西林偶發其函於趙世鈺，同人大恨先生。西林亦卒走粵，立軍府，急電相召，無立異餘地，先生竟屈意從之，與共禍敗。此種委曲之事，非拒章孫時所能爲也。金佛郎案，天下之人，以爲大厲也，即先生平日，亦揚言非之。是年政府認爲必辦，以方夢超者，曾揭控前經辦大員多人，財政總長李思浩，恐是事相乘而無已也；請由法部審查本案，以期於法無悖。此其事出謗隨，詞連財賄，游談之士，將以是間執，本爲恒情之所察知；先生以事關閣議，責任所同，爲國陳力，禍安與避？卒肩是任而爲之。此種自殉之計，非背袁時所能出也。此以情勝者也。明此兩勝，先生之出處大節，可以得其概略。吳敬恒者，善言革命，其詞博辯雄偉，憂思深遠，天下宗之。壬寅癸卯間，先生與遊於上海，講道論於愛國學社。先生事敬恒彌謹，凡先生之爲，敬恒亦曲相提獎。先生嘗困於蘇格蘭，不得歸；敬恒爲請於孫中山先生，以一百三十磅資之。先生好議論，意有合者，敬恒輒揚之不置。曾謂寶山張嘉森曰：「章

行嚴之一髯毛，無非佳者。」議有相近，亦不惜肆意訾之。民十四，先生隸執政府爲部長，兼理甲寅，敬恒惡之。謂：「整頓學風宜也！惟章某何足以當之？」聞者告先生，先生相視而笑，未逆於心也。自是敬恒無不出其半莊半諧之筆，隨事拈題，與先生上下議論，左右爲難。先生又喜讀宋什古文，其行則泥，其情可原。從事新文化運動者，攻擊「甲寅」，不遺餘力，全國譁然，羣事盲從。先生百折不屈，藉隻筆衛鋒，交戰數年，謂殺之可，辱之則不可。當今娼嫉風行，操戈尤急，不欲使同類者有一差强人意之人，此旨惜明之者太少也。嗚呼！所見不同者，人之情也。士論不一者，國之華也。甲寅本國文之風格，爲大事之商量，斟酌中西，調和新舊，天下儘有不得通之志，與不得已之思，迸發環趨，於焉寄託，海枯石爛，斯意不磨。人徒執枝葉之詞，昧其本眞之義，以無端崖之論，快其摧陷之心，亦祇示其意之不廣，大國民氣度之不立，縱可以刖甲寅之迹，而未必能服天下人之心也。曩已論之，先生者一篤於個性，不存心機，情理交戰，迭爲勝負之人也。以具此四德，不肯安坐而不事事，尋常利害成敗之見，於彼在可動不可動之間，逆境之來，意念不灰。自謂：「一日二十五粒鹽水豆子，曾欣然食之；何時再食？不以爲近。」在柏林時，曾遇外長羅登勞爲人所戕。羅君文章政略，重一時，著述甚富。與先生相見，未數日而羅死。羅曾得匿名警札數十通，而不之顧。先生以爲國士報國，理相如是，彌嚮往焉。福禍生死，存於人天，非已所能守，此亦昌黎韓氏見道之篇，沾溉後人爲不尠也。先生爲人短處，在所驚多而成事少。一議未了，又顧之他；事耐力行，已輒不耐。以是行事徑涂，修短久暫，若彗星然，至無一定。又其人寡决斷，乏條理，大事不甚糊塗，而小事極其糊塗。

雖有時覬過可以知仁，而貞固不足以幹事；宜乎其名滿天下，而天下無一人以事業許之。嗟！此亦莊生所稱不詳之人也已？先生之友，多知其敵；然多哀其迹，而不明其心；時發箴言，無所開益。先生亦不意自墮而爲今日中國之一士也。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可慨也夫！

先生釋爲政之本，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東縛馳驅，鹵莽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以言治。羣相結合，肆其觝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搆煽，鬼蜮萬狀，莫可追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蹶如，如黠之驢，卒爲耽耽者斷喉齧肉以去。（見政本）今日之革命者，當鑒於斯言矣。又謂：「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欲心與強權之所至，以朘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爲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眞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張暴之爲，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議論，則又抱頭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其在習爲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觝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爲通識，舉凡貪勢近賄

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於衆。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愧畏。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恒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汚穢，道德淪喪，外禍環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爲中國必亡必亡，而已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爲何物者不計；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覺念，主於其中。是何也？即莫明其故，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爲變亂之至，無方無時，吾人旣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爲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豔吾姬妾，華吾輿馬，樂吾樗蒱，縱吾酒食，並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爲亡國後之生活而已也。夫至全國人擧爲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益益衰敗，官僚私門益益急激是已。（見政本）余讀先生之文，至於垂涙而泣。先生曰：「爲國如爲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其方爲何？曰：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即擧。政治爲枝葉，人才爲根本。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献於國。……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毋投閒，毋獵進，用爲所學，學爲所用，於是天下之智勇辯力，各得其所。太息之聲，不聞於隴畔，責任之重，盡肩於匹夫。……君子曰：爲政有本，不好

同惡異，斯誠政之本矣。」先生釋國家立義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見國家與責任）其釋責任曰：「義務者自守者也。責任者，人加諸我者也。憲法云者，其在歐文，首以限制爲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範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即有法督乎其後也。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要當建法以繩之；斯法無他，即號責任。」（見國家與責任）丁佛言云：「吾人內察國情，外觀大勢，知非法之改革，徒以殘害人民，耗傷國力，仍不足收效於異日；但使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堅定目的，踏實腳根，不爲利誘，不爲威屈，即有條件之平和改革，亦足以得國民之同情，而驅政府於憲政軌道之內。」（見中華雜誌，第四號，敬告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先生謂其說頗近理矣，惟不解其所謂責任，作何義解？所謂目的，屬何範圍？所謂和平改革，其道何由？所謂國民同情，其緣安在？尤不可解者，所謂驅政府於軌道之內，作何驅法？故又曰：「國家者一種之政治組織也。舉一國之人，悉範圍於此組織之內，則第一條件，乃在一國之人，盡同意於其所以爲組織者。縱難言盡，而亦必有最大多數相安無事，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期。……國家貴乎網維此種是非利害，使之相劘相切，相和相讓，而共覓一途以安而已。……國家組織之起源，必也一羣之人，自認其固有之利，而謀所以保之；同時又認保之之法，莫如結爲一體，立爲規約，而共守之。以故國家之職務：一面在鞏固箇人之私權；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見自覺）爲國之道，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於相當之位。斯而可致，國已隆興；反是而興，靡不衰敗。」又曰：「吾有心之所安，國家當安吾所安；吾知理之所

合，國家當合吾所合。如其不然，則其國家已不成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或存或亡，了無關係。」至哉是言，快哉是言也！當此之時，（民國三年）輿論專制之勢已成，各自討論之風莫起，强頑者有所憚，自好者亦默爾而息。先生之言雖多，先生之見雖確，又孰聽之行之哉？至民四，先生痛言時局，謂：「兩年以來，吾國方顚倒沉迷於權力萬能之下，政走絕端，人生狂想。以爲國命所託，不外於茲。以之對內，則舉國傾心；以之對外，則强鄰聽命；近凡武夫抗疏，策士謝恩，類此之詞，纍纍不絕，神云武云，即此種心理之所釀成。愚且佞者，固頌爲太平極盛之符；明且狡者，亦以謂十年無事之兆。蓋社會之情，皆惰兩臻其極矣。」又云：「一國外交，政府既全陷於無能之境，則其對外，吾人即不必歸以救亡之功，此非稱頌功德之即足爲害，乃如此爲之、而必忘乎其所以然，將來國破家亡，尙不知病症何在之爲害也。客曰：日本之爲此要求也，彼必已熟思審處，逆料吾國所以應付之道；不出已所擬制之中，故暴戾恣睢，無所忌憚，最後通牒無憚於發。夫所謂道，不外三途：一宣戰，二承認，三不宣戰，亦不承認。宣戰，彼之所樂聞也；承認，則本其所欲得；惟不宣戰亦不承認，則彼苦之。」余執筆至此，覺有一異常之感念，椎吾心曲。三省淪亡，熱河急迫，平津告警，華北不安之時，三中全會，大宴羣僚，班禪在京，唸經七日。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南海康先生釋其義曰：此痛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擴一圍，杜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盜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憺娛。寢於薪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黷貨，慷慨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

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稱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傲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轍，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見孟子微，不忍雜誌七期。）嗚呼！前清末年，私人著述，新聞論說之反抗朝政，與夫留學生政客之公然活動者，其範圍遠過於今；而精神何止數倍？且極其禁之塗塞之之力，亦驅國人入於鄉愿而已。鄉愿尚有曲謹小廉之可稱，有良法律以推輓之，固不失為近世善良國民，其國未必遽亡也。而今者禁之塗塞之之力，一方使鄉愿無側足地；一方乃造出無量無邊無忌憚無廉恥之陰狠小人，果有浩劫，真不遠矣。涉思及此，死期如轉瞬將至，此乃臨終之懺悔耶？悲哉！四年，先生居海東，六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有上海袁帝說頻傳之電，載贊否兩面之意見甚詳。同欄復有北京一電，言楊度，孫毓筠外四五名，已有關於國體之意見書，上於總統，特以輿論久寢，忌諱尤多，談者不敢公然論列。先生乃著「共和平議」，以明世俗厚誣共和之非。又著「帝政駁義」，及「帝政與開明專治」，以學理號召天下，酌量國情，引譬連類，竭精馳說。又「評梁任公之國體論」，機牙相對，以伸政治得失之辯；然終無補於帝制之承認。大典籌備處，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大會，討論一切登極典禮。旋於二十六日奉諭展緩，乃取大地春回，萬象更新之義，決於陰歷正月初四日舉行。屆時一因外交之困難；二因滇戰之發生，終未實行。袁因政務焦勞成疾，雖其後帝制取消，而大局依然紛擾，於六月六日上午十時逝世。先生之言，遂永為史家所重視也。

民國九年，先生又建裁兵造法兩說。前者未得畀于軍閥，後者竟獲戾于同人。先生為參議院議員，在廣州參

議院常會中，以附逆名義，全場一致之決議，開除名籍。人多知先生議員被除之事，而未察所以致罪之由。該文曾登于上海中華新報，傳布未廣，致知者罪者，舉無內施其批評。議員爲民國九年中濁亂海內之物，國除之本不爲過，先生軀受其罰，衷心不甘；初不計罰之者之爲何人，及罰之之道，是否合法也？其文見之者少，茲錄新中國雜誌第二卷第五期週年紀念號，先生之「裁兵與造法」一文，是文爲九年五月六日，識於上海。文曰：「中華新報爲民國九年新年號以建設問題徵言於愚，愚爲之感慨百端，以此項問題在今日政象之下，無從談起，即愚所有之一知半解，以爲各方牽製之故，數月以來，從未得一機會，暢所欲言。茲借中華新報之餘白，本之約法言論自由之特權，一空南北軍政傾軋之實象。回復獨立持論之故態，發爲言者無罪之主張。略略道其所見，以貢獻於社會，俾得成爲研究問題之一，並使讀者笑爲書生之見，軍人政客，怒爲侮己之見，亦所願也。人知築室，必先有基繪事，當後於素；會言建設，何莫不然？試問在此南北兵匪不分，束縛馳驟之中，即有良法萬千，何一不同廢語？故爲眞實建國計，非有摧陷廓清之手段，不足以爲利民福國之本圖。鄙見於此有大綱二：首曰澈底撤兵；次曰根本造法。裁兵之說，人人言之，即在把持橫恣之軍人，亦不敢反對；然澈底裁去，除酌留警備隊得以治安外，務使現存之兵額，在相當期限以內，一律裁減淨盡，尙無人肯言。愚則以爲非如此者，無論軍政民政，皆無辦法。其理有六：（一）當兵者，國民之義務也，而非職業。凡職業兵罔不敝，湘軍極盛而敝，繼以淮軍；淮軍極盛而敝，繼以小站；會所謂北洋派，小站之餘蔭也。段芝泉即言小站兵已不可用，非別練新軍不可。何以故？以職業兵故。以人之筋力有限，不能永久維持

其職業故。此非覓一時機，將全國之職業兵，悉易而爲義務兵，於改革軍政無幸。（2）無論南北軍隊，幾無一將一卒有當於國防之意味，盡之不爲過。（3）今南北軍隊，約一百五十萬人，和平會議曾主張裁去一百萬人，不可謂非大數。然裁兵至艱，有陽裁而陰增者；有當裁而不裁者；有督裁專以壓迫異已者；同一兵也，去留之間有問題。逆料裁兵所起之爭執，或且發生更一次之內亂，亦未可知。吾人當知南北衝突之真因，不在其他，而在兵力分配不均，及彼此攘奪兵權之劇急，此元年以至於今，洞悉吾國內情者之所能談也。若用一律裁汰之法，先後之序，爲時有限，南北之猜疑可泯，南與南北與北之猜疑亦可泯，而後裁兵能收實效也。（4）癸丑丙辰及今茲三役，南北所移拔之軍隊，率皆堅植不動，形同駐防，如長江一帶，爲北軍所踞，而西南之內，桂軍駐湘粵者有之，滇軍駐川粵者有之，俱不得謂爲正軌。爲尊重國民全體之當兵義務，確立本省之民治，免除南北及省界之惡感起見，非將此駐防習慣，根本打破，無一可言。今之分別裁兵說，及比例裁兵說，皆於駐防之制不能多所變更，惟全裁則庶乎解決矣。（5）廢督也，設軍區也，酌定國防地點也，皆非先有軍隊全裁之計劃，不能實現。（6）軍民分治之說，聞之久矣，然非軍隊全裁，使現時不合規律之軍人缺其根據，民治云云，徒託空談。易言之，非廢督無所謂軍民分治；非全裁兵無所謂廢督也。辛亥革命以至于今，其與前清特異彩色，則前清因循把持，操全國之命脈者，內而軍機，外而督撫，爲老朽，爲猾吏；而在民國，則易而爲盜戈什哈馬夫及目不識丁之兵卒也。非於此加以根本之剷除，所有政治舉無從說。愚主暫時完全去兵之理由如上：至人的方面，與財政方面如何始得達去兵之目的？以及去兵後如何不流爲

匪？如何使徵兵制度與之銜接？俱涉於具體計劃，茲不具列。請進言根本造法。民國改元，法制上有鑄成之大錯一，即誤將總統選舉會，憲法會議，及立法部寄頓於一機關是也。當時南京參議院成於倉卒，旣未網羅各方面之人材，亦未盡從容討論之能事，徒以中于客感，率爾成章，致民國八年中之紛擾，此亦爲最大原因之一，誠可痛也。國會制憲，乃法蘭西革命時代一時苟簡之心理成之，若吾制之適成于南京臨時參議院者。然今之政客，動曰國會製憲，國會制憲，久假而不歸，一若天經地義者，然此不思之甚者也。愚以國會制憲有大病四：（一）國會者，憲法上之一機關耳。其權限皆由憲法賦予。今將賦予權限之据，操之於己，伸縮從心，損益在口，則私自利，本人類之弱點；在國體奚獨不然？曩者，歸國會製憲於北京，以爲四圍空氣所逼，於國會本身之權利，稍稍加以限制，如衆議院於不信任決議時，大總統得以參議院三分二之同意解散之，此類條文，尙得列入憲法草案，以事實言，衆議院以此重重保障，安有解散之一日？此種規定，等于不規定。然狀足表示調和心理之一部，亦殊足多。國會南遷，愚謂同人徵前毖後，必且利用獨立，議憲時期，以示非爲武力所逼移也，出於衷心讓步之懇誠，定爲調劑適宜之巨製，而不料適得其反，並草案所有效等於零之解散蔻而廢棄之。廣州今有一權憲法之稱，譏之者以爲謔，受之者不以爲迕，其他可知矣。至北方之新國會，彼等以爲代歸國會而興，可以指揮如意者，亦殊大謬不然；內閣同意權者，北人所痛惡於約法者也，今新國會之黨徒，皆曾以此罵倒國民黨者也，近聞其所擬憲法草案亦于此項同意權視爲奇貨，而不肯舍，今之所以斷乾內閣者，尤以此爲唯一之武關焉。于此可証國會製憲一邱之貉，決無斟酌適宜之制可期。（二）憲

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國家當如何改造？機關當如何配置？所須政治上之學識經驗甚多，此多少含有技術的性質，非來自田間，與聞國政之普通立法議員所盡能勝任，可斷言也。凡築屋必詢技師，行船必用舵手，況乃大法，豈得盲從？（三）憲法者百年大計，不可有黨見攙雜其間。國會為國民之噴火口，黨爭劇烈，何可使議大法？（四）議憲宜搜集比較專門人才，悉心推較，人會不能有一閒人！發言不宜有一閒語！今國會八百人議憲，果胡為者？八百人中，人人可提修正案，提案累百，中肯綮者寥寥，以野戰者把持議場，甚囂塵上，有政見持無從發紓，偶有發紓，亦視同糞土，蓋群重心理戰勝之處，尚平凡而忌獨至，亦無怪其然也。甚且一條表決，起立者紛紛，詢其命意何在？瞠目不知所答，此則人數之多，何所取義，故議憲人數宜少，與人量宜精，同為不可少之條件也。愚主張造法與立法分離理由如右，至在約法有效期間，而廣州國會又適實行製憲之業，愚議以何法及以何時見諸事實？此俱別為問題，暫不置論。茲特表示愚一人感想之所在已耳。此外總統選舉會之組織，國會組織法及選法之改正，愚俱有具體意見，亦暫不具於篇。總之吾人不談建設則已，一語建設，非於愚所列裁兵造法兩大綱有明了之觀念，及適當之辦法，所談皆為廢料。讀者取而評之，知我罪我，皆所不計，惟慎勿以此為南北和平會議代表及國會議員之所言，一切俱以愚私人叩其責，則拜賜多矣。民十一年，先生居柏林，去國甚遠，於政爭無與。因覩天下事無不可為，草治湖南新案，擬返里試行之。民十四，先生又建議擬辦國立編譯館，宏獎著述，以維風化而惠士林。著「合法辨」，謂：「法統者，民國政史之穢迹也，曹錕竊國，其迹暴著，有力者乘勢而廓淸之，應天吾不敢知，順人則庶幾近之。」

先生至段執政時，充司法教育兼本兩職，因負性戇直，好禁硬塞，打死仗。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蒲振聲，張平江，劉和珍，姜伯諦，許廣平，鄭德音等，反對校長楊蔭榆，而演武劇。先生認學紀大紊，禮教全荒，號爲全國女子最高學府，强自取枉，柔自取束，立表不正，其影可知。當此女教絕續之秋，宜爲根本改圖之計。遂毅然決然，令其停辦，遴選專家，妥速籌畫，另創設國立女子大學，重立宏規，樹之模楷。先之以家人師保之親，次之以禮樂書數之事，卒乃器數與文藝俱得，禮教與質學齊輝，如是則風氣以移，一尊以立，此先生整理女學之志也。執意學風囂張已極，政府既乏長策，社會復無公評，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扇發之，狙使男女青年，頑抗部校命令，是非顚倒，一無準裁。先生明其職守，甘任勞怨，期有始終。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晨，旋見學生十餘人，呼嘯至，偕人導觀全室，記認而去。午後五時餘，有千餘衆，趨至，一擁而入，遇物即毀。自門窗以至椅榥，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由笥而拋，無鍵與不鍵，凡服用之屬無完者；先肆其力而搗之，次盡其量而攫之，卒掃聚所餘，相與火之，不出一時，先生之家庭，蕩然盡矣。刧之所至，常人失措，先生視之，毫未介懷，其負責之勇也如此。及其後也，謗議復騰，衆情難拂，進旣無策，退愈無名，曾有密呈懇辭司法教育本兼兩職，終以執政堅不之許而罷。（事見往事，寒家再毀記，及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呈文，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中。）後復建議特定學區，（見特定學區議）及擬設敎授院，（見擬設敎授院議）其艱苦卓絕之精神，有如此者。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群衆，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主席爲徐謙，通過議案八條，措詞

異常激急。散會後，遊行示威，直趨執政府，以覓見總理賈德耀爲詞，闖襲府門，爲衛所格，以致互相衝突，學生死者約二十餘人，衛兵死者一人，衛兵及警衛司令部偵緝傷者十餘人。市朝喋血，慘不忍覩，誠北京學政界不幸之最大者。此種流血慘劇，無論是非曲直，在朝在野，而國家元氣，顯由此傷。一方深壯士斷腕之悲；一方存困獸猶鬥之想。著者由綏至京嫁二妹，適亦參加斯會，誠不料結局若是，良足哀也。先生對於此變，有所論列，題署獅門喋血記。獅門者，以國務院位於鐵獅子胡同也。冒頭書曰：「愚自始不信吾國有共產；有之亦冒利無恥，爲某使驅遣，乘便擾亂社會安寧秩序，售其姦私者爾。」有友見之，立去其紙，不令再書。謂子今日安有立論餘裕？詞色甚厲。先生未敢辯。（見曳白記），其個性剛愎，有如此者。世之論者，謂其能以直道行事者，非得剛者不可也。剛者孔子之所未見也。望諸浮滑之士紳可乎？民國之官吏，不可抱有政策也。抱有政策則招怨，亡則寡尤；抱有政策則被擠，亡則長存；身居於要津而績不舉，名稱於當世而實不副，顯父母，貴妻妾，耀鄉里，拔戚鄙，厚聚斂，多財貨，富貴終身，蔭及子孫，奕葉而不絕，皆食無政策之賜者也。無政策者得人和也。得人和者，其力可以超天地而上之。區區富貴，固可不勞而獲也。寧復知道之消長，亦伏於此乎？此可爲民國慟者也。（見答曹君慕管）若先生者，誠不善於爲官者矣。

三十年前，世風乍啓，革命之說，鼎盛一時，女子之教，且由外言不入，一躍而藩籬盡撤。先生癸卯違難江戶，見名門淑女，年十七八，無父兄師保自隨，獨遊異邦，行止自便者無算。吳弱男女士，蓋其中之一人。先生雖得締婚，雅不然之。然天下盛稱西方美人貞德維蘭如是，無以難也。（吳保初彥復先生勗其友詩，有

西方有美人，貞德與羅蘭之儔。）女士時爲同盟會英文書記，與孫中山先生上下其議論，持極端歐化之說，氣燄萬丈。先生初解字母，不能讀西書，未有以折之也。未幾，偕遊英倫。初至，與王小徐論賢母良妻不協，憤而離泥北淀，居之三年，至是親接彼中婦女，往來大學教授，及名牧師之家庭間，盡得其忠勤端靜，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無會不得獨出諸狀，則盡棄昔日之所妄信謬執，一以親炙於西賢者爲歸，而漫化焉。歸國以來，絕不問外事，尤鄙女子參政論，閉戶埋家，修文學，三兒自育自教，由識字至於成章，二十年正如一日，非親故外間獲見其面者且罕；異似之辨，誠不料其相違之度如此之大也。然亦貴有人善體認焉，而速改其度耳。（見黨治歐義）異者五七之變，先生之家庭被毀，而其度未甚深至。女士攜子避居北戴河者月餘。室廬稍戢，器用稍更，乃返。故其家仍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號。宅爲木商馬家所有，民國七年先生由十條胡同移居於是，迄未他徙，月租五十元。女士向不短人租金，故主客相處無間言。房共二十餘間，一尋常之四合式，加後照房。先生夫婦居正房，左廂爲書室，右廂爲客室，後照則公子讀書處也。家中所有，以中西書籍爲第一項，字畫碑帖次之。西籍爲先生歷年續續購辦，哲學政計諸門差完。女士好文學，廣羅世界說部幾備。最後一批，乃在柏林所得，甚稱富有。中籍則爲吳北山先生稍有所遺。丁叔雅死後遺書散佚，中有爲義伶潘月樵所得者，後展轉歸先生。書多屋小，不敷藏度，雖女士善於檢點，而書仍淩亂，幾於無室不有之也。字畫北山樓遺物居半。先生在廣東從故家孔氏購得多件，有鄧子偃其鑑者，咸同間小藏家，遺碑千餘種，先生盡購之，中有舊館壞碑及明拓漢碑，頗不易得。名人字蹟，藏劉石菴錢竹汀，姚姬傳，袁子才，

霧暉溪，何子貞多品，絕精。其札尤可貴。有高江村藏董香光字冊，精光流動，迥異世傳，先生從粵鹽商某得之。吳武壯與同時人物往來手札，皆在其家。貞老爲書大屏兩幀。有一幀長逾八尺，紙墨極新，先生裝潢之。他品之稱是者，未可遍紀。前番亂時，壁懸吳清卿所臨虢季子盤字屏，及餘獻之字條，爲人破裂，紛棄於地。先生大子章可，酷好藝術，揮淚拾之，先生喜不自勝，可見其全家對藝術之興趣矣。

先生對於衣食，向不措意。晚食例不具餐。弱男女士，祇麵條一盂。各公子麵包數片而已。自謂貧骨依然，乾亂來敵。衣則先生一絡袋，著已七載。女士有貂褂一，云值數百金，爲西林岑公所贈。諸公子所御，長以移欬，先生以移長，改作補綴，取能蔽體已也。器具則半爲吳氏嫁奩，半爲零星購置。前次被毀之霽紅諸瓶，亦爲北山舊物。尙有翡翠屛等件，號稱珍物。粵城雙門底有拱北樓者，謂是五代時建之，屋角有古衣冠瓦人四，往歲夷樓建路，先生從李福林索二人，置於中庭，此飾品之可記者也。夏間，烈日中燒，從未支棚。是年在家宴客，先生商之夫人。女士喜爲總長偶然事也，不支棚乃恒德，不當以偶易恒，故仍未支。客候於西廊，熱不可耐，大罵而去，如是者人惡其矯。昔張遠伯曾訪先生，喟然曰：君家何寒破乃爾？潘馨航曰：同一秘書長也，君獨不能自建華屋如郭小樓乎？時先生爲廣東軍政府秘書長，郭爲北京政府秘書長也。嗣若木與弱男女士共食。曰：嘻！是餓草具之不若矣。如是者人憫其貧。當二十八日晨，先生得訊，知禍不免。弱男女士以車往北海公園避難，家終不免。先生得一宋拓麓山寺碑，爲上海徐紫珊藏物，先生重愛之，以家跛故，送林宗孟處，得免於難。自是而外，無片羽存矣。吳女士艱苦卓絕之流亞，男子所不及也。兒得母教

，食貧若素。章可恒爲言曰：左手執鉢，右手執畫板，年十七，即出爲童子師。章用粗明章句，有急或能爲此。章因喜談社會主義而好食肉，其母恒責之；惟若藐然，有兩兄如麻，當可令其自直。此先生家庭之實況也。

先生自寄身政治以爲生涯，蓋無日不在負債之中，截至民十三年十二月止，所負逾萬。十四年兼二部長，境塞稍舒，然不憑借權勢，濫取財賄，故仍素貧。察其債主，皆知名之士，不僅舊債無以償，而新債又起，祿入有限，十薪九欠，先生頻年飄泊，家境又過清苦，今所獲於宦者盡歸於家，舊負新需，調劑已形不易，是以寠人而有富疾，用度不能自節，飛文結友，動則須金，且其族千數百人，見其一躍躋高位，環而食者，不知其數；親戚故舊，又何消說？以是衣食日用之餘，其他臨時支應及窮乏欲得於先生者無自出焉。勢不得不另舉債。京中有銀行三兩家，儘爲假藉。前以金佛郎受賄嫌疑，先生自請查辦，以是此項出入簿籍，俱爲總檢廳所得，無攻自破。再考其甲寅罵字啓事，及二十一年後之赴滬充律師以証之，所謂金案云者，實以閣議通過交部審查之件，深自縛於國務一體共同負責之中，未嘗拒之者也。如能利已受賄，何至今日如此？是又先生一生生計狀況之大略也。（見寒家再毀記）至甲寅雜誌者，先生與同人共資以與天下明道解惑者也。其中所任文事之重殆莫如先生。先生生，甲寅生；先生死，甲寅死；先生德，甲寅之文字有光；先生敗，甲寅且覆醬瓿之不足。與君遂銓，深以甲寅個性太重爲病，且殷殷之曰：雜誌而以一人之文墨畸輕畸重如是，毋乃太甚？雖然，事實所在，未可以易也。且易之，又非讀者之所樂聞矣。（見晶報後題）先生昔游日本東京，習

辭之餘，願思執筆將歐洲最近之思潮，略略介紹，正搆思間，而吾國留東諸君所組織之神州學會，約其講演，先生遂以「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爲題，出席發揮之。（文從略）爲吾國學者研究倭鏗與柏格森哲學之始。是見先生對於學術思想之淵博也。先生當民國初年，學業即如此有系統，並具東西溝通之眼光，伸論中國哲學之特長，從能行不能行間，發見中國與日本所以不同之觀點，校諸一般誇大其詞，放蕩其情，特意偏解誤解中國哲學，而力反其用，以敗壞五千年之精華者爲如何也？禍流未有底止，正賴先生鼎力挽之也。

民國十四年七月撰「馬學雜反」一文，民國十五年七月先生又撰「馬學微」曰：馬克斯之說，絕對之說也。意在資以爲產業革命之烽火，之甲冑。以馬克斯絕世之姿，處倫敦圖書館者復三十年。無書不讀，無理不精。豈不知已所立言，未見悉衷於正。特以非如此，所期收生之效，將不舉。故悍然主之而不疑耳。今之宗馬學者亦然。凡以處境有所未齊，用心各有其向，立論乃不期而自障，久且覺迷而亦難返也。又謂馬氏之論勝於理，而反馬諸家反於情。蓋其餘剩價值之說，在理無甚可駁；凡行之而不得通，亦在今世之羣紀公德，於情而見爲不得通耳。昔莊生云：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今剖折行，而爭仍未已。羣律至此，蓋已非前哲所明也。是年國民軍敗，邵振青與五百七十四人同死於奉軍之手。先生撰「書邵振青」一文，謂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又「書曹恩培」，「書補三」，撰「未營」，均鳴極不平也。其撰「政治心解」，謂民國以來，有一事絕不合理，尤不中情，而舉國同然和之，且形格勢禁，使不得有幾微立異餘地者，卽凡反抗共和之論，視同叛國是也。此類大義，先生於民國四年即徵發之。其時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梫等昌言復辟

，屢興大獄，輿論觝排，意態絕藐。先生因立論諷之曰：獨奈何於隱中一部分人心之說，不深惟其始終，不熟察其變遷，而徒以束縛馳驟之思，發爲虔劉蘊崇之論，詆曰叛逆，訾作禽獸，恣怒極罵，不留餘詞，……此種鬱氣，積久必洩。吾國歷史所傳，先賢所論，若暴主之禁腹誹，庸君之防民口，其後不至潰裂不可收拾者幾希。（見甲寅雜志存稿復辟平議）而時越十年，事經百變，其義能見之瑩而辨之審者，今猶視昔，迄未之聞也。前歲胡適先生，偶謁溥儀，士林大病；去歲江亢虎見且未果、甚者至爲傳檄天下，聲罪致討。亢虎亦即釋言未遑，不自明其無他。議者步彤右袒，即被目爲黨逆。嘻！何其酷也。若叩其靈宰，造其潛識，被所取于新制及他種非共和政體之意境，果復何如？則較之所見于面而語於人者，全然別爲一事，比而同之，將猶天與地尊之不可能。……荀卿曰：治亂在於心之所可。又曰：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夫共和之理，心之所可也；而今之共和，心之所不可也。反共和，心所不可也；反乎今日之共和，又若心之所可也。是治之所可所不可混，勢竟不得從其所可，亦不得去其所不可；政象至此，可謂奇窮。先生之言，至今猶驗。事逾十年，政象仍舊，慘戮非黨，至於斯極，是非窮之又窮歟？國其不潰決以底于亡者幾希矣。其論「奉天議遣俄大使加拉罕事」有云：三四年來，亦嘗云者，忽焉在中國囂然塵上，一方蝸觸馳說，一方張皇撻伐，恍若國家存亡，純以應付赤俄問題如何爲斷？……按兩國遣使，原以通好。有好則通，無好則否。此理至淺，而亦至明。以故國際之間，宜以維持情感爲第一義。……查一國政府，於他國來派之使，可得拒之不來，而他國不以爲侮；則其於既來之使以徽尾之使去；兩方俱顯無所容心焉。尤足見其持論之公正光明也。

先生於民國元年撰「內政與外交」一文，揭於民立報，當時影響頗大。東西各報，均取譯之，藉以窺探民黨政府之意。以民立報爲同盟會機關，其時民國初立，朝氣方興，外人殊不敢妄臆吾將何爲？及吾將何所不爲？回憶前塵，眞如夢境。孰料國人備於外交史實者，有如此也。先生與章太炎書云：今天下之大患，在人情翻覆太甚。凡愛國救民一切之義，俱爲反復小人囊中貪饋，褻辱無地。其實加膝墜淵，旦暮間無不可爲。天下明知其故而不能討，甚且尤人而已不期效之。目擊此情，憂懷如擣。區區之私，亦惟本吾至拙，與天下之巧相持，謗譽成毀，在所不問，稍覺心安理得而已。先生此時持論，頗悟時好。胡適之示青年曰：此開倒車者也。意在諷先生不更爲。不謂先生欣然承之，著輟義兩首：（輟即倒車之謂）揭之甲寅周刊。且以誠哀於衆曰：人見愚敢居不可居之名，容亦別具非常之道，因立好奇之意，轉爲窮理之階，輪扁有說，或悟明君；墨子廻車，乃善驅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愚之本意，彌復在此。後數月，美洲有反進化論之學潮，教師至以宜授達爾文學說下獄，可稱駭古奇聞，尤爲生今鉅案。先生又講其義曰：默計反宗教之精神，近已達於飽點，過此以往，稍稍還醇返樸，乃情勢之所必然，此爲羣化消長之常。甲無所謂進化，乙亦無所謂退化，與愚曩舉輟義，蓋有合焉。先生長秋曹，曾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請令大赦。據稱全國爲此令所及獄囚，幾達二十八萬人，推原其故，由各獄具報，監無隙地，新囚難收，審判遲滯，輕罪繫獄者，輒至瘦斃。而又因糧常缺，囚或累日不得一飽，此常罰外，又加餓刑。先生慘慘動心，遂援項城民元前例，更舉大赦一次，無他因也。事後頗有議者，謂大赦惟專制皇帝行之，非民國所宜。不知近世無故逮捕非黨，不名而遭殺害者

，動輒千百計，又當作何解也？作壞事易，作好事難，世態如此，可奈何也。

影印四庫全書，當曹錕時代，即議行之，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為約，一切已成議矣。而以李彥青索賄六萬元而罷。夫商務印書館，在書業獨為先登，無往不利，每年奇美鉅萬，區區先牛之犒者，固綽綽然有餘裕焉。且印四庫全書有重名，彼館為此，雅欲獨尸播布文化之責，並間執年來嘗以專意射利者之口，縱或負累，亦所願為。又大書重貲，非得購者三百人以上，（以每部四千元計之，貲達百萬元以上）不敢印本。先生入教部，廉得其實，即電約館員，來京續商。館意似不甚踴躍。先生與葉裕甫電凡數往，館中因為會議之。尼者果衆，大股東尤不欲。卒以張君菊生，高君夢旦，李君拔可，堅持之故，始以拔可代表詣協議，凡三數月，議五六返，合同乃定。計印乙丙小版兩種，全責由館負之，政府不助分文。且無論贏虧，先照政府乙種三十部，以便分送外國，及京內外各圖書館。另有甲種大版，則須政府備貲，方得開印，無貲不印亦可。所為條款，準情酌理，政府書館兩方，皆得其平。無論何人，殆不得有立異餘地也。然部中梗其議者竟多有。先生以此迥出情理之外，殊大怪駭。自始議時，即毅然不為一動；即有懲創，宜亦不恤。顧以拔可及孫伯恆之請，事重妥商，期於衆洽，不當獨斷，使成橫裂。先生乃强仰本志，為人開譬，使得曲折以成其事。而梗之者終快快。由開議而成說，而簽約，而裝箱，而備車，節節艱滯，情難殫述。及至江蘇突變，鐵路中梗，部中忽爾翻議。以為四庫書何等重大？稍有疏失，誰當其責？是宜稍待時清，始合啓運。以先生之剛强，罕所瞻顧，頑然持之以海運，猶得通過。而張菊生來電，自請中止，堅阻先生顯逆衆意之行。於是數年經營，天下屬

黨，明令布達，名館包承之文化大事，竟無爽而告終矣。嘻！本國家固有之資，與貫通三世之業，不見損於一人，不乞靈於一文，無中無外，無士無不士，莫不尸祝社稷。幸其事早成一日，文化得多厚一日之實者。乃爲小小官僚不可告人之隱，無形中敗壞以盡。先生以大無畏之精神與魄力，猶不能抗爭而施行之，足見事涉中國政府，即萬無可爲。雖有健者，亦與同糜。而文物之成毀通滯中，殆有數存焉云爾！

甚矣知人論世之難也。任公論王荊公謂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乎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禩，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章行嚴氏，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恐易世而未能湔之。今之吠影吠聲，以醜詆之，舉無以異於元祐紹興時之於荊公也。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余獨怪夫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架虛辭以衊人私德，此村婦野子之鄙技，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於先生事業之宏遠偉大，莫或見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霾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嗚呼！吾爲此傳，亦不禁廢筆而慟矣。

劉師培先生評傳

劉師培先生，字申叔，號左庵，初名光漢，江蘇儀徵人。生於淸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卒於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年僅享三十有六。曾祖文淇，字孟瞻，嘉慶己卯優貢生，候選訓導，舅氏淩曉樓愛其穎悟，自課之。稍長，即精研古籍，貫串羣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諸學說，博覽冥搜，實事求是。於左氏傳致力特勤；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大抵襲取舊說，爰揖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之，所勦襲者彰之。其沿用韋昭語註者亦一一標記。他如說文五經異議所引先師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及經疏史注御覽等書，引左傳不題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皆賈服舊義，凡若此並稱爲舊註，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下逮近人專釋左氏之書，苟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已意，定其從違。仍復旁稽博考，詳爲證佐。務期左氏之大義微言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雖具，未及寫定，遽爾遺世。惟抉剔孔氏義疏所襲取劉光伯述義別爲表著，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僅存。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跡，作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據左傳吳越春秋水經注諸書，知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較今運河形勢不同，作揚州水道記四卷。尚有讀書隨筆二十卷，靑溪舊屋集十二卷，俱傳世。先生之祖，毓崧字伯山，一字松崖。文淇子，弱不好弄，長益邃博，能盡讀父書，由是以淹通經史，有聲江淮間。諸司學者皆願得爲學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學優行，

貢太學廩生，兩淮運司郭沛霖延課其子，知賞極深。至以家常託，最後曾文正殊禮異之。及曾忠襄督兩江，聘入書局，亦敬禮弗衰。爲人貞直之氣，溢於眉宇，無貴賤老幼，一接以誠。平生無妄語，無惰容，爲人謀必忠，臨財弗苟得。避亂以來，間關轉從，而性甘淡泊，雖窶貧不繼，晚然不以爲累。自孟瞻先生爲左氏學，纘承先志，旁通經史諸子百家，凡所寓目，悉留於心。或質疑其原委，聞者私校原書，不訛一字。前後十赴鄉闈，多以三場實對見擯，卒不改故操。以薦授八旗官學教習。已未後，遂絕意進取，以同治丁卯卒，年五十。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禮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徵獻錄，舊德錄，王鼎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平昔博綜載籍，旁究樅要，剖析精微，復惓惓於表微闡幽，務得古人事外之情，言外之意，惜多未刊，而所謂左氏舊疏長編者，亦整理未就。子四人，長壽曾最有名。壽曾者先生之猶父也。字恭甫，一字芝雲。少工文章，夙承庭訓，遂洞達許鄭之學，資材閎敏，行誼尤惇篤，事繼母黃以孝聞。曾文正開府江南，重其學行，復召致書局，所校勘群史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中副榜貢生。既不得第，乃以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惟念左氏疏義三世之學，未有成書，蹶立程限，銳志撰纂，將索充實，顧既賴精左疏，仍兼書局讎校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寧返揚州，遂以疾覺卒，年四十五。疏稿屬至「襄公四年」，千秋大業，終虧一簣。海內學人聞之，咸爲累欷不釋。誠經生之厄已。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其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其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議集評之作。又著昏禮重別論駁議一卷。則因讀叢之緒論而申證之者。臨川啓間

一卷。則在江寗從臨川李聯琇遊，述所聞者也。先生承儀徵劉氏三世之緒，對經史文哲，均大放光輝。（見支偉成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儀徵劉氏四世傳。）先生爲恭甫猶子。爲人雖短視口吃，而敏捷過諸父。一目輒十行下，記誦久而弗渝。旣傳先業，守古文家法，攻左氏。以左傳詮經較公穀尤賅備，審其義後，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旨，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謂於今日文十七篇外增多之三十九篇，實即逸禮，計共散亡，當在東晋以前，爰舉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鄭氏目錄於禮經變其次第，分屬吉凶嘉賓四禮，不得目爲此經舊誼，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即冢宰六官，亦即六軍之將，自馬鄭以鄉吏別六官，適異古說，乃申古制，正其違失，成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又辨漢收圖籍，非謂詩書，中祕古文，藏諸武帝時，即安國所獻孔壁書，斷非嬴秦舊籍，成太誓答問駁誼一卷。又遵漢志以周書爲孔子所刪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參校編定，成周書補正六卷。凡此皆說經之書，復旁通羣籍，督正譌脫，獨創新解，撰老子斠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斠補六卷，呂氏春秋斠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斠補二卷，春秋繁露斠補三卷，其他尙著有經學傳授考一卷，略說一卷，莊子校補一卷，左庵文集五卷，及中古文考，古本字考，古書疑義舉例補，春秋左氏略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等書。所發正幾數百事，終以勤敏過甚，中道夭折，良可痛也。先生幼拘嚴訓，旣長莫識世事情僞，時爲壬僉所牽引，入於坎陷。且左氏舊注，傳家絕業，祕諸枕中，弗思表闡，時論惜之。先生論文，嚴文筆之辨，以有韵偶行者爲主，與其鄉先輩阮元說同。此近人所稱爲儀徵文派，與桐城角立者是也。實則論文言派，識者早譏其非；

必別儀徵於桐城之外，以角立門戶，未免巧立名目。蓋有清文學上駢散之爭，實遠繼明代秦漢唐宋之餘波，而近出當時漢學宋學之潮流，便囿於地域之見，以桐城儀徵別派，斯又未得其真矣。大抵漢學家論文：推究文字本義，故謂文章取義於藻飾；辨別文詞性質，故又謂論文宜根於小學；前義阮氏元主之，後義王氏引之發之，而先生則兼取其長。故即漢學家文論而言，先生所論，已非阮說所得範圍；何況先生言學，重在貫通，頗能兼取浙東史家之長。故其所得，乃能於文章流變，別具會心；謂為融清代經學史學文學諸家論文之長，以自成一家之言，殆非過譽已。先生經學傳授考序言，謂：「治經學者當參攷古訓，誠以古經非古訓不明也。大抵兩漢之時，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屬齊學；古文多屬魯學；今文家言，多以經術飾吏治，又詳于禮制，喜言災異五行；古文家言，詳于訓詁，窮聲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長，不可誣也。六朝以降，說經之書，分北學南學二派：北儒學崇實際，喜以漢儒之訓說經，或直質寡文；南儒學尚浮夸，多以魏晉之注說經，故新義日出。及唐人作義疏，黜北學而崇南學，故漢訓多亡。宋明說經之書，喜言空理不遵古訓。或以史事說經，或以義理說經，雖武斷穿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說經，崇尚漢學。吳中學派，掇拾故籍，詁訓昭明。徽州學派，詳于名物典章，復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常州學派，宣究微言大義，或推經致用。故說經之書，至今日，而可稱大備矣。此皆研究經學者所當參考者也。（大約古今說經之書，每書皆有可取處，要在以已意為折衷耳。）夫六經浩博，雖不合于教科，然觀于嘉言懿行，有助于修身。考究政治典章，有資于讀史。治文學者，可以審文體之變遷。治地理者，可以識方輿之沿革。是經學所該甚廣，豈可廢乎？然漢儒

去古未遠，說有本源。故漢學明，則經詁亦明。欲明漢學，當治近儒說經之書，蓋漢學者，六經之譯也；近儒者，又漢儒之譯也。若夫六朝隋唐之注疏，兩宋元明之經說，其可供參考之資者，亦頗不乏，是在擇而用之耳。」先生序毛詩正韻云：「毛詩正韻五卷，韻例一卷，日照丁竹筠先生以此書也。序其端曰：學在殷用，詩必合樂。六詩之作，以律爲音。音以損益爲宗，律以陰陽爲判。音律之協，非徒聲類。然音區侈弇，律有濁清。部同則侈弇易齊，韻別則濁清頓判。是其洪纖之等，發歛之度，合變赴節，則異音相從；審一定和，必同聲相應；故音合類隔，實條理其貫。往者浮聲之辨，評于沈陸，響有雙聲，杜律綦詳，撥後徵前，宜無差互。況晉宗敍龠，經制所昭；詩合韶武，抑聞洙泗。顧亦隨音所會，莫見定臬；成均之源，當弗其然。然則詩之爲韻，匪徒語末聲類所協，必綜全篇。顧陳第以前，斯秘未睹；顧孔而下，說始萌芽。雖達例克詳，亦縛軼莫求。先生思亞子雲，學綜許郭，究體語之大原，辨聲勢之區合。爰肇類分組，以經緯起止以齊之，止射以通之。原始要終，嘖而弗亂。是則隱侯可作，嘉其入神，張敞之功，遜其正藏者矣。夫六藝之文，歸於瑱密，爾經之術，令審音旨，韻之於詩，辨竄綦易，耑緒未啓，所昧實多，甄辨僞施，典據遂顯。世有達者，觸類而長，即韻比音，以達神指，則師摯之始，不遠可復。雅頌得所重驗於今，豈徒侈鏗鏘之節，飾補亡之陋哉。」其撰刑禮篇有曰：「禮者體也，宅心爲體，踐行爲履。先王制禮，所以表民情意，以明天地之體也。故必文度以敎節，圖儀以辨等。」（見中國學報第一冊）案中國自三代以來，禮教刑律，互爲表裡。故由禮入刑，古有明訓。迨清末葉，改訂新律，條文雖具，未及頒行。民國成立，百端草創，定爲暫行刑律

。法庭承用，三載于茲。禮之與刑，旣弗符合；政之與法，又復參差。數載以來，民德淪喪，越禮敗度，職此之由。鄉僻之民，至以新律爲詬病，故先生撰爲此論，以備修刑律者擇焉。又撰君政復古論。夫國無強弱，視乎其政；政無良窳，視乎其人。是故千里之勝，決於廟堂；萬化之原，基於用舍。又撰聯邦駁議。蓋因法禁數易，則朝舊播棄；私議成俗，則黨魯得官。若政非一途，上下僭號，退供蓄藏，進仕王朝，越序踰津，戰與自已。若世有邊警，則構扇彌厲，分張形跡，與樹禍隙。翼永花旗南北之戰，坐收衛人東西之利。至於鄉州之政，畢勘之治，適時施絕，必多興革。政煩職益，事棼功專。則巨細所資，皆爲公潤，毀譽所被，悉成私樹矣。積是之由，發爲竊論，非及害政，弗能厭欲，乘災求幸，斯實國家之恥。方今軍乘輯和，雄藩受律，覆果毅之節，弘翼載之功。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于義者，不可動以利。四凶之罰，是有同心，左道之誅，諒符羣望。惟是風塵讀訴，疑幻譸張，民下妖訛，好生嚬沓，積疑成似，是啓厲階。先生恐江河之流，源於涓滴，干雲之木，起于毫菁。易貴知幾，政先去惑，詞而闢之，豈得已哉。辛亥冬，又撰廢歷論。謂取象殊方，施更昔憲。棄軒后之星厤，革夏時之大順。建首兩存，旣淆視聽，厤元靡准，復昧本原。尤俾齊一之觀，徒滋撥本之惑。昔九黎亂德，羲和失官，有扈弗恭，三正胎藉。用是楚語垂箴，夏書昭儆。替與之故，具有嗣徵。今者月名具存，晦望失准，曆時失日，甲子弗知。敗度之愆，實殊前轍。勢必孟陬殄紀，攝提失方。古往載其源，綜數佚其文，作事偭其時，考類喪其象。悲夫！又撰非古虛上下篇。謂經制燭停，漢爲極則。然士持風操，弗逮六朝。綱紀之嚴，僅明亦遜。是則俗尚所成，豪資風教；典文雖具，未足範圍。實

得執刃親妻娟之行，逕謂古無典禮哉。竊以瘦辭匠惛，體兆丹經。聖罔歎言，焉資迅曲。又光而爲有，孔嘆離愼；段僞爲誠，奪殊壽幼。即使志存革俗，剏植根模；亦應顯揭指歸，奚必空言誣古？衆目眩眩，掩以隻掌，諂民誤世，或不若是之易也。今云往制昔聞，概繇經俔，則是胥六經而爲參同契矣，夫豈可哉？先生治「春秋左氏傳略例」，謂經文之例，其有奧蘊難見者，厥有三端：一曰，推隱；二曰虛書；三曰省詞。斯三例者，審詞若易，釋義恒難。是非好學深思，研尋古誼，固未易徑通其說矣。有「立廟說」，有「連山歸藏考」，有「易卦應齊詩三基說」，與「三基應歷說」，「齊詩歷用顓頊說」，「迮鶴壽齊詩翼氏學書後」，有「古周禮公卿說」，有「中古文考」，致方勇書，「論太誓」答問。先生治史有「穆王西征年月考」，「戰國策書後」，「周曆典」等文。其學識之淵鑠，誠萬古彝倫，賢愚率循者也。其治莊子，博檢羣籍，兼逮道藏各本，以讎異同。故解舛訛亦附正之。計所發正，約數百事，均王俞郭孫所未詮也。民國元年，三月，按次編錄，成莊子校補一卷，頗足珍也。荀子無缺篇，亦無外篇，然佚文時見於他籍，蓋篇有佚節，章有佚句也。王氏念孫所輯四條，附諸所著雜志中，前三條均似荀子佚文。其末一條所云，何世之無才云云者，據文選及太平御覽所引，均標孫子，似係孫綽之書，蓋前人引荀子，均標孫卿子也。先生以王氏所輯爲主，摭所未備，復得佚文數則，成「荀子佚文輯補」及「荀子斠補」。如蒲稍條，子夏徒有四壁條，確係性惡大略兩篇佚句。則著之校補中，弗復重錄。其有古籍誤引者，各文選求自試表，注引孫卿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西征賦，注引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引云：勇怯勢也。今此語明見孫子兵法，知孫卿「卿」字，乃遜注

刋本之訛。又御覽四百五十九，首引荀子哀公問政節，次引慶封齊桓公二事，均冠又曰，「又」字亦係訛文。若是之屬，先生概弗引及，以示昭實之誼也。老子傳於今者，文莫古於唐景碑，注莫古於王弼。次則釋文所詳異字，唐宋各類書所引異文，亦多古本。然王弼以前，老子訛捝已多，弼注又疏於詁故，欲釋舊文故誼，必求東周秦漢之書。蓋老子之文，恒爲莊列所述，韓非解老喻老，詮釋尤昭。迄於西漢，則淮南所述爲詳。文子之書，又襲淮南。其他述老子者，於周則荀呂商墨。於漢則陸韓賈桓揚劉。或明著其文，或述其誼而殊其詞。然所引均故書，所述亦均故誼。有足證今本捝字者。如魚不可脫於淵，證以喻老，則淵上捝深字。子孫以祭祀不輟，證以喻老，則以下捝其字。不上又捝世世二字。先生校審斯書，惟徵故誼；及故誼罕徵，始互勘古本。以諍注說，與行對文。其所發正，約百餘事，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補二卷，以補王洪俞孫所未備。若夫實究義藴，以經史大誼相闡明；或侈述微言眇義，高下在心，比傅穿沈，窮高遠而乖本眞。先生斯編，概無取焉。又撰「文說五則」，「文筆詩筆詞筆考」，（此篇以阮氏文筆對爲主。特所引羣書，以類相從；各附案詞，以明文軌。）詩賦淪喪，楚辭代興。漢人賡續有作，咸附隸焉。及先生作章句，別附九思於編末。由漢迄宋，相傳各本，雖次第或殊，然均靡所損益。自紫陽注出，篇目損益，遂更舊觀。今所傳王本，明刋而外，惟日本莊益恭刋本，較爲精善。然毛刋洪氏補注本，出自宋槧，尤爲近古。補注以前，恒列異文。蓋屬宋人校記，於博考衆本外，恒注史記文選異文，亦間及藝文類聚。宋代之書，斯爲昭實。惟是漢人所引，文已互乖。六朝而降，異本滋衆。故羣籍引稱，文多歧出。卽書出一人之手，後先援引，廼復互殊。勘讎同

異，昔鮮專書。致舊本之觀，靡可闚睹，學者憾焉。先生以洪本爲本，凡古籍所引異文，按條分綴，序及章句。文亦附校，篇各爲卷。成「楚辭考異」，以補宋人校記之缺。又爲「廣阮氏文言說」，「與人論文書」，與出峽賦，休思賦，涪州蘭市鎮里社碑，故民吳駿卿義行碑，清故四川即補道高君墓碑，貞孝唐大姑誄，故山西知縣汪徵典神祠銘，清故雲南試用巡檢方寅亮神祠銘，清故四川參將沈君闕銘，清故三等侍衛楊君闕銘，清故內閣中書韓君闕銘，答梁公約贈詩，蜀中贈朱雲石，贈吳虞，上海贈謝无量，傷女頖，哀王郁仁，送諸貞壯，諸詩文數十則。自西學入華，舉國若狂。疋記凋萃，國聞淪亡。三禮東閣，論語當薪。懷古君子，每用靈傷。聆先生之微言，尋先生之遺義，辨今古之同異，明詁訓之得失，令人愈覺求師之難也。先生國內鴻碩，江表通儒，經學精深，文理並妙，季長紛綸於六藝，康成網羅於大典，昔聞其語，今知其數，蓋天然之異才，非鑽仰所庶幾也。年甫三十六，遽歸道山，是天將喪斯文耶？哀哉。今值國事不臧，軍旅云興，講學之所，變爲戎馬之區。青衿之官，忽成屯兵之處。使先生壽加數年，更不知痛傷至胡底也。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之「甲寅」第一卷三十七號孤桐雜記載：「在梁衆異處，見劉申叔師培遺札數通，附所著書目一紙，計三十餘種，可謂富已。其中已刻者十不逮一。孤桐特示其高足弟子紀湘濤。元且云多爲門徒所未及見。夫申叔於光緒癸卯夏間，由揚州以政嫌遁滬，孤桐與陳獨秀謝无量，在梅福里寓齋傾談。見一少年短襟不掩，倉皇叩門趨入，囁嚅爲道所苦，則申叔望門投止之日也。時年且不足二十耳。自是涉政與學而一之。又未克堅持其志，致爲江督端方所羈，幾死獄難。逮洪憲之役，復不惜毀身爲莽大夫，

經世迺終顚頓以死。所懷發揚家學，整理儒書之孤詣大業，百不一就。此其不幸，豈僅申叔一人已哉？今遺書散佚，無可收拾，吾輩後死，責無可諉，抑又傷已。茲謹錄其目於此，以俟考論。春秋左氏傳古例十卷，周書校補八卷，王制疏證四卷，西漢周官師說考三卷，春秋繁露補正六卷，說文校訂十卷，古譜聲考二卷，周曆考一卷，遼史地理考二卷，漢宦考四卷，老子校記五卷，管墨韓三子校補各四卷，呂氏春秋校記四卷，淮南子校補二卷，匪風集一卷，古文尚書徵實十二卷，古禮通詮二十卷，郊特牲疏證二卷，論語古義二卷，國語校補四卷，古本字考二卷，古歷甄微二卷，白虎通義定本十六卷，元史西北地理考三卷，北周官制考四卷，莊子校補三卷，楊子法言校補六卷，荀子校補六卷，賈子校記十二卷，論衡校補四卷，左盦集十卷，論衡校補一種。申叔生前似曾道及，中含精義不少。孤桐求是書校本終不得，若真喪失，誠爲不償之損也。

先生少承崇軌，幼即徇齊。克岐之表，耀自初儀。如瑩之美，挺出常度。良玉不琢，擬大項之生和；聞一知十，則顏回之卓躐。初覽羣經，便就大業。富平三篋，動彰默識。賈逵五典，習於齔齠。遂齒上庠，廣近有道。昭序闕黨之間，詠饋雩之下。文其材質，展也不成。屬更喪亂，退耽冲默。匡壁餘輝，繼以朝旭。休羊石室，幾忘足音。紅休之略既通，汝南之文咸秩。好古能述，樂是斐然。恒以襲劉緣隙，奮筆古經。爰發篇章，翦其浮僞。扶植微學，頗有整齊。足令東魯壁藏，耀光奕葉之表。北海矛伐，摧堅百世之下。至若發精殊語，能說山川。張皇揚郭，則芬葩互屬。連犿征南，亦深賾罔滯。可謂雅達廣覽，彬彬文質者也。夫三代之英，孔云未逮。彪蒙元吉，有啓自天。綜彼逸才，期以曠世。豹鼠之對，昔訝丱童。駒齒之譽，今聞閭

予。未見其止，乃在斯人。此先生爲方勇序六子叢稿之文，余借以評並生矣。

先生致廖季平論天人書有云：「夫經論繁廣，條流舛散；仰研玄旨，理無二適。蓋業資意造，生滅所以相輪；覺本無明，形無所以俱寂。勢必物我皆謝，心行同泯；理絕應感，照極機初。超永劫之延路，拔幽根於始造。非徒經緯地天，明光上下，遏形變之奇，知生類之衆已也。至於詩易明天，耽周抱壹。鄒書極喻於無垠，屈賦沈思於輕舉。雖理隔常照，實譚遺宿業。使飛鳶之喻有徵，逐龍之靈弗爽。然巫咸升降，終屬寰中，穆滿神游，非超繫表。何則？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淸升濁降，輪轉實均。是知宙爲遷流，宇爲方位；宙彌今古，宇徹人天。內典以道超天，前籍以天爲道。玄家所云方外，仍內典所謂域中耳。以天統佛，未見其可。竊以儒釋殊同，古鮮達說。繹尋尊怙，在極聖功。妙統三才，足章無外。至內典要歸，惟詮出世。無色之外，方屬化城。譬之月不知晝，日不知夜。部居既別，內外有歸。引爲同法，無資崇孔。括囊空寂，轉羸孔異。正恐夷夏化胡之論，復見於今耳。」井研廖季平先生覆劉申叔先生書云：「獲讀手書，細繹玄言，羅觀眇論，直諒之益，惠我優渥，樹義之堅，何段掎摭。惟孔子制作，生民未有，六經五緯，道澈人天。羼列老莊，咸承派別；秦漢儒者，私淑道聞。局於一隅，妄爲推闡，遂就悠謬，爲世詬病。賈鄭乘之，恣其摶擊。遂奪孔席，以與周公。望風承流，有唐轢極。逮趙宋諸刪緯言，而孔子之道息矣。豈惟神游物化，斥以誕荒。即言論道經邦，修身已足。夫無倦無隱，夫子自道誨人。而鬼神不告於仲由，天道不聞於端木。蓋大義所揭，止於聖人。而微言之好，則極六合以外。無聲無臭，載以上天。固隱曰微，乃爲顯見。誠不可掩，至則聖

窮。其體爲詩，其用爲易。鴉鶱鱣鮪，上浮下征；變動不居，九流六漠；化人神人，與夢爲一。所謂覺本無明，形名俱寂，未有甚於此者也。即出世深詣，有識無識，三界四生，人天魔龍，法輪常轉，皆名曰幻。亦衍莊列之緒，而揚涅槃之波。至于海性種元，世界無量，則國風三五，實配星垣，斗極巍然，天官具列。亦若鄒生瀛海，羣斥不經，而輪船既通，卒無以易。蓋爲高因陵，爲下因澤，張學恢道，亦在乘時。自揣顓愚，敢言先覺。然例以進化，千萬年後，人不能輕身遠舉，服氣鍊形，竊不信也。先生鈎深極遠，日進無疆。沉醞既深，自轢悟境。重違疋意，肅布區區。」當淸室既屋，式造新邦。九服之士，習於橫議。往往自矜奇奧，鄙棄國聞，先生慮勵進民德之道，惴惴爲憂。思欲光大前修，以啓來哲。俾知祖德匪遙，遺徽可寶。庶能閎我漢聲，葆我黎元。先生揚祖國之榮華，示學人以模楷，其功厥偉也。鄭振鐸氏著文學大綱，謂先生善作古拙之文，其古學亦甚爲人所稱，豈獨如是而已哉。甚矣，知學之難也。先生亦能詩，癸丑紀行六百八十八韻，爲其生平傑作，限於篇幅，未錄於此。茲錄其詠史詩一首：「嵎谷駛六甝，華渚策九虹。六甝無南北，九虹有西東。昔日瑤光臺，今入幽房宮。大宇多阿池，飛躍齊魚蠓。五鈴未可甄，六節疇能通。何不逐離光，綱髮歌陰風。」蒼邁古拙，頗似其文。汪國垣纂光宣間詩壇點將錄，推先生爲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袞。謂其詩法子美，間學漢魏，氣體頗大，惜略嫌膚廓耳。

先生當丙午之際，與章太炎，鄧實，黃節，辦國學保存會，每月刊國粹學報一冊。先生家故經儒，藏書甚富。又好博覽，治左氏春秋，旁及子史文學，而述作獨好繁稱博引。在日本時與太炎，並號爲二叔先生。蓋以

枚叔申叔字也。汪太冲著章太炎外紀，謂申叔持論多依違，而小學故訓，止於墨守舊章。間聞太炎語人曰：「常人患不讀書，而申叔讀書過多，記憶太繁，而悟性反少，誠欲著書，宜三二載束書不觀，少忘之而後執筆，庶可增其悟力云。」又云：「中叔性靡怯，言語吃吃不能甚清淅也。」長沙章士釗著初等國文典，序例有云：「吾友儀徵劉子，其文學當今所稀聞也。特其持論，以教國文必首小學，分析字類次之。（見中國文學教科書）余則以爲先後，適得其反。吾之是書，即先劉子之所後也。世之讀劉子書者，合吾書觀之，以自審其後先之序焉可矣。」是則各有所特見耳。

擬龕不慍齋，存山西甯武南佩蘭先生輯印劉申叔先生遺稿目錄二種，今錄於此，以備喜讀先生書者參考焉。

（一）劉申叔先生遺稿目錄以下所列，保儀徵劉次羽先生藏本。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徵，一册又見國故鉤沈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册，春秋左氏傳答問二册，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攷一册附序目，周書補正六卷，周書略說一卷，西漢周官師說攷二卷，周禮古註集疏七卷，不全，清稿存黃季剛先生處。禮經舊說攷略一至四卷。清稿存黃季剛先生處。逸禮攷十頁，毛詩詞例，（以上十一種　經類）老子斠補二册，莊子斠補一册，墨子拾補二册，晏子春秋校補二册，晏子佚文輯補二頁，荀子斠補二册，荀子逸文一册，韓非子校補一册，賈子新書校補二册，新書佚文輯補一册，法言校補一册，白虎通義校補二册，白虎通義闕文補訂一册，公羊解詁誤字晏子逸文合一册，春秋繁露斠補一册，繁露逸文輯補三頁，楚辭攷異一册，白虎通義定本附白虎通義源流考共一册。（以上十八種　子類）古歷管窺二册，尚書原流考原標題缺十二頁，毛詩札記十五頁，左庵隨筆不足十則左庵經說一册，中古文攷已入左庵集，周禮左氏雜稿，方伯攷十頁，（以上雜著八種）春秋古經舊註疏

證，中庸答問，周歷典，國語補音，國故鉤沈非古虛上中篇，古本字攷，周明堂攷，古尚書王服說，校讎通義箴言，左傳古例，中古文學史講義，春秋古經箋・以上不全本）文百三十六首，攷課二十一篇，張伯英刊左盦集八卷，文集稿十二本，詩三冊•，左盦律一冊，（以上詩文稿）申叔先生行述一篇，雜稿三本。（二）劉申叔先生遺稿目錄以下所列係在北平蒐集承諸先生段贈本。周書補正兩冊，白虎通義斠補一冊，公羊解詁誤字，群書治要引賈子新書校文，校讎通義箴言又見左盦雜著，周明堂攷以上合訂一冊又見左盦雜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一冊，群經總義講錄兩冊，左盦道詩一冊，左盦集六冊，老子斠補一冊又見中國學報，莊子校補十二頁又見中國學報，墨子拾補一冊，春秋繁露斠補一冊，春秋繁露逸文輯補三頁，晏子春秋校補一冊，晏子春秋逸文輯補二頁，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四頁，墨子札記一冊，國故鉤沈一冊，中國文學教科書二冊，中國民約精義一冊，中國民族志一冊，攘書一冊，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中國地理教科書一冊，倫理學教科書一冊，經學教科書一冊，毛詩詞例舉要六頁，又見國故。禮經舊說攷略十三頁，又見國故。中庸說兩頁，又見國故。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二頁，又見國故。左盦雜著，古本字考，周書略說，定命論，古重文攷，繁露佚文輯補，今文尚書無序說，非古虛篇，國學學校論文五則，校讎通義箴言，周明堂考。四川國學雜志：春秋繁露爵國篇校補四頁，四川國學會序一頁，致吳伯朅書二首一頁，蜀中金石見聞錄一頁，周歷典八頁，春秋左氏傳古例考序略十五頁，周書補正自序一頁，與人論文書一頁，易卦應齊詩三基說。中國學報：刑禮論，君政復古論，春秋左氏傳略例，立廟議，莊子校補並序，荀子逸文輯補，文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出峽賦，休思賦，君政復古論中，致廖季平論天人書，連山歸藏考，穆王西征年月考，老子斠補附題詞，楚詞考異附題詞，涪州藺市鎮里社碑，故民吳駿卿義行碑，清故四川即補道高君墓碑，贈簡嘉州詩，答梁公約贈詩，蜀中

贈朱雲石詩，贈吳虞詩，上海贈謝无量詩，聯邦駁議，戰國策書後，荀子斠補，貞孝唐大姑誄，傷女頌詩，哀王郁仁詩，廢舊歷論，古周禮公卿說，廣阮氏文言說，故山西知縣汪徵典神祠銘，淸故雲南試用巡檢方寅亮神祠銘，淸故四川參將沈君闕銘，淸故三等侍衞楊君闕銘，淸故內閣中書韓君闕銘，送諸貞壯詩。高中國文選本：辭賦之淵源，眞州看山記，漢魏文體之變，函谷關銘。國故：毛詩詞例舉要，禮經舊說攷略，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中庸說，音論序讚，名原序，籀高述林序，象盡意論，王弼易略例明彖篇補釋自序，隱士秦君墓誌銘，呂玄屏江左臥游圖序，淸故刑部尙書史公墓碑，蜀學祀文翁議，屈君別碑，退邪詩抄序，鄧繩侯先生闕銘。國粹學報：國學發微未完，小學發微補未完，讀左劄記未完，老子韵表未完，王會篇補釋，邦故拾遺，讀書隨筆未完，法言補釋，晏子春秋補釋，論文雜記，文章源始，文說未完，論近世文學之變遷，駢詞無定字釋例，文例舉隅，荀子詞例舉要，讀全唐詩發微，論說部與文學之關係，轉注說，文例釋要，梵文典序，松陵文集敍，書曝書亭集後，書汪小穀先生文集後，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啓幷凡例，編輯鄉士志序例，論中國宜建藏書樓，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左氏學行于西漢攷，史記述堯典攷，近儒學術統系論，儒學法學分歧論未完，近代漢學變遷論，古學起原論，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說，古學出于官守論未完，中國哲學起原考未完，孔學眞論，補古學出于史官論，正名隅論未完、王學釋疑未完，典禮爲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漢代古文學辨誣不全，司馬遷述周易義，司馬遷左傳義序例，荀子名學發微，古書疑義舉要補，荀子補釋不全，呂氏春秋斠補自序，賈子新書斠補釋自序，賈子新書補釋，政治名詞起原考一，古代要服荒服建國考未完，論孔子

無改制之事未完，春秋時代地方行政考未完，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氏姓學發微未全，秦四十郡考，鄁鄘衛考甫殷章周字攷，穆天子傳補釋，周書略說又見左盦雜著，元太祖征西域日月考，汪仲伊先生傳，徐石麒傳，王玉藻傳，戴震傳，汪紱傳，戴望傳，田實臣傳，劉永澄傳，讀道藏紀，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劉向撰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五經雜義辨，白虎通義源流考，古厤管窺，春秋左氏傳時日月古例詮微，唐故文林郎守益州導江縣主簿長騎尉張府君墓志跋尾，古今畫學變遷論，古今鏤金學發微，釋矩未完，舞法起於祀神考，中國美術學變遷論，論美術援地而區，書法分方圓二派考，論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原戲，論考古學莫備於金石未完，琴操補釋，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續補，中國古用石器考，格物解，論前儒誤解物類之原因，爾雅蟲名今釋未完，管子斠補，白虎通德論補釋，白虎通義闕文補訂。補遺：(現存杏巖書屋)，與謝无量書二首。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詠史十二首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一號中國文字問題序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二號

李大釗先生評傳

李大釗先生字守常。生於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享年三十有九。河北樂亭人。園田一郎氏謂：「係共產黨中國支部之代表。蓋以新人物著聞。為中國思想界之重鎮，中國共產黨之中心分子也。」夙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攻政治經濟，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早稻田大學時代，先生專攻社會學。歸國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民九任北京大學教授，擔任現代政治之講義。又於女子高等師範，講授女權運動史。兼編輯新青年雜誌，以矯激之筆致，犀利之文詞，中國新文壇氣勢為之大昂。後任北大政治經濟兩科主任。當時因內趨勢，頗欲與俄國聯絡；招致越飛，即先生奔走之力也。是時國內喧囂之承認俄國問題，先生曾喚起輿論，援助加拉罕，致使顧維鈞不能不出於承認之一途。及中俄交涉成，返被北京政府下令逮捕；先生乃逭上海，入廣東。先生最初與胡適之等同執漸進主義；乃不久即行過激化。以北大教授之地位，奔走於國民黨中。十三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央執行委員。十五年一月，重任中央執行委員。十六年四月，當奉天軍搜索北京俄國大使館事件發生之時，加以逮捕，終至絞死，亦云慘矣。先生為北方最特出之人物，不僅為社會運動家，且為實際之指導者。下略述其被捕情形。當十六年四月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中國軍警突入使館界，搜檢俄使館附近之東省鐵路駐京辦事處，遠東銀行，及俄款委員會，三機關。由警察廳派出武裝保安警察一大隊，便衣偵探數十名，身上各掛紅布旗一條為標

幟。時三四方面軍團部憲兵，全身披掛，馳往遠東銀行西側之東省鐵路駐京辦事處門首，推門而入；軍警入門後，保安隊在大門甬道守護，軍團部憲兵在門外把守，禁止閒人入內，由身掛紅布條之便衣偵探入各室檢查。警廳預備由便衣探員携往之汽車，共十一輛，有直入門內，有停於門外者。凡搜獲證物及逮捕人員時，即由汽車隨押，送至警廳，車仍回原處。因警廳距俄使館密邇，故往返迅速，便利異常。共逮捕華人前後六十餘人。內有婦女四人。被捕俄人，前後二十一名。搜獲蘇俄文件千餘件。（有蘇俄陰謀文證彙編四册）其他手槍，步槍，子彈，及共產黨書籍，與各種旗幟，黨章等，共達十九車。下午二時許，軍警正搜查時，俄使館武官室，突然起火，經消防隊馳往救滅，乃企圖焚燬書籍文件也。至五時三刻，餘火又復燃，消防隊又馳至，方全救滅。軍警搜查，至七時方竣。交民巷防備異常嚴重。使館界向不許中國軍警入內，此役乃由外交處長吳晉，與領袖荷歐使間商妥者。是日上午十時許，荷使通知使館界捕房，謂有中國軍警入界，勿得攔阻，故軍警至時，並未受何阻碍。事後，北京外交部，即向俄代辦抗議。根據所獲各種證物，謂俄使容留共黨，違背國際法，及中俄協定。被捕六十餘人中，先生其一也。六七兩日已訊過兩次。先生只承認係信奉馬克斯學說，其他概非所知。全國學者，主張先生既爲學者，應予從寬。七日閣議，陳興亞，邢士廉，均至院報告經過情形。羅文幹主將各人交法庭。詎意未經鞫訊，奉方幹部，即執行絞殺矣。

先生一生，勤樸清直，艱苦卓絕，潔身遠名，不營時譽，尤不治生產。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後則一貧若洗，棺槨衣衾，皆爲友助。對友無論黨之異同，均和易平直，表裏如一。臨事不苟，臨財不得，是所謂富貴不能

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者也。先生更未嘗自矜風節，其內行敦篤，足式浮靡。美鬚髯，狀貌英肅，人莫敢干以私。砥節礪行，從事革命，民國以來，任何黨派中，不數數睹也。

先生深思好學，博通羣籍。游學日本，兼通英文。研究政治經濟，有聲當代。兼治哲史，取證極確。民九撰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之原因一文。民十撰俄羅斯革命之過去及現在一文。民十二又介紹桑西門的歷史觀及孔道西的歷史觀一文。開發青年思想，實匪淺鮮。爲文雅訓詳贍，引人入勝。著有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之價值……等書。字裏行間，均寓操履純篤，志行堅潔。處今之世，實難能而可貴者矣。

當民國三年，先生與章行嚴氏初相識，曾撰「國情」一文，載於甲寅雜誌。「自臨時約法爲集矢之的，而世之談國情者衆。夫衡憲典於國情，詎匪可尙者；而以客卿論國情，則扞格之處恆多。縱其宅心立言，力闢凶拘，而欲以誠摯自貢，慮其所謂國情者，究屬皮相之見。不叶於實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遠。況邦國之際，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陰狠者，忠於己不必忠於人；則其標爲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賴。蓋國情之不可與客卿謀也久矣。今國人信爲足與謀國情者，爲日人有賀長雄與美人古德諾。二氏學誼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諾氏之論國情也，必宗於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國國情，非吾之純確國情也。有賀氏之論國情也，必比於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國國情，亦非吾之純確國情也。幸而與謀國情者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約法之毛角已斑雜二種。設更得黃金百萬，開館筑臺，延納列國博士，相與指折天日，文飾雕龍，或掌

而論吾國情；時勢潮流之所推移，群衆狂躁之所醞釀，一人意志之所專恣，所能容與斟酌於國情者之量幾何？將亦爲天下挾策干時之士裂矣，夫非築室道謀之類乎？往者有賀氏倡有總統內閣制之說，以迎當道，而憲法之風潮以起，吾儕已驚其立言之異趣矣。而新約法頒布之頃，古德諾氏復有新約法論，刊於北京各報，所論是否諧理，姑不置辯；以新約法爲物，無吾儕管窺法理之餘地，獨其所謂國情者，不能無疑焉。氏之論國情也，要謂吾民俗重視家族，淡於政治，自昔無選舉制度，似謂國情如此，行代議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嘗思之，中國自唐虞之世，敷教明倫，親九族以協萬邦，家族之基，於以確立；聚族爲村，有禮俗以相維繫，國家權力之及於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尙純以放任爲治，征賦折獄而外，人民幾與國家無涉，國權之及於民也輕，故民意之向於政治也淡。然歷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罰薄稅歛爲戒，其民始相安於無事；否則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國大陸之中，閉關自守，歷有年所。初無外力之激迫感動，而家族制度之鞏固，亦足以遠却國家之權力，故此狀保持獨久，民情亦因之稍異，斯誠近似。而今則何如者？近世國家政務日繁，時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負擔之重，已非昔比。於是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聲愈高，而爭獲參政之柄者，亦不惜犧牲身命以求之。稽近世政變之由來，直可謂爲因賦稅之加重而起也。中國海通而後，亦競立於列國之林，財政用途之擴張，不惟不能獨異；而以屢遭創挫，國力益微，養兵賠款，羅索編氓，維新以來，負擔益重。夫前之漠然於政治者，以國家權力之及乎其身者輕耳；今則賦重於山矣！法密於毛矣！民之一舉一動，莫不與國家相接矣！縱懸厲禁以錮之，民亦將進索政權而不顧。迺謂其不習於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聽命於行政者意旨

之下，此實逆乎國情之論也。苟能返吾民於上古榛芒之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者，雖無國家可也。即不然，取於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賦斂不如今之重，使民不問政猶可也。奈世無茲大力者堪與時勢抗耳。抑氏不云乎？官吏誅求過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對於政治之權力，舍此固無他術也。夫然，當此負擔加重之時，吾儕乃謀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議政治行於吾國，以免於禍亂，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國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無他術焉。吾不識制憲上衡國情者，將以求治乎？抑以蓄亂乎？氏論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計至艱，無參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習於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從命令與夫反抗苛虐之積習，一旦改數千年專制之政體，一變而為共和，欲其晏然無事，苟非其政府有維持秩序之能力，蓋必不可得之數矣。吾之國民生計，日瀕艱窘，無可掩諱；然遽謂其至於無參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蓋所謂生計艱者，比較之辭，非絕對之語，較之歐美，誠得云然；較之日本，尙稱富裕，胡以日人有參政能力，而我獨無也。此則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國民之精神，不外服從法令與反抗苛虐二者。蓋共和國之所由建造，大抵為反抗苛虐之結果，而其所以能安於共和政治之下者，則必有服從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為吾之國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於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國無問東西，政無分共和專制，政府要宜其有維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國既不能獨異，亦非特因吾之國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於國情過篤，竟忘其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言國情者必與歷史並舉，抑知國情與歷史之本質無殊，所異者時間之今昔耳。昔日之國情，即今日之歷史；來日之歷史，尤今日之國情。談憲法者，徒顧國情於往者，而遺國情於近

今，可怪也。吾以爲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爲尤要。蓋憲法爲近今之國情所孕育，風雲變色，五彩旗翻，曾幾何時？漢江之血潮未乾，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眞義，尚未就湮，人且棄之若遺，如古德諸氏者，至不惜掘發歐洲古代之文辭故事於亡國荒塚之中，以章飾新約法，謂國家即帝國其質，元首即終身其任，亦無妨於共和之脩名，惜氏所知者僅於 Republic 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厲之事相告，則論共和先例者，當更添一奇觀矣。傷時之士，見有賀氏議論，怦然心動，至謂以地勢相連，遂成今果，無善法以彌此憾，惟深望識時之彥，常往來歐美；嗚乎！歐美人之言，豈盡可恃哉？求國情於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見民國三年，甲寅雜誌一卷四號論壇中），文所中含眞理，歷久不渝，古氏之論，正賴先生隨時匡救也。民國至今，已二十三年矣。此二十三年，滄桑世變，多歷艱苦，如此之國，御彼之民，鑿柄之勢，安能相容？取人之冠，戴已之頭；狂妄此極，實可哀也。尙有口頭革命，實際與革命正相背馳 爲保持自已勢力，犧牲國家福祉，使四萬萬同胞，陷於死滅而不顧惜！醉生夢死之青年，尙圖一時之安逸，而忘國家之永久潰滅。讀先生之言，當知其結核所在矣。

民國四年，先生致甲寅雜誌記者一書，有云：『前讀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風通迴環，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摯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爲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爲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玆晦盲否塞之運，哀哀斯民，誰則復有生趣？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

其的，則國家者，方爲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循是以進，自覺之境，誠爲任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茲自墮於萬劫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爲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爲也。愚惟獨秀君撝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寄之意，未爲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爲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泰多，自覺之義嫌其泰少。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靡汚，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寧復幾人？顑頷行唫，悵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爲厭世之雲霧所迷，此際最爲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裴濱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爲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遮撥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事訴於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篇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爲物，既爲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安。風俗名教，既以此種特質精神爲之基，政治亦即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學者之盡

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黽勉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達，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蓋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闕之間，杳如烟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遝其國民之愛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既有其國，愛固不妄；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遠不逮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墨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墨聯於美，或尚足令為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為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為畏怖！愚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尚存殘體之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為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蔽於感情之

辭。即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劫，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Souvestre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爲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竇，襤褸曝日，風飄敝牖，泥溝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煢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眞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迨見梁前燕子，雛倡分飛，中有弱稚，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囀，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憬然曰：「作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爲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爲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迴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執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當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慣見而不覺，惡一感人，輒全覺之，以其爲善之例外也」。（見所著An Attie Phieoropher in paris 第八章Misauthropy and Repentance）與其於惡國家而盲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域，而怡然愛之。顧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厭倦之極，遽祈無國。至不憚以印韓亡國之故墟，爲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爲慣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爲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爲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境，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遇，親嘗其苦，異日者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與狐鬼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況，而羨爲善者，殆以爲其惡之例外耳。如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爲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嘗於厭倦（Miranthropy）之後，繼

以覺悟，(Repentance) 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輓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為，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為。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Determinus) 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Three will) 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 Henri Berg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Creative Revoeution) 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儕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為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清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愚聞之，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脫年羅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脩短，寧有定限？若以為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為脩，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為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為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為？尚屬疑問；即真不可為，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為吾民最終奮鬬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諦兆民精勤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

華郅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猥自沮喪哉。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駭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昏夢罔覺者，去其泰半；其餘喪心潰氣者又泰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即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嚮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眞萬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與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興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即出於薄志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遘艱窘，祇有投華嚴之瀧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曷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爲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愚居京師，暗殺自殺之風，并熾於時，乃因蔣某自銃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一節：「自殺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人，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爲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積此種種之心理見象，而緣於一非，發於一朝，其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實以有罪惡之

社會見象爲其對象也。人類行爲，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今人輕生好殺，相習成風，自清季已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接其踵者，時有所聞，則模倣之力也。鄙陋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察，指爲寃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强淩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稽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闇，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見象，激之使然，烏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歸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飮恨自裁者有之。在昔暴秦肆虐，仲連蹈海，荊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爲世容，相率黃冠草履，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冊，又未可以僂指數。則厭倦濁世，寧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慈感慨者矣。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旣畢其畢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淸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厭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綫之望

，不肯遷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脫，絕聞覩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即自殺是。哀哀禹城，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勿寧各自懺悔，滌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荆棘爲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尚有生人之趣乎？」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醞釀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爲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即自覺之機，亦即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爲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籲無所，發爲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攝人靈魄。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趣爲所感，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闇，文學自畸於悲哀，斯何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爲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舉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爲之晦冥，衆生爲之厭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爲侶，暴掠强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哀，驅聰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愼也。」

先生以閱世之摯情，發爲救國之讜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吾國之所大患，即偸生苟容之習也。自殺之風，雖爲自亡之徵；然尙能矯起一二。似此洩沓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畀豺狼，豺狼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也。先生曾亦思夫當今薄德弱志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尙不自悟其罪何等否耶？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先生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刃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即能立效命之宏願。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眞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先生奈何病之也？先生爲「風俗」一文，（見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三號論壇）曰：「哀莫大於心死，痛莫深於亡羣。一羣之人心死，則其羣必亡。今人但懼亡國之禍至，而不知其羣之已亡也。但知亡國之禍烈，而不知亡羣之禍，更烈於亡國也。羣之既亡，國未亡而猶亡，將亡而必亡。亡國而不亡其羣，國雖亡而未亡，暫亡而終不亡。……今日羣象，人欲橫於洪流，衣冠淪於禽獸，斯眞所謂仁義充塞，人將相食之時也。斯眞亡羣之日也。羣之人而甘於亡也，夫又何說？其不然也，則保羣之事，必有任其責者矣。夫羣之存亡，非人體之聚散也。蓋羣云者，不僅人體之集合，迺具同一思想者之總稱。此種團體，實積有暗示力與暗示於他人者之層級而結合者。結合之容愈擴，暗示之力愈强。羣之分子，旣先天後天受此力之範制，因以成共是之意志，鬱之而爲風俗，章之而爲制度，相維相繫，以建其羣之基。羣其形也，風俗其神也。羣其質也，風俗其力也。……是故離於人心則無風俗。離於風俗則無羣。人心衞道

義，則風俗日趨於純。人心趨勢利，則風俗日趨於敝。聲之所播，力之所被，足以披靡一世之人心；人心之所嚮，風俗之所由成也。人心死於勢利，則羣之所亡也。故曰：一羣之人心死，則其羣必亡。」讀先生之言，証之人心之所嚮，當知我中華民族之羣，其亡其存矣。可勝歎哉！先生又謂近世之社會主義，以馬克斯及恩格爾社會主義劃一新時代。孔道西以智識進步之運動解釋歷史，桑西門亦認此為眞理。桑西門為孔道西之承繼者，孔德為桑西門之承繼者。桑西門由歷史抽繹之法則，為組織時代與批評時代之遞嬗，亦建設時代與革命時代之遞嬗。桑西門主張為社會生活之根底，而又為歷史發展之原動力者實為產業，其認進步之標的，在社會之幸福。先生認產業階級為社會基本階級，為歷史之原力，而歷史之發展，乃由孤立向聯合進動，由戰爭向平和進動，由反抗向協合進動，將來之計劃，為依科學原理所組織之協合，社會由工業勞動者學者與美術家三級勞動者構成，各階級優越勞動者之委任，將依其人之能力以為決定。謂各人之地位完全平等，為無稽之談。基於勞績之不平等，為合理而必要。不信任國家之權力，為現代之錯誤，為提出偉大之理想，圖維進步上所必要之革新，認指導民族勢力之權威為必須。由孔道西之「人類社會上不斷的變動，一刹那間所做出的及於次一剎那的影響，並那這樣子在不斷的改正中人類向眞理與幸福的前進」。而撰「今」，「古」，「青年與老人」，「時」，「青春」，「物質變動與精神變動」，「由縱的方面向橫的方面」。先生由經濟思想史上觀察經濟學之派別，分個人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與人道主義經濟學三大系。由馬克斯社會主義之理論，分為關於過去之理論，即歷史論，又稱社會組織進化論。關於現在之理論，即經濟論，又稱資本主義經

濟論。關於將來之理論，即政策論，文稱社會主義運動論，三大部門。先生爲中國之思想系統者 爲中國經濟學，哲學，社會學，三方面之實質論理學者。其經濟學以馬氏哲學組織爲議論之中心。其哲學亦以馬氏哲學組織爲義論之中心。其社會學，以資本社會之理論，與其理法的馬克斯說，爲議論之中心。先生之學說，已儼然爲中國社會主義學之經典矣。宇宙運命，人間歷史，皆無始無終大實在之瀑流也。不斷奔馳，不斷流轉，過去者一往不還，未來者萬刧不已。於是時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學，詩歌，科學，藝術，禮，俗，政，教，皆有今古。今古之質態既殊，今古之爭論遂起。世有非難先生者，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理解社會。世有慘殺先生者，但不能不以先生之言，斷其終身。處此黑暗，墮落，惡濁，卑活之世界，非先生誰爲指路之明燈哉？吾不詠「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矣；當朗誦耶馬孫之名言：「爾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明日還不確實，爾之確有把握者，即爲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爲今人奮力，爲來者前驅也。先生逝矣！其事雖無一成，其言頗多可信。其誠樸耐勞，博極羣書，雖著述零散，網羅非易，然爲民國一代之大儒，兼革命青年之導師，絕非飾語。先生實現代不一二見之哲人。匡直盛德大業，雖沒不章。抑且千夫所指 與禹鼎之不若同視，天下不復有眞是非，則禍之中於世道人心者，將與洪水猛獸同烈也。今天下言治術者，曰國家思想，曰法治精神，曰地方制度，曰經濟政策，曰社會主義，此數者皆近二三百年之產物，新萌芽而新發達者，歐美日本所以雄於天下者，惟有此之故。中國人所以弱於天下者，惟無此之故。先生以一人而兼治之，且精且純也無疑。國人不知尊之敬之，而橫貴之怒睨

其旁，朋黨之積怨其後。先生寧以身殉黨，以死償學，不肯屈法以求容，其忠於主義，勇於任事，以視後之尸竊高位，伺敵人之喜怒，以媕媚取榮者為何如也？以中國之最大政治家兼學術思想界之鉅子，立遭慘殺，而無反應，遂知我中國積弊，莫之能革，正先生之所謂人羣死，故衰薾渙靡，蕩然無紀，以至於此也。悲夫！先生若民國以來思想界之一彗星也。惜被賊害。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其作品，如零星散佚，得其一卷，即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以彗星喻之也。先生死後遺櫬，寄厝蕭寺。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李夫人來平。謀在平覓地安葬。北大校長蔣夢麟，特為發起募款。其原啟曰：逕啓者，李守常先生遺櫬，寄厝蕭寺，倏逾八年。日昨李夫人來平，亟謀營葬，而鄉關間阻，葑菲載途，爰議聯合舊日友好，醵資三四百元，在平覓地，就近安葬。並擬借重台銜，共同發起。倘荷贊成，即希函示云云。革命先烈，身後淒涼有如此者。二次捐款所得，僅五百七十二元。於四月二十三日由妙光閣浙寺移出，安葬於西山萬安公墓。民衆有輓之者曰：「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又曰：「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輩哭先生！」園田一龜氏著「分省新中國人物誌」謂：「河北之地，與朔方相接，天燥雨少，風物索寞，無江南山河之美，故其所產之人材，多限於頭腦簡單之武人；至於著名之學者文人，則甚少。故殺伐之風頗盛。司馬遷所謂民刁悍少慮者，足以知古今共通河北人之性格也。現代亦多赳赳武夫之輩，傑出之文學者，藝術家，則頗罕見；惟當代之思想家，以學者著稱之李大釗先生，於武人天下之河北，崛然傑出，確為例外也。」

胡適先生評傳

胡適先生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生於清光十七年，辛卯，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現年四十四歲。父，鐵花先生。光緒十四年，至鄭州辦河工。光緒十九年，臺東新設直隸州，先生爲第一任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甲午戰敗。乙未四月，中日和議成，割臺灣。臺民公請巡撫唐景崧爲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爲主軍大總統。鐵花先生臺辦東後山防務。先生患脚病，左足不能行。時後山電報不通，餉源斷絕；遂至安平。劉永福堅留先生幫辦軍務，不肯放行。因足疾益重，六月至廈門，手足俱癱。七月三日遂逝世。鐵花先生初娶馮氏，結婚未久，遭太平天國之變，同治二年，死於兵亂。次娶曹氏，生三子三女，於光緒四年病故。鐵花先生家貧，有遠志，久未續娶。光緒十五年，候補江蘇，生活稍安定，娶馮順弟女士，適之先生之母也。時先生四十有七，女士僅十七。結婚後不久，遂同赴滬，寄居上海東門外。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先生。十八年二月鐵花先生至臺灣，適之先生母子移川沙。十九年二月至臺南，五月至臺東。二十年正月離臺赴滬，二月由滬返績溪故里。是年七月鐵花先生逝世，先生之母始二十有三。以此年齡，處此家庭，其痛苦可想而知，其所含辛茹苦而掙扎者，全副希望寄託於渺茫不可知之適之先生之將來矣。

先生滿三歲，即受業於其叔父介如先生（先生名玠，潁州阜陽訓導。）聰慧異常人。首讀鐵花先生所編之四言韻文「學爲人詩」，與「原學」。繼讀律詩六鈔，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書經，

易經、禮記等書。母教極嚴，先生不覺其苦。曾出多貲，請師備解。回家後又多方考問，期於澈底明瞭。有孟母始出亞聖，有格蘭，方有華盛頓，先生之母，仁慈溫和，正直勇敢，處世接物，處處端詳。胡適之先生得有今日之成名，無在不在其母也。先生九歲時，即喜讀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雙珠鳳，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經國美談，琵琶記，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粧樓，虞初新志等，均此時所最嗜者，其白話文字之訓練，亦於此時養成。十四歲，至上海，入梅溪學堂，始治古文。後又入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震旦學院。均能焚膏繼晷，燈下苦讀。二十歲，考取庚款留學官費，入康耐兒(Cornell)大學，得文學士學位。繼入哥倫比亞大學，修哲學科，受哲學博士學位。民國六年歸國，於陳獨秀之下，任北大文科教授。八年二月，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以是知名於世。及陳獨秀離京南下之後，進爲文學系主任。北大爲中國新思想之發始者發行所，先生即新文化運動之中堅，創文學革命之開始者。先生著聞當代，且爲白話文學之首領，又係新進氣銳之思想家，故用功頗勤。十三年夏，遊歐洲，其學更進。園田一龜謂：「爲中國思想界之擎柱。其思想之是非，乃另一問題；先生能繼續反對儒教之革命思想，故仍不失爲當代之名人。」曾爲努力週報總編輯，英國庚款委員，上海光華大學哲學教授，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現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董事兼編譯委員會委員長。先生在論文方面：有胡適文存第一集四冊，胡適文存第二集四冊，胡適文存第三集四冊，其他尚未彙入文存者，有孫文學說之內容與評論，(見大東書局出版之孫文主義研究集中)司馬遷

辯護資本主義，（見經濟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及新月與獨立評論中之未收輯者。尚有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人間世」精鍊小品。在著作方面：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冊，先秦名學史（英文版）一冊，戴東原底哲學一冊，嘗試集一冊，白話文學史卷上一冊，章實齋先生年譜一冊，四十自述一冊，（亞東圖書館印行）廬山游記一冊。在編輯方面：有詞選一冊，神會和尚遺集一冊，人權論集一冊。在翻譯方面：有短篇小說第一集一冊，戒酒，米格兒，撲克坦趕出底人三篇。（在新月中，未印成集。）其他尚有國語文學史，胡適文選，中古哲學史等。陳獨秀先生謂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阿諛之貴族文學，建設平易抒情之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鋪張之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立誠之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艱澀之山林文學，建設明瞭之通俗文學。（見獨秀文存文學革命論）適之先生最初之主張爲消極改良論。定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見胡適文存文學改良芻議）後更積極之四條主張：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再後又揭出十個大字之宗旨：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此乃先生建設新文學之唯一宗旨，根本主張也。（見胡適文存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此種主張，至今視之，似乎平淡無奇；但在當日，不啻向古舊文壇施放「四十二生之大砲！」（陳獨秀語）引起國內學術

之震撼。先生之嘗試集出版，乃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第一部白話詩集出現。其眞價値，不在建立新詩之軌範，不在與人以陶醉於其欣賞之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造之勇氣。反對方面之譏評，儘謂其微末之生存，而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但其提倡文學革命，與詩體解放，及其前空千古，下開百世先驅者之精神，絕不能因一時反對者之舌鋒筆鋒之下而死滅焉。先生之功，正因其爲中國文壇開一新紀元也。曾孟樸云：「胡先生，我不佩服你別的，我祇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着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底精神，有何多讓？因此新文化底潮流，瀰漫了全國，外國文藝底光華，也照耀了一般。」（見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寄胡適書）西瀅云：「先生之地位，應爲披荊斬棘之先鋒，熟識道途之引導者。」當其編輯「努力」談政治時，梅光迪謂：「先生大可有功於社會，較之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孫伏廬云：「大多數人所以敬仰先生；換言之胡適之三字之所以可貴，全在先生革新之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換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之中國哲學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之國語文學史，能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之紅樓夢，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之白話文。（見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寄胡適書）胡適之先生誠爲當代第一流學者，高才虛衷，思精心細，言動均無愧學者態度，宜其聲譽遠播，爲我國學術界之權威也。（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四十二期與胡適之博士之一席談）先生在哲學科學思想政治文學國故各方面成功與失敗，已經葉青君撰爲「胡適批評」，在「二十世紀」雜誌，長期發表，今不贅述。謹就先生在哲學方面之成績略述之。先生在哲學方面之意見，可分四部：（一）實用主義論；（二）中國上古哲學史；（三）世界最近哲學史；（四）胡

適哲學論。先生為實用主義之信徒，所以實用主義為先生哲學思想之中心。即其治文學、考國故，談政治，亦不外以實用主義為方法，為觀點，為根據。故其治中國哲學史，論世界哲學史，亦無不由實用主義為出發點也。先生對於實用主義之見解：第一，將實用與實驗混合。謂人生實際事業，處處是實用，處處用效果証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底能力，可以養成我們底實驗底態度。（見胡適文存一集）又云：實驗主義只是一種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底方法，牠底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証。（見胡適文存二集）第二，將實用與實踐混合。墨子貴義篇，今瞽者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當作豈，豈者鎧之假字。）黔者黑也，雖明目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者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先生謂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之話的，正如瞎子雖不會見過白黑，也會說白黑底界說。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先生自謂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底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底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底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胡適文存三集）蔡元培謂為後來學者開無數法門者此也。先生著哲學史有三大要務：第一明變；解釋哲學之同異沿革底線索。第二求因；解釋這個同異沿革之變遷底所在。第三評判；客觀地表明哲學底價值，即其實際上底效果。產生中國古代哲學（春

秋戰國時代之哲學）之原因，有四種：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銷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蓋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者也。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所以成立種種哲學體系也。諸子哲學之所以不同，因其所處之時勢不同。其一家之興，原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新，而舊者未踣，乃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使舊者更新。先生對中國古代哲學之原因，不求於神智精神；而求之於客觀的社會事實與現象，是誠當時思想上一最新之形態也。先生評判價値問題，謂我說底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底人自已底眼光，來批評古人底是非得失。本來自已底時代與古人底時代不同。用自已底時代底意識，去批評古人底時代底思潮，眞是削趾適屨。戕賊古人，來將就自已，這是很不公允的。敘述古人，是在闡明其眞正的形像；批評古人，是在指出其固有的價値。惜乎先生未能應用科學因果關係必然性底說明，把握着同時代底各種哲學與異時代底各種哲學之全體系上底內在的關聯，使其哲學史成爲時間上種種哲學之有機的演進。所以梁啟超初讀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感覺得不如改爲名學史較當。是先生忽略由認識論而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以邏輯推理而組織最有系統之完全哲學也。田園一郎氏著「分省新中國人名誌」，謂：「安徽爲北洋軍閥之發祥地，自來以武人誇世駭俗者，而能有陳獨秀，胡適，著開當代之思想家，此吾人所不能忽視者。二君均爲中國思想界之權威，且爲中國傳統儒教之否認論者。胡適乃以儒教的道德爲基本，將中國之社會制度，改變爲歐美式之道德創始者；至於陳獨秀，則可稱爲中國之列寧，爲中

國共產黨之重鎭，其說較胡適之思想，更爲具體化，尖銳化也。

先生一生特長，爲不提物議，不因勢屈。自榆關失守，平津震撼，政府置土地人民於不顧，首先飭運古物，並派翁文灝李書華高魯滋平監運，晝夜工作，急如星火。起運故宮博物院檔案，銅器，玉器，字畫，圖書，及文淵閣四庫全書等，共五千餘箱，古物六百餘箱。臨時取戒嚴方式，武力押送。人民呼籲，終無結果。先生以學者態度，發表談話，反對南遷。其重要理由有三：（一）榆關失陷，非僅華北局部陷於恐怖態度，已成爲全中國極恐怖時期。在此軍事狀態之下，日軍野心勃勃之際，何處是安全土地？各移至南京上海，又怎能料定將來？北平因在國際嚴重監視之下，未必有人敢公然破壞。（二）古物數量甚鉅，移出北平途中，如五千箱失掉五箱，或受意外損失，再遇臨城刦車，又有何人去負責任？即或有人負責，而亦不能賠償原物。（三）我個人意見，不妨在上海南京洛陽各地，多設幾個博物院。將故宮同樣物件，分地儲存。整個南遷，影響於地方至鉅，在此時期，大可不必云云。但政府對他事均可衍塞，此事則極爲堅決，無可挽回。更不容人民激烈抗爭。先生既不能積極制止，乃以北平圖書館委員長之資格，消極反對該館儲藏之宋元善本書籍南遷。雖已裝箱，因其權限所及，終未起運。此非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乎？

他還說過：「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一掘才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見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實報）當此全國要人，認爲發掘古墓，爲大逆不道的時候，尤其是革命的先進戴傳賢先生通電請求禁止發掘古墓的時候，先生敢說這話，眞是强者。邇來因蔣委員長在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一時我國的

語着實際，無人愛聽，又惹起不少的反感。當此國亡無日，全國靡靡之際，先生到處不畏物議，不因勢屈的精神，實似文文山，張蒼水，黃梨洲，鄭成功，朱舜水諸先生，或則輾轉窮島，泣血天涯，或則寶涉波濤，痛哭海外，心懸落日，志切回天，擲頭顱，傾腦血，殺身以成其素志，成敗無足論，其碧血丹心，誠可驚天地而泣鬼神也。先生當年理想，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事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之因子上，建設政治之基礎。（見北大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詞中）終因事不易爲，雖抱定不談政治之主張，政治却逼得不得不談。先生擁護正義，圖延殘局，雖至勢窮力盡，事不可爲，終無灰心挫志者。所謂「延未一息儲一息之熱血，生一日盡一日之赤心，直亘千古而不變節者也。」

先生在紐約讀書時，專治倫理哲學，稍稍旁及政治文學歷史及國際法，以廣胸襟而已。學生生涯，頗需日力，未能時時作有用文字。（見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十號非留學。）其苦學勤讀之精神，較之近世之留學生爲何如者？先生謂今日無海軍，無陸軍，猶非一國之恥；獨至神州之大，無一大學，乃眞祖國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務也。一國無地可爲高等學問授受之所，則固有之文明，日即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因著「非留學篇」登諸美年報。文中所論，實於吾國學術廢興爲一大關鍵，書萬誦萬，不厭其多。先生少年，即不凡也。當時章行嚴許爲少年英才，中西之學俱粹，樂爲珍重介紹於國內者也。

近代名人軼聞，載先生瑣事數則，茲附錄於此，不識有諸？先生寄居北京時，生活甚裕，年三十，固一翩翩少年也。有某女士在美國時，即聞先生名。來華後，頗欲一睹先生風采。乃託郭泰祺氏介紹，郭氏慨然允諾。一日，郭偕美女士詣胡宅。先生衣中國裝招待，笑容滿面，體態輕盈，望之儼有梅博士之風度。郭氏當為之介紹，美女士驚奇者久之。笑曰：「我以為胡先生是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博士，不知尚如此翩翩年少也。」因至今道及，先生猶洋洋有喜色。又先生曾贈許廉一聯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吃鹽閒鹹，吃醋閒酸。」此聯亦頗饒趣味。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時，寄一冊於章太炎。封面上書「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為用新式標點符號，所以於「太炎」兩字之旁，加一黑線（人名符號）章看時，即憤曰：「何物胡適之？敢在我名旁打此黑線！」後看至下面，書有「胡適敬贈」，也同樣有一黑線。遂云：「罷了！這也算抵消了！」此或得諸報章，或道塗聽聞，均不足據，故識者諱言。余冀於莊諧之中，澈然於人事變遷之迹，先生見之，或未見深怪也。

「人間世」有今人志，第三期載改譯英文中國評論週報之「胡適之」一文。謂先生豪邁，應入文苑。六分學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羅撒遜留學生，約略可以盡之。高天大目，光耀照人，嘴唇丰滿，常帶幽默踪影。悟力極敏，為文清順明暢，頗似一泓秋水，晶澈可愛。思想厚重穩健，非近於犀利急進。其觀點為演化的（即所謂歷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 故有「高等華人」之徽號。其態度極誠懇極負責，故常與首都案作文章；惟好見要人，向一般急進派所認為根本無望之官僚軍閥作勸告，不免太不脫化云云。

郭沫若先生評傳

郭沫若先生，四川人。原名郭開貞。筆名曰杜衎，曰易坎人，曰麥克昂，曰鼎堂。生於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現年四十二歲。畢業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在校時，嗜好文學，曾從事文學運動。視友病，得識看護安娜於病院中。後因愛而成眷屬。生子女三。回國後，曾一度任泰東書局編輯，主編創造週報創造季刊，創造日刊，並爲時事新報學燈主要撰稿人。女神詩集即爲當時之創作，歌德之「少年維特之煩惱」亦於是時譯竣。出版後，因與泰東書局意見不合；且因生活無法維持，繼續赴日留學。一九二四年回國，與郁達夫，成仿吾，王獨淸等，組織創造社於上海。出創造月刊。形成中國新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之主潮。一九二五年，赴廣東，爲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北伐軍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等職。武漢規復，升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當革命軍向下游推動時，中有謀與東南買辦階級妥協者，郭氏憤而去職。時倒蔣聲起，先生乃發表「脫離蔣介石以後」，及「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二文。後任鐵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十七年七月，國共分家。隨葉，賀，軍展轉至廣州。失敗後，蟄居滬濱。旋復逃亡日本。其詳細事蹟，可參看郭著「創造十年」，「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及「水平線下」內之「到宜興去」各作品。塔，橄欖等書中，亦有自述之記載。一九二六年，先生發表「革命與文學」於創造月刊，中國文壇，爲之一震，此爲先生提倡革命文學之始。後又繼續發表許多提倡革命文學之論文。中國文壇受莫大之影響。先

生自開始文學生活到現在，在其作品中可以看出有一貫向上之反抗的偉大精神。其精神，可以代表現在產生之實際背景。其思想之進程，可分為五階段：一，感覺現實不滿，而反抗一切之渾沌時期；於是有幻美的追尋。女神，瓶，星空，塔等書，即此期之代表作。二，被生活壓迫，渴求經濟制度顛覆期；於是「有無情之生活，逼到十字街頭」之警語。（見塔序）橄欖，即此期代表作。三，階級意識覺悟期；於是有鮮明的離開個人，走向集體之傾向。其高唱革命文學，散見於諸文藝雜誌。四開始介紹創作普羅文學期。譯品，有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煤油，石炭王，屠場，新俄詩選；創作，有一隻手，英雄樹，其他如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亦有鮮明色調。五，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期。郭氏在現在中國文學家中，為一般青年所最信仰者即在此。其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為羅叔言王觀堂以後，最偉大之巨著。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又為史學界開唯物觀之新紀元。其譯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亦給予學術界以莫大之貢獻。以先生之學識，眼光，毅力，努力斯途，誠比較其他任何使命皆為重大也。觀堂先生歿，中國全學術界有賴先生努力多矣。現在全國新舊軍閥，已變其初期之態度，對學生運動，加以摧殘殺害，為舉國一致之現象。當五四運動之時，雖有逮捕拘囚之事件；其最後勝利，多屬學生。青年心理，尚無幻滅之表現。今則不然；因壓迫摧殘殺害所致之青年，突然分野：一則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精神，不惜犧牲，不懼壓抑，毅然決然，向前與舊勢力抗鬥；一則精疲力盡，因外力之襲擊，迫害，頹喪其意志，灰心消極，走上幻滅之途徑。其雙方精神之表這，在中國現代文壇，俱可以見之。由創造社舉例以明之，代表上進一派也作家，為郭沫若。代表頹廢一派之作家，

爲郁達夫。因一部分努力向上之青年，必然需要其表現者，於是郭沫若則爲其唯一信仰之作家。又因一部分青年頹廢幻滅，又需要其頹廢幻滅之表現者，於是郁達夫又成爲一部分青年最尊貴最崇拜之作家矣。先生爲一貫向上之反抗的偉大精神，前已略言之。但郁達夫亦曾謂：「沫若雖然已有幾個孩子，經濟壓迫到十足的地步，但他毫不灰心，他要奮鬥下去！」同時達夫在送仿吾之行（見奇零集）時，亦曾言：「看沫若，他才是眞正的戰鬥員！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誠然，先生自開始其文藝生活直至現今，其作品無一非確實表現其毫無間斷之偉大的反抗之力。所以先生創作之精神，給與青年印象最深者，即其以一貫之反抗精神之表演也。足見社會壓迫愈高漲，則青年思想愈接近社會主義。社會施其壓迫愈激烈，則青年態度之表白愈顯明也。青年心理，即社會之寒暑表，執政者盲目不解其度數增減之因，一見熱度高漲，即以爲「打碎寒暑表，熱度自然減低。」是烏乎可？老子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民大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吾將見社會問題愈來愈多，範圍愈推愈廣，舊社會必如破屋遇暴風，紛紛倒塌；新生命，將如春園遇時雨，到處萌芽也。執政諸公，得勿留意乎？先生在文藝作家的覺悟論文中謂：「至於說到我的思想上來，凡曾讀過我的作品的人，只要眞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內容接觸過，我想總不會發現出我從前的思想和現在的思想有什麼絕對的矛盾的。我素來是站在民衆方面說話的人，不過我從前是思想不大顯明的，現在更加顯明了些；我從前不大統一的，現任更加統一些罷了。」（見洪水二卷四期）余據此原則以研究之，得先生思想轉變之痕跡，以其創造生活，分爲前，中，後，三時代。以一九二四年爲前中二時代之分界線。前分兩期：

即回國以前之詩人時期；與回國後之經濟苦悶時期。中則截止於一九二九年。可分兩期：階級意識覺醒期；與開始第四階級文藝創作期。從一九二九以後，則又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時代也。故一九二四年爲先生生活史上之一最大關鍵，爲前期生活之結束，爲中後生活之開始，今由其全部著作檢討明証之。

當其創作女神時，生活雖云艱苦，社會雖感萬惡，然尚有種種希望。如國內經濟之接濟，及回國後生活之理想，因此詩人之夢，所以產生此時期之作品。故此時之作品，皆可以「詩人與夢」之標題概括之。回國以後之現實生活，將一切之希望與計畫，打擊粉碎。經濟不能接濟，理想不能實現，詩人之情緒，無暇描寫，而啼饑號寒之狀，竟逼於目前。衣食住生活壓迫，逐日襲擊，社會尚不予以公平之評判。一切一切，均可使其理想化爲雲烟。終至有妻離子散之際遇，飄流異國之實現 此時爲先生之經濟苦悶，與社會苦悶交流之時代。而以經濟的苦悶爲重心，橄欖爲其代表作。至一九二四年，先生輾展生活於現代經濟制度之下，覺悟其一切理想之殞滅，完全爲經濟制度作祟。吶喊狂吼，空言反抗，不切實際。如僅單純糊塗之反抗，終無實現新生活之希望。根本解決之，在推翻經濟制度，在改造經濟制度。此爲先生生活方面之激刺，影響其思想轉變最激急之原因也。斯時先生正翻譯河上肇之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其思想又受極大之打擊與覺醒，乃翻然走上最後之路徑。與仿吾通信有云：「我從前祇是茫然的對着個人資本主義懷着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信心；於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的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

牠；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 Marx Linon 是非常感謝。」（見創造月刊一卷二期一三〇頁），由此可知先生譯此書之結果。統一其不統一之思想，蕩去以前矛盾生活不能解決問題之關鍵所在。形成其以後新時代，新生命，產生之轉機在此也。從此先生乃離開其個人之思想，走向革命的集體。在其參加實際工作之前，曾一度整理其作品。在文藝論集序有：「我的思想，我的作風，在最近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的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但在大衆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衆人請命，以爭回大衆人的個性與自由。」可見完全推翻其批評與要之文藝態度矣。所以在其醒悟之後，努力高喊革命文藝之重要。又在其文藝作家的覺醒論文中曰：「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見洪水二卷四期一四〇頁）此其參加實際工作之前，留下最強烈之印象。至中期之第二時代，其作品，果然得到極強烈之新感覺，與新體裁，新技巧，以及新思想。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一隻手，與[illegible]樹，均其創作之代表。石灰王，屠場，煤油，均其翻譯之代表。其思想轉變之迅銳，及其反抗之能力，皆是使人驚歎不已。先生參加實際工作失敗之後，社會壓迫，政治壓迫，經濟壓迫紛[illegible]。再加以文壇對之攻擊，為創造社而奮鬥，更無往而非在壓抑中圖生存，在死

路盡頭找生路。中國雖大，終不能容此在艱難困苦之中以從事新文壇之推進運動者存在也。於是又逃亡日本。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時期開始矣。先生從一九一九年，專研究甲骨文字學。其序云：「殷代卜辭出土于安陽小屯，垂三十年矣。經前人之努力，字之可識，詞之可通者，雖已强半；然不可識不可通者，尙大有待于後人。王氏國維云：書契文字之學，自孫比部（詒讓），而羅參事（振玉）而余（王氏）所得發明者，不過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禮制，有待於攻究者尤多。（見殷虛文字類編序）辭雖不免稍稍出于撝謙，然實際情形，要亦有如是者。余之研究卜辭，志在探討中國社會之起源，本非拘拘於文字史地之學。然識字乃一切探討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徵，于社會之生產狀況，與組織關係，略有所得，欲進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莫由。前者余既有卜詞中之古代社會，以專論之。其關於文字考釋之事者，則彙輯而爲茲編。二書所錄，固互爲表裏者也。據余所見，殷代社會大抵已由原始狀態，跨入于文明之畛域。以用具言，則金器雖興，石器未廢，耕犁戎器之類，即于文字中亦猶可考見其石製之痕跡，與考古學家所稱之金石並用時期相當。以產業言，則牧畜最盛，耕稼初萌，觀其征戰之由多因掠牧；用牲之數，每至三百，即可得其梗概。與此相應之社會組織，則母權制度，猶有孑遺，先妣特祭，兄終弟及，多父多母，罕言子孫，均其明徵也。階級制度，雖已萌芽，然如奴隸私有，財產私有之事，尙無可考見。故其一國之政長，渾如一宗一族之家長，其所有事，不外享祀卜年田遊呼遣之類而已。社會僅具雛形，故文化亦至單簡，即以文字而言，極端之圖形，幾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已形聲孳乳而爲字者，亦

或反或正，或順或逆，或繁或省，或分或翕；其行文亦或左行，或右行，或竪行，或橫行，或下行，或上行；驟視之，儼如對巴比倫與埃及及王朝之古代文書，或如原始民族愛克西摩人與印迭安人之畫語。是故殷代文字，實尙在創造之途中也。然惟其單純，于研究一切精神生產之起源上，適爲最良之資料。猶研究生物學者之必由顯微鏡解剖學以入手。卜辭及其文字，則一切後代文化之原始細胞也。觸目及此，雲翳具除。如宗教之起源于生殖崇拜，刑政之濫觴于奴隸使用，藝術之本質在服務于社會，星曆之現象，最親暱于先民，胥若明如觀火矣。凡此種切均相因相應，有本有源，絕無天創草昧之神功，亦無首出庶物之聖葉云云。先生研究甲骨文字，除諸家拓影及摹錄之外，大抵以劉鶚，羅振玉，王國維，葉玉森，林泰輔，明子宜，董作賓，諸家著錄以爲資料。其參考之書籍，爲量頗廣。如鐵雲藏龜(劉鶚著)殷虛書契前編八卷，殷虛書契後編上下二卷，(羅振玉著)殷虛書契菁華一卷，(羅振玉著)鐵雲藏龜之餘一卷，(羅振玉著)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王國維著，此書編者名譽爲稽某所盜，然據王氏自稱丙辰冬，鐵雲所藏一部，歸英人哈同君，余爲編次考釋之，見觀堂別集補遺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鐵雲藏龜拾遺一卷，(葉玉森著)龜甲獸骨文字二卷，(林泰輔著)殷虛卜辭一冊，(J. M. Menzies著)新獲卜辭寫本一冊，(董作賓著)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三卷，(羅振玉撰)海甯王忠愨公遺書全集初二三集，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考釋一卷，待問編十二卷，(商承祚編)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考說，(羅振玉編撰)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一卷，(羅振玉編)殷文存上下二卷，(羅振玉編)周金文存六卷，(鄒安編)金文編十二卷，附錄二卷，(容庚譔集)昂格

爾斯著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一冊，義列妙士著古代東方精神文化綱要一冊，威德訥爾著巴比侖天文學概覽第一卷，巴比侖之恆星天，同氏著凱克西底星之定位論文一篇，新城新藏著東洋天文學史研究等，為其最著者。先生處理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靜安者為最多。全書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告竣，初稿曾寄容希白氏商榷，雖有所是正，然亦有未採納者。當先生研究殷周古文，朋儕之中，頗有以玩物喪志為慮者。先生曰：「余茲所為誠有近於玩；然亦如朋儕輩於工作之餘，略略吸枝香菸而已。故我輩勿憂玩物而喪志，幸於玩物之中以見志焉。」先生非玩物喪志也，乃藉以考証古代社會史，而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基礎也。吾未見以研究全民族全人類之文化而確訂之，謂為玩物喪志者。余尤冀世之玩物喪志者，皆以先生為法也。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又成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二冊。其序曰：余治殷周古文，其目的本在研究中國之古代社會，年來已略略有所叙錄。其關於文字考釋之事者，時亦有所弋獲焉。曩歲已成甲骨文釋一書，專輯考釋甲骨文字者，以為一編矣。今復就平時于金文中所略有心得者，費一閱月之力，成文凡十有六篇，以集成此錄。此錄所論諸器，除末附四篇外，其制作時代大抵均可徵考，故編次即以年代為順。第一卷所錄者，迺殷末周初之古文。第二卷之前六篇，迺春秋時代之文献也。是以二卷之分，實自成　落，讀者于此，不僅可以徵文，亦且可以考史矣。古器銘文之確足以徵年者，此外尚屬多有，如成王時代之盂鼎，昭王時代之宗周鐘，穆王時代之遹殷，厲王時代之靜殷，降至春秋，則如齊侯鎛鐘之作于齊靈公末年，龍公牼鐘乃卒于魯

襄公十有七年之邾子牼之器，郘王義楚鍴之郘，王義楚即左氏昭六年傳之徐儀楚，又如陳侯午錞陳侯因脊錞等，皆于史籍有徵，或因前人已論之甚詳，或因無多發明，故此不再論列。然此等于年有徵之器物，余以爲其圖象與銘文，當專輯爲一書，以爲考定古器之標準。蓋由原物之器制與花紋，由銘文之體例與字跡，可以作爲測定未知年者之尺度也。例如彼膾炙人口之毛公鼎，前人均以爲周初之器，初以其銘文如尚書文侯之命，不類周初之文，頗致疑慮。近得見其圖象，其足乃甚低而作獸蹄之形，此決非周初所有之器制也。凡周初之鼎，與殷制相同，足均高而作圓柱形，上下大小，其低而作獸蹄形者，於春秋初年之器多見之。準此二者，余敢斷言毛公鼎者，必係宣平時代之物也。僅此一例，可知器制與花紋于鑒定之事，甚關重要。其標準之設置，與系統之追求之不可或緩。然目前爲此事者，似尚無人。而余則無此便宜，且無此餘裕。余于古器物實少接觸之機會，所得接觸者僅少數之圖象與銘文而已。然關于銘文，則凡已見著錄者，自趙宋以至近代，大抵均已寓目。目驗既多，則心扉自啓，銘之眞贋大率觸目可辨也。茲編所据之資料，率爲已著錄之器，其未經著錄者，亦有一二事焉。資料之源泉，以羅振玉氏所編之殷文存，與鄒安氏所編之周金文存爲主。後書雖眞贋雜糅，然所收之器甚多；對於善用者，固亦一豐富之資源也。處理資料之方法，則以得力于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爲最多。其金文著錄表與說文諧聲譜三書，余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于左右也云云。以上二書，雖承羅王二家之後，無大精萃；然其治此學之目的，在以証古代社會，其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實足爲中國古史開一新紀元也。先生此著，乃集各篇而成，均非一時之作。導論中之中國社會的歷史的階段，曾在

「思想」第四期發表。第一篇周易時代背境與精神生產，第二篇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乃先生化名杜衎作詩書易研究，在東方雜誌發表者。第三篇之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亦非一時之作，其中所引用文字有前人著書所未經解釋者，皆見其甲骨文釋中，足証其同時述二書。第四篇之周金中的社會史觀，乃其新近之作，先生自謂生活不自由，參考缺乏，物質經濟，及其他種種紙筆所難寫出之有形無形的艱難迫害，使此書之敘述每多草率粗躁。作者自已，亦不能以為滿足。然其大概之規模路徑，自信無誤，其書之價值可知矣。其書之最可貴者，因中國社會在封建制度之下，已二千餘年。所有中國社會之史料，尤以關於封建制度以前之古代史料，大抵為歷代御用學者所湮沒改造曲解，極難索解。先生能用考古學之材料，採近代科學方法，以完成之，其益於中國古史，學者，誠不可以量計之也。先生序之曰：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壞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於害了白內障的明盲；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科學的方法來及早療治。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窮鄉僻境的男巫女覡？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為甚麼還鋼敝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巫覡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騙錢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一個拒療同盟。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摩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

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他不能成爲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滿清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在前兩年蹈水死了的王國維。王國維一生的學業結晶，在他的觀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實遠不及觀堂集林四字冠冕的王忠愨公遺書。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却是近代的內容。這兒正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正是使王國維先生不能不蹈水而死的一個原因。王先生，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爲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眞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班佈，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辦到的。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爲其出發點了。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舊了的衣裳。我們所有的是飛機，再不仰仗別人所依據的城壘。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眞相。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易辦到。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是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國

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昂格爾斯的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奴隸制度研究的世界權威 Ingram 在他的奴隸制度與農民制度的歷史的附錄中，論到中國的奴隸制度的不上二十行，而說中國古來無階級制度。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中國人的鼓眼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只是與實際全不相符。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紙。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逕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昂格爾斯的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爲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紅種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昂格爾斯的著書，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的了解上，乃至於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談國故的夫子們，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有馬克斯昂格爾斯的著書。沒有唯物辯證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輕談。然而現在却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淸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淸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目前雖然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鷄鳴不已的時候云云。先生之淸算中國古代社會，此書似已開闢之荒林草徑也，正待偉大之工程師之計畫經營，以建築通入載貨之鐵路矣。

先生之詩　先生對於詩之主張，最初見於三葉集。謂詩之專職，是抒情。(見三葉集四六頁)又謂出於無心，自然流瀉。(見女神一九八頁)詩爲心中之詩意詩境之純眞表現，命泉中流出之 Strain 心琴上彈出之 Melody 生之顫動，靈之叫喊。(三葉集六頁)此種見解之錯誤，在其文藝論集之序中，曾經發現而且覺醒，不過借此以尋其創作女神之原理及根據耳。在文學方面，余嘗如是想，與其稱先生爲小說家，勿寧稱其爲詩人也。如女神中之詩歌，在中國現代詩壇中，實難尋其對立之作家。即如先生之橄欖，雖爲小說；而其全部中，實富於極濃厚之詩的風趣，直是詩之散文。即其三個叛逆女性之戲劇，亦極富於詩之情趣。女神爲中國新詩壇上最先之著作，至今尚不失爲僅有之詩集。所以敢大膽而且敢自信曰：先生乃詩人也，爲中國新文學界最有成績之第一詩人。女神之優點極多：一，靈感之豐富，鳳凰槃涅；爲其代表作。可見其豐富之想像，及其神秘之眼睛。二，詩中蘊藏一種偉大之力；換言之，乃爲力之表現。先生之詩，爲二十世紀新的力之表現；其中含有震動之表現，奔馳之表現，紛亂之表現，速率之表現，立方之表現等。其筆立山頭展望，(九七至九八頁)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一〇一頁)我是偶像崇拜者，(一四一頁)爲其代表作。三，情緒之健全；詩人而不帶病態者，在過去中國之詩壇上，實爲少見。其情緒雖屬狂暴，却極穩健。眼前之世界，放浪開擴，彷彿一片發癲之火雲。如癡如醉，狂呼飛馳，自由來往，所謂「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到處都是詩；到處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陽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女神一二九頁)光海，(女神一二九頁)爲其代表作。四，狂暴之表現，女神不但表現勇猛，反抗

狂暴之精神；同時還有與此精神對稱之狂暴技巧。先生之詩，大部分皆似狂風暴雨之動人；技巧與精神，均如雷閃電霆之震動，駭浪驚濤之咆哮。其語句之自然，音節之鏗鏘，不僅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故女神之歷史地位，極為穩固，實有永久性之創作，能表現先生為特有的詩之天才者。信如先生所云：「我是一個偏於主觀的人，想像力比觀察力强。我又是一個衝動性的人，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已的衝動在那裏跳躍。我一有衝動了的時候，就好像一匹奔馬。我在衝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像一隻死了的河豚。」（見文藝論集一七五頁）不過在意義方面言之，因時代之關係，當然不及前茅旗幟鮮明；其思想祇對社會咒詛，（如鳳凰涅槃）對於社會奮慨，（如匪徒頌）反抗精神之表演，（如勝利的死）原人生活之渴求，（如光海，光明之創造。（如金字塔）具體言之，僅能表現一種糢糊的反抗思想，且有許多錯誤之見解。至前茅，則已發表其應走之路，發現人類真正敵對之方向，繼續作力之追求者，顯明向封建社會，資產階級進攻。究竟以女神為代表時代之作，比前茅偉大而重要。在技巧方面，前茅以及瓶，實際上亦不及女神。以前茅及瓶為做成的，而女神乃情感之流露也。先生之詩，可分三大類：女神為歌詠自然之重心；瓶為戀詩；前茅為革命詩。瓶與前茅最單純；女神最空較為複雜。總其詩之全部而言，乃自然與社會之結晶也。其力之技巧，沈著悲痛之語調，及其優遊自得之田園風味，實表現二十世紀動的精神之唯一唱合集也。

先生之戲劇

先生之戲劇，以三個叛逆的女性最為重要。此三劇所表現之思想，為一個思想，即女性的反抗。反抗歷史的因襲的婦女舊道德三從主義。從三部曲人物個性構造方面，人選方面，處處可見其用心之

艱苦，想像之豐富。卓文君，王昭君，聶嫈，乃爲反抗道德王權之女英雄矣。此劇不僅表現女性之反抗，且暗示其命運，要自已開拓之偉大意義，即人定勝天之力量也。其他若銀匣，法網，爭鬥，爲其翻譯之最名貴者。棠棣之花，孤竹君之二子，廣寒宮等，都是「要借古人的骸骨來另行吹嘘些生命進去」，（見星空四三頁）亦不失爲具有時代性之作品。

先生之小說　有塔，橄欖，落葉，及其他二十餘種小說，足見其爲中國現代文壇上最有力量最多產之作家也。落葉爲書函體，乃日本少女戀愛心理之解剖，其女主人公之溫柔活潑，措詞異常嫵媚，實具有櫻花樹下之風光。思想當然只有愛，忘却其他一切事件。塔中七篇，可分三類：屬於古事者爲 Lilienicht 的塔，鵷雛，函谷關；屬於經濟苦悶者爲萬引，陽春別；屬於戀愛者爲葉羅提之墓，喀爾美羅姑娘。均含有其自已之憤激與苦悶，蓋先生亦用古舊之屍骸來表演新生命也。「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緒，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啊！青春喲！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喲！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見塔的序）誠然，處身如此經濟之世界，無時再過牧歌之生涯，塔中之懷古、行路難，山中雜記之異鄉情趣，落葉，葉羅提之墓，喀爾美羅姑娘之幻美的追逐。吾輩欲謀衣食之不遑，何暇有如此追尋之興致？先生一生，雖如許艱苦；但所得牧歌趣味獨厚。所以橄欖一部書，一面爲其回憶牧歌生活之永久記錄；一面却爲經濟制度壓迫下之血淚般斑也。先生與困苦奮鬥，留給窮寒青年一點暗示，並予以紅灼灼抗鬥之火把，逐入每一讀者之心胸，所以先生思想之轉變，即影響中國

十年來向上青年思想之轉變，此即重要之原因也。以後先生知新酒襲宜用新皮囊，於是收束其舊時代，走上革命之路徑，革命文學之程途。先生不獨爲中國現代文壇之重要詩人，且爲中國現代獨一無二之文藝戰士也。

先生與創造社

創造社在中國文壇稱爲異軍特起。初期之主要分子，爲先生與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對於新青年時代之文學革命運動，未曾直接參加。其從事於文學運動，開始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一號，創造季刊之出版爲紀元。其運動在文學革命爆發期中爲第二階級。前一期爲陳獨秀胡適之劉復周作人周樹人等，主重向舊文學進攻。此期却主重向新文學建設，故以「創造」爲標語。並有對本陣營之清算態度，其攻擊之目標，偏重於所謂新的陣營中之投機分子，與投機之粗製濫造，投機之粗翻濫譯，此爲新文學之建設上，新文學價值之確立上，新文學地位之提高上，所必經之過程。一般投機文學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無人興高彩烈之際，突然由本陣營內，樹起一支異軍，嚴整其本陣營之部曲，於是羣議譁然，而創造社諸君，便成異端。先生等第一步與胡適之對立，與文學研究會對立，與周作人等語絲派對立；在旁系上又與梁任公張東蓀章行嚴等亦發生糾葛；乃爲全國衆矢之的，陷於一支孤軍。其在創造季刊時代或創造週報時代，百分之八十，仍然替資產階級做喉舌。如內在要求，蔑視傳統，自由組織，（大意見創造季刊二期編輯餘談）無形之間，成爲創造社之流行標語。此種極端個人主義之表現，即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根本精神。雖努力行動，努力創造，其結果仍受中國資產階級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長之詛咒。其「創造」之結果，依然不外非具體之侏儒。

至巨濤衍蕩之五卅工潮前後，先生突然轉變方向，於是創造社之行動，自行劃一時期，即洪水時期。洪水半月刊出現後，潘漢年，周全平，葉靈鳳等，一批新生力軍又出鋒頭。當時稱爲創造社劇變時期。其實創造社大部分，均未轉變；所轉變者先生一人也。此時創造社內部自然之間，生出對立，即先生與郁達夫無產派與有產派之對立。郁達夫當先生參加實際革命之時，改組創造社，驅逐周葉潘以表示其對立之態度。先生參加革命，郁在孫傳芳統治期中駡「廣東事情。」先生做「文學與革命」，郁則駡提倡無產文學爲投機份子。對內取清算之態度，對外却發展其妥協之手腕。一方面把持創造社編輯委員；一方面參預以胡適之爲主席之新月會議。更在小說月報中爲「二詩人」小說，嘲駡創造社同人。於是讀郁達夫所編之洪水，無不謂創造社已現代評論化矣。雖然郁達夫一人之反動，不能敵整個中國社會之潮流；不久之間，即受不甘反動之創造社會員之反對。郁又退出創造社，率性專以嘲駡創造社爲能事也。至一九二八年，中國社會，又呈劇變；創造社亦因之劇變。新銳之鬥士，朱磬，李初黎，彭康，馮乃超等，由日歸來，以清醒之唯物辯證論之意識，劃出「文化批判」之時期。創造社新舊同人，覺悟者則眞正轉變；不覺悟者，在無聲無影之中退出戰線。是爲創造社「蛻變」時期。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遂遭封閉。先生「文學革命之回顧」文中，謂：「創造社十年之回顧，以有產文藝之運動而產生，以無產文藝之運動而封閉。其封閉剛好乃無產文藝之發展，有產文藝之告終，有水龍飛馳的地方，總是有火災的。朋友，你如果看見有多數的水龍在拼命的飛馳，你可以知道燎原的火災，是已經逼近。」先生此時，反映無產階級之意識形態，完成其無產階級文藝之戰士。最有名之石

炭王，屠場，煤油之翻譯：一隻手，英雄樹，反正前後之創作；均成就於此時。此爲先生文藝革命之黃金時代，亦狂風暴雨中反抗之最先鋒也。

最近先生在文學方面作「離滬之前」，載於「現代」。作「向自然底追懷」，發表於日本某雜誌，已由俞竹舟譯載京報副刊。考古方面，又有古代銘刻考，卜辭通釋，卜辭考釋，卜辭索引，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等出版，可見其努力不懈之偉大精神也。

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文化情報中，謂郭沫若在日本生活甚窘，正作「江戶川畔」一書，題材與「橄欖」相仿，聞係早與上海樂華圖書公司訂好合同，不久即可與世人見面云。

郭沫若先生之著述，有甲骨文字研究上下二卷，（上海大東書局出版）殷周靑銅器銘文研究上下二卷，（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册，（上海聯合書店出版）文藝論集上下二卷，我的幼年一册，黑貓一册，瓶一册，（詩集）女神三輯，（戲曲詩歌集）水平線下一册，（後改名後悔）漂流三部曲，塔一册，女神及叛逆的女性一册，山中雜記一册，落葉一册，星空一册，橄欖一册，前茅一册，恢復一册，一隻手一册，沫若詩集一册，英雄樹一册，反正前後一册，三葉集一册，創造十年一册。先生之翻譯，有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一册，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一册，少年維特之煩惱一册，異端一册，銀匣一册，法網一册，茵夢湖一册，新時代一册，魯拜集一册，約翰沁孤戲曲集一册，爭鬥一册，卷耳集一册，西廂一册，新俄詩選一册，浮士德一册，屠場一册，石炭王一册，雪萊詩選一册，査拉圖斯屈拉鈔一册，煤油二册，德國詩選一册。先

生最近在日本出版者，有古代銘刻考（殷契餘論，金文續考，石鼓文研究，漢代刻石二種。）卜辭通釋一卷，卜辭考釋三卷，卜辭索引一卷，兩周金文辭大系（周代金辭之歷史系統與地方分類）金文叢考（周彝銘中之傳統思想考，金文所無考，周官質疑，湯盤孔鼎之揚摧，謚法之起源，諱不始於周人辨，彝銘文字解詁，毛公鼎之年代，金文餘釋，新出四器銘考釋，金文韵讀補遺。）金文餘釋之餘。先生作品之見於雜誌報章者極多。除創造社所出之創造日刊，創造週刊，創造月刊，創造季刊外，新中國雜誌一卷七號有牧羊哀話，（一九一九）民鐸雜誌二卷五號有女神之再生，（一九二一）孤軍一卷一期有孤軍行，三期有哀時古調九首，四五期有黃河與揚子江對話，八九期有留別日本，二卷八期，有陽春別，臨時增刊有一位軍神，（一九二五）洪水二卷四期有文藝作家的覺悟，洪水週年增刊有着了火的枯原，（一九二六）文化批判第三號有留聲機器的廻音，（一九二八）拓荒者第五六合刊有眼中釘，（一九三〇）大衆文藝第四號有我所希望於大衆文藝者，（一九三〇）文藝講座第一冊有文學革命之回顧，（一九三〇）天津庸報有祭母文，（一九三二）現代有離滬之前，（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他如東方雜誌，時事新報，亦時見用其他筆名發表文章，限於篇幅，不具述。

李泰棻先生評傳

李泰棻先生字革癡，號癡盦。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三十九歲。察哈爾陽原縣人。明末，其先世由山西介休移於陽原之揣骨疃村。家世宦讀參半。陽原在清時，原名西寧；考西寧縣志人物中，李氏佔大部焉。先生祖母王太夫人，母趙太夫人均嫻禮教，約束至嚴，雖食宿小節，亦有定型，故先生幼年生活，至有規律。其父景濤先生，字仲淑，以母王太夫人早寡，故終身奉母未仕。(見先生先考行述)但邃於經史，尤長於經之門戶，及史之體例。先生今文尚書正僞序有「先父謂曰：八年前汝師授書，曾刪僞古文部。汝幼未便費辭，今嘗告汝。秦政燔書，項羽繼之；迄于炎漢，復搜古籍。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曰堯典，曰臯陶謨，曰禹貢，曰甘誓，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曰牧誓，曰洪範，曰大誥，曰金縢，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雒誥，曰多士，曰無佚，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曰顧命，曰康誥，曰柴誓，曰甫刑，曰文侯之命，曰秦誓。而歐陽大小夏侯，則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增大誓一篇。故皆二十九篇也。後孔安國又得孔壁古文尚書，以考伏書，篇多十六，爲卷四十又五。然巫蠱阻之於先，博士厭之於後，兩漢之世，雖相傳授，特以既無師說，故習其學者，皆未注釋。永嘉之亂，遂致淪亡。晉元帝時，梅賾奏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自謂得鄭冲蘇愉之傳，晉代君臣，乃以亂眞，咸主僞傳，並立學官。下逮隋唐，遵守彌篤。至宋吳棫書裨既稍掊擊，朱熹語錄亦略懷疑，然心性之學，宋人據

以立說者多緣古文，故終不肯輕議。惟陳振孫尙書說旣嚴今古文考，而趙孟頫書集注又分今古文編，元吳澄之書纂言，則專釋今文，雖其自序有晉世晚出之書，別見後，然實未解古文一篇，古文僞跡，遂以顯然。至明梅鷟作尙書考異，其隱益彰。清初，毛奇齡崇信僞書，作古文尙書寃詞。指訾梅書，不遺餘力。然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惠棟古文尙書考，相繼行世。梅書之僞，遂成定說。邇者皮錫瑞氏有古文尙書寃詞平議，王先謙氏有尙書孔傳參證，亦均力陳古文及孔傳之僞。源流如此，汝但詳讀諸書，其僞自悉。」又「但於牧誓後曰：汝全稿言尙成理，據亦頗充；惟牧誓一篇，仍須審愼。汝以誓中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謂周之實力，未能及蜀；然此與禹貢不同證，禹貢可謂：蜀在戰國始服於秦，前之分州納貢，均爲侈說。我意分州納貢，匪特虞夏無之，周亦無之。若武王伐紂，本欲代殷，蜀鄂近陝，凡諸小部，皆可聯以夾攻，不過牧誓作於周史，故云武王告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似對屬國口氣，其實皆與國也。且微盧見於立政，羌髳見於毛詩，百濮見於逸書，然此猶可曰時代較晚於牧誓。去歲我在爾處，曾記卜辭亦有庸羌，其字亘作[illegible]，是必殷周之際，有此諸部，牧誓主要事實，即在此點。此無可疑，則他證亦難充足，此其一。周宄敼佳十又二月初吉王在魯昧爽王各于大廟云云。周器有昧爽而牧誓亦云時甲子昧爽，與金文名詞相合，亦可旁證非僞，此其二。史記周本紀引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詩大明疏亦引之。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周本紀又引大誓云：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論衡是應篇亦有之。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本紀及齊世家，又引大誓云：總爾衆庶，與爾舟楫；牧誓云：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周本紀更

引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棄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牧誓云：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漢書谷永傳引大誓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牧誓亦有以上數語；墨子兼愛下引大誓云：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牧誓云：西土之人；按大誓與牧誓乃兩次兩地伐紂之文，時間空間既異，所言不妨略同，若大誓非後世追述，則牧誓亦自當不僞，此其三。有此三點，雖牧誓全文，未若五誥等篇艱深奧衍，然終不敢定其必為戰國僞造也」云云。仲淑先生關於經之反證，碻鑿如此。先生國民軍史稿序有：「一日忽召謂曰：汝治史學所資為料者，古人箸作也。他日後人治史，將何所資？余以今人箸作對。先嚴曰：然！吾國史書，有唐以前，多為私箸；自是而後，代設史館，紀傳前朝。至本朝事蹟，則有起居注及實錄類，以資後日史料。民國成立，期於永世，國史之修，豈待後日，往在北庭，尤曾設館，國民政府成立，并此機關亦無。汝知人之哀，莫大於心死；種之哀，莫大於無史。吾垂暮之年，行將就木，前朝遺事，耳聞目覩，略有紀錄，後當整理行世。汝於現代史事，自當努力為之，以資後人參考。」仲淑先生治史之體例，此一佐證，詳見陽原縣志，茲不多贅。（以上先生之先世）先生夙承庭訓，專治經史，既傳先業，守家法，而復發揚光大之。資材閎敏，行誼惇篤，實當代之雋才也。先生六歲時（壬寅）從母趙太夫人，認字塊數百。七歲（癸卯）入塾讀經。十二歲（戊申）六經卒業。復從本邑名宿劉士第先生繼續讀經通鑑，并學作文；從宋鳳歧先生讀英文，學算術。至十四歲六月，（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十三經卒業，通鑑已閱畢，作文能暢所欲言，詩詞均能入門，算學至開方，英文能寫淺信，

(以上先生幼年時代)遂考入宣化中學。其國文，深爲總辦知府高熙喆太史所重。初二年，致力於科學；後二年，則一面專力英文，一面讀國故。讀畢周秦諸子，說文，及正續古文辭類纂等書，文辭大進。十八歲（甲寅，一九一四）暑假卒業，入北京高等師範史地科，時民國二年也。更繼續致力英文。翌年（乙卯，一九一五）先生譯 Wolfson: Essentials in Ancient History 半年告終。覺此書在美雖爲名著；然不甚適宜於中國。因有志於自編一詳盡體大之西洋通史，時高師圖書館所藏英日文之歐美史籍，約數百種，先生以年餘閱覽過半，遂有西洋大歷史之作。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冬，上古中古二期出版。當代名家如章孤桐，陳獨秀，李守常等，深贊其書，並爲作序。彼時中國出版界，消沈寂寞，匪特學生不知譯作，除北京大學教授外，多固步自封，默而不宣，先生此書出版，出版界居然轟動一時，謂學生界之別開生面者。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暑假卒業，(以上先生學校時代)遂留本校服務，自此入於教授時代矣。是年冬，西洋大歷史近古期出版，以近世期須自法國大革命起，參考英文書籍，不若法文較確；遂於課餘，在留法儉學會，學習法文，每日兩點，年餘勉强能讀法文，始着手於近世期。然彼時法文程度，究屬不深，故於專門名辭，如聖母廟之類，往往依字面譯訛，此無可爲諱者也。民國八年（巳未，一九一九）春，近世期出版。至是而六十萬言之巨製，漸次完成，在國內出版界，其質量精勤，可稱鉅製。是時北大教授胡適陳獨秀李守常錢玄同等，提倡國語文學，新靑年，新潮等雜誌，暢消一時。其友守常，屢勸其改作白話，以爲後日合作之表示。先生頗不贊同；但彼對白話，並不反對。且以中等以下學校，宜將教科書改作白話；但先生以巳之將來，有志

經史，用白話而談經史，殊覺費辭，故不肯改從耳。是年春，因山西大學及法專之聘，任西史敎授。在晉提倡新思潮，不遺餘力。雖爲學生所重，但爲政紳不滿。會下學期胡適偕杜威蒞晉講演，李之識胡，正在斯時。胡等返京，李曾表示願任北大敎席。翌年（庚申，一九二〇），胡長北大敎務，遂約先生任西史。時適巴黎和會將終，先生遂有歐戰史要之出版。九年暑假，又有新著世界史及西洋近百年史之出版，蓋係應商務印書館之約也。是年冬，又本其所得，作爲史學研究法大綱一書，後至兩版停刊。其內容散見於五版西洋大歷史，及再版中國史綱序論中。治史而講科學之方法，亦先生之特長也。越二年，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頗參證李書。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夏，湖北國立高等師範文科主任黃侃去職，該校屢電李繼。是年冬，李至武昌，就文史地部主任一月。參與該校學制改革，並析文史地爲三系，各荐一人主持，仍回北大。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暑假，改敎授，並兼女子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及師大講師。先生此時遂舍西史，而專力於中史。以一載之力，卒讀二十四史，並旁及必讀各書，遂有中國近百年史及中國史綱二卷出版。然中國近百年史，以北大及師大講義爲全本。其在商務印書館十四年出版者，僅全稿三分之二。書中激烈記載，已爲該館刪除。此書出版月餘，再版售盡，終以開罪當局，商務永不復印。故此書散在國內者，僅數千部耳。（以上先生敎授時代）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冬，因北大敎授馬叙倫長敎育部，遂任先生爲綏遠敎育廳長，但以中央威信不行，而女師大史學系學生，又待半年卒業，先生遂未赴任。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暑假，先生以該班卒業，而女師大又爲章士釗所解散；適綏遠都統李鳴鐘及地方人士電先生之任，先生遂向

北大請假赴綏，就廳長職。綏遠各校，缺漏未完者，爲籌鉅款，力加整頓，如修理校舍，設治圖書館等事項，均積極進行，不遺餘力，綏遠教育得漸發達者，先生之功也。此外又籌設省立圖書館，購書萬卷；古物陳列所，集藏古品，凡千餘件；及通俗講演所一處，通俗圖書館四處；各校朝氣蓬勃，盛極一時。（見國民軍史稿一六二頁）在任八月，除整飭教育外，又搜集西北古物以助史料。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秋，以政局改變回平，閉門究學。以中國文化，承先啟後，厥爲有周；倘周代史事不明，則國史幾無根據。而史記僅一本紀，寥寥數千言，殊爲不足依據。乃搜集經史諸子，以及宋清以來解經諸書，千餘種，輯著西周史徵五十七卷，凡五十萬言，於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終出版，此爲先生著作中第一有價值者。亦我國史學界絕無僅有之創作。其取材較之馬氏繹史固多，其體類斷裁，亦較過之。民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夏，北伐成功，其友何其鞏任北平特別市長，促其任教育局長及北師校長，並任課各校，平市中小學校共八十餘，圖書館閱報所又二十餘，月須經費六萬，政府未移之先，教部設學務局以管理之，然自民八以還，經費無着，有時數月不發，有時月發數成，故教職各員，時爲索薪，或全體罷課，或赴局鼓噪，十餘年來，未嘗相安；先生出任巨艱，力圖整飭，自七月上旬任事，至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六月辭職，經費未嘗稍欠，平市教育經費確定，即自先生始。故隨何辭職之日，全體校館所長百餘人，共宴先生於漪瀾堂，拍照紀念，爲前此未有之盛舉，人至於今稱之。（見國民軍史稿五〇九頁）先生以學者而辦教育，其成績有如此者。（以上先生教育行政時代）先生服務北平，月入千餘元，盡其所收，購金石書籍，搜羅殷虛卜辭及吉金款識書籍，

幾於無遺。數年來，惟研究此類文字，因擬有中國古史研究之作。但因此題間，先須對於古史資料，一爲審查，而第一當頭者，即爲尙書。僞古文之僞，固盡人知之；而今文尙書之非眞，近數年來，如帝典禹貢諸篇，亦曾論及，（如古史辨第一輯）雖未能詳確疏證，已爲學者所共認。先生乃取今文尙書之虞夏商書及周書洪範，皆詳加疏辨，定爲戰國末年贋鼎。顏曰：今文尙書正僞。其價値當詳論於後，適客春綏遠有省志之作，聘先生爲總裁，而先生之古史，又復擱置。先生對以前方志體例，並皆不滿；即對章實齋之湖北通志序例，駁證亦多。且以方志，即地方之史，今日史之編輯，應重社會及物質兩方，故其起草之綏遠通志序例，百有餘條，網羅靡遺，此書若成，定爲中國方志，開一新紀元也。以上爲其略歷概況：先生尤有過人處，即生平不羣不黨，箸述甚多，反對鼓吹，以是除國內少數學人外，亦多未知其名者。且律已特嚴，衣食均僅溫飽，惟嘗謂讀書伏案，非明窓淨几，不足助長精神，故其所居房舍，往往近於豪華，一生所得，除一部購書外，盡費於居處。本書二十家，故者已半餘；存者，亦皆老矣。獨郭沫若與先生，爲後起之秀，倘能長此進步，亦社會之幸，學術之幸也。

先生治學之精神及其學術批評

甲，關於史的，

一，「史」字之解釋，　先生今文尙書正僞，堯典正僞篇云：今請述史官之由來，兼正漢以後釋史之誤。許氏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篆文作㕜，从中。案古文中正之字，甲文作𠁩，（殷虛

書契卷一第六葉）史（殷虛書契卷三第三十一葉）中（殷虛書契卷四第二十七葉）中（仝上）中（仝上第三十七葉）中（仝上）中（仝上卷六第四十九葉）中（仝上卷七第二十二葉）金文作中（南宮方鼎）中（南宮中鼎）中（望敦）中（牧敦）中（避姬簋）中（齊侯鎛）中（卯敦）中（𨚗子鐘）中（頌壺）皆从口从㫃斿或在左或在右，蓋因風向不同也。此外伯仲字皆作中，如中敦兮中敦等，均無斿形，至史字所从之中作中，三形判然，豈得謂史从又持中耶？史甲文作史，（殷虛書契卷五第三十九葉）史（安陽所發甲片）史（仝上）金文作史（史尊）史（史燕簋）史（師酉敦）史（頌鼎）史（寰盤）倘係从又，持中，則當作史不當作史矣。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故許說不足以釋史。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史，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古文中作中無作中者推其意蓋以中當作冊即冊之省形。冊爲簡策本字，持中，即執冊之象也。章炳麟文始復演其說曰：用从卜中，中字作用，乃純象冊形，古文用作用，則中可作用，冊二編，此三編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後出之字。然中形殊不類簡，而甲金諸文之史，又明从中，而不从冊。按殷周諸文，冊均作冊，而史則均作史，豈可云持中即持冊耶？章氏復以用可作用，則中亦可作用說更無謂。蓋殷周文字，均無此例，況華文不似西歐字有少數多數之別，若既有冊，則無論幾編，亦皆用冊。假如章說二編爲冊，三編爲用，則四編五編，又當若何？故謂中可作用，殷周文字，既無此例，而二編三編，更於史字無關，與章兩說，亦不足以釋史。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書也。按江

氏此說，異乎以上諸氏，不求諸形而求諸義，似較得當；然簿書何以云中？江氏無說。釋中爲何物者？則爲王國維氏。王氏觀堂集林釋史云：「案周禮：太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筭，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太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太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與執而俟」云云。此即太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筭，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筭，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簡與筭爲一物，古之簡策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爲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爲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爲六寸。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之筭，長尺二寸，投壺筭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筭也，握本所持處也，素所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爲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所紀筭之長短，與投壺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爲尺四寸，投壺以周十寸尺言，故爲十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

而史記酷吏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由于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計歷數之算則長六寸，漢書律厤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解字，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意謂不用籌筭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筴，集解引晉灼曰：筴數也，迎數之也，案筴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算。又假筭爲算也。漢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筴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爲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筭，既爲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爲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爲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爲盛筴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登中于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爲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者同意。按王氏推中爲盛筭之器，亦可盛簡，多則編之爲篇。若簡在十內，即以中盛，史之从又持中，義爲持書，其說似碻。然周禮本爲周末箸述。史之初職，原非飾中舍筭，況中之制，皆作獸形，而史字所從之中，絕無獸形，王氏於此，無以自原。乃謂周末彌文之制，豈知飾中舍筭，載於周禮，亦未必非周末彌文之制也。即姑定爲周初，亦不足以遠溯殷夏，況史之造字置官獨遠耶？史爲帝王親近

之官，亦爲官吏初置之職，起於黃帝之說，雖未必信，要其來源最古，毫無可疑。故後世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說文事職也，从史㞢省聲，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然殷人甲文，史事一字，降及周初，太史作史，卿事作事，始別爲二。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之執政，經傳作卿士，如書牧誓洪範，詩小雅十月，大雅假樂常武，商頌長發，國語周語，皆是也。金文作卿事，如毛公鼎小子師敨番生敨皆是也。甲文作卿史，如見於殷虛書契卷二及卷四，皆是也。是卿士本名史也。而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如書大誥酒誥梓材洛誥皆是也。甲文作御史，如見於殷周書契卷四是也。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詩小雅謂之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是大官之稱事稱吏，亦皆史也。凡此皆所以明史職由來已古，即史字由來亦古，故求史字眞義，當由古代社會，若證以周代彌文之事，禮絕難得也。史之職務，在古專紀皇帝言行。故云，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而文心雕龍又云：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此說亦通。史官至古，如世本之有倉頡，風俗通之有沮誦；史通稱夏殷之世，已有孔甲尹逸之史官，（史官建置篇）而呂氏春秋亦稱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先識篇）足見史官設置，遠在夏殷以前，其時中國社會，猶在漁獵時代，政治組織至簡，國事即王事，王事之最大者，除戰爭外，即爲獵事。後世天子至尊，尙親籍田，古時之王，不過酋長而已，旣爲漁獵社會，自當由王倡之，故王之出獵，必其要務，旣以示衆，史必書之，明乎此，則史之从中，可以知矣。中者，箙也，說文，箙，矢箙也，從竹，服聲。周禮司弓矢，鄭注：箙盛矢器也。詩小雅：象弭魚服，簟服，矢服也。是古時盛矢之器，其字作箙，甲文箙，象盛矢之

形作，□，（殷虛書契卷五第九葉）□（仝上）□（仝上）□（鐵雲藏龜第二葉）或一矢或二矢古金文略同，作□（子父已爵）□（父癸甗）諸形皆象□中盛矢。一矢，二矢，三矢，皆無妨也。但以一矢爲通行，故史之從中，即象持中也。王者出獵，史爲隨記之職，接近王身，故有時代執矢箙；亦爲自然之事。且王獵用矢，取自此箙，尤便記錄，史爲盡職，亦嘗執箙，故先有史官隨造史字從从ヨ持□正象史之隨王出獵執箙記錄之形也。由此知一切官吏，皆由史出，（見堯典正僞三十七頁至四十二頁）先生對史之解釋，如此其透闢，開古史之新義，作後學之典型，世之開闢古代社會史域者，將於先生書中取斧鉞也。

二，史之應用，以前講史，究不知作何應用？先生定「史」之用途，最終歸於「知來」，此乃創見。先生五版西洋大歷史緒論中有論史之目的云：史既爲學，則必有其目的焉。吾國純史之作，始於春秋。孔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莊周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齊物論）董仲舒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史記自序引）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魏相篇）此皆客觀的孔子作春秋之目的。然係孔子個人作史之見，非史之目的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自序）是太史公之作史記，乃紹春秋，太史公個人之志，亦非史之目的也。即外籍方面，對於史之目的，亦曾揮未盡。悉採列

各家學說而彙集之，當分下列四種：一，察變，史之第一要務，在知古今政治社會變遷之大概。例如法蘭西革命，與俄羅斯革命不同，湯武革命與辛亥革命不同。雅典共和，與合衆國共和不同。周召共和，又與今日中國共和不同。欲明悉沿革異同，非史莫屬，社會方面亦然。二，探原，史之要務，非特說明古今政治社會變遷之點，且須追述其原因。例如法蘭西革命，俄羅斯革命，何以不同？俄羅斯革命，何以不成功於十八九世紀？又如古代各國，何以均由漁獵時代，進而爲農業時代？再進而爲工業時代？又進而爲電氣時代？凡此原因，均須隨時說明。三，求例，即就已往之史事，而求一公理公例以示人。例如夏桀寵妹喜而亡國，商紂寵妲巳而亡國，安敦尼寵克流巴他拉，而亡國，於是用歸納法而得一公例曰：凡專制時代，君主寵婦人而不恤國事者，皆亡國。章實齋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文史通義內篇說林）折衷，即求公理公例也。因明入正理論有籍衆相而觀於義一語，義即公理公例也。四知來，史之目的，最要爲知來，來何以知？必究旣往，而史尙矣。故管子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形勢篇）太史公云：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原始察終。（史記自序）有史，即有公例，有公例，即可知將來。例如用歸納法所得以上公例，更觀察世界各國，有合此公例者，即可預知將來，成何現象？又例如埃及以官吏舞敝，財政困難，而至各國共管財政機關。又實蘇伊士股票於英，終遂亡於英，則吾國今日現象，幾與埃及各國共管財政機關以先之埃及相彷，倘不改良，其將來不難預知，然用歸納之公理公例，以察將來，必熟察先例國，時間，空間之情形，然後再與現在國，詳細比較，始能斷定，不可貿然從事也。

三，「史」之定義。以前講史，其定義無確說，先生繼任公之後，而有定義，創爲廣狹二說。先生謂，宇宙間現象有二：一曰循環狀，一曰進化狀。其進化有定時，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者，循環狀之謂也。其進化有定序，往而不來，如人類之進步，生物之發達者，進化狀之謂也。學之屬於循環狀者，謂之天然學。學之屬於進化狀者，謂之史學。故史者研究進化之現象者也。此其廣義定義也。然大千世界，物奚翅萬，凡星界，氣界，動物界，植物界，鑛物界，乃至太空冥冥界，於時刻中，莫不各有其進化現象。故波斯匿王曰：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楞嚴經卷二）然往者不可見，現在亦難窺，吾人即欲敘述，從何說起？必其有關於人，始克覺察，既云有關於人，則必以人爲主，故史者，乃研究人類之進化現象者也。

四，史家之道德。中國史綱緒論史家三要，史德有云：章實齋云，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之心術也。（文史通義內篇三史德）胡應麟云：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也。（史書占畢內篇少室山房筆叢之一）章氏所謂心術，即胡氏所謂公心。心也者，主觀者也；公理者，客觀者也。所謂公理，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過人類社會，借以維持秩序之一種想像物，然絕不能一時一事，離乎此物，史也者，亦人類社會中之事耳。故必以作者讀者主觀之心，求合此想像之理，此之謂史德。如魏收（收受爾朱暢賄故爲榮傳多滅其惡）陳壽（丁儀丁廙名於魏因不與壽賂竟不爲立傳）固無史德可言。即董狐南史，亦不足以盡史德。愚之所謂史德，範圍特大，須破種族國家之界，不容絲毫有私。然古今中外史家，莫不犯此偏袒之

彝，今分說如下：一，種族，吾漢族人，往往以黃龍貴冑自翻，推原上古，頗曰神聖。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對於他族，則與以種種穢稱，於東則謂之夷，如蝦夷是也。於南則謂之蠻，如板楯蠻東謝蠻西趙蠻南平蠻青蛉蠻等是也。於西則謂之戎，如西戎犬戎等是也。於北則謂之狄，如南征北狄怨是也。其實以上種族，近於狉榛時代者，固爲不少，然於大秦（即羅馬）天竺（即印度）或威震西歐，或文明遠播，而吾國史中，概以西戎目之，寧非至謬！且敘述他族民風，往往詞近鄙毀，略舉一二，可見一斑。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獸，時或屯聚猪犬雞雜糅，雖忝人形，無殊六畜。（御覽七百九十引）又史記匈奴列傳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貴壯健，賤老弱，父死棄其後母，兄弟死皆以其所妻妻之。當時有無此習，固不敢定，然若上章所言，果有庖犧，少昊，后稷等人，顯係野合所生，何以造作神話，託言天命？是皆史家，編祖不德之弊，此其一也。二，國家，吾國對於外國之通我者，恒以朝貢國視之，小國猶有可原，若羅馬橫視西歐，威抵西亞，固洋洋大國也。當與吾國有平等之資格，而仍以朝貢國視之。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獻之云者，即以朝貢國視之無疑。往者無論矣，自明中葉以來，寰海互通，固不容閉關自尊，而鴉片戰爭以前，有清對於西洋各國，猶等朝貢諸邦，寧非至誤。此就普通史家對外而言也。孔子聖人也，春秋，孔子之學也。胡應麟曰：「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史書佔畢內篇）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魏相篇）以仲尼之史才，作

春秋以尊王室，對於王室以下之諸侯，叙事行文，應無絲毫偏袒迴避，豈知不然，姑舉一例，春秋弒君二十六（劉向上封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六段玉裁謂三當二字之誤見經韵樓集春秋經殺弒二字辨別考，刊在皇淸經解）隱公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一也。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二也。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三也。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四也。僖公九年，晋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五也。十年，晋里克弒其君卓六也。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八也。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十也。莒弒其君庶其十一也。宣公二年，晋趙盾弒其君夷皐十二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三也。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四也。成公十八年，晋弒其君州蒲，十五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十六也。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十九也。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於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公十三年，薛弒君比，二十四也。哀公四年，盜弒蔡侯申，二十五也。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二十六也。以上二十六，大書特書，而對於魯之弒君，如桓閔等，則不見書。或謂孔子魯人，或不敢書，或不忍書；然以寓褒貶別善惡之旨觀之，豈得云當？至於史德，則更難言矣。孔子如此，他更可知。是史家偏袒不德之弊二也。以上不過舉其大者而言，吾輩今日作史，非去國家種族之見，不能合於史德，故特論之云云。

五，治史之方法，前之治史，皆無方法。歐美此類著作，亦無多出，中國更寥寥也。民國八年頃，先生即

有史學研究法大綱之作，前已言之；今雖停刊，然西洋大歷史及中國史綱緒論中，尚可伏案。尤可貴者，先生所述，皆獨出心裁，爲歷年研究之所得，非一般拾人牙慧道聽塗說者可比擬也。先生除原史篇將史之定義，史之起源，史之進化，史之界說，用科學之方法，有系統組織之外，並將史之關於政治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年代學，天文學，古泉學，譜系學，國際法，心理學，宗教學，文學，美術等，皆詳論其關係。內容充實，包羅萬有，其學其識，均遠稱乘。其研究之方法，分綜合與分析二原則：綜合研究法，又重比較法，（如與其民族比較，與其他國家比較）與歸納法。（如同時的與異時的）分析研究法中，對於廣義與狹義之史料，僞書之僞因與僞例，以及考事實，據引證，辨行文，察思想之鑒定方法，少見，妄飾，解說，詩人，傳異，曲全，妄揣，附會，疏忽，後改，相類者之書說正誤，並整理其屬於文字，名辭，殘逸，各方面之書籍等，詳確無遺，實多創見。對於歐美史料及其種類，特重記錄以外之搜集與保存，而鑑定之。實發前人之所未發，治前人之所未治，後之治史學者，不採用研究之方法則已，師之！其先生乎。

六，注重社會事實，史之注重社會，若在今日，馬克斯學說高倡時代，自屬平庸；但在民國四五年頃，唯物史觀，尚未經我國學者認識之前，李氏之西洋大歷史，即採有斯意，而中國史綱亦更繼之，凡讀斯書者，皆能識之也。

七，作史當自有人類始，此在今日，亦屬西洋通例；然在十五年前，威氏世界史綱未入中國以前，李氏即於西洋大歷史緒論第一章第一節中有此主張。謂史之起源，當分爲名實兩種：史實者，即史之事實也。如執廣

義以言，則自有進化現象，即已有史。執狹義以言，則自有人類，即當有史。今所研究，蓋皆狹義的，則史實起源，當與人類爲同時。先生並有記錄以前人類史略一書單行，更可知其先見之是矣。

八，中西史料之溝通，例如中國史綱卷二兩漢時代漢民族與外族之重要關係中西域一章，西漢之通西域，東漢之再通西域，漢與大秦諸節，中國史綱卷三之下，明與諸外族南洋一節，（三一六頁）皆可爲例，限於篇幅，恕不多贅。

九，西周史之重視，先生西周史徵例言有云：推考西周年次，惟四分與三統兩術，然或托始于黃帝，或造法于鄧（平）劉，（歆）上求古歷，容有未當，故本書於要事繫年，或采成文，或取一說，其他年次，未敢私推，西周史材，以經爲主，惟劉漢以還，今古分家，解經者自有傳授，未敢忘評，然康成博通，多參異義，二千年來，允爲大師，矧在治史，當考事實，黨同妒異，或失本來，故本書解經，不拘今古，惟準情度理，酌取一家之說而已。爲本紀十四，曰先世，西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志十五，曰律歷，禮儀，樂章，疆域，王室，百官，內政，軍政，法政，財政，宗法，宮室，衣冠，旗制，車制。世家十二，曰吳太伯，齊太公，魯周公，燕召公，管蔡，陳杞，衛康叔，毛叔鄭，宋微子，晉，楚，鄭。列傳十六，曰太姜，太任，太似，姜后，辛甲，泰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癸度，史佚，召穆公，芮良夫，仲山甫，尹吉甫方叔南仲仍叔，伯夷叔齊，商容，玁狁，淮夷。先生重視西周之史，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其中於六經，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者，

誠爲近代宗師，良有以也。

乙，關於經的，

歲丁巳，先生教職課暇，偏攷諸經，兼評兩漢今古文學，並介其友丁鼎丞氏維汾，質疑于劉申叔氏師培，又半歲而諸經之源流亦明，嘗攷詩書易經，雖皆託古，實則並出周代。先生治史有年，頗重古代；諸經時代不明，則史料眞僞莫辨。先生恒思先證諸經，次究諸子，史料審定，史實方眞，諸經攸關於史，首推尚書，古文之僞，先賢雖定；然今文諸篇，亦未必如書序所言，盡爲虞夏商周史官所記也。先生舉虞夏商書全部及周書牧誓洪範分別考其來源，證其時代，作今文尚書正僞。先生以秦坑項火，舊簡淪亡，古籍再興，傳自漢代，或得諸博士之口，或發於板築之間，鈔譯輾轉，難免改造，六經而外，均非眞本；惟兩漢之世，去古究近，容有羼增，或本舊說；先生廣搜博采，爲西周史徵。二書考證辨析，莫不條理縝密，博引旁通，則足藥近人凌亂膚淺之病者爲不少也。尤可欽者，先生載筆，無分今古，凡屬可取，皆與甄錄，力矯江藩師承之隘，屏除前人門戶之見，故其辭采達雅，遠過時賢，門目明分，秩然就理也。其精至之處，近代不多見，自不得不卓然樹立爲一家言也。

丙，關於方志的，

先生爲綏遠通志敍例：一，按部頒修志事例，地方名勝古蹟，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種古物，在歷史上有重要價值者，均應製影片編入，本志儘力搜求，分別四種，共爲一卷，以資鑒證。二，古者圖書幷重

，相爲表裏，本志輿圖用測繪專員，分別測定，精製疆域，山川，分縣，水利，新舊城及各縣城平面圖，並博考古史，精製沿革圖，別爲一卷，以資觀覽。三，方志體例，各有不同，標目之下，恒加志，考，略，傳等名，然全書既已名志，分目不應再用斯名，若考，若略，更無定義，文獻可考，山川自亦可考，政事可考，人物自亦可考，傳之由來雖久，然敍事記人，原能通用，記事胎於左氏，記人原於史遷，而史記龜策貨殖等傳，亦間記事，是其應用，靡有定途，故清代志書，標目不分考，略，記，傳，統曰志者甚多，如康熙安平縣志，雍正深澤縣志，乾隆淶水縣志，同治元城縣志，及光緒順天府志等皆是也。分目名志，原非不當，然志統全書，何必再贅。乾隆宣化府志，熱河志，同治深州風土記，及民國冀縣志，但標名目，如山川，建置，田賦，人物等，而不加志，略，傳，記等字，最爲合理，本志彷之，分卷目十六，子目百餘，子目之下，更列細目，往者省府州縣各志，少者數門，多不三十，邇者世運演進，人事日增，倘求地理史事，詳述無遺，勢必分門別類，闡明原尾沿革，非敢務多，理應如是。四，舊志卷首，類有詔諭，宸章，皇言，天德等述，雖云尊制表現，要亦間關史蹟，本志於歷代詔令，依其性質，擇要分屬各門，倘係規章條例，則以錄之掌故，藉資考證，雖非專載，固不遺漏也。五，舊志疆域分界，概用星野，今則經緯分明，且較準確，本志於方辨位，即用經緯，蓋天道遠而人道邇也。六，綏遠爲漢滿蒙回各族雜居之地，本源同化之蹤，均應詳徵，特設民族一門，述其經過，至戶口一項，舊志多屬田賦然清代糧不計丁，罔關財政，用附於此，以便計算。七，舊志名宦鄉人，往往一例同編，幾無賓主輕重之別，故章學誠湖北通志序例，名宦改稱政略，蓋鄉人

包括全體，學行文藝，無所不取，而名宦則地非久居，官不世祿，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造斯邦，興利除弊也，即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移官之後，晚節不終，無關斯土之行，當在不論之列，故實齋易名政略，自是獨見，然既知人以政傳，自應以政為主，摘其設施，分隸各政，實齋不明此法，雖分經濟，循良，捍禦，師儒四篇，仍係以人為主，按名立傳，是乃知其一而昧其二，故本志以名宦要蹟，分述卷六各政之中，尚慮未備，則於卷五職官附表，每人之下，增設事略一格，以補其缺，庶幾甘棠留蔭，循蹟靡遺矣。八，民國成立，政黨紛興，北伐完成，而中國國民黨統一宇內，關於已往組織發達，理應詳述，而滿清代明，吾族秘密結社，圖復河山者甚多，哥老一會，在綏尤著，亦當記溯無遺，故並各種法團，同載於卷七黨社之中，此雖舊志所無，而今則應增設者也。九，舊志物產一門，載入地理，或並工商各業，另編食貨，然工業出產，商品交換，物產二字，未能概括，而農工商業，漁樵畜牧，食貨一志，又難稽詳，考民業物產，生活所繫，晚近史家，敘述特多，本志卷八產業一門，於各種職業概情，產業名值，分別詳考，庶幾民生實況，巨細靡遺矣。十，禮俗宗教二門，舊志所有，本志分別細述，用顯民風。十一，卷十生活一門，舊志不載，即或連敘於風俗，亦多語焉不詳，本志特設此門，與產業互相表裏，至言語多為交際媒介，歌謠可作生活寫真，故亦并載此門焉。十二，方志人物，本為史傳之遺，而方志載事，間補正史之缺，故正史所不取者，方志或宜詳述，若其人已詳正史，而方志更宜收入，蓋一國之善士，必為一鄉之善士，然實齋湖北通志駁議，反謂方志之於人物，但當補史之缺，詳史之略，續史之無，故其立傳，斷自元明。豈知方志自有本職

，雖亦補史之缺，非專爲補缺而作，亦猶實齋方志辨體，所謂「省府州志，自有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析統部通志之文，即可散爲府州志也。」實齋於此，自覺未完，故列元明以前人名於人表，別錄史籍諸人列傳於文徵，量旣未省，而人事兩分，豈非無病呻吟，故本志卷十二於人物僅見正史者，則錄正史原文，並見正史以及各籍，或但見各籍者，則爲集傳，犇蹈蕪雜漫漶之譏，不貽疏漏殘缺之感。十三，本志科第，斷自貢舉，議員起於省會，若夫見存人物，舊志除名宦選舉及節婦外，例不列入，然志傳人物，貴在學行，苟其文有專長，行能卓異，雖未蓋棺，不妨論定，蓋志書修補，短隔數十，長且百年，見存不載，久或湮沒，梁寬之傳龐母。（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李翺之傳楊婦（李爲楊烈婦作傳時楊尚存）良有以也。倘懼立傳以後，學理有變，晚歲行更，鄉評未協，則後人修志，乃可續改，故本志於見存人物，亦立傳焉。十四，舊志選舉，另立一門，或列一表，以其地選人過多，固宜如是，但在綏省，進士，舉，貢，有淸以還，寥寥數十，入民國後，議士無多，故別爲科第，議員兩項，統於人物，其科第以後，遊宦有蹟者，則爲立傳，若但第無聞者，僅列於表，議員亦同例焉。十五，游人一項，舊志所無，然綏遠雖在西陲，歷代以還，各地聞人，來遊茲土，旣非奉命參與軍政，又非滯在會作久居，職官僑寓，皆不能入，用別此項，一以志名士行跡，可資參考，一以志要人遠來，事關軍國，擇其顯者，爲立短傳，餘則列表以見焉。十六，舊志表彰婦行，特傳烈女，劉向開先，范史紹後，顧所載婦德，非僅貞孝節烈，迄於方志，厥塗斯隘，實則內行多方，何必祇此，凡安常處順，而不以貞孝節烈

當其變者，有如淑媛相夫，賢母訓子，哲婦持家，閨女文器，一節之善，豈無可取，故實齋高郵沈氏家譜敘例，不志列女，改云內傳，所以廣閫範，表內行也，今世界進化，男女罔分，法律既已平等，史傳何庸性別，故本志但設人物，不分列女，凡婦德懿行，依類傳述，名雖不存，而實則仍舊也。十七，記人以類相次，而不拘於時代，同一類者，仍以時爲經，以地爲緯，人之行事，不盡一端，擇其大者，分別歸類，其他所爲，亦附載成完璧焉。十八，卷十三，學藝一門，雙方并重，注錄學者作品，依四庫全書，別爲經史，子籍，四部，編列提要，以資參考，藝術則分書，畫，雕刻，並依上例述之，按舊志標題藝文，依章炳麟說，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則文可概四部，然阮元謂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則又必詩歌散文之美者，始得爲文，故本志易文爲學，含義較確，蓋四部之書，皆可謂之學也。十九，卷十五前事所載，乃不屬於各門，而又非恒見之事，即部頒修志事例之大事記也，巡幸專指皇帝蒞臨，行軍乃志客軍過境，天災則記水旱饑寒，人患則屬兵燹匪擾，以外如强民充兵，以及一切車駝力役，則並歸徵發，以見民難。二十，簿書案牘，雖非雅裁，府史所職，周方不廢，然曹司吏典之程，委職陋規之瑣，詳於政門，則嫌蕪穢，擯於編外，又懼缺遺，用於志後，彷實齋湖北通志例，別設掌故一門，所以昭典例，備參証也。二十一，卷二建置，卷三勝蹟，卷五，爵職，卷十四金石，悉本舊志，分別考述，無所獨見，故不贅言。二十二，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謂民族構成要素有五，「當中最大之力是血統，次大之力，是生活，第三大之力，是言語，第四個力，是宗教，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本志之四，九，十，及十一諸卷，即本此意，以著綴人構成之要素焉

。二十二，舊志除沿革，職官，封爵，人物，選舉，以外，餘不列表，且彷正史，表別爲卷，然方志所述，不外地理，史事，人物等項，均可酌量作表，本志每卷，皆列詳表若干，隨附本文之後，非敢立異，取便檢查也。二十三，實齋有云：「志者志也，簡明典雅，欲其可以諷而識也，」故全書行文，但取暢達，不尙典奧既副部頒事例之意，又開讀者方便之門。二十四，本志卷十三，學藝，但錄書目，不著詩文，實齋方志，立三書議，主於志書之外，別作掌故，彷律令典例之體，本志已從其說，別立斯門，文徵倣文選文苑之體，所以收一方之詩文也，本志理亦宜從，別立文徵於掌故之後，以輔學藝之遺，然此類文字無多，即有經要之篇，亦可彷之班書，分入人物傳中，非敢疏漏，勢使然也。二十五，舊志多立氏族一門，蓋彷周官遺意，古者奠繫世乃掌於小史，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官吏貴，故統詳系世之牒，小民賤，故僅登戶口之書，後世小史失掌，私牒乃興。州縣之志，遂本世譜而志氏族，所以重世臣矜閥閱也，豈知豪門貴胄，妄自立名，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即標列傳，史臣秉筆，莫能裁抑，甚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世功，譜牒之弊，由來遠矣，而方志因之，往往累牘連篇，多表氏族，豈知史述人事，何必偏於門閥，人若入史，亦當有其卓行，若庸人俗子，但出清門，即當記錄，是失史志之職矣，本志分傳人物，特載殊異，地方賢達，自應入選，不列氏族，即原斯意，況綏處邊陲，民多徠遠，既無譜牒可資，欲著氏族何從，窺譜理勢，皆不可能也。二十六，說文云：「史，記事者也，意在敷陳，不向論斷，故史遷序

引斷語，俱見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史文也，班固作贊，范曄撰論，各史彷之，散而又韻，雖曰無妨實事，究屬史末贅文，此明祖纂修元史，論書但據實，勿加論贊也，若乃是堯舜，而非紂桀，崇王道而斥霸功，或則褒善而貶惡，好正而嫉邪，儒者侈謂道以文見，史家可曰事以辭達，況史公述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後世但觀其書，孝武秕政立見，是非自在人心，遑勞史家論斷，故本志文以載事，不尙私評，若夫推原因果，探討學術，則非此不明，叉當別論者矣。二十七，以今人而述古史，貴在考據援引，方志史裁也，關於現實，當資調查，若徵往事，有賴書檔，班固漢書，孝武以前，多原遷史，雖曰陳陳相因，識者不譏剿竊，然徵引前書，必標所出，故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作收，或遇文有蔓長，須加刪略者，則以「其略曰」領起，往例具在，本可沿襲，特以徵引過多，殊覺費字，故本志若引原文，則加「　」號，節錄，則加……號，並用小字夾註原書，若並見各書，則註其最初者，例如史漢同載，註馬而不註班，最初之書既佚，則標其所引者，例如七略既亡，而見於漢書藝文志者，皆是也，此固愼言之法，徵引之例也。

先生綴志擬目如下「影」一古蹟，二名勝，三古物，四金石，「圖」一疆域，二沿革，三山川，四，分縣，五水利，六新城，七舊城，八各縣城，第一「地理，」疆域，沿革（附表）山脉，河流，氣候，（附溫度雨量節氣各表）地蘊，土質，卷二「建置，」關隘，城市，津梁，衙署，（附表）館會，街衢，學校，劇場，醫院，卷三「勝蹟，」故都，故城（附表）宮殿，陵墓，廟昭，（附表）祠宇，寺觀（附表）名勝，卷四「民族」，

漢族，（附移民）滿族，蒙族，回族，戶口，卷五「爵職」封爵（附表）職官（附表）卷六「政治」財政：田賦，鹽權，雜稅，銀行，貨幣，交通：驛站，郵電，鐵路，汽車路，車駝路，水路，建設：水利，工場，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留學，縣務：軍政：省防，警政：保甲，警察，司法：行政兼理時期，司法獨立時期，地方習慣法，監獄，自治：省自治，市自治，縣自治，村鎮自治，民團，儲恤：倉儲，養育，官渡，義園，督察：卷七「黨社」政黨，會社，法團，卷八「產業」農業（附農產物價表）工業（附工業物價表）商業（附商品物價表）鑛業（附鑛產物價表）漁業（附水產物價表）林業，野產（附山產物價表）牧業（附牲畜價格表）卷九「禮俗」冠，昏，喪，祭，祀，卜，筮，命，相，卷十「生活」衣飾，飲食，居處，娛樂，語言，（附漢滿蒙回重要語言表）歌謠，（附各地歌謠表）第十一，「宗教」道教，佛教，喇嘛教，摩訶宗教，基督教，多神教，第十二，「人物」仕宦，文苑，理學，忠義，德行，孝友，貞烈，方技，僑寓，隱逸，科第，（附表）議員（附表）革命，方外，游人，（附表），第十三，「學藝」學，藝，卷十四，「金石，」金文，石刻，卷十五，「前事」巡幸，軍事，天災，人禍，徵發，卷十六，「掌故」典則，陋規，先生不襲前人窠臼，獨創體例，誠最近志書中之特色者也。其識力尤高，其成績定斐然可觀也。然近聞先生與綏省當局主張不合，已脫離其綏志總纂之職，與章實齋脩湖北志之中廢，同為學術界之大不幸，但願其消息不確也，

丁關於龜甲金石的

先生又以史料有關古物甚巨，故對於我國龜甲金石，亦恆盡力搜求。則自十四年至今，所得周秦漢代古物頗多，尤富銅器，自宋以來，收藏家前後數十人，先生所藏，僻之近代匋齋善齋，固難比擬；然其所收，皆以上諸家所未得者，量雖無多，質則特貴。先生近擬將所有銅器，集爲「癡盦所藏歷代吉金圖錄。」至龜甲一部分，以所藏僅數百片，尙待蒐羅云。

戊關於文的，

先生當二十歲以前，喜舊式詩詞歌賦駢體諸文。民國五年十二月出版之義緣，可爲例證。二十歲以後除記事散文外，絕不作其他文字，先生文字特長，在雅潔通暢，絕不用典，以其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宜其簡潔嚴實，清朗動人也。先考事略，及今文尙書正僞序，與國民軍史稿序等文；大抵篤於忠信，仁人孝子之言，其發舒古義，兼涉子史，淵乎以古訓爲則，其開示於後學者，塗術益闢矣。文長，不具錄。章行嚴氏序先生西洋大歷史曰：即其搜討之勤，裁取之善，已愿然嘆爲鴻裁大業之不可驟幾也。……而在吾國則年少銳進，用力勤而心得多，如斯人者，在愚觀之，可稱無輩。廣西趙炳麟氏謂先生具史學之能事。涿鹿呂復氏始見先生溫恭爾雅，議論精澈中理，心焉慕之。天津陳寶泉氏，謂先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陳獨秀氏謂中國人所編或譯之西洋歷史，從未有如先生之詳細謹嚴如此者。李大釗先生曰：晚近以來，聰明俊義之士，羣鶩政治紛進之途，誰復以窮治學術自重者，而政局桹擾變幻靡常，大邑名城，恆罹兵火，即有潛修之子，著作之家，亦皆轉徙流亡於風塵傾洞之間，喘息未安，亂離踵接，又焉有從容以事著

述之暇，以致學術銷沈，圖籍寥落，方之歐區，固非敢望，即視東瀛，亦愧弗逮，文化陵替，滋可慨也。李君獨能於顛沛流離之中，斐然成茲製鉅，以餉學者，是又安得無感哉。此數人者，均深知先生之學與行者也，故能切實言之。嗚呼世衰道微，先生以最少之年，卓然立於二十名家之中，獨能精審著述，存此典型，其華路藍縷，開數十年後治學涂術，厥功偉矣。先生猶不憚加功切劘，專志斯學，將來貫通博贍，集羣學之大成，其純粹精確，當又甚於此時者也。